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Pub

X64n1266

禪林寶訓筆說

(3卷)

清 智祥述

X1266 禪林寶訓筆說 (3卷)

目錄

[編輯說明](#)

章節目錄

- [No. 1266-A 禪林寶訓筆說序](#)
- [禪林寶訓筆說](#)
- [No. 1266-B 左都御史張照得天居士心賦\(并序\)](#)
- [No. 1266-C 上諭](#)

卷次目錄

- 第一
- 第二
- 第三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14」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1.1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部份 ePub 閱讀器可能無法呈現指定的顏色）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266-A 禪林寶訓筆說序

寶訓一書。蓋古人撫育情深。肝膈語也。作之記之。誠不啻嚼食餒嬰。苦心極矣。且三百篇。皆英瑋絕世之才。凌跨百代。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天機暢發。語句尋常。而究之。後人行之猶登渺莽。難於措足。鮮克有珍之惜之。而心醉神酣者也。予自參學以來。讀之已四十春秋。如飲醍醐。如餐妙藥。立身接物之際。間嘗竊取一二言。奉為典型。雖不能媲美乎前賢。亦或者不見。哂於今世。邇來謝事寒巖。萬機鉸削。日唯作壁觀僧。擔朽木任。而於是書。置焉弗問。無何為禪者請說。予曰吾老矣。筋倦骨衰。豈堪復如子願耶。而請之益堅。却之弗獲。只得強起。命楮穎二子。代為說之。日漬月浸。遂以

成帙。命之曰筆說。以是知予縱能說。亦有其地。亦有其時。說有間也。唯筆說。不拘時。不擇地。續微學於將墜。發妙理於淺近。風柯月渚。語遍溪山。要即古人之言。以達古人之意而已。敢曰寄茲說於將來。啟蒙迷於未悟也耶。惟祈學者肯繁深思。細心窮翫。融古人之言。為己言。通古人之志。為己志。斯則匪惟弗辜前輩。嚼食餽嬰之婆心。而亦不負今日。白首青燈之朽志也已。

崑

康熙歲在丙戌仲夏月退隱叟智祥頻吉聽雲道人書於雲峰牧麟堂中

No. 1266

禪林寶訓序。

禪林寶訓四字。作兩對法。喻喻法釋。禪字是法。林即喻也。寶字是喻。訓即法也。梵語禪那。此云靜慮。以寂靜為義。又云思惟修。所謂禪定者。定對亂言。稍亂則非禪矣。林者。多木為林。譬諸禪師。嘉言善行。說非一人。故喻如林也。比此諸老。皆深修禪定之人。所集之言甚多。故曰禪林。寶者。有貴重義。世人以財帛為寶。君子以文言為寶。至人以道德為寶。故先舉喻。使人知先德之文言。字字可珍可惜也。訓者。誨也。教誠也。謂諸禪師之法言。皆訓誨教誠之辭。此四字乃一書之題名。得其名。可以知三百篇之義。序者。頭緒也。凡書有序。如衣之有領。網之有綱也。又曰序。謂述此一書之原由也。

寶訓者。昔妙喜竹菴誅茅江西雲門時共集。

此述陳集寶訓之來源也。者字有虛實兩用。此是虛用。語助之辭。凡文有者字。所以分別隔異也。昔者。往也。前代也。妙喜即徑山宗杲大慧禪師。寧國奚氏子。嗣佛果克勤禪師。竹菴即溫州龍翔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嗣佛眼清遠禪師。二師皆南嶽下十五世。誅茅。斬艸也。言二師于江西古雲門舊址結菴隱居時。共集此書。

予淳熙間遊雲居。得之老僧祖菴。惜其季深蠹損。首尾不完。

此方出陳續集之由。予者。我也。淳熙。宋孝宗年號。遊。涉歷也。謂我于淳熙間。遊方至江西雲居山。得此寶訓於一老僧名祖菴者。即岳山祖菴主。得法于青原惟信。

定廣此纔。方興禪。佛。炤。禪師。者。漸。次。因。十。得。不。傳。自。中。在。隆。圓。禪。師。者。漸。集。前。五。隨。者。曰。謂。之。在。楚。世。大。慧。元。遺。者。收。竝。後。耳。或。今。之。名。石。六。景。辭。已。之。有。次。後。載。纔。十。寺。嗣。至。嗣。護。國。師。葺。原。顯。之。博。方。至。龍。子。一。世。子。嗣。不。盡。制。二。葺。而。補。處。作。書。錄。謂。及。黃。子。一。世。子。嗣。不。檢。菴。而。一。處。作。得。曰。僅。集。也。張。從。江。氏。統。者。大。語。一。時。後。是。事。羣。舊。州。謂。臨。楊。節。為。遺。非。今。來。集。收。遍。復。也。信。者。台。老。也。曾。師。得。來。總。漸。者。復。下。菴。師。諸。在。曾。師。得。來。後。漸。者。復。下。菴。師。諸。在。曾。師。得。來。以。語。漸。者。復。下。菴。師。諸。在。曾。師。得。來。所。曰。積。不。仍。南。下。拙。禪。師。諸。在。曾。師。得。來。之。機。積。不。仍。南。下。拙。禪。師。諸。在。曾。師。得。來。第。真。首。尾。已。一。世。德。行。十。遺。簡。仍。其。為。次。顯。記。將。而。昌。十。寺。下。而。黃。只。得。然。以。續。密。曰。將。而。昌。十。寺。下。而。黃。只。得。然。以。集。密。曰。將。而。昌。十。寺。下。而。黃。只。得。然。以。序。辭。賢。以。五。今。南。州。即。明。堂。師。皆。往。也。不。得。隨。此。誌。書。得。府。師。即。簡。二。人。修。首。類。隨。

大槩使學者。削勢利人我。趨道德仁義而已。

此正出集寶訓之本意。槩者。率也。削者。刪除也。勢。威勢。利。財利。人我者。彼此對待之稱。謂集此書之本意。原為要使學者。將威勢財乃人我之心。盡情刪除。不可留也。道者。乃一切聖凡共由之達道也。日用事物當然謂之道。德者。得也。行道有得于心謂之德。僧修戒定慧。儒行孝弟忠信。皆謂之德。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趨者。向也。取也。謂前之非理者當除。此之當理者宜取。要使學者趨向道德仁義而已。而已者。結盡無餘之意。

其文理優游平易。無高誕荒邈詭異之迹。實可以助入道之遠猷也。且將刊木以廣流傳。必有同志之士一見而心許

者。予雖老死丘壑。而志願足矣。

此伸明寶訓之文。文。謂文辭。理。即義理。優游。自如
之貌。平者。平常。易者。簡易。高者。其言孤危難近。
誕者。其語誑妄不實。荒者。荒蕪無稽之談。邈者。渺邈
無措之句。詭者。譎詐之論。異者。怪異之辭。謂此等言
辭。本文中不但無其實。求其迹亦不可得。如此真實無妄
之訓誨。誠可以助入道之遠猷也。猷者。法也。遠猷者。
深遠法則也。此序言其効。下明流通之意。且者。權且
也。且將者。暫欲之辭。刊木。即鐫板。以便廣遠流通。
必有者。謂此書既行。諒必有與我同此志者。此人一見。
定當心許我也。許者。允從之義。書既行。予雖老朽死于
丘壑。生平志願得滿足矣。丘。土阜之高者。壑者。谷
也。坑也。志者。心之所向。願者。情之所希。已上伸釋
序文已竟。後出序主名。

東吳沙門淨善書。

古稱三吳。東吳即蘇州也。沙門梵語。此云勤息。謂勤行眾善。息滅諸惡。後學不可單稱先輩之名。當曰。上淨下善。即序主名也。宋時人。蒲姑之高僧。得法氏族未詳。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于簡牘也。

禪林重刻寶訓筆說卷上

楚衡雲峯 智祥 述

此篇。誨人道德為立身之本。尊之美之。最為急要。故此以冠三百篇之首。意有所在也。

窮。設或道德不修。身心洗蕩。雖貴同天子。不以為榮。
故曰非通。匹夫者。窮獨之稱。所謂三軍之中可奪帥。匹
夫之志不可奪也。三軍者。周天子有六軍。一萬二千五百
人為一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王字去聲。
身臨四海曰王。此先舉尊崇貧賤兩般。立定有道德無道德
為格式。然後出其較論使人不言自化。

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喜。桀
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怒。

此節引證道德有不有之實。伯夷叔齊。是有道德之匹夫。
今以之比於人。而人皆歡喜。是喜其有道德也。桀紂幽
厲。乃無道德之人君。今以之比於人。而人皆忿怒。乃怒
其無道德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即殷湯所
封之邦君。在永平府西北十八里。孤竹城。有夷齊廟存

公父以。伯夷君。紂。以扶首卒首之。逢。伐
字也。伯子王孝人也。遂食兵帝妹。不勝。而
允。義仲武謂義人。而休癸女。十里戰。從
名。不其卒。可此周。採道履氏。望。十。又
夷。伯。在。人。立。卒。可。此。周。採。道。履。氏。望。十。又
夷。伯。在。人。立。卒。可。此。周。採。道。履。氏。望。十。又
伯。夷。在。人。立。卒。可。此。周。採。道。履。氏。望。十。又
子。曰。我。國。文。王。干。戈。不。食。周。採。道。履。氏。望。十。又
其。諡。重。逃。之。爰。及。太。齊。首。望。夏。道。糟。湯。在
朝。達。倫。俱。歸。之。夷。雷。爭。○。無。船。伊。三
子。公。天。二。往。不。葬。兵。周。里。戰。名。荒。池。運。伊。三
字。以。二。往。不。葬。兵。周。里。戰。名。荒。池。運。伊。三
初。智。齊。孝。老。父。左。右。宗。十。齊。說。姓。荒。池。運。伊。三
名。智。齊。孝。老。父。左。右。宗。十。齊。說。姓。荒。池。運。伊。三
氏。齊。立。我。伯。昌。諫。忠。平。蒲。州。東。孤。始。無。曰。媚。湯。有。德。有
胎。叔。命。我。伯。昌。諫。忠。平。蒲。州。東。孤。始。無。曰。媚。湯。有。德。有
墨。子。遺。尊。聞。馬。可。武。山。史。平。地。賊。人。極。殺。而。在。山。東
姓。季。為。人。叩。君。之。即。死。為。法。瑤。不。國。
焉。信。將。父。其。二。臣。而。陽。之。陽。子。作。以。奔。

頑夷損男烙比庶臺英宣竝驪山
曰。九倭義使炮烙比奴登諫涅山后笑於
咏。肢屠。殘。用。臣。為。敗。拒。宮。岐。申。之。殺。
史。龍。東。法。肉。林。畫。良。而。之。誰。名。致。貶。姁。戎。
縣。喪。當。諡。池。一。忠。狂。之。幽。遂。乃。褒。媚。犬。
巢。放。索。子。設。酒。為。害。佯。兵。伐。誰。幽。遂。乃。褒。媚。犬。
里。剋。叟。乙。之。日。虐。子。舉。不。灰。虐。寵。戲。怒。
十。助。鳧。帝。愛。百。成。師。武。塵。一。聚。政。以。火。怒。
九。不。飭。受。甚。寵。一。而。太。後。成。郊。殆。以。舉。申。侯。
府。夷。飭。受。甚。寵。一。而。太。後。成。郊。殆。以。舉。申。侯。
州。夷。飭。受。甚。寵。一。而。太。後。成。郊。殆。以。舉。申。侯。
廬。九。滿。名。甚。宮。七。死。之。積。作。幽。褒。驪。山。後。
在。池。麗。亦。已。夜。臺。而。去。積。作。幽。褒。驪。山。後。
死。酒。高。辛。姐。長。鹿。心。而。去。積。作。幽。褒。驪。山。後。
而。翫。浪。名。女。作。造。剖。避。詠。敵。不。通。女。於。驪。山。後。
巢。臺。浪。名。女。作。造。剖。避。詠。敵。不。通。女。於。驪。山。後。
南。瑤。樂。紂。氏。間。涉。遂。仁。史。人。壅。得。褒。姁。潼。縣。
於。瑤。樂。紂。氏。間。涉。遂。仁。史。人。壅。得。褒。姁。潼。縣。
築。喜。菟。部。得。逐。其。割。諫。亡。無。壅。得。褒。姁。潼。縣。
放。妹。玄。天。紂。形。相。孕。忠。為。而。死。起。法。水。褒。姁。潼。縣。
之。亂。者。人。善。女。之。千。兄。蒙。才。王。崩。太。子。山。在。

之下。史咏曰。恃寵多嬌得自由。驪山舉火戲諸侯。豈知
一笑傾城國。不覺胡塵滿玉樓○周厲名胡。夷王之子。諡
法。殺戮無辜曰厲。王行無道。侈傲暴虐。國人謗之。王
使衛巫監謗。但有謗者盡殺之。衛。國名。巫。乃神降之
男子。召公諫曰。塞下之口。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
不聽。國人叛之。禍及於王。王乃出奔於彘。彘古邑名。
今為霍州。屬平陽府。太子幼。周召二公相和協。共理國
事。故稱共和也。小雅二十二篇。皆文武成康之善政。至
此而盡廢矣。史咏曰。暴惡凶囂喜結戎。忠心數諫不為
憂。二公計襲逃乎彘。至死無歸未奠丘。

是故學者。患道德之不充乎身。不患勢位之不在乎己(鐔津集)。

此節方是教人知其所患。是故二字。乃承上二種人。見修

不修之利害。患者。憂也。如云。以是之故。學者當憂道
德之不充足於身。不必要憂聲名勢位之不在我也△若使道
充德備。天龍恭敬。不以為喜。何勢位之可憂。須知道德
恒存千古。勢位及身而盡。千古重乎。及身重乎。學者于
此當猛省深修可也。

此篇訓人學當辯問。乃可暢發其義理。補益於性地也。

明教曰。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之以夜。
積之歲月。自然可成。

此節先明積功。靈明洞鑑曰聖。超凡亞聖曰賢。言聖賢之
學。要知非尋常文字。乃成聖成賢之語也。固。本也。謂
本不是一日可能具辦。設使日學不足。則相繼續之以夜。
如是從月至歲。學之不倦。則聖賢之至學。自然可能成就

也。自然二字。是決定意。

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斯言。學非辯問。無以發明。

此節引證學問出易經。經云。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學聚辯問。進業也。寬居行仁。修德也。故曰者。昔人曾說之語。師今引以訓人。使人知非獨我所言也。斯言者。乃師復舉以曉悟學人。斯者。此也。謂古人此語。學必要問。問必要辯。若非辯問。則何以能明聖賢之至理。

今學者所至。罕有發一言問辯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斯之益乎。

此節直責學者。不問不辯。正教人要問要辯也。謂古人操學。必問必辯。今之學者凡所到之處。罕者。少也。少見有發一言問之辯之於人。此等學人。我不知他時中。將何以補助性地。成日新之利益乎。裨者。補也。性地者。地有乘載義。能發生萬物。言自家心性地上。必假聖學能發生諸有。始得日日增新。今一言不措。則性地上無一可發。復何利益哉○日新出大學。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學聖賢的人。不是常人。必其有聖賢之志。庶可以學得聖賢。

此篇誠學者除利欲。為止亂之源也。

明教曰。太史公讀孟子。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不覺置卷。長歎嗟乎。利。誠亂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原者。始也。尊崇貧賤。好利之弊。何以別焉。

此節明利為眾害之基。太史公姓司馬。名談。為太史令。其子孟。其子梁。其子強。其子問。其子孟。其子發。其子便。其子次。其子謹。其子蓋。此其人之名弱曰王子置之置夫恐。節名讀七僭立。叟必對。放嗟人明亂。明名讀者篇僭立。叟必對。放嗟人明亂。利遷者篇僭立。叟必對。放嗟人明亂。為。眾。襲。誦。梁。王。賢。遠。不。利。不。下。乎。于。之。本。害。其。其。惠。館。千。亦。富。卷。是。胎。謂。原。之。父。文。王。諡。里。有。為。要。辭。夫。何。基。職。孟。武。惠。禮。來。而。以。胸。謂。者。不。多。夫。太。乃。子。侯。厚。而。以。胸。謂。者。不。多。夫。史。尊。名。侯。厚。而。以。胸。謂。者。不。多。夫。公。其。軻。名。擊。惠。納。有。王。利。有。開。也。利。所。姓。父。字。都。三。良。以。問。也。感。口。者。以。司。故。子。都。三。良。以。問。也。感。口。者。以。馬。稱。輿。汴。十。吾。不。發。即。實。正。此。名。公。鄒。城。五。而。國。強。兵。者。歎。出。亂。平。字。談。也。鄒。國。改。乙。子。富。者。箇。之。常。常。為。西。人。稱。酉。至。孟。國。出。利。根。隄。時。太。漢。梁。酉。至。孟。國。出。利。根。隄。時。史。龍。作。梁。酉。至。孟。國。出。利。根。隄。時。令。門。孟。其。強。王。曰。孟。意。感。便。次。謹。蓋。

知盡天下人。上至尊崇之天子。下至貧賤之庶民。尊卑雖別。而好利之弊病。無以別焉。

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則法亂。在私者。以欺取利。則事亂。事亂則人爭不平。法亂則民怨不服。其悖戾鬪諍。不顧死亡者。自此發矣。是不亦利。誠亂之始也。

此節明上下取利之弊。夫者。承上起下之辭。在公者。應上尊崇一輩。取利不公。所令不行。法則亂矣。私者。應貧賤一輩。取利以欺。則名分喪失。事則亂矣。事若亂。彼此不分。強弱競爭。無所分曉。所以人爭不平矣。法若亂。以法凌人。無分曲直。理不能伸。所以民怨不服矣。如此上下交亂。雖有法度。民則不從。悖。乖也。戾。違也。事無分曉。鬪諍便起。由是人之不顧死亡者。皆從此一利字發之矣。是不亦。如云豈不是利字。誠亂之始也。

至此方纔結還太史公歎息之意。

且聖賢深戒去利。尊先仁義。而後世尚有恃利相欺。傷風敗教者何限。況復公然。張其征利之道而行之。欲天下風俗正。而不澆利薄。其可得乎。

此節重提聖賢之語。使人知戒知尊。深戒者。非淺也。聖賢戒人去利欲。尊仁義。意非淺淺。而後世不惟不遵行戒利存仁之教。而返恃利以相欺。恃者。依賴也。如此者。傷古人之風化。敗聖賢之教法。何限者。不能盡數。言其多也。次又進說一層曰。不特此也。更有一種無耻之徒。公然行之。公然者。堂堂乎施張其取利之法。而大行之也。張。施也。征。取也。然要天下風俗正肅。全在禮法。今利途顯。禮法亡。而要天下風俗端正。不致澆漓衰薄。斷斷乎不可得也。澆者沃也。有浸濕義。薄者不厚。

也。上化為風。下習為俗△利。乃迷魂狂藥。不可飲。飲之。殺人無疑矣。

此篇戒學者防惡于未萌。所以遠害也。

明教曰。凡人所為之惡。有有形者。有無形者。無形之惡。害人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

此節先出其惡。且學者。安得有殺人害人之惡。為師所戒。然人居凡夫地上。根本無明。念念熏染。觸境生情。令人不覺不知一時念起。於我中生出幾多嫉妬貪嗔。構起是非。喪亡道本。所以說害人之惡大也。論云。有形之惡。其來有方。其敵可禦。無形之惡。其來不測。其害非細。故所以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殺以跡言。害以心

論。

所以游晏中有鳩毒。談笑中有戈矛。堂奧中有虎豹。隣巷中有戎狄。

此節正明惡事。游晏。乃賓主合歡安靜之筵也。豈料食中置毒。令人死不旋踵。廣志云。鳩毒鳥。大如鷓子。頸長八寸紫。綠色。以蛇蠍為食。雄為暈。雌名陰。其毛入酒則火燄生。以之插鼻中腸斷即死。惟犀牛角可解。談笑出于無意。不覺一語如戈如矛。令人吞聲忍氣而不自安也。戈。平頭戟。長六尺六寸。矛。其形如鈎。長二丈。俱傷人利器也。正房為堂。幽深為奧。虎豹能食人。堂奧中安有虎豹。此謂能設計害人者。有如此也。五家為隣。二十有五家為巷。戎狄者。西戎北狄。此是不存禮法之人。難與同居。

自非聖賢。絕之於未萌。防之以禮法。則其為害也。不亦甚乎。

此節方教人屏惡防害。自非二字是反語。如云。若是聖賢自能絕于未萌防以禮法。則無惡念可生。故無所害。然今者。汝非聖賢。既不能絕於未萌。萌者草之將芽。又不能防以禮法。倘一念促生。則其利害有不勝言者矣。禮法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宜則。法者制度品節也。左傳曰。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於卒然之際。非聖人以禮為之防。則人之類滅久矣△防害遠惡的至訓。明明具載。只是人心險極。熟處難忘。戒之哉。

此篇引義士以愧貪僧。使之自省也。

莫百。私福。事金之。冥修。主白還。觀。已。陳其。寺。不自召。日。城。利有公。在。施民望。付。爭封。先責。僧開受。已。二判不。得。因公子。不。王。昔其。公。育。家。其。住。曰。其。之。尚。之。還。語。久。和。責。今。子。讓。璉。至。其。固。覺。呼。矣。召。人。大。覺。亡。即。二。者。曰。大。者。即。二。者。教。斷。我。異。室。亡。者。明。能。兩。公。寄。以。

嗣。時。責。天。名。後。一。召。子。王。至。史。生。終。之。即。氏。育。僧。御。安。還。奇。陳。住。二。官。覺。必。當。州。事。師。呼。官。覺。必。當。漳。事。師。呼。官。覺。必。當。福建。其。師。呼。官。覺。必。當。舉。斷。希。有。張。之。公。之。先。判。字。人。人。于。器。此。節。能。拯。日。友。受。訴。字。竟。莫。名。府。與。謂。即。師。世。者。包。封。寄。一。明。禪。四。事。包。開。兩。一。明。璉。十。主。法。知。百。受。之。懷。下。主。法。知。百。受。之。寺。原。止。僧。笑。以。其。當。王。青。不。二。有。病。子。不。育。利。為。嘗。因。子。不。州。師。財。事。未。幼。于。囑。明。禪。爭。往。事。未。幼。于。囑。即。澄。僧。引。厲。年。還。無。大。渤。潭。因。之。性。景。惠。謂。

子還金。子固不受。一要還金。一斷不受。公見二人如此義勇。不得已將此金責付本城寺觀中修齋以薦悼亡者。責。任也。任責於人。而行其事也。

予目覩其事。且塵勞中人。尚能疎財慕義如此。爾為佛弟子。不識廉耻若是。遂依叢林法擯之。

此節責僧無耻。曰。此事吾目所覩者。彼塵勞中原以財利為心。尚且能疎其財。而慕其義如此。如此二字。是極力稱其有義。你二人剃髮披緇。當行檀度。乃佛子也。返要爭財競利。真不守清廉。不識羞耻之若是。若是二字。是痛責其無耻。理宜依叢林古規擯出。不得有污清眾也△今之爭錢好利者。捧讀之。羞乎否也。

此篇。見師家具知人之眼。乃不失衲子有拔萃之資也。

大覺璉和尚初遊廬山。圓通訥禪師一見。直以大器期之。或問。何自而知之。訥曰。斯人中正不倚。動靜尊嚴。加以道學行誼。言簡盡理。凡人資稟如此。鮮有不成器者(九峯集)。

廬山圓通居訥禪師字仲敏。西蜀梓州蹇氏子。嗣延慶子榮禪師。青原下十世。初見大覺。知為大器。一見者。初不知。纔一見便知為大法器也。期限也。限定其成事無疑。或問者。設或有人作如此問。何故一見便自知也。對曰。此人之資格。中正而不倚。中是不偏。正乃不邪。一動一靜。自尊自嚴。此即知其形之奇也。加以內心所存。有道有學。有行有誼。凡所發言。辭簡而理盡。此即知其心之妙也。資稟也。二字一義。鮮少也。大凡人之體性。稟得如此人者。少有不成大器者也△知識頂門有眼。

識人必到極真極美處。非等閒也。

此篇舉賢慧濶達。訓人當法古師今。謹始慎終也。

仁祖皇祐初。遣銀璫小使。持錄綈尺一書。召圓通訥。住
孝慈大伽藍。訥稱疾不起。表疏大覺應詔。

此節先舉其事。仁祖。宋四帝仁宗也。皇祐即年號。初
字。即皇祐一二年間。遣者。使命也。銀璫耳[王*垂]。有
金玉銀三種。以別等級也。秦漢中以小宦官著銀璫右貂。
明帝改為金璫左貂。宮中出入傳命。乃闈人也。持者。手
賫詔命。綠綈者。綠色書囊也。尺一。漢時制尺一之板。
以駕詔書。詔。告也。上命也。孝慈者。汴京自唐朝毀
寺。至太祖建隆間復興兩街。皆義學。銀璫使李允寧。奏
施汴宅。創立禪席。賜額十方淨因禪院。帝留意空宗。詔

下三省。定議召有道者住持。歐陽修。程師孟。奏請圓通
訥禪師。允寧親持詔下江州。訥稱目疾耳背不赴。帝益敬
重。聽舉自代。訥舉大覺和尚應詔。伽藍梵語。此云眾僧
園。即僧眾共居之地。疏者。疏通其不能奉命之情。表
者。以表上進。舉大覺為有道。能應天子之詔命也。

或曰。聖天子旌崇道德。恩被泉石。師何固辭。訥曰。予
濫廁僧倫。視聽不聰。幸安林下。飯蔬飲水。雖佛祖有所
不為。況其他耶。先哲有言。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予平生
行知足之計。不以聲利自累。若厭於心。何日而足。故東
坡嘗曰。知安則榮。知足則富。

此節出呈其意。或者。假借之稱。旌。欽仰也。崇。敬重
也。或有人言。今聖天子旌仰崇重吾師之道德。其恩澤普
被。泉石蒙潤也。師何固辭。固辭者。再三懇辭。濫廁。

泛雜也。儔者。類也。幸與倖同。不當得而得也。飯蔬。粗食也。如謂我今為僧。泛雜于僧類之中。又得安於山林。亦僥倖也。時中食其蔬。飲其水。可謂千足萬足矣。當此之時。縱教我作佛作祖。吾亦無所好。況為天子師耶。耶。是吸問之辭。此見胸中空洞無物。玉潔冰清。賢哉師也。又引范蠡語。大名之下。難以久居。況我生平所行之事。頭頭皆是知足之計。聲名利養。實有累繫於人。我豈以此聲利而自累。累者。縈縛也。且世人之貪心。如渴鹿然。何有厭足。若欲飽厭於心。終無了日。厭。滿足也。故復引東坡語云。知安則榮。知足則富。以完其生平知足之實。

避名全節。善始善終。在圓通得之矣(行實)。

此節方是集書者美師之言。曰。名乃人人之所欲。師今避

之。可謂德備而節全矣。出家而成美器。善始也。道成而保令名。善終也。如斯眾美。在師得之矣○東坡姓蘇名軾字子瞻。眉山人。得法於東林聰。官至翰林。後築室于黃州城東。因號東坡居士△讀之宛然道骨。警效猶存。不禁令人羨殺。

此篇訓人守節義。毋恃外勢也。

圓通訥和尚曰。蹻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命在舟。失舟則溺。凡林下人。自無所守。挾外勢以為重者。一旦失其所挾。皆不能免顛溺之患。

蹻。跛不能行。顛仆也。溺。淹沒也。借此形容有所挾持之意。如跛足者。力全在杖。失杖而行。必顛仆矣。渡河者。命全在舟。失舟于水。必淹沒矣。以此而知。大凡林

下道人。當守節義以自重。不可假權勢以御人。挾。扶持也。若一朝業盈福謝。權勢既失。節義不存。其顛其溺。胡能免乎△彼恃勢者。當猛然自返。殆至顛溺。悔之何及。

此篇言叢林之興衰。在德不在法也。

圓通訥曰。昔百丈大智禪師。建叢林立規矩。欲救像季不生之弊。曾不知像季學者。盜規矩。以破百丈之叢林。

江西百丈山懷海大智禪師。福州常樂王氏子。嗣馬祖道一禪師。南嶽下二世○此節明因法致弊。建。置也。立。成也。多草為藪。多木為林。乃眾僧依止之處。棲心修道之所也。圓者為規。方者為矩。因之以為模範也。謂百丈建置藪林。立成規矩。意在救濟末世人不正之弊病。佛住世

為正法。佛滅像存曰像法。季。末世也。縱貪嗔癡。存生滅念。皆不正之弊。曾。乃也。盜規矩者。假公濟私。因法作奸也。乃不知末世學者。盜取前人之法度。返壞前人之叢林。何也。且古人見學者。意縱心狂。難以入道。故藉規矩以制伏之。而不知法久弊生。返藉規矩假以制貪嗔人我為名。而實以為利欲之媒。斯所以叢林破矣。

上古之世。雖巢居穴處。人人自律。大智之後。雖高堂廣廈。人人自廢。故曰。安危德也。興亡數也。

此節明古今差別。古者夏則居巢。冬則處穴。彼居巢穴者。豈有規矩。而人人自成規矩。故曰自律。律條令也。今之人高堂百尺。廣廈千楹。雖有規矩而不遵。人人皆縱情恣意。流蕩而忘返。故曰自廢。以是而知。人之安危在乎德。事之興替在乎數。數者。時也。理數也。


苟德可將。何必叢林。苟數可憑。曷用規矩(野錄)。

此方斷定其說。苟。果也。將。持守也。謂學人果能有德可持。雖深山窮谷。俱可修行。何必故欲叢林。果能達乎理數。則困頓折挫。皆成禮法。又曷必故用規矩也。曷者。何也。師意在教人修德明理為急務。非弛廢叢林。蔑視規矩也。學者須知之。譚子化書亦云。苟德可將。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憑。何必廣兵甲乎△自律自廢。誰使之然也。學者宜當自惜。

此篇訓學者。居安慮危。始得無終身之虞也。

圓通謂大覺曰。古聖治心於未萌。防情於未亂。蓋豫備則無患。所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取諸豫也。

此節明豫備無患。謂者。與之言也。先舉古聖者。要使人知其取法之正。治心者。修心也。未萌。在一念未動之先。若待心念動作。則成妄矣。情是識情。防情須在未亂之前。若使識情奔競。則人迷矣。豫先也。備是防備。教豫先防備。則無過患也。次引易經雷地豫卦。取象以發明

之。震上坤下安和悅樂之義。楊氏曰。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不可不禦之以術也。故取諸豫。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無自而入矣。二陰在上。重門之象。一陽在下。擊柝之象。三陰在內。悅豫之象。柝。斫木為之。夜行所擊也。

事豫為之則易。卒為之固難。古之賢哲。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者。誠在於斯(九峰集)。

此節教戒謹毋忘。大凡世間一切事業。豫先調攝。其行則易。倉卒為之。事不周矣。哲。即賢也。謂古來哲人智士。無一時一刻而不憂勤惕勵。以自警。故所以無卒暴之憂者。由其有先照之智也。是豫備二字。是甚麼人做得到。文王之曰[是-人+又]不違。周公之所其無逸。庶幾得之。

此篇謂學問是立身之大本。不可不猛力行之也。

大覺璉和尚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善者可以為法。惡者可以為戒。

先舉喻以明。謂如玉在石中。必假雕琢。置而不琢。何能成其美器。學者亦然。若不勤學。何能知其妙理。如今人能知古人之所到。後人能知先人之所行。皆因學識之力也。此二句出韓文公進唐順宗表。古之善者。吾當取法。

先之不善者。吾當為戒。

歷觀前輩立身揚名於當世者。鮮不學問而成之矣。

此方教觀前古。歷觀者。次第而觀。謂你次第著眼看從前古人。凡是有卓識操修。播揚美名于當代者。誰不是。勤勤懇懇。博覽經史。咨詢賢哲。而得成就者。故此學者。當勇力深修也△學問二字。不是說過便了。其間實有精進不已之功。偶得輒止。身名何立。學者勉之。

此篇是答侍郎孫莘老書。謂三教本是一體。只因人情變故。內起人我。爭競是非。以致斯道云亡矣。

大覺曰。妙道之理。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

此節明立教有時。道本無名。亦無有相。窮三際徧十方。無在不減。非即義也。寓上古生無禮邪。此節明立教有時。道本無名。亦無有相。窮三際徧十方。無在不減。非即義也。寓上古生無禮邪。此節明立教有時。道本無名。亦無有相。窮三際徧十方。無在不減。非即義也。寓上古生無禮邪。此節明立教有時。道本無名。亦無有相。窮三際徧十方。無在不減。非即義也。寓上古生無禮邪。

逮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為慈悲。以化眾生。亦所以趨於時也。

此節明因時設教。逮及也。釋迦梵語。此云能仁。謂及我釋迦降誕于中土。即竺國中印土。佛降生處。醇者。純一不雜也。一味以中道為教。不落二邊。第一義諦者。非二非三之諦理。開發乎人。從始至終。所施所設。皆慈悲之道。以教化眾生也。慈能與樂。悲能拔苦。眾生者。眾法相生。即五蘊四大為身相。六塵緣影為心相也。趨向也。謂佛之來。亦所以趨向其時。皆有由也。時字當珍。所謂藥因救病出金瓶之意。此時不出。何時乃出。後以民風分四時。總皆歸于冬。意有在也。

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故有不能曉。比當時之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

何也。及其弊而為秦漢也。則無所不至矣。故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冬也。

此節牒明四時。蓋自天生蒸民以來。淳朴之質性。渾然未伏。此滴而未動也。三皇。即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穴。而帝也。鑿。開發也。如莊子云。七日鑿而渾沌死。謂及至人而。之。情竅。隨日開鑿。則事物芬敷而茂。長也。五帝。即少昊。文華。如天顓頊。高陽氏。安人。民。合於帝道。故稱五年為一。金天舜。有虞氏。主社稷。十二時。時以近言。三十年為一。帝時與世有過去未遷。情遷必巧作。故三王之教法。肅密而威嚴。如。

湯三篇者。殷法尚誓。諸侯曉。不敢。而。父。生。性。始。此。實。
姓。往。也。刑。政。尚。也。於。能。而。日。子。道。攝。故。陀。從。如。
姒。歸。刑。誥。是。盟。不。約。而。曰。君。無。總。善。佛。者。
王。所。章。曰。誥。皆。而。誓。流。弑。聞。生。為。梵。來。如。
禹。天。樂。發。酒。誓。誦。聽。其。其。臣。願。眾。惡。為。也。如。
夏。禮。誥。秦。有。風。也。及。如。不。教。化。轉。也。如。
乃。也。告。康。之。者。有。也。不。教。正。藏。滿。也。
王。往。子。曰。書。周。學。成。遠。不。有。人。間。為。之。覺。
三。者。而。訴。上。周。誓。備。淳。朴。之。所。悲。人。邪。收。他。
也。王。賢。而。湯。義。如。斯。無。傷。士。下。其。冬。覺。
氣。姓。不。告。也。湯。誓。精。之。民。其。風。賢。始。化。有。覺。
之。姬。者。誥。甘。理。時。何。傷。下。來。而。之。自。覺。
殺。王。位。誥。之。禹。文。當。俗。敗。天。來。道。謂。
肅。文。之。虺。禹。文。今。敗。然。佛。道。如。天。謂。
有。周。五。備。仲。如。之。古。比。漢。皆。我。悲。如。三。
秋。姓。九。大。書。也。誓。較。風。劉。比。是。慈。悲。有。
之。子。時。此。商。也。誥。今。古。秦。比。於。慈。悲。有。
時。子。時。至。如。約。第。以。古。秦。比。於。慈。悲。有。
天。王。之。度。名。者。也。者。違。到。之。事。之。命。末。云。覺。

道而來。又如謂本覺。來謂始覺。始本不二。故稱如來。

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設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

此節總以發明三教聖人。互相化成天下之意。天有四時循環。環者。周而復始也。如天道之始而終。終而始。流行不止。只是要生成萬物而已。三教聖人施設教化。迭相扶持。迭者。遞也互也。亦不過作之成之。長養人之心性。以風化而成天下也。亦猶是者。指天道四時運行而言。

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者迹也。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

此節因莘老。有獨善其身。名而異行。假而非真之間。故

又自然字下轉答。究之彼此行道。到極盡處。皆不能周全無弊。弊者。迹也。如孔子雖聖。不能格君之非。周公雖聖。不能律魯之欺。堯舜雖聖。不能化其子之善。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道之行不行。乃時數使之。以時變責聖人之心。非愚即狂。但當此衰惡之世。必須有大賢至聖。愍物垂慈。興起于濁惡海中極力拯濟。則道統庶幾乎可挽矣。

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列而鼎立。互相詆訾。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歎也。

此節方結成教同而人異。自秦漢至今千有餘年。民風土俗。靡靡愈薄。靡靡。猶漸漸。愈。益也。轉加義。謂漸漸轉薄。日益日下矣。聖人之教法。陳列于世。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今人不惟不互相扶持。而返互相詆訾。

詆。呵也。訾。毀也。致使妙道之理。轉行轉晦。寥寥然往而不返。傷哉惜哉。良可歎也△一篇大文字。波浪掀騰。透頂透底。自道源根本。說至人情轉變。皆攝歸至道。結以良可歎。是頂門一針。立教伊起死回生。真妙手也。

○附來書△三代以降列聖。相承政通人和。道傳統續。不以佛教未來為欠。周姬訖錄。更秦換漢憲網刑巢。蔽空落野。不以佛教已至而革。四海派分。異說捷出。由唐而至五季為甚。庶務萬機。理亂非常。奉佛之教奚益。間有草衣木食。巖棲澗飲。不過獨善其身耳。又有名而異行。假而非真。教化未孚。弊乃生焉。然師必有辯。佇聞其說。

此篇誨行道者。捐己利人。以不貪為要用也。

大覺曰。夫為一方主者。欲行所得之道。而利於人。先須克己惠物。下心於一切。然後視金帛如糞土。則四眾尊而歸之矣。

一方者。或一省一邑一郡一鄉。總曰一方。主者。乃行教化之主人。所得之道。是昔所參所悟之學。為自利。今欲以斯道覺斯民。是利人。大凡為他師法者。須是模範端正。且先要克除自己私心。以專澤及人。更要謙下其心。以待一切。然後將錢穀布帛輕視如糞土。如此持身接物。則四眾自然尊敬而歸服之矣。四眾。出家二眾。在家二眾。△通篇只有六句。萬卷書意。皆盡於此。

此篇誠人安不忘危。當深思而不可忽慢也。

大覺曰。前輩有聰明之資。無安危之慮。如石門聰棲賢舜

二人者。可為戒矣。

此節教安危須謹○襄州石門寺蘊聰禪師。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使借三次。石門日。嘗好積古。太守怒。使擊。師重責。師既歸。眾僧迎於道側。首座趨前。問訊曰。太守無故屈辱和尚。師以手指地曰。平地起骨堆。隨手湧如初。太守懼之。朝夕不悅。不月內全家喪于襄州○南康雲居曉舜禪師。住廬山棲賢寺。寺後多大樹。太守入山見之。意欲伐起公還俗。讓舜正寢。一日歎。讐乘隙訐之。室。故往京都訪之。言舜事。偶一日歎。曾入舜數詔入內侍。甚恭歸奏帝召見之。乃歎曰。道韻奇偉。仁宗數詔入內侍。甚恭歸奏帝召見之。乃歎曰。道韻奇偉。

真山林達士。遂於扇書曰。免咎為僧。復住棲賢。更賜紫
衣金鉢。遣使送歸。舜罷棲賢日。有二力士。昇轎至羅漢
寺前。二人相謂曰。今不是我院長老。不須遠送。棄轎而
回。舜既再來。令人安撫曰。你當時做得是。但安心不必
疑懼。入院上堂曰。無端被譖枉遭。半載有餘。作俗人。
今日再歸三峽寺。幾多歡喜幾多瞋。今大覺舉謂前輩有聰
明之資。耳利為聰。眼利為明。無安不忘危之慮。如石門
以不自防忍而罹襄州之辱。棲賢以不自調攝而有南康之
追。二師豈不是天資粹美之人。且有斯失。誠可以為後人
之戒。

然則人生定業。固難明辯。細詳其原。安得不知其為忽慢
不思之過歟。故曰。禍患藏於隱微。發於人之所忽。用是
觀之。尤宜謹畏。

此節教須當覺察。然則人生固有定不可逃之夙業。本難明辯。細詳審其根原。豈得不是忽意怠慢不思不察之過歟。歟。疑辭。謙退而未敢決也。故曰。人之禍害憂患。藏于幽隱微細之間。何以發之。發于人之一時忽略而不謹也。以二師觀之。愈宜敬謹而畏懼之也。尤。愈也△忽慢二字。各有其失。忽失于心不細。慢失於心不恭處世行事。不可不時時戒畏之也。

此篇教人用情必在平日情至而事自得也。

雲居舜和尚字老夫。住廬山棲賢日。以郡守槐都官。私忿罹橫逆。民其衣。往京都訪大覺。

此節明因事故訪。雲居在江西南康。稱江左首剎。此述師往事。故曰住廬山棲賢日。以因也。因郡守槐都官。南康

府前有古槐。故稱槐都。私忿。非正法也。罹。遭也。橫逆。不順理也。出孟子。民其衣。著民之衣。京都。即帝京。

至。山陽(楚州也)阻雪旅邸。一夕有客。攜二僕。破雪而至。見老夫如舊識。已而易衣拜於前。老夫問之。客曰。昔在洞山。隨師荷擔之漢陽。幹僕宋榮也。老夫共語疇昔。客嗟歎之久。凌晨備飯。贈白金五兩。仍喚一僕。客曰。此兒來往京城數矣。道途間關備悉。師行固無慮乎。老夫由是得達輦下。

此節明昔情所遇。路次楚州。阻雪旅邸。旅邸。即客店也。一夕是將暮。又有一客。攜。隨帶。僕。用人也。破雪者。帶雪而至。見老夫如故舊相識。已而者。不久也。乃更換其衣。致禮於老夫之前。老夫因問其致敬之故。答

曰。昔在洞山。隨師荷行李。之。往也。往漢陽。幹辦事
務之僕使。姓宋名榮也。疇昔。即往昔。共語往昔之事。
罹難之故。客咨嗟歎息不已。凌晨。即次早。備飯。送路
費五兩。仍復喚一僕。客曰。我此子京城來往數次。道途
中所有間關。崎嶇屈轉處。一一備知。師此去不必慮也。
老夫因此得達輦下。輦。是天子所乘之車。

推此益知其二人平昔所存矣(九峰集)。

此節結明深情有在。推此者。是集書人推詳此段因緣。我
固知他二人主賓之情。平時愛惜之私。有存乎胸中矣△施
恩者。情必至也。人受恩而情存。情存。則事無不濟矣。

此篇明古人立志堅強。不以老而怠其行也。

大覺曰。舜老夫賦性簡直。不識權衡貨殖等事。日有定
課。曾不少易。雖炙燈掃地。皆躬為之。嘗曰。古人有一
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予何人也。雖垂老其志益堅。或
曰。何不使左右人。老夫曰。經涉寒暑。起坐不常。不欲
勞之。

賦稟也。謂老夫生來之性。簡而不繁。直而不曲。權。即
秤錘。衡即秤竿。以財變物曰貨。積聚生財曰殖。如戡秤
賣買一切世故俱所不知。每日功夫。俱有一定之課計。曾
不少改。雖極小事。如然燈掃地。皆親自為之。每常自
警。引百丈大智禪師。每日力作以償其供。有勸止者。則
曰。我無德以勞人。眾不忍而藏其作具。徧索不得。遂不
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宇。古人尚且如
此。我何等人。敢生懈怠。垂。將也。年雖老而志轉堅。
或曰。些細之事。何不令左右執侍者為之。老夫曰。經嚴

寒。歷酷暑。動靜不常。不必煩之△噫。而今人只要寬袍大袖。何曾曉得古人置足處。

此篇謂人操守貴真實。虛妄無所益也。

舜老夫曰。傳持此道。所貴一切真實。別邪正去妄情。乃治心之實。識因果明罪福。乃操履之實。弘道德接方來。乃住持之實。量才能請執事。乃用人之實。察言行定可否。乃求賢之實。

此節貴一切真實。代代相承曰傳。拳拳執守曰持。此道。即無上妙道。所貴的貴字最重。一切二字總舉。下略開五條。使人知所持守也。真者不妄。實而不虛第一治心者。要先分別邪心正心。虛妄心。邪妄者。當遣去之。正直者。當究竟之。此即治心之真實也。第二操履者。守志不

改曰操。所行合理曰履。先須知有善惡因果。罪因何致。福由何生。時中敬謹不敢錯因果。致罪招愆者滅之。合理生福者為之。此即操履之真實也。第三住持者。住法王家。持佛法事。必要弘彰聖化。力行道德。持最上之法印。惟誠惟確。接四方之學者。不矜不慢。此即持法之真實也。第四用人者。宜先量度孰有才略。當幹何事。孰有力量能。當司何執。調和燮理。內外悅豫。此即用人之真實也。第五求賢者。先須審其言行相應否。察其內外如一否。當其可用不可用之間。尤貴有先見之明。稍失覺察。利害即見。此乃求賢之真實也。

不存其實。徒銜虛名。無益於理。是故人之操履。惟要誠實。苟執之不渝。雖夷險可以一致(二事坦然菴集)。

此節結一切真實。前五者大槩言之。至于一切所作如不存

真實。徒然賣一虛名。於理何益。銜。彰賣也。所以住持人。操守行履。必要真實。若果能執守此真實二字不變不遷。雖是平夷險阻。皆可同歸一轍。無二理也。渝。變也。夷是平夷。險是險阻。致者。理也△造得到真實二字。是佛祖儕類。

此篇教人立堅固志。毋懷名利。喪至德也。

舜老夫謂浮山遠錄公曰。欲究無上妙道。窮則益堅。老當益壯。不可循俗。苟竊聲利。自喪至德。

此節先明存守至德。舒州浮山法遠圓鑑禪師。鄭州王氏子。嗣葉縣省禪師。遠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人遊蜀。幾次遭迍。師以智脫之。眾以曉吏事。故稱之為遠錄公。謂學人要研究無上妙道。乃佛果也。必須立決定志。身雖

窮困。其志須增益而轉堅。年雖衰老。其力當增益而轉壯。切不可順隨流俗。苟且希圖聲名利養。自喪大德。循。順也。苟且。不正貌。苟容而取安也。

夫玉貴潔潤。故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操。是故節義為天下之大。

此節喻明堅持節義且玉之所貴。在乎潔淨溫潤也。玉有七德。謂堅實況仁。不變況義。貴佩況禮。潤彩況智。色潔況信。難污況忠。覩悅況樂。縱以丹砂硃紫塗之。亦不能染變其素質。表。耐也。松。耐盡寒威。故嚴霜重雪。亦不能傷敗其青英。以此而知。人不可無玉質松操之節義。乃天地間至大之要也。

惟公標致可尚。得不自強。古人云。逸翮獨翔。孤風絕

侶。宜其然矣(廣錄)。

此節嘆美囑其自勉。惟。獨也。公指遠錄公。獨公之標格品致。可嘉可貴。豈得不自強以立志乎。節義謂有節操。而行合乎義理也。標。舉也。言其超卓傑立之極也。自強。易云君子之道。終日乾乾而自強不息。逸。縱也。翮。羽勁也。古云大鵬展翅。乘六息而背負青天。豈凡鳥能及。宜乎其然也△節義乃聖賢根本。佛祖靈苗。學者宜謹守珍惜之。

此篇明親師友不可自怠。怠則學無成也。

浮山遠和尚曰。古人親師擇友。曉夕不敢自怠。至於執爨負春。陸沉賤役。未嘗憚勞。

此節勸人力行。謂上古之求道者。近明師。擇良友。朝勤夕惕。不敢自求安逸。爨。是炊爨。取其進火謂之爨。取其氣上謂之炊。負春是搗米。寧與世違而不圖顯。著曰陸沉。賤役者。人所差為。難行之事。謂至於執爨負春。不以為勞。陸沉賤役。不以為耻。終不敢生怠墮疲厭之心也。

予在葉縣。備曾試之。然一有顧利害較得失之心。則依違姑息。靡所不至。且身既不正。又安能學道乎(岳侍者法語)。

此節以己作證。如此等事。我昔在葉縣參省和尚時。備細而曾試之。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其住持枯淡嚴密。衲子畏之。浮山遠。天衣懷。聞其高風。特往參叩。正值雪寒。省呵罵

做處。是第一等人流。學得的是好手。

此篇明學道要在志力堅行。不可疑信相參也。

遠公曰。夫天地之間。誠有易生之物。使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未見有能生者。

此節先譬一暴十寒必不生。先舉世間萬物生長者為譬。誠。實也。謂凡物雖是易於生長者。設使一日方得暖氣蒸熏。而又為十日寒雨浸漬。亦未見有能生長者。藉以比學者用功之不恒也。

無上妙道。昭昭然在於心目之間。故不難見。要在志之堅。行之力。坐立可待。其或一日信而十日疑之。朝則勤而夕則憚之。豈獨目前難見。予恐終其身而背之矣(雲首座

書)。

此節方明一信十疑必不悟。無上妙道。昭昭。即了然也。了了然在於六根門頭。放光動地。有何難見。然雖要在立志堅卓。如生鐵橛相似。行之勇猛。如與萬人敵一般。如此管取立地搆去。其或一日方有信力而行。且又有十日疑而不行。早起方纔勤力而作之。至夜則又畏憚而止之。如是求道。不獨目前難得成辦。予恐盡此一生背馳不得見矣。△膏肓之針。起死之藥。俱在勤字中收。

此篇明住持人凡事取捨。宜當細審也。

遠公曰。住持之要。莫先審取捨。取捨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定於外矣。然安非一日之安。危非一日之危。皆從積漸。不可不察。

此節舉其大槩。謂為住持之緊要。莫先於審察其取捨。看何者為急務。此宜該取。何者為無益。此宜當捨。取捨之籌極定於胸中。則安危之萌芽即定於外矣。然致人之安非一日能安。致人之危亦非一日便危。咸從積累漸浸。久之方發。斯不可不察也。

以道德住持積道德。以禮義住持積禮義。以刻剝住持積怨恨。怨恨積。則中外離背。禮義積。則中外和悅。道德積。則中外感服。

此節細分利害。蓋所察者有三焉。若常時我以道德行住持事。則所積之人。皆能修道德矣。我以禮義行住持事。則所積之人。皆能行禮義矣。若我刻苦眾利。剝削賢良。則人人口出惡言。胸含毒意。積成怨恨矣。怨恨既積。則內

外無不生離散背逆之心。中以近言。外以遠論。禮義既積。則內外無不和悅。道德既積。則內外無不感服。

是故道德禮義洽。則中外樂。刻剝怨恨極。則中外哀。夫哀樂之感。禍福斯應矣。

此節結成禍福。是故道德禮義周遍於一方。則內外歡樂。洽。霑濡周遍也。若使刻苦剝削人到至極處則內外哀傷。哀則禍生。樂必福至。夫哀樂感于內。則禍福應於外矣△人情取捨。是大關鍵。若不審察。未免不顛倒苦樂也。

此篇言住持之要有三不可缺一而廢道也。

遠公曰。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者。行道德興教化。安上下悅往來。明者。遵禮義識安危。察賢愚辯是

非。勇者。事果決斷不疑。姦必除佞必去。

此節先舉三要。仁明勇。司馬光諫仁宗表。仁者純乎天理。無一毫私欲也。明者燭物理辯是非。無一事之疑惑也。勇者見義必為聞善必遷。無一念之退怯也。謂為住持者。必先存乎仁。有仁則可以行持道德。興揚教化。教化者躬行於上。風動於下。使人變化氣質也。安撫上下。悅樂往來。此第一件緊要也。次則必要明。能洞燭乎物理。無一事一物之或蔽。則能遵行禮義。審識安危。辯察愚賢。分別是非。是第二件緊要也。復而又要勇。能見義必為。見善必遷。毫無退怯。則能作事果敢。剖斷不疑。知姦必除。知佞必去。是第三件緊要也。

仁而不明。如有田不畊。明而不勇。如有苗不耘。勇而不仁。猶知刈而不知種。三者備。則叢林興。缺一則衰。缺

二則危。三者無一。則住持之道廢矣(二事與淨因臻和尚書)。

此節明不可缺。若但有其仁而無明。如世人有田而不能耕。良可惜也。然仁明雖具。而無勇以繼之亦如世人田雖已種。而不能耘鋤。無所得也。若有明有勇而無仁以先之。又如世人但知收穫而不知下種。必無益也。刈。割也。以是觀之。三者必不可缺。若住持人。三者全備。則叢林必興。缺一叢林必衰。缺二叢林必危。若三者俱缺。佛法必至掃地。叢林自見寥落矣△且看世出世做漢子的。誰不有此。缺一如車脫轄也。

此篇言住持以擇賢愚為要。賢愚分。則法道自顯也。

遠公曰。智愚賢不肖。如水火不同器。寒暑不同時。蓋素

分也。

此節舉智愚本自生成。智者。稟清和之氣。生人才識明敏。愚者。稟昏濁之氣。生人頑蠢無知。賢者。稟和煦之氣。生人慈儉溫良。不肖者。稟乖謬之氣。生人凶險姦邪。四者如明暗相傾。薰蕕不竝。決然之理。故喻如水火不同器。寒暑不同時。此蓋平素之分定也。

賢智之士。醇懿端厚。以道德仁義是謀。發言行事。惟恐不合人情。不通物理。不肖之者。姦險詐佞。矜己逞能。嗜慾苟利。一切不顧。

此節明賢愚品類迥別。蓋賢智之士。生來性分。醇和懿美。端莊厚重。所謀所趨者。道德仁義。時而發言。時而行事。唯恐與眾人心性不合。與事物道理不通。兢兢業業。

以任道為己心。彼愚不肖之人。一味姦邪險偽。欺詐諂佞。發言如同聖賢。行事宛爾鬼魅。矜己自負。逞能自高。貪嗜私慾。苟取財利。無所不為。

故禪林得賢者。道德修綱紀立。遂成法席。廁一不肖者在其間。攪羣亂眾。中外不安。雖大智禮法。縱有何用。智愚賢不肖優劣如此。爾烏得不擇焉(惠力芳和尚書)。

此節結成優劣當擇。所以禪林下得一賢者。則道德可修。綱紀自立。總繩曰綱。眾目曰紀。致令規矩整齊。法社必盛矣。廁者。雜也。若其間雜著箇不肖者。在眾人之中。則攪擾叢林惑亂大眾。一院不安雖有大智之規矩禮法。亦無所用。何也。由無廉耻不可治也。且智與賢是一種。愚不省是一種。此兩種勝劣利害。皎然如此。爾何得不致力揀擇焉優勝也。劣。弱也。烏。何也△性本無二。習之有

異。人胡其不自省也。

此篇誠人情不可滯塞。情通而道行乎其間也。

遠公曰。住持居上。當謙恭以接下。執事在下。要盡情以奉上。上下既和。則住持之道通矣。居上者驕倨自尊。在下者怠慢自疎。上下之情不通。則住持之道塞矣。

此節先標情之通塞。謂住持之位。本常居上。時中須要謙和恭謹。以接納於人。為執事者。本當居下。時中必要盡情致敬。以承奉于上。如此上能謙和。下能承奉。則住持之法道自流通矣。設若在上者。驕侈倨傲以自尊。則在下之人。必然怠墮輕慢而自疎遠。上下之人情既爾不通。則住持之道法必滯塞矣。

古德住持。閒暇無事。與學者從容議論。靡所不至。由是一言半句。載於傳記。逮今稱之。

此節方明情通之故。故又引古之通情者以明之。試看古來有道德之師。閒暇無事。必謙光接物。常與可語之學者。從容議論。從容者。和緩而不迫。議者。評定古今之事宜。論辯也。有所不明而辯析之。或論辯古人公案。或品評賢德機語。世法佛法。無所不到。偶爾師資機語相契合乎至理。或一言或半句。言雖少而語意奇。必當載於傳記。古今稱之也。如太陽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大士像曰。此是吳道子畫的。陽擬進語。山曰。者箇是有像的那箇是無像。陽即有省。山曰。何不道取一句。陽曰。道即不辭。恐落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

其故何哉。一則欲使上情下通。道無壅蔽。二則預知學

者。才性能否。其於進退之間。皆合其宜。自然上下雍
肅。遐邇皈敬。叢林之興。由此致耳(與青華嚴書)。

此節結完情通事恰。然必欲與學者閑時議論其故何哉。一
則使上下情通。不致法道壅蔽。二則預先知得學者。才力
性情可用不可用。所謂從苗辯地。因語識人。然後於當進
當退之間。總得其宜。相孚如此。自然上下雍容整肅。遠
近歸從敬信。叢林之興。豈有別法。不過由此情通而致也
△閑暇議論。正是發潛德之幽光。不是細事。

此篇訓人宜務實學。而不宜賣虛飾假也。

遠公謂道吾真曰。學未至於道。銜耀見聞。馳騁機解。以
口舌辯利相勝者。猶如廁屋。塗污丹牖。祇增其臭耳(西湖
記聞)。

潭州道吾寺可真禪師。嗣石霜圓禪師。南嶽下十世。謂學道未造到極處。切不可虛頭。粉飭未見以為見。裝點未聞以為聞。馳騁機解。馳騁者。馬疾走也。只以口快舌便。多得一句以為勝。如此者。猶如廁屋塗畫些五彩。丹艸者。彩色之總名。外面雖是好看。其實裏內臭不可聞△如此虛頭不如不做好。孰不知其為假銀城也。

此篇教治心須求妙悟。以為除妄見真之本也。

遠公謂演首座曰。心為一身之主。萬行之本。心不妙悟。妄情自生。妄情既生。見理不明。見理不明。是非謬亂。

此節顯心為根本。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嗣白雲端禪師。南嶽下十三世。謂心者。靈明洞徹。具眾理而

應萬機。百千三昧。無量妙義。莫不由之而生。必須要研窮透徹得妙悟也。心若不悟。妄念情識自然發生。妄生則鑑理不明。理不明。則是非必訛謬錯亂矣。

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為真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指迷。孰不從化(浮山實錄)。

此節教必修必悟。所以學人修治自心。當求徹證。悟入之後。使人神志和。氣息靜。容貌恭敬。色相端莊。設有妄想情慮以此妙心照之。皆融為真心矣。若如此修治其心。心必靈通精妙。然後開導羣品指接蒙迷誰不相從其教化耶△悟要工夫。意出語言之外。若但如此讀去。有甚麼交涉。

此篇教清修實德。毋務浮華。而蔽其要妙也。

五祖演和尚曰。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聲名不揚。匪為人之所信者。蓋為梵行不清白。為人不諦當。輒或苟求名聞利養。乃廣銜其華飾。遂被識者所譏。故蔽其要妙。雖有道德如佛祖。聞見疑而不信矣。爾輩他日若有把茅蓋頭。當以此而自勉(與佛鑑佛果書)。

謂近今叢林中做長老者。美名不得播揚。又不為四眾之所信敬者無別。只因梵行有虧。不清淨不潔白也。加之做人行事。又不審實穩當。輒者。每事即然也。輒或每事。舉動多苟且。貪求名聞利養。又作事虛浮。銜賣光華。粉飾行止。以欺惑愚俗遂被明眼人看破。即生譏誚。由此將幾多緊急妙事。皆障蔽之矣。即使有證悟有神機如諸佛祖。但所聞見之事。皆令人生疑惑。而不諦信也。爾輩他

日若出世為人。結箇茅葺。守護己身。調伏他意。當以吾言自勉勵也△老實二字。值得千金。若虛浮裝點不存實行。乃業根種子也。

此篇戒人重本分勿務外緣。而喪失法體也。

演祖曰。師翁初住楊岐。老屋敗椽。僅蔽風雨。適臨冬暮雪霰滿牀。居不遑處。

此節明修不惜身。袁州楊岐山方會禪師。宜春冷氏子。嗣慈明楚圓禪師。南嶽下十世。謂我會師翁初住楊岐之時。屋老椽爛。兩間破房。僅。略能也。略可遮蔽風雨而已。適。至也。適值冬暮。即臘月也。霰是雪粒。雖人人臥榻雪粒滿布。亦不分心于此。安然處之。事冗曰不暇。心勤曰不遑。謂榻雖積雪。而不以寒苦動其心也。

衲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翁卻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減劫。高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

此節顯事皆假合。衲子中有志誠發心。願當化募者。充當也。師翁卻辭不允。曰。你豈不聞我佛有言。此時正當減劫也。人人福壽。亦隨之而減。謂第九小劫。人壽八萬四千歲。減至六萬。拘留孫佛出世。減至四萬。拘那含牟尼佛出世。減至二萬。迦葉佛出世。減至一百歲。釋迦牟尼佛出世。故曰。時當減劫。然極峻之高岸。最深之谿谷。遷改變易。尚爾不常。或時高岸而崩頽。或時深谷。而平滿。本不是堅周之法。安得圓滿如人之意。而自求稱足也。

汝等出家學道。做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詎有閒工

夫。事豐屋耶。竟不從。

此節示其力學。且汝等出家。元為學道。做手脚尚且未穩。此言把捉不住也。謂工夫尚做不定。已是四五十歲了。詎。豈也。豈得有閑工夫再去化緣。以華美其居而為事也。昔宋李靖公名沆為丞相。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家人勸修之。沆曰。身食厚祿。安榮如意。人生朝暮不保。奚用工夫事豐屋耶。竟不從。

翌日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廣錄)。

此節曉以大義。翌日。即明日。上堂示眾曰。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翻憶者。返追從上古人。樹下修行。值此風雨。又書

何如△下逮於今。尚要鬼弄他去做化主。疇能却之耶。

此篇教學者須行解相應。必謹必嚴也。

演祖曰。衲子守心城。奉戒律。日夜思之。朝夕行之。行無越思。思無越行。有其始而成其終。猶畊者之有畔。其過鮮矣。

城字作譬喻。古有偈云。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致太平。此之謂也。奉乃遵奉。戒律。即眾戒律儀也。守心是學道奉戒是修德。欲全道德。須由日而夜。疊疊思之。自朝及夕。孜孜行之。蓋行時不可外于思。思時不可越于行。如是從始至終而不改異如畊田者中邊俱到。可免荒怠之過矣△禮約而義豐。如九轉還丹。點鐵即成金矣。

此篇戒住持不可專己之情。而忘先聖法度也。

演祖曰。所謂叢林者。陶鑄聖凡。養育才器之地。教化之所從出。雖羣居類聚。率而齊之。各有師承。今諸方不務守先聖法度。好惡偏情。多以己是革物。使後輩當何取法。

範土曰陶。鎔金曰鑄。叢林是一大爐冶。以之鑄聖陶凡。撫養鞠育人才器格之地。住持人總其權柄則教化之所從出。羣居者。或百或千。類聚者。智愚賢否。各從其類。要其統率而齊整之。則各有師承。言各有者。非各人自己。有師承也。謂必在住持於羣類中因人設教而調理之也。此下謂不遵古自恃之過。於今住持。不遵古人之典訓。一味以己之所好所惡。而用情多偏。且以自家杜撰之法。教人

依學以為己是。而返改。革前人規範。如此任情縱意。教後人將何以取法則也△爐鞴之下。原多鈍鐵。只在匠者之巧心妙手否則總成廢器。

此篇誨住持欲知人之賢否。必久乃得其真也。

演祖曰。利生傳道。務在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而未保其行。求其行。而恐遺其才。自非素與交遊。備詳本末。探其志行。觀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縱其潛密。亦見淵源。

此節明知人要在久識。謂凡欲利益眾生。傳授祖道。所貴專在得真正良材。乃堪承繼。然知人一節最為難事。古聖先賢。亦以為憂。何也。聽其所言。似實有德。未審平日

行履果如其言否也。必求其所行。造到古人地位。又恐遺失其人之才力也。自非。猶云要在。謂欲知人之的實。要在平素與之交遊。歲月既久。則所知益深。備詳他之本末。探討他志向。觀察他行履。以及器量能幹。然後真知實曉。此人果是守道存德者。果是韜光秘用者。若是沽賣虛名。粧飾顏貌者。亦久而能知。難以隱偽。縱使彼做得深潛隱密。我亦闖見他幽深源底也。

夫觀探詳聽之理。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所以南嶽讓見大鑑之後。猶執事十五秋。馬祖見讓之時。亦相從十餘載。是知先聖授受之際。固非淺薄所敢傳持。如一器水。傳於一器。始堪克紹洪規。如當家種艸。此其觀探詳聽之理明驗也。豈容巧言令色。便僻諂媚而充選者哉(圓悟書)。

此節謂授受必須親證。且而觀探詳聽。此四種道理。原不

是一朝一夕所能得的。所以南嶽讓見大鑒之後。猶然執侍
巾瓶一十五秋。南嶽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嗣六祖大鑑
禪師。大鑑六祖慧能大師。范陽盧氏子。嗣五祖弘忍大
師。且馬祖見讓之時。亦相從淘汰十有餘載。江西馬祖道
一禪師。漢州什邡縣馬氏子。嗣南嶽讓禪師。是知先聖上
授下受之際。固非淺根薄德。所能傳授。猶如以此一器水。傳入
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猶如以子者不妄受也。如此之
於彼之一器。無欠無餘。此喻為佛祖家業。又如畊田者之的
人。始能克紹大法弘規。擔當佛祖必秀。此喻為明驗不誣也。且能克
當人家。收存好種。種好則苗必秀。始為明驗不誣也。且能克
也。如此觀探詳聽之理既盡。始為明驗不誣也。且能克
紹。能繼續之人。豈容巧好其言。令善其色。便佞偏僻。實要
諂媚悅之徒。可能當其任哉△此不徒謂師家知人。實要
弟子耐久。如是則水合水矣。如今人纔到門便付法。吾不
審是何知也。

此篇誨住持者。須德專兼行。以為興教傳道之本也。

演祖曰。住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德。則人不敬。德而罔惠。則人不懷。苟知惠之可懷。加其德以相濟。則所敷之惠。適足以安上下誘四來。苟知德之可敬。加其惠以相資。則所持之德。適足以紹先覺。導愚迷。

此節明德惠相資而互用。謂為住持之大權柄。大主宰。在恩惠與德行兩種。此兩種必欲兼行。如鳥之兩翅。廢一則不可也。若但有恩惠與人。而自不修德。則人雖懷而不敬。若但有德於己。而無惠以及人。則人雖敬而不懷。罔。無也。果知惠澤。能使人懷慕。更加修德以相兼濟。則所施之惠澤。自然安撫人心。上情下通。誘引四來之眾。

矣。果加修德。能令人恭敬。更加惠澤以相資助。則所修之德行。自足以繼紹先覺。興隆佛種。開導愚迷之人矣。

故善住持者。養德以行惠。宣惠以持德。德而能養則不屈。惠而能行則有恩。由是德與惠相蓄。惠與德互行。如此則德不用修。而敬同佛祖。惠不勞費。而懷如父母。斯則湖海有志於道者。孰不來歸。住持將傳道德興教化。不明斯要。而莫之得也(與佛眼書)。

此節明德惠併施而同感。故所以善為住持者。自己養德。又能行惠。宣通恩惠。以持其德。德既能養。則德用不竭。惠既能施。則惠有餘恩。由此將德與惠共相蓄養。惠與德互相流行。如是則德已具於惠中。德即不修。而人敬之慕之。如同佛祖矣。惠既發于德內。惠雖不費。而人懷之愛之。如同父母矣。斯則五湖四海。有志於道者。誰不

來歸。住持將要宣傳道德。興揚教化。若不通明德惠二種之要妙必不能得也△懷恩敬德。人情皆然。住持能兼之。是將引天下人。歸之敬之也。

此篇見師嚴子敬之道。足為後人典則也。

演祖自海會遷東山。太平佛鑒。龍門佛眼。二人詣山頭省覲。祖集耆舊主事。備湯果夜話。祖問佛鑒。舒州熟否。對曰熟。祖曰。太平熟否。對曰熟。祖曰。諸莊共收稻多少。佛鑒籌慮間。祖正色厲聲曰。汝濫為一寺之主。事無巨細。悉要究心。常住歲計。一眾所係。汝猶罔知。其他細務不言可見。山門執事。知因識果。若師翁輔慈明師祖乎。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

此節明家教有方○舒州太平佛鑒惠懃禪師。龍門佛眼清遠

海州舒自祖演。值世十四。下嶽南。師禪。演祖。自舒。州海。師。會。省。湯。對。多。其。大。如。中。彌。不。圓。師。竝。嗣。五。祖。演。禪。師。南。嶽。下。十。四。世。值。演。祖。自。舒。州。海。會。寺。移。席。往。東。山。之。日。二。師。詣。東。山。省。覲。詣。往。也。省。視。也。秋。見。曰。覲。祖。集。本。寺。中。之。耆。舊。竝。主。事。者。備。湯。果。夜。間。聚。話。祖。問。佛。鑑。今。歲。舒。州。地。方。田。稻。成。熟。否。鑑。對。曰。熟。祖。曰。諸。莊。其。收。稻。有。多。少。佛。鑑。籌。慮。間。籌。量。思。慮。不。敢。妄。答。祖。即。正。其。色。勵。其。聲。曰。汝。濫。為。一。寺。之。主。濫。泛。也。既。作。主。人。凡。事。無。大。小。盡。要。究。竟。於。心。稻。谷。乃。常。住。一。年。家。計。大。眾。關。係。如。此。緊。要。汝。猶。不。知。其。餘。瑣。末。細。務。不。言。可。見。矣。山。門。中。汝。雖。作。長。老。亦。職。事。也。須。當。知。因。識。果。如。楊。岐。師。翁。輔。弼。慈。明。師。祖。始。於。南。院。終。于。興。化。三。十。年。總。柄。網。律。汝。豈。不。聞。乎。汝。亦。不。思。常。住。物。粒。米。重。如。山。乎。○。慈。明。潭。州。石。霜。楚。圓。禪。師。金。州。李。氏。子。嗣。汾。陽。善。昭。禪。師。南。嶽。下。九。世。

蓋演祖尋常機辯峻捷。佛鑑既執弟子禮。應對含緩乃至如

是。古人云。師嚴然後所學之道尊。故東山門下。子孫多賢德而超邁者。誠源遠而流長也(耿公與高菴書)。

此節見師徒有德。上是東山父子酬答之實事。此是耿公判美師徒之至言。蓋演祖平常機用辯才。孤峻而又迅捷。佛鑑既執弟子之禮。應對之間。從容含緩。理宜如是也。學記云。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人知敬學。故東山門下。子孫多賢德而超羣越眾者。實是來源遠而流故長也△模範既正。則倣自端。所謂有賢父乃有賢子也。

此篇見師家取捨有道。愛之拒之各有深意存也。

演祖見衲子有節義而可立者。室中峻拒。不假辭色察其偏邪諂佞所為猥屑不可教者。愈加愛重。人皆莫測。烏乎。蓋祖之取捨。必有道乎。

謂師每見衲子。有節操誼義而可以成立者。凡入室必多孤峻拒止之。不假些毫和言喜色。此正是要作成長養之心也。察其一種偏邪諂佞。所為卑猥鄙屑。終不可教者。師轉加愛重。人皆不能測度。是何等意。烏乎。蓋師之一取一捨。必有道理存焉△至人作略。不是意想得的。以情擬之則失矣。

此篇見古人天資厚重。不以得喪易其心志也。

演祖曰。古人樂聞己過。喜於為善。長於包荒。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眾。不以得喪二其心。所以光明碩大。照映今昔矣(答靈源書)。

謂古人好樂聞人說己之過。如子路然。喜於為善。如禹聞

善言則拜。長于包荒。如周公謂。君子處泰之道。必有包荒之量。厚于隱惡。如大舜隱惡而揚善。謙以交友。如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勤以濟眾。如端木賜能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又不以得喪易其心。所以亘古今來。總見其光明廣大而能照暎之也△此章只有四十三字。丈夫事業備之矣。

此篇言住持當存誠克己。不假威力而自尊嚴也。

演祖謂佛鑑曰。住持之要。臨眾貴在豐盈。處己務從簡約。其餘細碎。悉勿關心。

此節明持身行事之體。謂凡為住持。臨蒞大眾。貴乎要豐盛要盈滿。處置自己。宜簡省宜儉約。其餘細末瑣碎之事。不必要關係于我心也。

用人深以推誠。擇言故須取重。言見重則主者自尊。人推誠則眾心自感。尊則不嚴而眾服。感則不令而自成。自然賢愚各通其懷。小大皆奮其力。與夫持以勢力。迫以驅喝。不得已而從之者。何啻萬倍哉(見蟾侍者日錄)。

此節明發言用人之實。用人須加推選其至誠者用之。擇言必當徵究須鄭重者言之。言若重。則為主者自然而尊。用人實。則於眾心自然而感。主既尊。則不必故用威嚴。而人自然悅服。人既感。則不必更加命令。而事自能成就。如此行去。致使賢與愚。各人通其所懷。小與大。皆得奮勇其力。較之那一等持以威勢之力。迫以驅喝之情。使人不得已而相從者。何止一萬倍哉。啻。止也△用人誠。發言重。損己益人。達於眾機。如響斯應矣。

此篇言學者。當確志操修。期於必悟而後已也。

演祖謂郭功輔曰。人之性情。固無常守。隨化日遷。自古佛法。雖隆替有數。而興衰之理。未有不由教化而成。

此節標教化勢必由師。郭功輔諱正祥。號淨空居士。官至提刑。嗣白雲守端禪師。演祖與之言曰。凡一切人之性情。本無一定所守。隨教化而遷移之。自古來佛法。或有時興有時廢。原本乎理數而致。興衰之理。未必不從人之教化而成也。

昔江西南嶽諸祖之利物也。扇以淳風。節以清淨。被以道德。教以禮義。使學者收視聽。塞邪僻。絕嗜慾。忘利養。所以日遷善遠過。道成德備而不自知。

此節舉師承施教有方。當初如江西馬祖。南嶽石頭。以及諸祖。利生接人之時。扇字妙。有吹拂之意。每每吹人以淳朴之風。節人以清淨之操。被人以道德之心。教人以禮義之學。使學者收攝其視聽。不妄見聞。塞絕其邪僻。不妄動止。絕其嗜慾之私。忘其利養之想。日復一日。遷於至善。而遠諸過失。不覺道日成。德日備。使學者之性靈潛移默化。而不自知。所以佛法必然興矣。

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必欲參究此道。要須確志勿易。以悟為期。然後禍患得喪。付之造物。不可苟免。豈可預憂其不成而不為之耶。纔有絲毫顧慮萌於胸中。不獨今生不了。以至千生萬劫無有成就之時(坦然菴集)。

此節明乏師各宜自勉。今之行教化者。大不如古人遠矣。既乏其師。而必欲參究此道。須是自己立堅確志。勿半途

改易。以悟入為期限。即或有禍患得失之事。總付之於天數。儒言天命。釋言定業。既有定業即不可逃。不可苟且求免。豈可預先憂其不得成辦。便不肯勉力而求之乎。若有一絲毫顧惜念慮之情。萌動於胸中。不獨今生不得了悟。以至千生萬劫。似無有成就之時也△顧慮是最愚癡的根本不可存。而所當存者堅確志耳。

此篇見伊針芥相投。是機是教也。

功輔自當塗(太平州也)絕江。訪白雲端和尚於海會。白雲問公。牛淳乎。公曰淳矣。白雲叱之。公拱而立。白雲曰。淳乎淳乎。南泉大瀉。無異此也。

此節明箭鋒相值。絕江。是直渡。訪。參求也。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嗣楊岐方會禪師。南嶽下十二

染無海一全恐所。謂許曰。子。牯。免。祐。
不念於一。即緣之。策。孔。撩。真。便。行。故。子。水。亦。不。靈。
塵。一。雲。資。地。之。鼻。立。操。共。州。頭。亦。州。
居。卸。訪。別。之。子。叱。立。操。共。州。頭。亦。州。
欲。脫。江。辯。疑。養。而。是。而。栢。手。鄭。小。牧。西。牧。大。瀉。
無。塵。絕。礙。不。居。威。已。然。松。把。師。自。溪。得。○。大。
而。根。故。無。到。白。雲。子。公。拱。知。師。自。溪。得。○。大。
欲。能。示。既。已。白。雲。子。公。拱。知。師。自。溪。得。○。大。
在。方。指。示。既。已。白。雲。子。公。拱。知。師。自。溪。得。○。大。
謂。緣。人。指。示。既。已。白。雲。子。公。拱。知。師。自。溪。得。○。大。
可。因。求。石。斧。鹵。淳。機。不。動。雪。可。普。王。稼。總。
事。大。免。匠。麤。曰。掣。分。他。至。主。宰。池。曰。苗。家。些。
佛。有。不。運。非。之。電。驗。吹。雲。有。泉。即。堂。曰。苗。家。些。
作。本。窮。眼。公。應。之。轟。不。風。白。雲。有。泉。即。堂。曰。苗。家。些。
而。本。窮。眼。公。應。之。轟。不。風。白。雲。有。泉。即。堂。曰。苗。家。些。
身。德。路。正。乎。當。以。吏。八。矣。實。知。○。一。日。不。免。犯。官。些。
官。植。斷。方。淳。承。故。嚴。使。吼。實。知。○。一。日。不。免。犯。官。些。
宰。宿。橋。通。牛。體。故。縱。使。吼。實。知。○。一。日。不。免。犯。官。些。
現。他。此。具。公。脫。穩。用。精。子。乎。無。異。禪。東。牧。不。如。隨。分。納。些。
輔。是。到。雲。問。脫。穩。用。精。子。乎。無。異。禪。東。牧。不。如。隨。分。納。些。
功。亦。但。白。雲。問。脫。穩。用。精。子。乎。無。異。禪。東。牧。不。如。隨。分。納。些。
世。塵。依。會。路。身。他。謂。脚。鐵。他。南。嗣。牛。犯。官。家。苗。稼。不。如。隨。分。納。些。

禪師。福州長溪趙氏子。嗣百丈懷海禪師南嶽下三世。一日上堂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右脇書五字。曰瀉山僧某甲。當時喚作瀉山僧。却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却是瀉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時仰山出眾禮拜而退。

仍贈以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艸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曰。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行狀)。

此節是格外提持。仍贈以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此頌他見地明白。謂饑飡嫩草遙山去。渴飲寒泉遠澗回。牛出山去。東觸西觸。頌他放曠今時。所謂放曠不耕空劫地。暮天何用牧歌催。又曰。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一是歸美之辭。二是出身活句。可謂大冶精金。還他作者○獅絃撥動。聽者為誰。只見羣音響絕。大地山河總作琴

聲。且道。他二人相見處。作何話會。

此篇訓人學道。貴在實悟。若大法不明。終一死漢也。

白雲謂功輔曰。昔翠巖真點胸。耽味禪觀。以口舌辯利。呵罵諸方。未有可其意者。而大法實不明了。

此節明實悟未證。洪州翠巖可真禪師。福州人嗣石霜楚圓禪師。點胸。因欲裝點胸襟。高過於人。故有是名。耽。樂也。禪。止散亂也。觀。照心昏也。謂尋常耽樂取味於禪觀。以其口舌辯利。競爭機鋒。呵叱諸方禪德。覺無有一人。可如己意者。其實自家于向上大法。未得明了。

一日金鑾善侍者見而笑曰。師兄參禪雖多。而不妙悟。可謂癡禪矣(白雲夜話)。

此節明點罰得人。金鑾善侍者。金鑾寺名。善乃慈明之高弟。福州人。道吾真。楊岐會。皆推伏之。一日遊山次。善拈一瓦礫置於石上謂真曰。向此下得一轉語親切。許你親見慈明。速道速道。真擬議。善呵曰。佇思停機。情關未透。何曾夢見先師在。師兄參禪雖多。而不妙悟。誠可謂耽枯守寂之癡禪矣。宗鏡云。背教而唯成暗證。只為己眼不明。守默而單坐癡禪。所以慧燈不朗△而今木不識丁者。也要如是亂做。讀此。置身於何地也。

此篇言道在人弘。要教之至行之力也。

白雲曰。道之隆替豈常耶。在人弘之耳。故曰。操則存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去道也。

此節明道本不易。謂道之或時興隆。或時衰替。豈一定之常法耶。在人真操實踐而弘揚之耳。故子輿有云。人能時時操守之。則此道自存。或放逸捨置之。則道自喪亡。且不是道欲遠人。而人自遠於道也。

古之人處山林隱朝市。不牽於名利。不惑於聲色。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豈古之可為。今之不可為也。由教之未至。行之不力耳。

此節明行之在人。試看上古之士。或深隱於山林。不為名利所牽引。或獨處於朝市。不為聲色所惑亂。斯其任道真而立志穩。遂能清譽振於一時。美名流於萬世。然此事豈獨古人可為。而今人不可為耶。非也。殆由人之教化未到。而我行之不猛力耳。

或謂。古人淳朴故可教。今人浮薄故不可教。斯實鼓惑之言。誠不足稽也(答功輔書)。

此節轉謂無知。或言古人淳厚朴素故可教。今人囂浮輕薄。所以不可教。此等說話。實是鼓動人心惑亂人志。不見之于典籍。無所稽考之言。誠不足信。△操存捨亡的。是箇甚麼。教人去學。正學時以千斤猛力尚難把捉。如何聽其日去。如是者。蕪其道成。無有是處。

此篇明言行乃立身之大本。不可不謹而擇之也。

白雲謂無為子曰。可言不可行。不若勿言。可行不可言。不若勿行。發言必慮其所終。立行必稽其所蔽。於是先哲。謹於言擇於行。

此節明言行必不可妄發。無為子。姓楊名傑字初公。號無
為居士。無為州人。官至禮部。嗣天衣懷禪師。先引馬氏
曰。夫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則言顧行而言不違行
也。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行顧言而行不違言也。
大凡發言。必先思慮可能行否。即能行亦須慮其始終。凡
立行。必要稽考能為法否。即能法更須防其遮蔽。蓋先聖
之常謹於言而擇於行也。

發言非苟顯其理。將啟學者之未悟。立行非獨善其身。將
訓學者之未成。所以發言有類。立行有禮。遂能言不集
禍。行不招辱。言則為經。行則為法。故曰。言行乃君子
之樞機。治身之大本。動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乎(白雲廣
錄)。

此節謂言行乃經世大本。發言非苟能顯其道理。實欲將此

惡犬去追還。盤陀石上毛猶在。紫竹林中血未乾。本欲修表申上帝。先來說與社公壇。明日見一狸死於社前。自是狸代報曉。晝則不見。所以見言行之能感鬼神也△言行乃撐天柱地之主宰。入聖超凡之要關。失此如朽木無用矣。

此篇訓人專志於道宜絕念於未萌也。

白雲謂演祖曰。禪者智能。多見於已然。不能見於未然。止觀定慧。防於未然之前。作止任滅。覺於已然之後。故作止任滅。所用易見。止觀定慧。所為難知。

此節明未然當覺。謂習禪者有智有能。只見得有形有相之已然。而不能見於無動無迹之未然。止者。停息諸念也。觀者。如理思惟也。定。是內心不動。慧。是隨緣照了。然此四法。正是隄防於一念未然之前者也。遇善則作。逢

惡則止。真理即任。煩惱即滅。此四者。乃覺察於諸法已然之後者也。故作善止惡任真滅過。所用有形。故易見也。止念觀理定心慧照。所為無迹。故難知也。

惟古人志在於道。絕念於未萌。雖有止觀定慧。作止任滅。皆為本末之論也。所以云。若有毫端許。言於本末者。皆為自欺。此古人見徹處。而不自欺也(實錄)。

此節明智照無餘。惟是古人之志。專切于道。念念在定。絕諸想念于未萌。雖有止觀定慧。作止任滅。俱無所用。止觀定慧。對治于未然始也。作止任滅。對治于已然末也。此八種。皆剿賊之器具也。若有毛頭許。舉到此八種本末之上。則知此心不寧。是自欺也。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說著一毛頭。便不是了。此正是古人見得透徹處。而不自欺△不自欺三字。好生著眼。須心領神

會始得。此章意旨甚深。要在念未起處看。

此篇誨人篤志勤學。當懷遠大之志也。

白雲曰。多見衲子。未嘗經及遠大之計。予恐叢林自此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上下偷安。最為法門大患。

此節教立志須遠大。謂多見今之學者。所謀近小。未有經思到遠大之計策。得一日過一日。吾恐叢林。由自乏遠計。必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上不勤教誡。下不真操學。總只各自要偷安閑圖自在。最是法門之大患害也。

予昔隱居歸宗書堂。披閱經史不啻數百過目。其簡編弊故極矣。然每開卷。必有新獲之意。予以是思之。學不負人如此(白雲廣錄)。

此節明用功必深切。上舉先宗。此論自己。予昔隱居歸宗書堂。歸宗寺名。在廬山之南。昔王羲之讀書處。洗硯池至今尚在。披。展也。披展經典。閱看史書。凡一切經書。不止數百遍過眼。其中簡編弊壞之極。然每開卷再讀。必有今日新得之意。予以是思之。勤學真不負人如此。如此二字至重當思之。簡。紙素也。編。篇章也。弊故者。破壞也△東坡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細讀深思理自知。與此參觀。則知學矣。

此篇謂哲人能知幾微。明造物之所惜也。

白雲初住九江承天。次遷圓通。季齒甚少。時晦堂在寶峯。謂月公晦曰。新圓通洞徹見元。不忝楊岐之嗣。惜乎發用太早。非叢林福。

此節謂發用不宜太早。九江府名。承天寺名。圓通亦寺名。齒。年也。晦堂黃龍祖心寶覺禪師。南雄鄔氏子。嗣黃龍南禪師。南嶽下十二世。寶峯寺名。月公晦。諱曉月字公晦。得法于瑯琊覺禪師。于宋熙寧間。住洪州泐潭寶峯精舍。作楞嚴標旨。謂新圓通長老。見處高妙。洞明徹證至道之源底。不忝為楊岐之嗣。忝。辱也。只是可惜他發機太早。恐非叢林之福。

公晦因問其故。晦堂曰。功名美器。造物惜之。不與人全。人固欲之。天必奪之。逮白雲終於舒之海會。方五十六歲。識者謂晦堂知幾知微。真哲人矣(湛堂記聞)。

此節明造物不與人全。公晦因而問之。是何故也。答曰。功名美器造物惜之。功名。即出世行道也。美器。即洞徹

見元也。有功名無美器。有美器無功名。蓋天命也。不與
人全。人誰不欲兩全其事者。天故奪之也。昔种放隱終
南。聞希夷之風。往見之。希夷曰。當有顯宦。但名者古
今美器。造物所忌。子名將天命也。不未如言。及至白雲
終於舒之海會時。方纔五十六歲。僅中壽焉。小人曰死。
君子曰終。有識者曰。晦堂知幾之神。知微之顯。真賢哲
之人也。易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
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我嘗痛惜
人才。最不易得。但不奈造化小兒何。必欲自主宰。去來
無礙。須蘊空乃得。

此篇見古人不自負。尊德而樂道也。

晦堂心和尚參月公晦於寶峯。公晦洞明楞嚴深旨。海上獨
步。晦堂每聞一句一字。如獲至寶。喜不自勝。衲子中間

有竊議者。晦堂聞之曰。扣彼所長。礪我所短。吾何慊焉。

此節明至人重道。楞嚴梵語。此云一切事究竟堅固。謂公晦深通此經至理。海上叢林中可稱獨步。昔袁淑謂謝莊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獨步者。無人及之也。晦堂每聞一句。或得一字。猶如得一至寶。喜之不勝。猶云喜之極也。衲子中間或有私地議論者。謂不當屈從如此。晦堂聞之曰。扣取彼之所長。磨礪我之所短。猶云取他有餘。補我不足。吾何慊焉。慊者。自滿也。

英邵武曰。晦堂師兄。學道為禪衲所宗。猶以尊德自勝為強。以未見未聞為媿。使叢林自廣而狹於人者。有所矜式。豈小補哉(靈源拾遺)。

此節教眾人當法。隆興府洪英禪師。邵武陳氏子。嗣黃龍南禪師。謂晦堂師兄。道德學識。皆為禪衲之所宗尚者。猶然尊人之德。勝我為強。以向所未見未聞自生慚媿。如是者。使叢林中一等自高自大而輕小於人者。可以為法則也。補益于人。豈淺鮮哉△人以自勝為嫌。師以自勝為強。此真為瑕不掩瑜。直使賢愚品類。自天壤也。

此篇誨住持要智識濶達。勿逞私心也。

晦堂曰。住持之要。當取其遠大者。略其近小者。事固未決。宜諮詢於老成之人。尚疑矣。更扣問於識者。縱有未盡。亦不致甚矣。

此節明住持取捨有方。謂住持大要。于其所當取者須遠大。一日而具百千年眼目。其所略者。目前些細。不必較

論。或有事故當前。未能決斷。宜諮求詢問於老練成實之人。設或其疑未決。更當扣問於博識之君子。如此勤求。縱猶有未盡。亦不爭多矣。

其或主者。好逞私心。專自取與。一旦遭小人所謀。罪將誰歸。故曰。謀在多斷在獨。謀之在多。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在我。可以定叢林之是非(與草堂書)。

此節教虛己謀斷得宜。其或主者。矜己逞能。偏私自用。一味專己取與。不聽人諫。忽爾一朝為小人伺便。遭他所謀。此罪只得自任。將誰歸耶。故曰。謀事須在多人。斷事只在我也。何故。謀在多者。一人見識有限。多謀則利與害最極之處。亦可參觀也。斷必在我。不可依違於人。我決則是與非一定之機。皆不能撓也△取遠略近。不專己用。是持法利生之魁碩矣。

此篇誨人以利生為要。不可獨善己也。

晦堂不赴瀉山請。延平陳瑩中移書勉之曰。古人住持無職事。選有德者居之。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終不以勢位聲利為之變。

延平縣名。陳子翁名瓘字瑩中。又號華嚴居士。沙縣人。宋徽宗時登進士。初任延平後為丞相。留心空宗。未詳得法者。移。延也。勉。勸也。謂延書相勸也。此節明古人鄭重。云古來做住持。原無職位。要選有德者居其任。居斯任者。必將以我所證之道。覺我所化之人。所謂唯有此事。更無他事。縱有權勢高位。聲名利養。皆不能為之改變也。

今學者大道未明。各趨異學。流入名相。遂為聲色所動。賢不肖雜糅。不可別白。

此節明今時溷亂。今之學者。大道不自究明。只顧各人趨向異學。此乃棄本逐末。日久月深。不覺流入名言教相之中。自己無主宰。遂為聲色所動。賢與不肖。溷雜糅亂于其間。不可別白也。

正宜老成者。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障回百川。固無難矣。若夫退求靜謐。務在安逸。此獨善其身者所好。非叢林所以望公者(出靈源拾遺)。

此節方是勸勉行道。言今此之際。正要有道德老成之師。以慈悲惻隱之心。而行教化。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者。傷之切。隱者。痛之深。善知識本以行道為己

任。自能挽頽風於末世。迴既倒之狂瀾。固無難矣。謂百川皆從下流。有力者遮之。使倒流也。韓文公進學解云。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謂入廛垂手。接物利生也。若夫退隱窮谷。求寂靜寧謐。不過時中得些安閒逸樂。此乃獨善一身者之所好。今叢林所望者。唯公而已。何得退藏以自安耶△古人惟恐出。今人惟恐不出。即此便見人品之高下。古今之差持也。

此篇誨用人不可不謹。凡於有國有家者。皆必然之理也。

晦堂一日見黃龍。有不豫之色。因逆問之。黃龍曰。監收未得人。晦堂遂薦感副寺。黃龍曰。感尚暴。恐為小人所謀。晦堂曰。化侍者稍廉謹。黃龍謂化雖廉謹。不若秀莊主。有量而忠。

此節明得人之難。豫。悅也。逆問。以下而問上也。黃龍
答以監收未得人。晦堂遂薦感副寺。南嶽福嚴慈感禪師。
潼州杜氏子。嗣黃龍南禪師。龍曰。感為人性暴。恐為小
人所謀。晦堂又曰。化侍者為人清廉而謹慎。隆興府雙嶺
心化禪師。嗣黃龍祖心禪師。龍曰。化雖廉謹。還不如秀
莊主有量而忠。潭州大瀉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嗣黃龍
南禪師。有量則容納眾事。有忠則盡情奉上也。

靈源嘗問晦堂。黃龍用一監收。何過慮如此。晦堂曰。有
國有家者。未嘗不本此。豈特黃龍為然。先聖亦曾戒之(大
瀉秀雙嶺化感鐵面三人也。通菴壁記)。

此節因問發明。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嗣黃龍祖心
禪師。嘗舉以問晦堂曰。黃龍師翁不過用一監收。何過慮
如此。晦堂曰。此事如天子之有國。士庶之有家。何嘗不

以得人用人為本。如是籌量細心。豈獨黃龍為然。先聖亦曾以此而為戒也△古今用人是第一件大事。得其人使法道自彰。失之則亂斯致矣。

此篇誨學人當確志力行。乃能登彼道岸也。

晦堂謂朱給事世英曰。予初入道。自恃甚易。逮見黃龍先師後。退思日用。與理矛盾者極多。

此節明先時孟浪。與道相違。朱給事名顯謨。字世英。任至給事。問道於黃龍南禪師。晦堂謂曰。余當初纔入道。自負聰明之資。輕視佛祖之道。以為不難。及見黃龍先師之後。退思我日用中。道與理相矛盾者極多。矛即鎗。盾即護身牌。昔人以二事並賣。各歎其勝。智者語云。我買汝矛。還刺汝盾。入與不入。則無辭矣。以況自相違也。

由是自生慚愧。

遂力行之三年。雖祁寒溽暑。確志不移。然後方得事事如理。而今咳唾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章江集)。

此節明知愧力行。爾乃得道。遂力行之三年。雖祁寒溽暑。祁。大也。溽。盛熱也。確定主宰。決志不移。功力純熟。然後方得事事皆如理也。到而今。即咳唾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此真頭頭是道。左右逢源之謂也△者箇行徑。不是勸你做得的。須你自家知愧知耻。奮發猛力。方有水到渠成時也。

此篇謂君子小人之不同。由所守之有異也。

朱世英問晦堂曰。君子不幸小有過差。而見聞指目之不

暇。小人終日造惡。而不以為然。其故何哉。

此節問何故重小而輕大。君子不幸。偶然略有些。小過差。見聞指顧之不暇。不暇者。連忙指說也。如小人竟日造惡。人皆不以為然。何也。

晦堂曰。君子之德。比美玉焉。有瑕生內。必見於外。故見者稱異。不得不指目也。若夫小人者。日用所作。無非過惡。又安用言之(章江集)。

此節答原因德重而身輕。此答謂君子所養之德如美玉無瑕玷。有些些瑕玷在內。其迹必現於外。故見玉者稱異。稱異者。驚歎其有疵也。不得不指顧之。若是小人。日用中所作所為。無非過惡。如瓦礫然。又安用言之△古來賢豪。寧為人所責。毋為人所容。良有以也。

此篇言道本無二。由得之有深淺也。

晦堂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育萬物。無有不備於道者。眾
人之道。如江河淮濟。山川陵谷。艸木昆蟲。各盡其量而
已。

此節舉聖凡所證不同。聖人所證之道。至深至廣。如天地
覆載萬物。何法不在其中。至如眾人所得之道。隨其自力
深淺。受用不同。故有如江者。江有三江。松婁東。水出
岷山。又川之大者曰江。又有如河者。河水出積石山。自
乾位來。千里一曲。九曲而入海。亦有如淮者。淮水出河
南汝寧府。至直隸淮安府入海。至有如濟者。濟水出常
山。然則四水各有遠近深淺。而總皆歸之于海也。山川
者。眾流入海曰川。陵谷者。大阜曰陵。谷。溪谷也。草

木昆蟲。昆。諸也。此總舉一切有情無情。雖靈蠢不同。而所存之理。皆各盡己量而已。

不知其外。無有不備者。夫道豈二耶。由得之深淺。成有大小耶(答張無盡書)。

此節方出大同之道。竟不知自我所知所見之外。還有箇無不包容。無不具足的大境界在。所謂道無方。行者莫能至。然道豈有大小長短差別耶。由得者有淺有深。故成者亦有大有小也△其外無不備的境界。非思量分別所及。唯佛與佛。乃能究盡。學者當細心體究。

此篇教住持涉世免害之方也。

晦堂曰。久廢不可速成。積弊不可頓除。優游不可久戀。

人情不能恰好。禍患不可苟免。夫為善知識。達此五事。涉世可無悶矣(與祥和尚書)。

謂凡久廢之事。不可祈以速成。速成必易壞也。積聚弊病。不可頓為革除。頓除返增弊也。優游之境。不可久長留戀。久戀必易變也。人情世故。不能全美恰好。恰好必難得也。禍害患難。不可苟且求免。苟免必多事也。夫為善知識。達得此五種事緣。涉歷世間。自然無所憂悶矣△難得到這般田地。到得即克昌運祚矣。

此篇見古人有愛人恭孝之心也。

晦堂曰。先師進止嚴重。見者敬畏。衲子因事請假。多峻拒弗從。惟聞省侍親老。氣色穆然。見於顏面。盡禮津遣。其愛人恭孝如此(與謝景溫書)。

謂我先師進退舉止。威嚴尊重。見者無不敬之畏之也。或衲子因有事緣告假者。多峻絕拒止不許。唯聞人有欲歸省親老者。氣色和穆。自然現于顏面。而更盡以禮物津送之。此其愛人恭順孝敬之心如此△此乃聖賢肝膽。非常人可及。何故。恭孝乃聖人至要。不可斯須去已也。

此篇見古人之量度。足為後人法式也。

晦堂曰。黃龍先師。昔同雲峯悅和尚。夏居荊南鳳林。悅好辯論。一日與衲子作喧。先師閱經自若。如不聞見。已而悅詣先師案頭。瞋目責之曰。爾在此習善知識量度耶。先師稽首謝之。閱經如故(已上竝見靈源拾遺)。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嗣大愚守芝禪師。南嶽

下十一世。謂昔同先師行脚時。休夏于荊州鳳林寺。悦和尚尚每好辯論。一日與衲子大聲喧鬧。先師閱經自若。與常日一樣。如不聞見。已而喧譁之後。悦往先師案頭。張其目而責之曰。爾在此裝模作樣。學善知識量度麼。先師但作禮謝之。然後仍復閱經如故△雲峯威不可犯。黃龍慈不可當。總是天生成的。非恒情可擬。

此篇教學者勿耽外物有廢己業也。

黃龍南和尚曰。予昔同文悦遊湖南。見衲子擔籠行脚者。悦驚異蹙頰。已而呵曰。自家閨閣中物。不肯放下。返累及他人擔夯。無乃太勞乎(林間錄)。

黃龍舉往事而激勵于人。謂予昔同悦和尚遊湖南。見衲子有擔著箱籠行脚者。悦見之驚。而且歎以為異事。攢其眉

蹙其頰久之。更呵叱其僧曰。你自家閨閣中物尚不肯放下。閨閣物者。房室中物。謂情識不捨。戀外物也。返累及他人與你擔夯。肩挑為擔。背負為夯。豈不自勞而勞人耶△閨閣中物既放得下。更有何事留戀。此真造道第一捷徑也。


此篇誨住持要情通上下。知損益否泰之由也。

黃龍曰。住持要在得眾。得眾要在見情。先佛言。人情者。為世之福田。蓋理道所由生也。故時之否泰。事之損益。必因人情。情有通塞。則否泰生。事有厚薄。則損益至。


此節先明情通。謂住持人第一要深識人情。安撫大眾。先佛有言。人情者。為世間第一種致福良田。蓋一切事理。


一切道法。皆由人情而生也。故時世之否泰。事物之損益。皆必因人情所致。情通則泰生。情塞則否至。事若豐厚情必至。故於事必益。事若微薄情必疎。故于事必損矣。


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卦。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夫乾為天坤為地。天在下而地在上。位固乖矣。而返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主在上而賓處下。義固順矣。而返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是以天地不交。庶物不育。人情不交。萬事不和。損益之義。亦由是矣。

此節引聖以證。唯獨聖人自能通天下之情。何以知然。豈不見易之別卦。乾下坤上則曰泰。謂坤上乾下。名地天泰卦。泰者通也。小往大來。小。陰也。往居於外。

大。陽也。來居於內。陽氣下降。陰氣上升。二氣相交。而萬物化生。則天地通泰也。以人事言。大為君。小為臣。君推誠以任下。臣盡忠以奉上。上下之志通。而天下

皆通泰矣。乾上坤下則曰否。謂乾上坤下。名天地否卦。否者。閉塞也。大往小來。陽往居外。陰來居內。陰氣不上升。陽氣不下降。二氣不交。而萬物不生。故至天地否塞也。以人事言。君不下孚於臣。臣不上奉于君。上

下不交。人情則否塞矣。其取象。損上益下則曰益。謂巽上震下名風。雷益卦。益。增益也。巽為風。震為雷。雷激則風怒。二者相助。所以為益。以人事言。在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在下者盡其誠以奉上。是兩相增益也。故本義云。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故曰益。

損下益上則曰損。謂艮上兌下名山澤損卦。損。減損

此節明上下交通。夫在上者。自能簡約以寬裕於人。下必歡悅而承奉之。豈不謂之益乎。在上者若輕蔑於人。而恣肆乎己。下必怨恨而叛逆之。豈不謂之損乎。故上下情能交通。即為之泰。不交。則為之否。自肯損者使人益。自若益者使人損。人情之得失。豈容易而能致乎。先聖嘗喻。孔子答魯哀公語。人喻以為舟。情喻之如水。然則水本能載舟。忽然風逆浪生。覆舟亦為水也。故謂水順則舟浮。違之則沒矣。

故住持得人情則興。失人情則廢。全得則全興。全失則全廢。故同善則福多。同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興廢象行。明若觀日。斯歷代之元龜也(與黃檗勝書)。

此節總結通情。故住持得人之情則法道興。失人之情則百

處居。惡的之門。予。且乎。何之。殺龜。能見。莢。德。情。同。類。善。廢。代。阿。予。且。漁。若。殺。龜。遺。類。人。其。由。興。歷。闕。得。且。余。曰。獻。曰。神。無。遺。△。使。善。同。廢。與。如。髮。且。余。曰。君。曰。卜。之。神。無。也。興。與。善。便。披。余。有。君。曰。卜。而。及。全。故。與。廢。善。事。人。漁。者。朝。君。曰。尼。二。鑽。不。與。之。善。一。夢。者。朝。君。曰。疑。仲。尼。二。鑽。不。則。矣。兩。興。也。一。夢。者。朝。君。曰。疑。仲。尼。二。鑽。不。事。廢。惡。興。也。一。夢。者。君。曰。余。五。尺。心。疑。仲。尼。二。鑽。不。于。全。善。也。見。情。而。所。曰。余。五。尺。心。疑。仲。尼。二。鑽。不。得。而。甚。無。歷。即。元。君。河。伯。明。圓。之。遺。知。所。困。全。濟。禍。無。歷。即。元。君。河。伯。明。圓。之。遺。知。所。困。謂。可。必。珠。日。到。宋。元。使。龜。朝。其。活。無。遺。知。所。困。是。無。者。其。觀。不。到。宋。元。使。龜。朝。其。活。無。遺。知。所。困。通。則。同。穿。猶。到。云。為。清。且。龜。再。鑽。且。則。俱。失。人。如。白。之。淵。曰。合。得。殺。十。避。余。是。處。失。正。明。情。之。莊。淵。曰。合。得。殺。十。避。余。是。到。全。與。承。事。在。元。龜。路。之。占。之。且。再。龜。不。患。情。而。多。承。事。在。元。龜。路。之。占。之。且。再。龜。不。患。人。多。承。事。在。元。龜。路。之。占。之。且。再。龜。不。患。廢。不。通。福。白。相。其。全。也。○。元。君。曰。對。龜。至。乃。君。剗。腸。事。處。者。如。所。道。元。龜。曰。元。君。左。得。龜。以。夢。不。

通情。千聖持身要訣。豈但知之。當銘諸座右。

此篇謂凡人作事。立志要濶大。境界不跼蹐也。

黃龍謂荊公曰。凡操心所為之事。常要面前路徑開闊。使一切人行得。始是大人用心。若也險隘不通。不獨使他人不能行。兼自家亦無措足之地矣(章江集)。

荊公姓王。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宋神宗熙寧間拜相。封為荊國公。問道於黃龍南禪師。師謂凡人操心欲為一件正徑之事。立意先須要濶達。勿以一己之私為是。於面前行徑之道理。必須開闊。使天下古今智愚遠近。皆可能行。始見是大丈夫用心處。若是作用巖險立意阻隘。不獨使他人行之有礙。兼且自家亦無安身措足之地也△者等說話。也要是者般人方領會得。不然多作等閑看過。

此篇教人戒謹於人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以絕其欺也。

黃龍曰。夫人語默舉措。自謂上不欺天。外不欺人。內不欺心。誠可謂之得矣。然猶戒謹乎獨居隱微之間。果無纖毫所欺。斯可謂之得矣(答荊公書)。

夫。起語辭。凡世人於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自己信知我上不敢欺天。外不敢欺人。內不敢欺我自心。此實可謂得不欺也。然而猶要戒謹慎獨于幽隱微細之間。諦審此心。果無纖毫欺昧處。斯可謂真有所得也△果然纖毫無欺。即入初地位矣。

此篇謂既當長老之名。必以行道為任。乃不虛其名也。

黃龍曰。夫長老之職。乃道德之器。先聖建叢林。陳紀綱。立名位。選擇有道德衲子。命之曰長者。將行其道德。非苟竊是名也。

此節謂立名須當知義。長老亦一職事也。此職乃是載道乘德之器具。如百丈建立叢林。陳列紀綱。樹立住持之名。堂頭之位。先必選其有道德之衲子。命之名曰長老。本欲使之行道德。非謂苟且私竊做箇長老之虛名也。

慈明先師嘗曰。與其守道老死丘壑。不若行道領眾於叢林。豈非善守長老之職者。則佛祖之道德存歟(與翠巖真書)。

此節顯利己不若利人。慈明先師嘗曰。衲僧家與其抱道藏拙。老死于丘壑。獨善其身。不若奉行道德。統理大眾。

為法於叢林。豈不是善能持守長老之職者。使佛祖之道德恒存而不亡也△陳紀綱立名位。要一團骨氣。不是支吾名件。做得的事。

此篇謂學道固在專勤。尤要絕嗜好。以擴充予道也。

黃龍謂隱士潘延之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惟專與勤。屏絕嗜好。行之勿倦。然後擴而充之。可盡天下之妙(龍山廣錄)。

隱士。不求榮顯。以道自樂者。潘延之名興。號清逸居士。問道于黃龍。師謂為聖為賢的學問。非造次可以成得。造次者。急遽苟且之謂。要在積功累德。而積累之緊要。又在專切與勤懇耳。更須屏絕口所欲的。與心所愛的嗜欲。行之勿容懈倦。如是十年五載。然後使道理推擴

之。心量充滿之。始得盡天下至極之妙。豈不美哉△積累二字。不可以歲月論。更要在專勤上著眼。自然領會。

此篇謂師法威嚴。乃異時之良模也。

潘延之聞黃龍法道嚴密。因問其要。黃龍曰。父嚴則子敬。今日之規訓。後日之模範也。

此節謂持法全在規訓。延之見黃龍持法行道。威嚴而謹密。因而問其綱要。黃龍答曰。如世之為父道者嚴。使兒孫必生恭敬。如馬援征交趾。以書戒子姪曰。莫貪嗜好。勤學事業。子姪從而不敢違。故知子敬由父嚴也。我今日之規矩教誡。乃將來與人為模範也。

譬治諸地。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於千仞之山。吾

亦與之俱。困而極於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妄之盡。彼則自休也。

此節喻明持守之力。譬如世人平治諸地。隆。高也。窪。深也。凡高處削之使卑。深處填之使平。然我所以用法嚴密者。非無意致。乃因人而施之也。彼若欣欣然欲登于萬仞之巔。我亦隨彼而與之俱登。彼若弊弊然困極于九淵之下。我亦隨彼而與之俱下。待彼欲高之伎倆窮。欲下之妄想盡。彼則自然而休也。吾豈肯縱之由高由下耶。故如治地者無以異也。

又曰。姁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可乎(林間錄)。

此節見嚴和方始成功。又曰姁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

禮記云。天以氣媁。地以形嫗。乃陰陽相得。覆育萬物。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意謂。陰陽雖能生育。若假霜雪。則無以成熟之也。吾既居師席。豈緘默無言。不訓不誠。使之能成就乎△煨聖鎔凡。豈易易事。全在師家精心妙手。能完美也。

此篇見師家妙用。有佛祖罔測之機。非淺識所能知也。

黃龍室中。有三關語。衲子少契其機者。脫有訓對。惟斂目危坐。殊無可否。延之益扣之。黃龍曰。已過關者。掉臂而去。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林間錄)。

黃龍每見衲子投參。便問。人人有箇生緣。上座生緣在甚麼處。龍慶閑答曰。早晨喫白粥。至晚又覺饑。又問。我手何似佛手。閑曰。月下弄琵琶。又問。我脚何似驢脚。

閑曰。鷺鷥立雪非同色。師每以問人。三十年少有契其機者。脫或有人訓對。惟斂目危然獨坐。可與不可。皆無所謂焉。由此叢林目為三關語。師自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為報五湖參禪者。三關一一透將來。潘延之莫測其用。乃請益于師。師曰。若是已過關者。不再問人。但掉臂長往矣。若欲向把關人。問此關可過不可過。便是未透過此關者矣△多少人奈不何。只是摸伊關竅不著。識得了是甚破艸鞋。

此篇謂有志者。乃能窮其道。而造其極也。

黃龍曰。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遠。學者卑淺。盡其力而止耳。惟有志於道者。乃能窮其高遠。其他孰與焉(記聞)。

學者意欲修道。須辦一片決定之心。然此道猶如極高之山。愈升而愈高。愈。益也。又如極迥之地。愈行而愈遠。學者識見卑小。立志淺近。只好盡其力而止耳。惟決定有志力于造道。始能窮其高而至其遠。其餘他輩。見卑力淺。誰能及也。與。及也△學者定要窮到徹頂徹底。方是歇處。否則一碌碌庸物矣。

此篇戒學者不可厭故悅新。若然則與道相遠也。

黃龍曰。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性情。猶今之萬物性情。天地日月。固無易也。萬物性情。固無變也。道何為而獨變乎。

此節返顯道本不變。謂古先有的天地日月。即便是今日之天地日月也。古先有的萬物性情。即便是今日之萬物性情

也。天地日月。萬物性情。自古至今。既是不更不遷。為何道法獨易獨變耶。

嗟其未至者。厭故悅新。捨此取彼。猶適越。者不之南而之北。誠可謂異於人矣。然徒勞其心苦其身。其志愈勤。其道愈遠矣(遁菴壁記)。

此節方明人不力學。噫。蓋由學者力薄。不能至於道。便自謂學道至難。不如學些外書典籍。以為易得。此所謂厭故悅新。捨此取彼。乃時人自變耳。猶如適向越地者。不往南行而返往北走。南北懸絕。誠可謂異於人矣。之。往也。如學者不肯力學此道。返求異學。殊不知徒勞其心。徒苦其身。汝學之志益勤。而不知其去道益遠矣。得不惜哉△而今學者多是厭故悅新的。孰能以鐵骨冰心。究不變之道也。

此篇教學者立志。固要專一無雜。尤要持久不變乃為得也。

黃龍謂英邵武曰。志當歸一。久而勿退。他日必知妙道所歸。其或心存好惡。情縱邪僻。雖有志氣如古人。予終恐不得見其道矣(壁記)。

謂學道人。只要一念真誠。置心一處。遲之久遠亦勿退怯。他時後日自然徹底掀翻。必知妙道之所在也。其或胸中存得有好惡之心。情識多積其邪僻之念。雖有志向有骨氣猶如古人無二。我恐你終不得見其道矣△纔有一絲頭。便被一絲頭礙。何況好惡邪僻也。道豈泛泛而可致哉。

此篇教人知所當為。自諒可也。

寶峯英和尚曰。諸方老宿。批判先覺語言。拈提公案。猶如捧土培泰山。掬水沃東海。然彼豈賴此以為高深耶。觀其志在益之。而不自知非其當也(廣錄)。

謂如今諸方老宿。往往批評剖判古人語言。抑知古人先賢。心如寶鏡。物來即現。事到便言。未曾生心起念。要皆出自本源真實語也。今之分章析句批點拈提。大似描虛空而刻湛水。甚無益也。公案者。猶如公府之案牘。法之所在。而正道治焉。蓋取其法。而治天下之不正。佛祖機緣。原為啟人之未悟。百千開示。同稟至理。豈以臆見言之。我見批判公案者。猶如以兩手捧一坯土。欲增培泰山之高。掬一勺水。要沃灌滄海之深。然彼古人豈賴汝此拈提批判。以為增高沃深耶。觀汝之志。在補益于古人之所立。而不自知其所作者。卻不當也△者是一服解毒散。能

味此者。自然心地清涼。

此篇教學者識因果。力行此道。勿失卻靈種也。

英邵武每見學者。恣肆不懼因果。歎息久之。曰。勞生如旅泊。住則隨緣。去則亡矣。彼所得能幾何。爾輩不識廉耻。干犯名分。汙瀆宗教。乃至如是。

此節明學者貪求而忘本分。嘗見一班學者。放肆不懼罪業。不識因果。因嗟歎久之曰。人在世間。營營碌碌。謂之勞生如旅泊者。猶客寓於店。如舟泊於岸。只暫寄耳。豈是久常之計。住之則物皆我在。只好隨緣受用。去之則俱無用矣。如彼昧心貪求者。能有幾何。安得不避罪業如此。爾輩如何者等不識廉耻。竟爾干犯名分之禮法。玷污祖宗之教化。乃至於此。

大丈夫志在恢弘祖道。誘掖後來。不應私擅己慾。無所避忌。媒一身之禍。造萬劫之殃。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向袈裟下失卻人身。實為苦也(壁記)。

此節勸蓄志弘道。勿陷其身。若是大丈夫。蓄志在恢彰弘揚祖道。誘掖後昆。誘。引也。掖。扶也。不應作此無慚愧僧。私擅己慾。擅。專也。無所避忌。公然取之也。如此貪求。乃媒成一身之禍。造就萬劫之殃。你要曉得。三途地獄受苦者。不教做苦。向此袈裟之下。失却了此箇人身。不知何時再得出頭。實為苦也。媒者。釀成其罪。又招也△千言萬論。只教人識因果。無知者。頑然不聽。佛祖再世。亦莫如之何。

此篇謂長老當以道德自重。勿招天人之厭也。

英邵武謂晦堂曰。凡稱善知識。助佛祖揚化。使衲子迴心向道。移風易俗。固非淺薄者。之所能為。

此節明弘道必是其智者。凡稱名為善知識者。本為助揚佛祖教化。使衲子輩。迴轉其心。直向妙道。正欲移其惡逆之風而改其不善之俗。豈是淺根薄德者。之所能為。

末法比丘。不修道德。少有節義。往往苞苴骯髒搖尾乞憐。追求聲利於權勢之門。一旦業盈福謝。天人厭之。玷汙正宗。為師友累。得不太息。晦堂頷之。

此節顯貪求定為人厭惡。吾見末法中。有諸比丘。梵語比丘此云乞士。上乞諸佛之理。以資慧命。下乞檀信之施。以養色身。既稱比丘。而不修道不養德。且又不能守節存

義。往往即每每也。苞苴。謂包裹奇物。奉獻諂佞。以求囑托也。骯髒。倖值貌。後漢書云。骯髒倚門邊搖尾乞憐者。如犬見人搖尾以媚之。求人憐憫而已。狀小人之諂佞如是追趨也。是小人之行狀。追隨有權勢之人。到處尋將去。亦不過求他聲名。貪他利養。誇示於人。謂某宰官某老爺。是我相知。送我厚禮而不知歷年久遠。一旦所積之業滿矣。所餘之福謝矣。由是天人共厭。不惟自家取禍。返玷污法門。致累師友。良可太息。太息者。長歎也。領字。點頭而諾。口不言而心許也△到天人交厭時。便苦殺人。你何不借一面鏡照看臉面。羞澁自見矣。

此篇謂人不務本而取末。其相去不啻逕庭也。

英邵武謂潘延之曰。古之學者治心。今之學者治迹。然心與迹。相去霄壤矣。

古來學道之士。時中屏息諸緣一心究道。始終不易。故所以謂治心乃務本也。今之學者總只向外奔趨。日用所作。皆浮想為功。故所以謂治迹皆為末也。然心法無相。亦無作為。事迹有差。紛紜無緒。故與道不相應。乃本末不相勝。是所謂如天地之遠隔也△今時總皆治迹者矣。要到古人地位。大似以蠓負山。必不勝任。

此篇言學道不可倉卒。要在積累。以漸入為期也。

英邵武謂真淨文和尚曰。物暴長者必夭折。功速成者必易壞。不推久長之計。而造卒成之功。皆非遠大之資。

此節教立志長遠。隆興府寶峯真淨克文禪師。陝府閔卿鄭氏子。嗣黃龍南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謂凡世間所生之

物。卒然暴長。不期而成者。必定夭折。凡豐功偉業。欲速疾而成者。必竟易壞。若不推求個久長之計。而造作此等卒成之功。總皆不是長遠高大之資質也。

夫天地最靈。猶三載再閏。乃成其功備其化。況大道之妙。豈倉卒而能辦哉。要在積功累德。故曰。欲速則不達。細行則不失。美成在久。遂有終身之謀。聖人云。信以守之。敏以行之。忠以成之。事雖大而必濟。

此節明倉卒無成。且夫天地具最靈之理。猶然以三載一閏。五載再閏。始乃成其造物之功。備其生長之化也。載者。爾雅云。夏曰歲。取歲行之次也。商曰祀。取四時祭祀一終也。周曰年。取禾熟之意也。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年始之義也。再閏者。張純曰。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蓋閏月之不足。日之有餘也。古時一年

三百六十六日。分為十二月。每月三十日。一年共三百六
十日。餘剩六日。又六個月小又剩六日。一年共餘二六一
十二日。積至三年。則有三十六日。閏去一月。還餘六十
日。在後。至下二年。則餘二十四日。並前六日。共三十
日。則又閏一月。是為三載一閏。五載再閏。則天地之
功。始大備矣。況無上妙道。至極至玄。豈倉卒暴用。而
能成辦之耶。要在日積其功。歲累其德。始能至其極。故
曰。欲速則不能通達。細行則無所失悞。凡欲至美妙之地
者。原在乎久。久則乃是終身之謀望也。聖人云。篤信以
操守之。敏捷以力行之。忠厚以成立之。此三句左傳范文
子答晉景公語。誠能如是。縱是極大之事。皆可以能必濟
也。

昔詰侍者。夜坐不睡。以圓木為枕。小睡則枕轉。覺而復
起。安坐如故。率以為常。或謂用心大過。詰曰。我於般

若緣分素薄。若不刻苦勵志。恐為妄習所牽。沉夢幻不
真。安得為久長計。予昔在湘西。目擊其操履如此。故叢
林服其名敬其德而稱之(靈源拾遺)。

此節是引證堅修。舉古人以作則。潭州大漚真如慕喆禪
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嗣翠巖真禪師。南岳下十一世。云
昔日喆侍者。學道至真至切。夜坐不睡。設意欲睡。以圓
木為枕。纔睡未久。則枕動便覺即起。敷坐還復如未睡之
先。率此以為常法。率。準也。或曰。如此用心似乎大
過。喆曰。我于生死大事。未得透脫。皆由與般若緣分平
素淡薄。若不刻定苦工。磨勵其志。恐為妄想習氣之所牽
引。況我此身如夢幻。本不是真實。安得有百年作久長計
也。此足見喆公之堅志如是。予昔在湘陰。親見其操履如
此。故叢林中聞之見之。皆服其有道之名。敬其有德之
實。而以是稱贊之△苦工夫無人肯下。如何做得出。終身

闇闇自負多矣。

此篇見德重終不能隱。所謂時至理彰也。

真淨文和尚久參黃龍。初有不出人前之言。後受洞山請。道過西山訪香城順和尚。順戲之曰。諸葛昔年稱隱者。茅廬堅請出山來。松華若也沾春力。根在深巖也著開。真淨謝而退(順語錄)。

謂真淨和尚依黃龍最久。居學地日。每謂不欲出世作人師者。後洞山盧席。特請主之。路必由西山過。乃入山訪候香城景順禪師。順乃蜀人。嗣黃龍。後坐脫於香城。順以偈戲之曰。諸葛昔年稱隱者。此句正述真淨昔年之願。茅廬堅請出山來。此句況今朝受請之意。松華若也沾春力。春力者。正謂時運該興。不能隱藏。根在深巖也著開。比

有德者終隱不住。實歸美之辭也○諸葛姓也。名亮字孔明。瑯琊人。躬耕于南陽之西臥龍崗。與徐庶為友。時劉玄德屯兵於新野。庶見之告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盍往見之。此人可以就見。不可以屈。由是玄德遂詣亮所。凡三往而從命。遂拜為軍師。後為蜀漢相。諡忠武侯。史咏曰。世亂雄兵百載餘。孔明曾此樂耕鋤。蜀王不自垂三顧。爭得先生出故廬△至人出之與處。各自有時。時至而強隱。翻為不智。

此篇教學者不可輕易是非於人。當細察其實也。

真淨舉廣道者住五峯。輿議廣疎拙無應世才。逮廣住持。精以治己。寬以臨眾。未幾百廢具舉。衲子往來。競爭喧傳。真淨聞之曰。學者何易毀譽邪。

此節明學者無識。廣道者。瑞州九峯希廣禪師。西蜀梓州人。嗣真淨文禪師。南嶽下十二世。師賦性仁慈愛物。不瑣瑣於尋常細故。故叢林號為廣無心。一日舉為五峯住持。輿眾也。眾人皆私議。謂廣為人疎散而又拙鈍。恐無應世之才。何能住得。及至廣住後。治己甚是精嚴。臨眾極為寬裕。不久之間。寺中凡百弛廢者。咸皆備具。衲子往來。競爭喧傳。乃眾口稱善也。真淨聞之曰。學者何故易毀易譽於人耶。

予每見叢林竊議曰。那箇長老行道安眾。那箇長老不侵用常住。與眾同甘苦。夫稱善知識。為一寺之主。行道安眾。不侵常住。與眾甘苦。固當為之。又何足道。如士大夫做官。為國安民。乃曰。我不受賊。不擾民。且不受賊。不擾民。豈分外事耶(山堂小參)。

此節復舉通病。予每見叢林禪和子竊議曰。那箇長老。肯行道能安眾。那箇長老。不侵用常住。與眾同甘苦。夫既然稱為善知識。乃荷佛祖重任。為一寺之主。行持道法。安撫大眾。不侵用常住。與眾人同甘苦。理所當然。譬如士大夫做官的一般。上致君而忠。下澤民而仁。皆本分所當行事也。乃曰。我做官不受賄不擾民。呵呵。不受賄不擾民豈分外之事耶。賄者吏受賄也。凡非理所得財賄皆曰賄△妄議人者。最是折福的根本。願當自惜。毋伐德也。

此篇見古人愧己自責。能知止也。

真淨住歸宗。每歲化主納疏。布帛雲委。真淨視之輦蹙。已而嘆曰。信心膏血。予慙無德。何以克當(李商老日涉記)。

真淨和尚住廬山歸宗寺。每年化主還山交納緣疏。所有錢穀布帛。如雲屯聚委集之多。真淨見之顰眉蹙額。不以聚集之多為喜也。已而乃嘆息曰。如此等物。總皆是信心檀越之膏血也。予甚自慚愧我無道德。何以能當此信心之施也△那一班人。猶嫌其少。無慙媿心。於異類幾希。

此篇教學者存心須中正不隱。乃不失節義之操也。

真淨曰。末法比丘。鮮有節義。每見其高談濶論。自謂人莫能及。逮乎一飯之惠。則始異而終輔之。先毀而後譽之。求其是曰是。非曰非。中正而不隱者少矣(壁記)。

謂末法比丘。本無操守。又乏義氣。每常見他出語高談濶論。如雲興浪湧。自言我能如此。人誰能及。逮乎受人一食之恩。先與之異而後即輔翊之。先纔毀謗而後則稱譽

之。求其一個是即言是。非即言非。決定不為利欲所惑。中正無隱諱者少矣△小家子本不足齒。只是古人格言在此。也要知羞。

此篇訓人。體度宜乎慎重。操修貴乎實踐也。

真淨曰。比丘之法。受用不宜豐滿。豐滿則溢。稱意之事。不可多謀。多謀終敗。將有成之。必有壞之。

此節教所作當慎。謂出家者。時中受用。不宜過于豐滿。過必溢。溢。流去也。凡稱心之事。不可多謀。過謀終敗。事有成必有壞。理之常也。

予見黃龍先師。應世四十年。語默動靜。未嘗以顏色禮貌文才牢籠當世衲子。唯確有見地履實踐真者。委曲成褫

之。其慎重真得古人體裁。諸方罕有倫比。故今日臨眾。無不取法(日涉記)。

此節舉先宗行徑。予每見黃龍先師。應世利生。已四十年。語默之間。動靜之際。竟不曾將顏色取悅人。以禮貌牽合人。亦不曾以文字才學牢籠人。眾中果有見地穩密。履踐真實者。則委曲以成禱之。禱。成就也。其謹慎尊重處。真得古人體格。諸方似難得與之倫類而比擬之也。是故我今日臨眾。無一事一法。而不取之為軌則也△豐滿便溢。多謀即敗。誰不悉知。往往到者裏。蒙然若昧。乏智眼也。

此篇見古人朴素無貪。知足自安也。

真淨住建康保寧。舒王齋嚫素縑。因問侍僧。此何物。對

曰。紡絲羅。真淨曰。何用。侍僧曰。堪做袈裟。真淨指所衣布伽黎曰。我尋常披此。見者亦不甚嫌惡。即令送庫司。估賣供眾。其不事服飾如此(日涉記)。

建康。即金陵保寧寺名。舒王。宋徽宗進荊公為舒王。荊公于熙寧間拜為相。作務新法病民。其子王雱。為崇正殿大學士。因佐父務新法必行。雱卒。父罷相。晏閑間如夢寐。見一鬼使領雱荷鐵枷泣于公前。曰因父務新法所致。公問使乞解。使曰。建寺飯僧可免。公遂捨金陵田地宅舍為寺。賜額保寧。請真淨主之。縑。絹也。以素絹為齋嚫。問侍者曰。此何物也。對曰紡絲羅。師曰何用。侍者曰可作袈裟。此云離塵服。師指所著布伽黎曰。我平常披此。見者亦不甚嫌惡。用此何為。即令送入庫司。估賣以後為供眾之資。其不好服飾裝點如此△事雖小而榜樣真。後人知此。豈不慎其所以効之耶。

此篇教人不可以難易變志。須鄭重力行也。

真淨謂舒王曰。日用是處力行之。非則固止之。不應以難易移其志。苟以今日之難。掉頭弗顧。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日涉記)。

謂凡世人日用中所作為事。是者。與理相合。宜常著力而行之。悖乎理者。即非是也。則堅其意而速止之。凡事但問理之是非。勿論事之難易。以更易其心志。或以今日之難為者。便掉頭不顧。安知他日事成業就之時。有更不難於今日者乎△幾句說話。是躋聖賢捷徑。誠為人所難行。吾輩當猛力為之可也。

此篇見前輩為法重人之深心也。

真淨聞一方有道之士化去。惻然歎息。至於泣涕。時湛堂為侍者。乃曰。物生天地間。一兆形質。枯死殘蠹。似不可逃。何苦自傷。真淨曰。法門之興。賴有德者振之。今皆亡矣。叢林衰替。用此可卜(日涉記)。

真淨和尚。聞一方有道德之知識化去。化去者。有而忽無也。惻然。痛惜也。吁嗟歎息。至于泣涕。眼出為泣。鼻出為涕。時湛堂為侍者。隆興府泐潭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嗣真淨文禪師。南嶽下十三世。見師過於悲慟。乃曰。凡人生於天地之間。一兆發之後受此形質。兆有形顯之義。枯老死滅殘缺蠹損。皆不能預為逃遯。和尚安得苦于自傷也如此。師曰。法門之興。咸皆倚賴有德之師。能振起之。所謂道人存而法存。德人滅則法滅。今日有道德者俱亾矣。叢林之下。誰堪復振之。而今而後必衰替矣△

惜人重法之誠。乃聖賢性分之所具。非作意為之也。心痛法衰。泣烏能忍。

此篇教人。絕異學求妙悟。治心以務本也。

湛堂準和尚初參真淨。常炙燈帳中看讀。真淨呵曰。所謂學者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縱學而奚益。而況百家異學。如山之高。海之深。子若為盡之。

此節教絕異學。謂湛堂和尚初參真淨禪師。未得入理時。嘗點燈帳中看讀。真淨見即呵責之曰。所謂學者。非徒務文字之學。以求諸外也。當要息諸想而治其心。心若不治。則根本不立。縱多學皆摘葉尋枝。有何利益。況諸子百家之異學。諸子者。如老莊荀墨之類。百家者。如韓柳歐蘇之類。異學者。謂各有所主也。如山之高海之深。子

何能盡究。

今棄本逐末。如賤使貴。恐妨道業。直須杜絕諸緣。當求妙悟。他日觀之。如推門入臼。故不難矣。

此節當求妙悟。爾今如此為學。正所謂棄本逐末。猶如卑賤者。返役使尊貴之人。是為倒置。于理不當。其實有妨道業。從此直須塞絕諸分別妄緣。必當專求妙悟。若使一旦豁然頓悟。然後看讀經史。如推門入臼。一任開合。故不難矣。

湛堂即時屏去所習。專注禪觀。一日聞衲子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豁然開悟。凝滯頓釋。辯才無礙。在流輩中。鮮有過者。

此節聞示專修。湛堂聞示。即時者。就在今日教誡之下。便自屏去向來所習學之事。屏。除也。專注。如餅注水。禪觀。使心不亂。一日聞衲子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諸葛武侯。受顧命輔後主。七擒孟獲。已定南方。乃出師伐魏。臨行遺表於後主。表云。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云云。至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師遂豁然開悟。將平日胸中所有凝結積滯之物。頓然冰釋。從此辯才無礙。其悟入之深。在同流輩中。少有能超過其靈妙者△治心乃世出世之至學。心不治而多學典章。所謂算沙徒困。終無益也。讀至此。乃知良馬見鞭影而行。到則不難矣。

此篇教住持當與眾同好惡。乃合乎大中至正之義也。

湛堂曰。有道德者樂於眾。無道德者樂於身。樂於眾者長。樂於身者亾。

此節明樂有所當。謂凡有道德之人。無一己之私。己有其樂。則與眾同樂。無道德之人。只圖自家安樂。不顧大眾。殊不知與眾同樂者。其樂悠長。為己求樂者。其樂無幾。不久即亡矣。

今稱住持者。多以好惡臨眾。故眾人拂之。求其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好者鮮矣。故曰。與眾同憂樂同好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孰不歸焉(二事癩可贅疣集)。

此節教存大義。今時之稱為住持者。多以自己好惡之心。臨于大眾。不與眾同情。故拂逆而不就。要求箇公心直膽者。諦審人情。看我既好。而眾人何故返惡。我既惡。眾人因甚返好。此中必有其故。如此住持。天下鮮矣。傳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故拂人之性。災必逮夫

身。拂者。逆也。故曰。寒暑饑渴。眾所同憂。安逸飽暖。眾所同樂。道德仁義。眾所同好。傷殘刻剝。眾所同惡。住持人。于此四種。能同於眾者義也。義在則眾美具在。天下誰不歸之敬之哉△義字當諦思。不可輕忽讀去。得此者。無在不在也。

此篇言持法者。貴在變通。不知變通。則自救不暇。安能為人也。

湛堂曰。道者古今正權。善弘道者。要在變通。不知變者。拘文執教。滯相殫情。此皆不達權變。

此節教人通權達變。謂道乃往古來今一大權柄。主宰萬物。成立聖凡。通融無礙之法。不是一定作死馬醫的。若是善于弘揚此道者。自能通權達變。所謂八面玲瓏。四方

洞徹。由其入理之深也。設使不知變通。拘定文字。執著教典。留滯名相。困殫識情。殫。困極也。一味作死法拈弄。有甚快活分。

故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謂古人不達權變。能若是之酬酢。

此節引古以證權變。試看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曹州郝氏子。嗣南泉普願禪師。南嶽下二世。古人若不通權達變。深融至理。豈能有如是之酬酢耶。主答客曰酬。客答主曰酢。

聖人云。幽谷無私。遂致斯響。洪鐘虞受。扣無不應。是知通方上士。將返常合道。不守一而不應變也(與李商老

書)。

此節結無私能應變。聖人指老子。云。幽谷無私。遂致斯響。如幽深巖谷中。有人大呼則大應。小呼則小應者。以其無私心彼我。故作此應也。又如洪鐘受虞。扣之無不答也。虞。天上神獸。鹿頭龍身。說文云。鐘鼓之[榭-身+(阿-可)]也。橫曰柶。縱曰虞。乃擊鐘之具。以是而知。通方上士。返將平常之事。一一皆合於至道。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終不是那守定一法。而不知隨事應用。變通無礙者比也△變通之境終不易到。須是胸中無塊壘。舌上無交紋。乃得隨聲應響。如只口說變通。總若羣盲摸象。了無實見。

此篇教人求友須勝己。如其鄙匪無益也。

湛堂曰。學者求友。須是可為師者。時中長懷尊敬。作事取法。期有所益。或智識差勝於我。亦可相從。警所未逮。萬一與我相似。則不如無也(寶峯實錄)。

謂凡學者尋求友人。須是可為我師法者。二六時中。常懷尊敬。每作事必當取法于他。期有利益。又或彼智力見識略有勝過于我者。亦可以相從。差次也。何故。警策我所不及處。萬一與我一樣。則不如無也△古德云。選擇良朋要老成。不如己者莫同盟。譬如水入污泥去。縱若清兮也未清。其斯之謂歟。

此篇要人真履實踐。務華非所宜也。

湛堂曰。祖庭秋晚。林下人不為囂浮者。固自難得。昔真如住智海。嘗言在湘西道吾時。眾雖不多。猶有老衲數

輩。履踐此道。自大滄來此。不下九百僧。無七五人會我說話。予以是知。得人不在眾多矣(實錄)。

祖庭。即佛祖之門庭也。秋晚。即末法凋零之時也。謂林下學人。於此凋零之際。有不為囂喧浮薄之事者。實是難得。昔真如喆禪師住智海時。嘗言我在湘江之西。住道吾寺時。眾雖不多。猶有老成衲子幾人。行持此道。自大滄遷來智海時。論眾不止九百僧。其間無七五人。會得我說話的舌頭落處。以是而知。得人只要真修實行者。固不在眾數之多也△人之性分固是生成。而亦因時升降者有之。不隨時變者幾人哉。須知古人之意。在實而不在華。

此篇謂人情澆薄。知之最為難也。

湛堂曰。惟人履行。不可以一訓一詰。固能盡知。蓋口舌

辯利者。事或未可信。辭語拙訥者。理或未可窮。雖窮其辭。恐未窮其理。能服其口。恐未服其心。惟人難知。聖人所病。

此節明知人之難。曰。世間惟獨有知人實處。不是容易。非是一訓對一詰問。便能悉知。何也。蓋有一等口舌辯論鋒利者。聽其言似有可取。至于行事之真假。未可信也。又一種辭語拙訥者。訥語遲鈍也。聞其聲似無可聽。而究竟其道理。卻難以極窮。所以拙訥者。雖能窮其辭。恐未能窮他之理。利口者。雖能服其口。恐未能服他之心。此所以知人之難。即聖人亦有所患焉。

況近世衲子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多只伺過隙。與眾違欲。與道乖方。相尚以欺。相冒以詐。使佛祖之道。靡靡而愈薄。殆不可捄矣(答魯直書)。

此節出今時弊病。且近來衲子聞見處。竟不專以通達人情為事。而一味以此視聽。多只伺候人之過隙。隙縫罅也。所以與眾人之情欲相違。與大道之方向相乖。時中所競尚者。一味是欺瞞不實之心。蒙昧諂詐之念。[曰/月]蒙昧也。如此行徑。使佛祖之道。漸漸轉衰。危乎不可捄也△近世人情。多尚浮靡。行說俱非重厚。所以知人之難。不在于今也。我願後人。存守箇好念頭得來受用。

此篇教學者依附得人。可以操持無妄。成就品格也。

湛堂謂妙喜曰。像季比丘。外多狗物。內不明心。縱有弘為。皆非究竟。蓋所附卑猥而使然。

此節教依附得人。謂像季學者。外但隨順境緣。逐諸聲

色。狗。順也。內不自求悟明心性。此等人。縱使有弘大作為處。皆是虛浮。實非究竟。何故。蓋是所依附之人。卑淺鄙猥之所致也。

如搏牛之虻。飛止數步。若附驥尾。便有追風逐日之能。乃依托之勝也。

此節喻明所附。譬如搏集牛身之虻。據自力奮飛。不過數步而已。若附驥尾。驥。良馬也。便見其有風可追日可逐之能也。此亦無他。乃依托之勝也。

是故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遂能絕邪僻。近中正。聞正言也。昔福嚴雅和尚。每愛真如喆。標致可尚。但未知所附者何人。一日見與大寧寬。蔣山元。翠巖真偕行。雅喜不自勝。從容謂喆曰。諸大士法門龍象。子得從之

遊。異日支吾道之傾頹。彰祖教之利濟。固不在予之多囑也(日涉記)。

此節明依附之驗。以是知學者。居必擇其可居之處。遊必擇其可與之人。處若善。人若良。遂能絕其私邪偏僻之患。而得近中正。聞正言也。昔澤州福嚴良雅禪師。嗣洞山守初禪師。青原下八世。每愛真如喆之標格致趣。實為可尚。但未知所依附何人。一日見與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嗣石霜楚圓禪師。蔣山贊元禪師。亦嗣石霜。南嶽下十一世。及翠巖真禪師偕行。偕。同也。雅師喜之不勝。從容閒暇日。謂喆曰。諸大士皆福慧深厚者。乃法門中。有大擔當大力量。如龍如象之人。子今得相從與之交遊。他日支撐吾道之傾頹。彰顯祖教之利濟。固不在我之再三囑付也△失身匪類。萬事瓦裂。依托二字。可不慎哉。

此篇教學人須懷遠大之志。不可徇俗苟利也。

湛堂謂妙喜曰。參禪須要識慮高遠。志氣超邁。出言行事。持信於人。勿隨勢利苟枉。自然不為朋輩描摸時所上下也(寶峰記聞)。

謂參禪人。先必要識見高。思慮遠。志與氣俱宜高超遠邁。邁。遠也。凡出言行事之間。總皆要存誠立信。使人不疑惑。又不可隨順勢力。貪求財利。苟且枉屈之事。果能如此。自然使朋輩中人。無處下手。來描畫你。摸索你。自然不似他輩。亦隨時世可上可下之人也△循俗苟利。心性昏迷。即墮為流俗人矣。

此篇見古人發言行事。要皆以不欺為先也。

湛堂曰。予昔同靈源。侍晦堂於章江寺。靈源一日與二僧入城。至晚方歸。晦堂因問。今日何往。靈源曰。適往大寧來。

此節直述往事。謂予曾同靈源。奉侍晦堂和尚於章江寺。靈源一日偶與二僧入城。至晚方始歸來。晦堂因問曰。今日向甚麼處來。靈源以無事入城自覺不便。但對曰。適纔往大寧來。

時死心在旁。厲聲呵曰。參禪欲脫生死。發言先要誠實。清兄何得妄語。

此節明益友無諱。時死心正值在旁侍立。不忍其虛妄。乃大聲呵之曰。參禪本為超脫生死。發言必先要至誠老實。清兄你何得作此妄語。死心即隆興府黃龍悟新禪師。韶州

黃氏子。嗣黃龍祖心禪師。南嶽下十三世。

靈源面熱不敢對。自爾不入城郭。不妄發言。予固知靈源死心。皆良器也(日涉記)。

此節明知過能改。靈源聞呵。大漸面熱。不敢別對。自此以後。更不敢復入城郭。外城曰郭。亦不敢虛妄發言。予固知靈源知過必改。死心正而不屈。如二人者。真良器也。良。美也△古人存心。此中無絲毫欺悞。死心以不自欺之心責友。靈源以不自悞之心改過。此各得其正也。學者審之。

此篇說古人好學不倦。一皆出自天真。非勉強也。

湛堂曰。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少憩。僅能背諷乃止。

晦堂因呵之。靈源曰。嘗聞用力多者收功遠。

此節謂究學之功深。湛堂和尚。舉靈源禪師好學。以策進後人。閱。觀也。經。即一切經書。史。即一切史籍。食。飲食。息。安寢。憩。息也。謂靈源好學。于飲食睡眠之間。未嘗少歇。凡讀書必到背諷得乃止。晦堂呵之。以謂不當苦讀如是。靈源對曰。嘗聞凡事用力多者。收功亦遠。教中有云。勇猛精進。自強不息者。則三昧易成。彼岸易到。圓滿功德。亦得永遠也。

故黃太史魯直曰。清兄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視利養紛華若臭惡。蓋其誠心自然。非特爾也(贅疣集)。

此節出性分之本具。黃太史諱庭堅字魯直。號山谷居士。得法于黃龍祖心禪師。故嘗稱靈源曰。清兄好學。如饑渴

者之欲飲食。視利養紛雜浮華之事如惡臭。蓋其天性至誠自然如此。非勉強為之也△請問今時學者。一本書你曾讀過幾遍。敢言背諷乎。勉之勉之。

禪林寶訓筆說卷上

【經文資訊】卍新續藏第 64 冊 No. 1266 禪林寶訓筆說

【版本記錄】CBETA 電子佛典 2014.04，完成日期：

2014/04/26

【編輯說明】本資料庫由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依卍新續藏所編輯

【原始資料】CBETA 人工輸入

【其他事項】本資料庫可自由免費流通，詳細內容請參閱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資料庫版權宣告](#)】

禪林重刻寶訓筆說卷中

楚衡雲峯 智祥 述

此篇教人持法。當以中道含緩為要也。

靈源清和尚住舒州太平。每見佛眼臨眾周密。不甚失事。因問其要。佛眼曰。用事寧失於寬。勿失於急。寧失於略。勿失於詳。急則不可救。詳則無所容。當持之於中道。待之以含緩。庶幾為臨眾行事之法也(拾遺)。

清和尚住太平日。每常見佛眼和尚。臨於大眾。凡百所為。無不周旋。無不細密。不甚失其事之所宜。因而問其

要義。佛眼答曰。大凡所作之事。安得全保其無失。寧可失之於寬緩。不可失之于急迫。寧可失之于簡略。不可失之于詳細。蓋事失於急。救之不及也。失于詳。則人無所容矣。但當持守中道。待以食緩。庶幾。即方可也。方可以為臨眾行事之法則也△古人披肝露膽。誠不啻如父母之教子。寧寬忽急。寧略勿詳。此二言立身處世之道盡之矣。

此篇謂道人出處。自有其時。強之勿庸也。

靈源謂長靈卓和尚曰。道之行固自有時。昔慈明放意於荊楚間。含耻忍垢。見者忽之。慈明笑而已。有問其故。對曰。連城與瓦礫相觸。予固知不勝矣。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嗣靈源清禪師。南嶽下十四世

○此節明養道以待時。謂得道之士。將欲行其所得之道。不是強為。必有其時。時至而理自彰也。昔日慈明和尚放意于荆楚間。放意者。非放蕩其意。因時不至。放蕩形迹于稠人中也。雖遇幾多耻辱垢污。皆含藏忍受而已。往往人見他如此放縱其形。多輕忽之。慈明但笑而止。有問曰。他如此輕忽你。何故返笑。對曰。連城與瓦礫相觸。予固知不勝矣。礫。小石也○趙有卞和璧。秦昭王欲以十二連城買之。趙遣相如送之入秦。相如視秦王。惟有愛璧之心。而無割城之意。乃詐曰。璧有瑕請示之。王授璧與相如。如將璧却倚柱立。怒髮衝冠。謂曰。臣聞布衣之交。尚不忍相欺。況大國乎。王若急臣。臣頭璧俱碎於柱。王恐碎璧。使人扶相如起。

逮見神鼎後。譽播叢林。終起臨濟之道。嗟乎。道與時也。苟可強乎(筆帖)。

此節明時至以成化。遠見神鼎後。潭州神鼎洪諱禪師。襄水[序-予+邑]氏子。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尋常一衲。以度寒暑。後隱衡嶽。有一豪貴來山遊。見師氣貌閑靜。一鉢無餘。遂拜請住神鼎。十年枯淡。室無升米。日後收盞飯。一枯木床為法座。殘僧數輩圍之。始終不易。後宗風大振。望尊一時。門弟子氣吞諸方。是時慈明往謁。髮長不翦。敝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眾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明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欣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明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明地坐脫隻履眎之。鼎老忘所問。又失明所在。明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耶。慈明自此美譽播揚于叢林。重興臨濟之道。嗟乎二字。乃靈源歎息勉強出世者。謂道雖具。時不至。強之亦

奚益耶△道之成在我。道之行惟時。時不至烏能行其道。
所謂不是春風花不開。時所限也。

此篇教人時中以理防患。急則不可救也。

靈源謂黃太史曰。古人云。抱火措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以為安。此誠喻安危之機。死生之理。明如杲日。間不容髮。

此節先明無智防患。古人。即前漢書。文帝六年丁卯。淮南厲王長謀反。廢處蜀郡。憤恚不食而死。梁太傅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言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于積薪之下。

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以為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陛下可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師謂此語。實可以喻人安危之機。死生之理。其明白如杲日麗天。此間難容絲髮隱昧也。

夫人平居燕處。罕以生死禍患為慮。一旦事出不測。方頓足扼腕而救之。終莫能濟矣(筆帖)。

此節正教時中自警。我見世人。平居閑處之日。未嘗以生死禍患為慮者。正如那安寢積薪之人。無所懼也。一旦禍患之事。發于忽然不測之間。如積薪下火起。至此方纔來頓足扼腕。扼腕。即捶胸也。冀欲救之。終不可得矣△平常能以生死禍患為慮者。今時能有幾箇。扼腕追之者無限。

此篇見古人念念以弘道為己任。真祖師心也。

靈源謂佛鑑曰。凡接東山師兄書。未嘗言世諦事。惟丁寧忘軀弘道。誘掖後來而已。

此節明古人志在于道。謂每凡接五祖師兄書。其中總不曾言世諦中事。丁寧。即教誡也。惟教誡人要忘軀弘道。誘引諸子。扶掖後昆而已。

近得書云。諸莊旱損。我總不憂。只憂禪家無眼。今夏百餘人。室中舉箇狗子無佛性話。無一人會得。此可為憂。

此節見智者濟人事急。近得書云。今歲雖則諸莊旱損。我總不以為憂。只憂禪者家無道眼。今夏山中百餘人。室中

舉個狗子因甚無佛性話。竟無一人會得。此誠可以為憂矣。

至哉斯言。與憂院門不辦。怕官人嫌責。慮聲位不揚。恐徒屬不盛者。實霄壤矣。

此節謂常人憂之有別。與那一等憂院中諸事不辦者。怕官府嫌責者。慮聲名勢位不顯揚者。恐其徒眷不盛者。以此較之。真天地懸隔矣。

每念此稱實之言。豈復得聞。吾姪為嫡嗣。能力振家風。當慰宗屬之望。是所切禱(蟾侍者日錄)。

此節乃囑以力行此道。吾嘗思念此稱意真實之言。今日豈再得聞。吾姪乃師兄之嫡子。必能殫力以振家風。今本宗

眷屬所企望者無他。唯公一人而已。須當安慰宗屬之所望。是我所激切而懇禱之△此一段憂人之心。真不可解。

此篇言凡事皆在積累而成功。力不可不深致也。

靈源曰。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蓄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學者果熟計而履踐之。成大器播美名。斯今古不易之道也。

磨。治石也。礪。磨也。砥。以砥磨物也。礪。砥石也。磨砥。乃用石磨物也。礪礪。是以物于石上磨也。靈源要人知得積累所成之意。謂如磨子與磨石相似。累年積月。雖不見其有損。却有箇時節不覺而盡。又如種樹木蓄瓜果者。時中不見有增益。却有時而大。須知人之積德累行亦

然。每日之中。雖不知其善。却有時而用也。至于棄義背理者。雖不知其惡。却有時而亡。全篇出說苑正諫章。學者果能熟計此語。善不可以微而不修。惡不可以微而不戒。依而行之。將來必成大器。播揚美名。斯今古不易之正論也△聖賢雖有不可思議之境界。亦是積累而至。

此篇教住持。去私心宏器量。是其要也。

靈源謂古和尚曰。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自召。安可不思。或專己之喜怒而隘於含容。或私心靡費而從人之所欲。皆非住持之急。茲實恣肆之攸漸。禍害之基源也(筆帖)。

惠古禪師。嗣靈源清禪師。南嶽下十四世。謂人之禍福。本相依倚。吉凶亦同其處。要皆人之行事自所招致。安得

不時中而細思之也。何言自招。曰。或專自己之喜怒。而心胷窄隘。無包容之量。或縱吾之私心。無故浪費。而順從人之所欲。如此皆不是住持之急務。而實是恣情肆意之所由來。將成禍害之基址本源也△私心狹量人。本不是做住持的器格。有如斯者。難保無虞。

此篇訓人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遠禍生福之大主宰也。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禍能生福。福能生禍。禍生於福者。緣處災危之際。切於思安。深於求理。遂能祇畏敬謹。故福之生也宜矣。福生於禍者。緣居安泰之時。縱其奢欲。肆其驕怠。尤多輕忽侮慢。故禍之生也宜矣。

此節明順逆唯自感。伊川姓程名頤。字正叔。號伊川。河南人。問道于靈源禪師。師謂伊川先生曰。禍雖是不可意

的事。而實能生福。福雖是樂意之境。而必能生禍。何也。禍中能生于福者。緣人居在災危之際。處百不如意之地。專切欲思安樂之方。深窮求其解脫之理。由者祇畏敬謹。凡事皆小心翼翼。一息不懈。故福從此而漸生矣。福能生禍者。緣人處於安泰之時。百凡皆稱心如意。縱其奢華樂欲。肆其驕倨怠慢。由是多輕忽其事。侮慢于人。故禍自此而畢至矣。

聖人云。多難成其志。無難喪其身。得乃喪之端。喪乃得之理。是知福不可屢僥倖。得不可常覬覦。居福以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慮喪。則其得必臻。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者也(筆帖)。

此節明得失唯自知。聖人指老子。警世篇云。多難成其志。無難喪其身。有得即有失。所以得即是喪的根本。喪

却又是得的道理。以是而知。凡人既居于福中。當須知足。不可屢僥倖。屢。數數也。僥。是不當求而求。倖。是不當得而得。既有所得。宜乎知止。不可常覬覦。覬覦者。希望欲得也。若使居福之時。而能慮禍。則其福必定可保。見得之際。便能慮喪。則其得必竟能臻。是故為君子者居安必不敢忘危。在治必不敢忘亂。斯為得矣△教你細觀禍福之所由。非他人置之也。居安治毋忘危亂。是最得力的明訓。

此篇教人即忘明真。勿起生滅心也。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夫人有惡其迹。而畏其影。却背而走者。然走愈急迹愈多。而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自滅而迹自絕矣。日用明此。可坐進斯道(筆帖)。

所行之事喻迹。起生滅心喻影。背走喻捨忘歸真。就陰喻
即忘明真。所謂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夫欲人無聞。
莫若無聲。欲人無知。莫若無為。是知迹從念起。影逐身
生。絕異念而妄迹自消。息幻體而虛影亦滅。學者但解迴
光就已。返境觀心。則法眼明而業影自消。真身現而塵迹
自絕。若是則不滯化城。而徑趣寶所矣。日用明此。於一
坐之間。得斯道矣△就陰而止在你自己分上。如何理會。
若理會得清楚。則斯道可進。不然。多在鬼窟裏作活計。

此篇教人量力而行。勿自廣也。

靈源曰。凡住持位。過其任者。鮮克有終。蓋福德淺薄。
量度狹隘。聞見鄙陋。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而致然也
(日錄)。

謂住持乃擔當佛祖之重任者。若力小而任重。多不能完美倒底。何故。蓋由他福德淺薄。又兼志識不廣。量度不弘。聞見皆鄙陋不堪。又不能依從良善。務合事宜。以自高自廣而使然也△從善務義。乃智者生涯。致力而行。雖愚必智。雖弱必強。

此篇說至人當韜光晦迹。勿炫露取敗也。

靈源聞覺範貶竄嶺海。歎曰。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抱彌年之丹。古今才智喪身。讒謗罹禍者多。求其與世浮沉。能保其身者少。

此節明才藏必無虞。瑞州清源寺。德洪覺範禪師。本郡彭氏子。嗣真淨文禪師。南嶽下十三世。南宋高宗帝賜寶覺圓明之號。時稱寂音尊者。因秦檜專權。惡天下好人。讒

奏師過。遂貶竄于嶺海。貶。謫也。竄。驅逐也。靈源聞之乃歎曰。蘭極香者也。由種之于當路。故欲求其經一時之翠。不可得也。桂亦香也。因生於幽巖深壑之間。故能抱守長年之丹且古今有才智之士亦然。或致喪身。或招讒謗。或罹禍害者極多。求其與世無忤。隨其波流。情和意合。能保其身者無幾。

故聖人言。當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在覺範有之矣(章江集)。

此節明智露必遭迍。故聖人言。史記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將辭。老子曰。吾聞富貴者。贈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今送子以言也。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

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為人臣子。可不慎乎。孔子敬奉其教。自周返魯。道愈尊矣。今靈源和尚引以為歎曰。如老子此言。在覺範禪師實有之矣△要知者等行徑。原不可以與世浮沉全身遠害者此。當須別著眼。

此篇謂學道以妙悟為先。不可泥于文字也。

靈源謂覺範曰。聞在南中。時究楞嚴。特加箋釋。非不肖所望。蓋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源。徒與後學。障先佛之智眼。病在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資口舌則可勝淺聞。廓神機終難極妙證。故於行解。多致參差。而日用見聞。尤增隱昧也。

靈源聞覺範在嶺南。時中細究楞嚴。梵語首楞嚴。此云。一切事究竟堅固。特加箋釋。箋。乃傳之未盡也。釋。是

解釋。謂公雖如此用心。非不肖所望于公者。蓋文字之學。不能洞徹當人。妙性之根源也。徒然返與後生學者。障蔽先佛智慧法眼。何故。病在依他文字作解會。故塞絕自己妙悟之門。若論資助人之口舌。得此箋釋。可以勝過於淺聞。至若廓徹神機。終不能使人極窮妙證。故于行解。多致參差。參差。不齊貌。乃言行相違也。而日用中。所見者文字。所聞者義理。將自家一段照天照地的光明。多增隱昧矣△此是直捷提持向上語。當深心諦審。

此篇教住持當曲全人材。不可以偶失而偏廢也。

靈源曰。學者舉措不可不審。言行不可不稽。寡言者未必愚。利口者未必智。鄙樸者未必悖。承順者未必忠。故善知識不以辭盡人情。不以意選學者。

此節言知識要稽審人情。謂作長老者。于學人舉止處。不
可不細細審察。言行處。不可不時時稽考。寡言者。口雖
拙訥。心中未必愚蠢。利口者。未必咸出悖逆。胸中未必智
識。鄙樸者。行履雖或拘謹。未必善知識。唐德宗諫曰。明王
貌雖或謙恭。未選學。○兵部侍郎意選進士。進退隨棄權衡而
情。不可以辭盡人情。不可捨繩墨。此靈源特引用以示人。
不合繫異同之精微。不能無謬。此靈源特引用以示人。

夫湖海衲子。誰不欲求道。於中悟時見理者。千百無一。
其間修身勵行。聚學樹德。非三十年不可立。夫耀乘之珠。不
差。而叢林之璧。寧免無瑕。凡在有情。安得無咎。夫子聖
類。連城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契經則曰。不怕念

起。惟恐覺遲。況自聖賢已降。孰無過失哉。在善知識曲成。則品物不遺矣。

此節謂學者要知過自檢。蓋湖海衲子。誰不欲求道。其間悟明自心。見徹本性者。千百人中難得一二。于中精修其身。勉勵其行。聚積學問。樹立德業。成就一箇人品。非三十年功夫不能到。偶然間有一事或失檢點便成過差。而叢林中以為有過。輒棄之矣。使三十年積習。一旦皆廢。而終身不可立。夫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類。絲節也○魏惠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數枚。齊王曰。吾有四臣。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也。魏王有媿。連城之璧。寧免無瑕。解見前。凡有情識中。安得之俱然無咎。夫子聖人也。猶以五大過為言爾。明乎吉凶消長。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為言。爾。梵語修多羅。此云契經。謂契理契機。上契諸佛妙理。下契眾生機宜。

契。合也。則曰。不怕有念斯起。惟恐覺照生遲。況自聖賢已降。降。下也。熟無過失哉。在善知識委曲作成。則高低大小利鈍雜出之人物。俱無遺失矣。

故曰。巧梓順輪桷之用。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駑驥無失性。物既如此。人亦宜然。若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裁曲直。棄權衡而較重輕。雖曰精微。不能無謬矣。

此節教師承宜當公正。故曰。巧梓順輪桷之用。枉直無廢材。梓。木匠也。輪。車輪。桷。椽桷。謂巧匠用木。枉者可為輪。直者可為桷。使不廢其材也。○昔齊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鑿而問曰。敢問君之所讀者何書。公曰。聖人之言也。扁曰。聖人在乎。公曰。聖人死矣。扁曰。然君所讀者糟粕耳。公怒曰。寡人讀書。輪人

臣之得之者。大善。使其如知者。輕方。是
之。臣論斷。桓公性。于各。豈不。謂。憎。人。重。是
觀。疾。論。斷。失。善。速。人。此。事。猶。如。較。人。
事。不。能。古。耳。無。如。遲。而。其。者。而。作。
臣。徐。不。古。耳。無。如。遲。而。其。者。而。作。
以。不。臣。糟。駑。也。使。是。趣。同。者。衡。如。此。
曰。不。存。焉。斷。者。駑。也。使。是。趣。同。者。衡。如。此。
扁。不。入。焉。老。所。宜。良。馬。駑。也。使。是。趣。同。者。衡。如。此。
死。而。數。而。所。宜。良。馬。駑。也。使。是。趣。同。者。衡。如。此。
則。苦。有。十。之。易。驥。馳。之。既。繫。與。也。棄。其。無。謬。
說。則。疾。言。年。七。十。之。易。驥。馳。之。既。繫。與。也。棄。其。無。謬。
無。能。言。年。七。十。之。易。驥。馳。之。既。繫。與。也。棄。其。無。謬。
可。不。固。能。臣。矣。良。御。馬。易。也。凡。物。離。進。而。志。者。無。
則。而。于。臣。多。矣。良。御。馬。易。也。凡。物。離。進。而。志。者。無。
說。甘。于。死。者。多。矣。良。御。馬。易。也。凡。物。離。進。而。志。者。無。
有。則。于。受。而。死。道。御。馳。之。所。隨。者。而。裁。微。頭。
乎。徐。之。能。傳。天。御。則。失。進。倘。亦。而。藝。真。
譏。輪。應。不。可。莊。子。稱。處。不。若。人。人。墨。技。真。
得。斷。心。子。不。出。險。自。也。用。人。人。繩。日。菩薩。
安。當。于。子。與。喜。馬。者。險。自。也。用。人。人。繩。日。菩薩。

此篇教住持以至公為心。不可偏徇己私也。

靈源曰。善住持者。以眾人心為心。未嘗私其心。以眾人耳目為耳目。未嘗私其耳目。遂能通眾人之志。盡眾人之情。

此節明情通無外。謂善能為住持者。但以眾人心為己心。不必私用吾心。以眾人耳目為己之耳目。不必私用吾之耳目。遂能通眾人之志。盡眾人之情。

夫用眾人之心為心。則我之好惡。乃眾人好惡。故好者不邪。惡者不謬。又安用私託腹心。而甘服其諂媚哉。既用眾人耳目為耳目。則眾人聰明。皆我聰明。故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又安用私託耳目。而固招其蔽惑耶。

此節顯情同不二。夫用眾人之心為己之心。則無二心。所以我之好惡。乃眾人之好惡。故所好者決定不邪。所惡者決定不謬。又何必于私地。囑託他人之心腹。甘服他人之諂媚於我哉。既用眾人之耳目為己之耳目。則見聞無隱。所以眾人聰明。即是我之聰明。故明無所不鑒照。聰無所不通曉。又何必于私隱中。囑託他人之耳目。固招他人之蔽惑于我耶。

夫布腹心託耳目。惟賢達之士。務求己過。與眾同欲。無所偏私。故眾人莫不歸心。所以道德仁義流布遐遠者。宜其然也。而愚不肖之意。務求人之過。與眾違欲。溺於偏私。故眾人莫不離心。所以惡名險行傳播遐遠者。亦宜其然也。

此節明同不同之故。然則展布多人之腹心。囑託眾人之耳目者。或亦有之。但賢達之士。假此聞見。託借腹心。專求己之過失。與眾人同其所欲。無所偏私。故眾人莫不歸心。所以住持之道德仁義流布於遐方者。宜其所然也。而愚者之意惟囑託人之腹心耳目。務求他人之過失。則與眾人違其所欲。墮于偏私。故眾人莫不離心。使住持之惡名險行傳播於遐方者。亦宜其所當然也。

是知住持人。與眾同欲。謂之賢哲。與眾違欲。謂之庸流。大率布腹心託耳目之意有殊。而善惡成敗相返如此。得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者哉。

此節顯同不同之驗。是知為住持者。與眾人同欲者。即賢哲也。與眾人違欲者。乃庸流耳。大槩布腹心託耳目之意。有求人過求己過之不同。而善惡成敗相返之利害。實

有如此。豈得不是求過之情。有人己之異。而任人之道。有公私之不同者哉△此章貴在自求己過。始不與凡夫為匹偶。若然。是世間第一種英烈丈夫。

此篇謂凡為道人者。輕財重德。可以為攝化之緣也。

靈源曰。近世作長老涉二種緣。多見智識不明。為二風所觸。喪於法體。一應逆緣。多觸衰風。二應順緣。多觸利風。既為二風所觸。則喜怒之氣交於心。鬱勃之色浮於面。是致取辱法門。譏誚賢達。

此節謂應緣當以智照。近世作長老者。所經涉有二種因緣。多見人之智識不明白。為此二種境風所觸動。竟爾喪失自家持法之體段。其二種者何。一者應不如意逆緣。多乎觸發者衰風。乃煩惱忿恨之氣。二者應如意的順緣。多

乎觸發者利風。乃貪愛忻喜之氣。既為二風之所觸。則有喜怒之氣交攻于心。鬱勃之色浮見于面也。鬱。喜貌。勃。色變貌。吃吃窮年。得之則喜。失之則怒。必為具眼之賢達譏誚隨之。是致取辱于法門也。

惟智者善能轉為攝化之方。美導後來。如瑯琊和尚。往蘇州看范希文。因受信施及千餘緡。遂遣人陰計在城諸寺僧數。皆密送錢。同日為眾檀設齋。其即預辭范公。是日侵蚤發船。逮天明眾知已去。有追至常州而得見者。受法利而迴。觀此老一舉。使姑蘇道俗悉起信心。增深道種。此所謂轉為攝化之方。與夫竊法位苟利養。為一身之謀者。實霄壤也(與德和尚書)。

此節明起信惟在疎財。惟獨有大智慧者。遇此境緣。善能轉作攝受教化之方便。以此美聲。引導于後來。如瑯琊和

尚即[泳-永+徐]州廣照慧覺禪師。嗣汾陽昭禪師。南嶽下十世。往蘇州看范希文。姓范名仲淹字希文。汝南人。宋仁宗慶曆間為參政。諡文正公。問道于瑯琊。瑯琊和尚因訪之。得受信施及千餘緡。緡錢串也。遂遣人陰隱中籌計。在城諸寺僧眾。皆密送錢。同日為眾檀越設齋。和尚即預先辭范公。是同為設齋之日。侵早發船。人皆不知。逮天明眾知已去。有念師之切者。追至常州而得見師。如法開導。皆受法施利益而迴。靈源和尚謂。觀此老者一番舉作。使姑蘇道俗悉起信心。增將來甚深之道種。如此真所謂轉為攝化之方也。與夫那一種[曰/月]竊法位。苟求利養。為一身之謀者。實天地懸隔矣△我不知竊位求財者。閱此當作何面目。

此篇教人修德力行。不求聞知於人。自為人之所敬也。

文正公謂瑯琊曰。去年到此。思得林下人可語者。嘗問一吏。諸山有好僧否。吏稱北寺瑞光希茂二僧為佳。

此節謂德存而名顯。謂去年到此蘇州蒞任已來。思得箇林下道人可相語者。嘗問一吏。本城內外及諸山。有好道德僧否。吏稱北寺瑞光。希茂二僧為佳。瑞光寺名。有四瑞。鐘鼓自鳴。寶壇放光。瑞竹交加。白龜聽法。故稱瑞光。即今之臥佛寺也。希未詳氏族嗣法。茂即茂月禪師。嗣大愚守芝禪師。南嶽下十一世。

予曰。此外諸禪律中別無耶。吏對予曰。儒尊士行。僧論德業。如希茂二人者。三十年蹈不越闔。衣惟布素。聲名利養。了無所滯。故邦人高其操履而師敬之。若其登座說法。代佛揚化。機辯自在。稱善知識者。非頑吏能曉。

此節證名實而行真。予曰。此二人外。諸禪師律師中別無耶。吏對曰。儒者獨重士行。僧家多尊德業。如希茂二人者。三十年履蹈不越門閭。衣服惟以布素。聲名利養。了無所滯于胸中。故我此郡人。皆高尚此二師之操守行履。而以師敬之也。若論他登座說法。代佛弘揚教化。以機鋒辯才自在。稱為善知識者。此則非頑吏所能曉也。

逮暇日訪希茂二上人。視其素行。一如吏言。予退思舊稱蘇秀好風俗。今觀老吏。尚能分君子小人優劣。況其識者耶。

此節顯目擊而道存。逮閒暇日。訪尋希茂二上人。上人者。內有智德。外有勝行。在人之上者也。觀他所行事實。一一皆如吏言。予退而思之。從來稱蘇秀好風俗。蘇。即蘇州。秀。即嘉興。今觀此老吏。尚能分君子小人

之優劣。何況其有識者耶。

瑯琊曰。若吏所言。誠為高議。請記之以曉未聞(瑯琊別錄)。

此節紀其事以曉眾。瑯琊和尚聞而喜曰。若此吏言。誠為高上之議論。請筆記之。以遍曉于未聞者。△黃金白玉。本質自珍。何患無有識者。學者讀此。自知好人當做。

此篇要人深蓄厚養。不宜躁進以求名也。

靈源曰。鍾山元和尚。平生不交公卿。不苟名利。以卑自牧。以道自樂。

此節明務實存真。鍾山元即蔣山贊元禪師。靈源和尚述他

平生行業。以警後學。謂元和尚生平以來。不欲交結公卿士大夫。不苟求聲名利養。惟獨以謙卑自牧。易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卑者。謙之至也。以養道自樂。不願出世為人也。

士大夫初勉其應世。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成。第恐乏才具耳。

此節明自足之樂。士大夫喜其為人高蹈。勸勉應緣世間。元曰。凡學者果有良美之田。苗豐子實。雖遲亦妙。何憂晚成。以良田喻人所守之道。第但也。但恐乏才智器具耳。

荊公聞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在元公得之矣(贅疵集)。

此節出判美之詞。荊公聞元和尚此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如鳥之為物也。見人顏色不善。則飄然而逝。迴翔審視至彈射不驚之處。而後集之。謂在元公之見機。亦如此也△有良田不憂晚成。是極受用處。著忙作麼。

此篇言學道人。行難于悟守。當損己利人為要也。

靈源曰。先哲言學道悟之為難。既悟守之為難。既守行之為難。今當行時。其難又過於悟守。蓋悟守者。精進堅卓。勉在己躬而已。惟行者必等心死誓。以損己益他為任。若心不等誓不堅。則損益倒置。便墮為流俗阿師。是宜祇畏。

謂世間學道人。惟有悟證自心最是難的。既悟矣又常常持

守操修。所謂水邊林下。保養聖胎。猶為不易。既能守
矣。又貴乎行。然至于行此道法。接引眾人。更為難中之
難。何也。蓋悟守者。精進不退。三年五載。自然打成一
片。守之堅固超卓。不二其志。然此不過勉力修持。在我
一身不懈不惰而已。惟行此道者。必要以平等心。堅固
一願。更須損己益人以為任。乃可為之。若使心不等誓不
堅。損人益我。是顛倒行事。不惟不能光揚祖道。而自家
亦墮為流俗阿師。其利害有如此者。須當祇敬而大畏之。
祇。大也△行道之難。非粗心所知。惟登地菩薩始能究
也。學者當細審而力行之可耳。

此篇見古人有謙光導物之用。尤歉然不敢自恃也。

靈源曰。東山師兄天資特異。語默中度。尋常出示語句。
其理自勝。諸方欲效之。不詭俗則淫陋。終莫能及。求於

古人中。亦不可得。然猶謙光導物。不啻饑渴。嘗曰。我無法寧克勤諸子。真法門中罪人矣。

靈源和尚舉演祖為人之實行。以勉後學。謂東山師兄。所稟之天資。挺特而卓異。或語或默。皆中法度。尋常出一言發一語開示于人。其義理自然超勝。設若諸方欲效之者。不是詭譎鄙俗之言。則為淫蕩狹陋之語。竟莫有能及之。不惟同時者不能及。求于古人中亦不可多得。雖然如是。尚猶謙光導物。不異如饑如渴。嘗曰。我無道法。寧。豈也。克。能也。豈能策勤于諸子。既不能策進學人。可謂真法門中罪人也△如此人品。須知淵源而有本。濶大而無方。不是常人學得的。古人集此以為法式。讀之應生珍重。

此篇教住持要行解相應。無沾沾於聲利也。

靈源道學行義。純誠厚德。有古人之風。安重寡言。尤為士大夫尊敬。

此節述露源生平行實。謂師所證之道。所操之學。所行之義。一味真純誠實。不雜不妄。其德至厚。真有上古風規。尋常起居之間。安重寡言。更為士大夫之所尊敬。

嘗曰。眾人之所忽。聖人之所謹。況為叢林主。助宣佛化。非行解相應。詎可為之。要在時時檢責。勿使聲名利養。有萌於心。儻法令有所未孚。衲子有所未服。當退思修德。以待方來。未見有身正。而叢林不治者。

此節復明師教行解相應。師每向人曰。大凡眾人放心縱意。忽略之處。却是聖人至謹至慎之地。況為一叢林主人。元

是助宣佛化。若不是行解相應。豈敢輕易為之。要在時時自加檢責。切不可使聲名利養。有萌動于心。如此細心守持。猶或所行之法令人有所未孚。孚。信也。衲子有所未服。自當退思深修道德。不可抑人從己。以待將來自有從化之時也。未見有身正。而叢林不治者。

所謂觀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誠實在茲(記聞)。

此節引德人以証實。所謂觀有德之人的容貌。使人心下染惡冰消者無他。其誠實在德而已○田子方名無擇。答魏文侯曰。吾師東郭順子。侯曰。子何故未嘗稱之。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出莊子外篇△能時時檢責。便是最上品人。人不從當責己。真妙劑也。

此篇教人涵養勿暴。免招禍辱也。

靈源謂圓悟曰。衲子雖有見道之資。若不深蓄厚養。發用必峻暴。非特無補教門。將恐有招禍辱。

圓悟成都府昭覺寺佛果克勤禪師。彭州駱氏子。嗣五祖演禪師。謂凡為衲子者。雖則具有見道之資質。假若不肯深蓄厚養。發用出來。所作所為。必竟峻險暴虐。如此作為。非但無有補益于教化之門。吾恐異日必招禍害謗辱矣。△衲子不可不慎。惟深蓄厚養。是真受用。躁進奚益。切宜加察。

此篇教學者以誠信為本。不可斯須去已也。

圓悟禪師曰。學道存乎信。立信存乎誠。存誠於中。然後俾眾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無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

此節舉誠信為本。心實曰誠。乃信之體也。言實曰信。乃誠之用也。謂學道先須存一信字。立信全在一箇誠字。若人能存至誠于心中。然後使眾人自無所惑。存至信于自己。可以教人則無所欺。惟信之與誠。實有補于我。而無失于人也。

是知誠不一則心莫能保。信不一則言莫能行。古人云。衣食可去。誠信不可失。惟善知識當教人以誠信。且心既不誠。事既不信。稱善知識可乎。易曰。惟天下至誠遂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此節教必誠必信。是知人之誠心不一。自有輕重。則此心
莫能保守。信力不一。自有勤怠。則所言莫能施行。魯論
云。衣切于體。可以禦寒。食切于命。可以止饑。似俱不
可去者。而猶可去。誠信二字。寧死不可失也。惟善知識
者。必當教人以至誠。感人以至信。心若妄而不誠。事若
欺而不信。稱之為善知識可乎。易繫辭曰。惟天下至誠
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註曰。性者。德無不實。無
理不具。故無人欲之私。能盡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
不當。天下至誠者。言聖人之德。天下莫能加也。贊助
也。參者。與天地並立也。

而自既不能盡於己。欲望盡於人。眾必給而不從。自既不
誠於前。而曰誠於後。眾必疑而不信。

此節明自盡而能盡人。設使自既不能盡誠存信于己。而欲望人盡誠存信。眾人必欺給而不從。給者。欺也。自既不能盡誠行之於前。以為軌範。而曰我之行誠。必在于後。眾人愈見疑惑而不信矣。

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則物不感。損不至。則益不臻。蓋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己也明矣(與虞察院書)。

此節喻自誠而能致信。所謂如剃髮者。必當及于皮膚。劈爪者。自當侵于肉體。良以我之誠信若不極至。則人不能感服。如剃髮之不及膚也。我之減損若不極至則益不能咸臻。如剪爪之不侵體也。臻者。至也。蓋誠之與信。一體一用不可斯須離于我也明矣。斯須。暫時也△今多是不誠

不信者。欲作師法。如何行得去。感得動。

此篇言智人能改過遷善。使道德日新也。

圓悟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從上皆稱改過為賢。不以無過為美。

此節先明改過為美。謂世間不論賢不肖。君子小人。誰得全無過失。設有些些過差。自能改革。其善莫大于此焉。從上之聖賢。皆稱贊能改過者為賢德。竟不曾以無過者為嘉美。

故人之行事。多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惟智者能改過遷善。而愚者多蔽過飾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稱君子。飾過則其惡彌著。斯謂小人。

此節明人俱不免無過。所以人於行事之間。多有過差處。上之賢人君子。下之黎庶小人。俱所不能免。惟有智慧之人。能改過自新。遷善明理。而愚癡者。多遮蔽過差。掩飾其非。若能遷善。則其德業日新。是稱之為君子矣。飾過則其惡迹日顯。即謂之不才人也。

是以聞義能徙。常情所難。見善樂從。賢德所尚。望公相忘於言外可也(與文主簿)。

此節引古以勸知言。是以聞善言則能遷徙。常情之所難得也。徙。移也。見善行即能樂從。賢德之所尚也。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註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義能徙。改過無愆。此四者。日新之切要。苟未能之。聖人尚

且憂之。況學者乎。謂如我所言者。乃古人教誡之語也。望公相忘我于語言之外。唯得吾意可也△改過二字。是化迷為悟。轉物為道的捷徑。不可不刻意行焉。

此篇言住持當以德感人。使人慕而愛之也。

圓悟曰。先師言。作長老有道德感人者。有勢力服人者。猶如鸞鳳之飛。百禽愛之。虎狼之行。百獸畏之。其感服則一。其品類固霄壤矣。

謂吾先師演和尚曰。作長老有以道德感發于人者。有以威勢制服于人者。以德感者。如鸞鳳之飛。百禽愛而從之也。以力服者。如虎狼之行。百獸畏而避之也。感之而來。服之而去。然感服雖則無二。其用德用力之不同。而名位實天地懸隔矣△喻得爽快之極。試看感之與服。受用

何如。

此篇言智者所從惟道。所以情通而法治也。

圓悟謂隆藏主曰。欲理叢林。而不務得人之情。則叢林不可理。務得人之情。而不勤於接下。則人情不可得。務勤接下。而不辯賢不肖。則下不可接。務辯賢不肖。而惡言其過。悅順其己。則賢不肖不可辯。惟賢達之士。不惡言過。不悅順己。惟道是從。所以得人情。而叢林理矣(廣錄)。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嗣圓悟勤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謂整理叢林貴得眾人之情。情不得則叢林何以治焉。然欲得人之情。貴在殷勤接引初學。如不勤于接下。則人情亦不可得。欲勤于接下。必要辯別賢德與不肖

之者。若不辯賢不肖。混而為一。則下不可接。要辯賢與不肖。不可惡人言我之過。悅人順從于己。若使你惡言其過。悅順於己。則賢不肖亦不可辯。惟有賢達之士。不惡人言己之過。不悅人順己之好。惟獨以道是從。所以得眾人之情。使叢林自然雍肅。條件自然整理矣△惟道是從一句。是大關要。更須回觀自己。看情如何得通。知此可以行道也。

此篇教住持所求惟善。矜細行以全大德也。

圓悟曰。住持以眾智為智。眾心為心。恒恐一物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

此節言所求惟善。分別是非曰智。妙眾理而宰萬物也。謂作住持人。當以眾人之智為我智。當以眾人之心為我心。

常當審思。恐有一人不能盡之以情。恐有一事不能通之以理。孜孜。猶切切也。訪賢納諫。惟善是我所當求也。

當問理之是非。詎論事之大小。若理之是。雖靡費大而作之何傷。若事之非。雖用度小而除之何害。蓋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賢者慎初。聖人存戒。

此節論理之所在。凡所作為之事。但問道理之當不當。勿論所作之事大與小也。若此一事與理相當。利益叢林。成就大眾。縱奢費極大而作之何傷。若事之不當道理。雖用度些小而除之何害。設謂些小之用。不除可也。抑知小者大之漸進。微者著之萌芽。故賢達之士。慎行于初。至聖之人。戒謹于微也。

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炎炎靡除。卒燎原野。流煽既盛。

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古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與佛智書)。

此節方借事以明。涓涓猶滴滴也。如治水者。于一滴之初而不止遏。終久成流。必變更夫桑田矣。炎炎。星火也。又如火于一星之初而不除滅。及其熾然。卒必燎於原野矣。至於水流火煽之際。勢已盛矣。而禍災亦已成矣。雖欲救之。固無能及矣。古云。若不矜持其細行。終有累失於大德。正如此言之謂也。書云。烏乎夙夜罔或不謹。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註曰。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是勤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勤德也。矜者。持也。細行者。小事也。△此章重在惟善是求。與不矜細行上留意。沉玩之其義自見。

此篇言長老以利濟為心。是助宣法化之機也。

圓悟謂元布袋曰。凡稱長老之職。助宣佛化。常思以利濟為心。行之而無矜。則所及者廣。所濟者眾。然一有矜己逞能之心。則僥倖之念起。而不肖之心生矣(雙林石刻)。

元布袋即台州護國此菴景元禪師。永嘉南溪張氏子。嗣圓悟勤禪師。南嶽下十五世。以師常負布袋而行。故人稱為布袋和尚。謂凡稱為長老之職品。不是尋常。乃助佛宣化。豈容易事耶。時時常要思念以利人濟世為心。當其行化時。又要無矜高自恃之念。則所及者必廣。所濟者必眾。然一時忽有矜己逞能之心。則僥倖欲得之念便起。而不肖之心即生矣△矜高之病。極是難除。我願諸君。內省常歉。久自無之。

此篇言人當謹始慎終。以成令名也。

圓悟謂杪喜曰。大凡舉措。當謹終始。故善作者必善成。善始者必善終。謹終如始。則無敗事。

此節教謹始終。謂大凡為人舉動止措之間。必當要謹始慎終。故善于作事者。必能善成。善于慎始者。必能善終。若謹守至終猶如最初無二。則于事必無所取敗也。

古云。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行百里之半於九十。斯皆歎有始而無終也。故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此節舉事以驗。古云。惜乎作上衣者未得成。便改作下裳。又如行路者。百里至五十里而返。甚至行到九十里而返者。斯皆歎有始而無終也。故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

昔晦堂老叔曰。黃檗勝和尚。亦奇衲子。但晚年謬耳。觀其始得。不謂之賢(雲門葦集)。

此節舉人以驗。昔晦堂老叔曰。黃檗山惟勝禪師。潼州羅氏子。嗣黃龍南和尚。南嶽下十二世。參黃龍日。挺特卓立。人皆稱之為奇衲子。及至後來作事差謬便不如也。觀其始豈得不謂之賢△以此觀之。人可不兢兢業業。夙夜殷勤。慎終如始乎。

此篇言凡事以稽古為訓。乃無臆見之失也。

圓悟謂佛鑑曰。白雲師翁動用舉措。必稽往古。嘗曰。事不稽古。謂之不法。予多識前言往行。遂成其志。然非特

好古。蓋今人不足法。

此節言事必依古。昔我白雲師翁。凡于動用之中。必要稽考於往聖先賢。以為法則。嘗曰。凡人作事不稽察往古。謂之沒有法則。予多博採前賢之言。往聖之行。遂成我生平之志。易大畜卦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註曰。前言往行。是古聖之言行也。觀其言察其行。以成德。乃大畜之義。畜。積成也。然我非是立意好古。蓋今時人。實不足以為軌則也。

先師每言。師翁執古。不知時變。師翁曰。變故易常。乃今人之大患。予終不為也(蟾和尚日錄)。

此節又辯當執古。先師每每謂曰。師翁大煞執古。竟不知隨時變通。師翁曰。更變故作。改易常法。乃今人之大

患。予終不作此變易之事也△今人最怕執古。不執古便稱為風流丈夫也。異哉。

此篇見古人剛方自持不貶節以求名也。

佛鑑懃和尚自太平遷智海。郡守曾公元禮問。孰可繼住持。佛鑑舉曷首座。公欲得一見。佛鑑曰。曷為人剛正。於世邈然。無所嗜好。請之猶恐弗從。詎肯自來耶。公固邀之。曷曰。此所謂呈身長老也。竟逃於司空山。公顧謂佛鑑曰。知子莫若父。即命諸山堅請。抑不得已而應命(蟾侍者日錄)。

昔佛鑑和尚自太平移席于智海寺。郡守曾公元禮問。師既去誰能繼此席為住持者。佛鑒舉韶州南華智曷禪師。蜀川永康人。為人嚴厲。時號曷鐵面。嗣佛鑑和尚。南嶽下十

五世。曾公欲使之來求師一見。佛鑒曰。曷為人剛毅而中正。于世事邈然。胸中淡泊無所嗜好。請之猶恐不從公命。豈肯自來耶。公固再三邀之。曷曰。此所謂呈身媒名自銜利賣之長老也。竟逃于司空山。地在安慶太湖縣。乃二祖傳衣于三祖之處。長老者。耆德之稱。了達法性。內有智德。使學者尊崇。故稱長老。公顧佛鑒曰。知子者莫若父。果然是父是子也。此雙美之辭。即命諸山堅請。抑者。逼也。屈也。強屈不已而後應允來命△從來自重者人方重之。切莫謂他不通時變好。

此篇言高人胸中有一定主宰。自不為榮辱所動也。

佛鑑謂珣佛燈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榮。達理之人。不為抑挫所困。其有承恩而効力。見利而輸誠。皆中人以下之所為(日錄)。

珣佛燈浙江湖州府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本郡史氏子。嗣佛鑑懃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謂凡有見識高上之士。了知世間幻妄非真。雖有名位。不以之為榮華也。通達至理之人。縱有幾多抑屈折挫。不以之為困窮也。抑。屈也。挫。摧折也。有一種承人之恩。便趨奉以力効之。見他有利。便輸誠以恭敬之。如此等輩。皆中人以下之所為。何足道哉△若蓄中人以下之心。便孤負你自家一箇充塞天地人量也。珍重珍重。

此篇言長老不可徇私自好。為外物惑亂也。

佛鑑謂曷首座曰。凡稱長老。要須一物無所好。一有所好。則被外物賊矣。

首座。表率叢林。人天眼目。分座說法。開導後昆者○此節教人潔心無所好。凡稱曰長者。胸中要空廓。無一物所好。設一有所好。所謂一塵起而蔽空。便被所好之物。為其賊矣。

好嗜欲。則貪愛之心生。好利養。則奔競之念起。好順從。則阿諛小人合。好勝負。則人我之山高。好掎克。則嗟怨之聲作。

此節顯有好心隨事變。設若好嗜欲。則貪愛之賊心便生。好利養。則奔競之賊念便起。好順從。則阿屈諂詐小人之賊來合。好勝負。則人我之賊山轉高。掎克。聚斂也。謂刻剝民財。好掎克。則嗟怨之賊聲便作。

總而窮之。不離一心。心若不生。萬法自泯。平生所得。

莫越於斯。汝宜勉旃。規正來學(南華石刻)。

此節總結一心無所變。總而窮之。外物豈能賊我哉。其實不離我心也。心若不生。萬法自泯。予平生所知所得。無越于斯。汝當勉力而深修之。以此所得。規正夫來學可也。△一物無所好。其清潔可知矣。一有所好。便失身於不義。可不慎乎。

此篇舉師行以誠人去奢從儉也。

佛鑑曰。先師節儉。一鉢囊鞵袋百綴千補。猶不忍棄置。嘗曰。此二物相從出關。僅五十年矣。詎肯中道棄之。

此節出陳節儉。節。檢束也。儉。去奢從約也。謂先師為人最節束儉約。其餘姑置不論。試看他一鉢囊。一鞋袋。

百綴千補。綴。聯補也。猶不忍棄置。嘗曰。此二物相從我出夔關已來。僅五十年矣。豈肯中途棄之。此正見其有節儉之實。

有泉南悟上座。送褐布襪。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則溫。夏服則涼。先師曰。老僧寒有柴炭紙衾。熱有松風水石。蓄此奚為。終却之(日錄)。

此節明無貪愛。上是可棄不棄。此是可取不取。始見其妙。有泉南悟上座。送一褐布襪。乃冰火二鼠之毛所織之布。火鼠入火不焚。毛長尺許。污則以火浣之。北方有冰厚百尺。有鼠在下。但食其冰。毛長數寸。可以為布。二者合成。冬暖夏涼。出神異記。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則溫。夏服則涼。此見珍奇之甚。先師曰。老僧寒則有柴炭。有紙衾。紙衾。即紙縫之被。熱則有松風。有水石。

蓄此之物何為。竟謝而却之也。其節儉如此△若不有後節。直一慳吝長老也。知此。足見哲人之志。不為外物動矣。

此篇見古人為道惜人。不是尋常哀痛之謂也。

佛鑑曰。先師聞真淨遷化。設位辦供。哀哭過禮。歎曰。斯人難得。見道根柢。不帶枝葉。惜其早亡。殊未聞有繼其道者。江西叢林。自此寂寥耳(日錄)。

師舉五祖聞真淨和尚入寂。設位上供。哀哭過禮。謂輓悼之禮太過。歎曰。如斯之人。實是難得。見道直徹根柢。花之根曰蒂。木之根曰柢。說法不帶枝葉。何天不佑。惜其早亡。當今之際未聞有如師之證徹。繼續道法者。江西叢林。自此恐寂寥耳△得百庸人。不如得一賢人。一旦喪

亡。非夫人之慟而誰慟。

此篇舉先宗德業。使後人取法。安貧以守道也。

佛鑑曰。先師言白雲師翁。平生疏通無城府。顧義有可為者。踴躍以身先之。好引拔賢能。不喜附離苟合。一榻翛然。危坐終日。

此節見天性純粹。謂先師生平以來。胸襟中疏通不存一物。城府者。能遮能藏之地。此曰無城府。則知此老胸次廓落。無隱無覆也。凡見義合理之事。則踴躍以身而先導之。踴躍者。欣然前進之貌。其性極愛汲引提拔賢能之士。而不喜者。是一等有利者則附之。無財者。則離之。此苟且求合之類也。時中惟一榻。翛然自如。危然獨坐而已。翛然。如鳥之孤飛自如也。

嘗謂凝侍者曰。守道安貧。衲子素分。以窮達得喪移其所守者。未可語道也(日錄)。

此節明抱道守德。上是行實。此是言切。嘗謂凝侍者曰。抱守道德。安處貧窮。是衲子家本分。若以窮通得失。改移其操守者。未可與之言道也△你看他一直到底。是箇本色宗師。誰得而似之。

此篇教人當深操遠慮。刻苦進修也。

佛鑑曰。為道不憂。則操心不遠。處身常逸。則用志不大。古人歷艱難。嘗險阻。然後享終身之安。蓋事難則志銳。刻苦則慮深。遂能轉禍為福。轉物為道。

此節明歷以艱苦志則堅。謂為道之人。時中若不懷憂致
想。便知他操道之心不廣遠。處身常求安逸。則知他所
用之志不濶大。古人為道。歷盡多少艱難。嘗遍幾多險阻。
道業成就。然後享終身之安。蓋事若難行。則志氣愈加勇
銳。刻苦用力。則思慮益見淵深。由是勇猛精修。遂能轉
禍為福。轉物為道也。

多見學者逐物而忘道。背明而投暗。於是飾己之不能。而
期人以為智。彊人之不逮。而侮人以為高。以此欺人。而
不知有不可欺之先覺。以此掩人。而不知有不可掩之公
論。故自智者人愚之。自下者人高之。

此節明飾過欺人道必喪。多見近來學者。逐外物竟忘所學
之道。正如背明而投暗也。內問諸心于理不明。返要莊飾
自己之不能處。而輕欺于人。使人謂我是智者。本不及

人。又要強勝于人。以為他不我及。而侮慢於人。以己為高。殊不知以此無智而欺人。竟不知尚有不可欺之先覺在也。以此欺侮而掩人。竟不知尚有不可掩之公論在也。故所以自家欲智。人返以為愚。自家欲下。而人返以為高也。

惟賢者不然。謂事散而無窮。能涯而有盡。欲以有盡之智。而周無窮之事。則識有所偏。神有所困。故於大道。必有所闕焉。

此節謂賢者存誠而道證。惟有賢達之士不然。謂世間之事萬殊。有何窮盡。人之智能。本有涯量。爾今欲以有盡之智。而欲周徧無窮之事。則智識自然周致不到。則有所偏。神明自然徧察不來。而有所困。識偏神困。故于大道不能完全。而自闕矣△古今成就道業者。誰不是歷艱難嘗

險阻的人。不然。立雪斷臂。俱閑事也。

此篇謂應世當以三訣為主。缺則事不行矣。

佛鑑謂龍牙才和尚曰。欲革前人之弊。不可亟去。須因事而革之。使小人不疑。則庶無怨恨。予嘗言住持有三訣。見事。能行。果斷。三者缺一。則見事不明。終為小人忽慢。住持不振矣。

潭州龍牙寺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嗣佛鑑勲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謂欲改革前人之弊病。不可亟去。亟。急也。須因一法革一事。使小人不生疑惑。而亦不致生怨恨也。住持有三訣者。第一見一切事。如杲日當空。無纖毫隱蔽。第二應當行者。如大象渡河。一直向前。第三剖斷是非。如明鏡當臺。妍媸俱在。此三法中缺失一法。則見事

不明白。終竟為小人忽慢。使住持之道。不得振起之矣△
此三訣是護身符子。失之身則不寧。事則不備矣。

此篇誨住持當操守清淨。持信于人。乃為真正體段也。

佛鑑曰。凡為一寺之主。所貴操履清淨。持大信以待四方
衲子。差有毫髮猥媠之事。於己不去。遂被小人窺覷。雖
有道德如古人。則學者疑而不信矣(山堂小參)。

謂凡為一寺之主人。所貴者在自己。操守行履要清淨潔
白。應機接物。要持大信力以待四方衲子。假若有一毫髮
大的猥鄙媠污之事。于自己分上不曾去除。遂被小人窺
覷。窺覷。探視也。雖則道高德備與古人無異。而學者窺
其所行。將疑而不信矣△操履清淨。豈獨住持為然。孰不
欲其然也。逸欲生。驕情起。使大信一機。墮喪殆盡矣。

此篇見古人梗直有節義。人罕能及也。

佛鑑曰。佛眼弟子。唯高菴勁挺。不近人情。為人無嗜好。作事無黨援。清嚴恭謹。始終以名節自立。有古人之風。近世衲子。罕有倫比(與耿龍學書)。

謂佛眼和尚法嗣中。唯獨有高菴悟。勁健而挺直。又不以私情親順于人。且而不貪愛自奉。作事無朋黨援引。加以清淨嚴密。端恭而敬謹。從始至終。皆以名節自立。實有古人之風範。近世衲子中。少有與人為倫為比矣△者是今時立身行事第一箇模範。宜刻意師之。

此篇言住持臨眾。固貴無一時一刻之不謹。而於臨事時。尤貴博訪以善其行也。

佛眼遠和尚曰。蒞眾之容。必肅於閒暇之日。對賓之語。當嚴於私昵之時。林下人發言用事。舉措施為。先須籌慮。然後行之。勿倉卒暴用。

舒州佛眼清遠禪師。臨邛李氏子。嗣五祖演禪師。南嶽下十四世○此節教住持作事先須審慮。蒞。臨也。謂臨于大眾之容貌。不在暫時作威作樣。要在閒暇之日必端必肅也。立身之道。內剛而外柔。蒞眾之容。上承而下順。不和則不可接物。不嚴則不可御下。凡對賓之語言。要在平日言真語實。臨時豈能裝點整飾耶。私昵者。閑居獨處之時。蓋林下道人。揭示一言。施行一事。或舉止動靜施設之間。必首先要籌算思慮停當。然後行之。不得倉卒暴用。自失善利也。

或自不能予決。應須諮詢耆舊。博問先賢。以廣見聞。補其未能。燭其未曉。豈可虛作氣勢。專逞貢高。自彰其醜。苟一行失之於前。則百善不可得而掩於後矣(與真牧書)。

此節明己不能決。當詢先哲。至於臨事之際。或我不能自己決擇。應須諮詢請教于耆舊。博問廣扣于先賢。以此開廣己之見聞。補益己之未能。燭破己之未曉。始為善用心者。豈可虛作氣勢。專逞貢高。自彰其醜耶。若有一事不法失之于眾人之前。雖有百善不可得而掩飾于後矣△臨事不厭細審。乃防微杜漸也。致於博採見聞。不驕虛勢。又何患乎失之所有也。

此篇言利欲難防。當以道德正其身心也。

佛眼曰。人生天地間。稟陰陽之氣而成形。自非應真乘悲願力。出現世間。其利欲之心。似不可卒去。

此節謂利欲難以卒去。謂人生于天地造化之間稟賦陰陽之氣。而成此形。本是生成的凡夫。豈能斷除遠劫以來三毒之習。又非聖人應現真體。乘悲願力。出來現身而生此人間者。則其財利愛欲之心。似乎不能卒然而除去之也。

惟聖人知不可去人之利欲。故先以道德正其心。然後以仁義禮智教化隄防之。日就月將。使其利欲不勝其仁義禮智。而全其道德矣(與耿龍學書)。

此節明聖人知深明遠。所以古之聖人。深知一切眾生。有不可除之利欲。苟今要使之轉凡為聖。故先以道德使彼修之學之。以正其心。然後繼之以仁義禮智四端教之化之。

以為隄防之具。如是久之。積年累歲。日就月將。不覺不知而貪利趨欲之心。不勝仁義禮智之志。而道德于是乎得完全矣△惑習深種也。是豈卒然去哉。唯律身嚴行。乃可去其瑕玷。而全乎道德也。

此篇教學者實悟自心。不可泥於語言文字也。

佛眼曰。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蓋文字語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象之表。

此節明文字能障塞悟門。謂學者不可泥滯于文字語言之間。蓋文字語言。乃古人之糟粕也。依他人之言語。作自己之解會。返來障塞自家妙悟之門。終不能出于語言文字之外。

昔達觀顥初見石門聰和尚。室中馳騁口舌之辯。聰曰。子之所言。乃紙上語。若其心之精微。則未覩其奧。當求妙悟。

此節見文字於真修無力。昔潤州金山曇顥禪師。嗣石門聰和尚。南嶽下十一世。初見石門。于室中往往馳騁口舌之辯。聰曰。子之所說。乃紙上語。若論你自心之精深微細。實未曾親見其玄奧。應當直求妙悟。

悟則超卓傑立。不乘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吼哮。百獸震駭。迴觀文字之學。何啻以什較百。以千較萬也(龍門記聞)。

此節顯悟後知文字不實。若使悟矣。則爾自能超然雄傑。卓爾成立。凡有所說。即不乘襲其文言。不留滯于語句。

縱橫無礙。如獅子王哮吼。百獸皆震懼驚駭。到此地位。返觀向日文字之學。不止以十比百。以千比萬也△文字非真不可學。但以本末之分耳。其病在泥字上。泥則不變通。而自性障蔽。

此篇訓人當以規矩防情救弊。為入道之階墀也。

佛眼謂高菴曰。百丈清規。大槩標正檢邪。軌物齊眾。乃因時以制後人之情。夫人之情猶水也。規矩禮法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人之情不制則肆亂。故去情息妄。禁惡止邪。不可一時亡規矩。

此節謂意制規矩。百丈所以欲立清規者。大槩的意思。只要標顯正法。檢束邪行。軌法于人。整齊大眾。乃因時取用。以調制後人之情識而已。且夫人之情。猶之乎水也。

規矩禮法為隄岸。以防備之。設使隄岸之土石如不堅固。其水必致奔衝而突出之也。人之情亦然。若使妄情不制止。必放肆而淫亂之。故所以去情識止妄想禁惡念息邪行。不可一時一刻亡失規矩。

然則規矩禮法。豈能盡防人之情。茲亦助入道之階墀也。規矩之立。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擴乎如大道。行之者不惑。先聖建立雖殊。歸源無異。

此節明行之在人。然則規矩禮法。又豈能盡防人之情。茲亦不過假此助人為入道之階梯如丹墀。而可及門也。規矩之建立。其昭然如日月在天。望之者不迷。其廣濶如大道在前。行之者不惑。先聖之建立雖則各有不同。總只使人至乎妙道之域。所謂歸源無異也。

近代叢林有力役規矩者。有死守規矩者。有蔑視規矩者。斯皆背道失禮。縱情逐惡而致然。曾不念先聖救末法之弊。禁放逸之情。塞嗜欲之端。絕邪僻之路。故所以建立也(東湖集)。

此節明不達其意。近代叢林中。有專務其勢。而力役規矩者。有不達權變。而死守規矩者。有不遵禮法。而輕視規矩者。如斯等見。皆為背正道失正禮。縱私情逐惡意而使之然也。竟不思先聖之意。原為救末法之積弊。禁止放逸之妄情。塞人嗜慾之端。絕人邪僻之路。乃所以建立此規矩也△幸毋錯會古人意。教你依規矩。正是尊重自己之人品。古今陰受其賜者普矣。

此篇教人責己恕人。當返觀而自知矣。

佛眼謂高菴曰。見秋毫之末者。不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自舉其身。猶學者明於責人。昧於恕己者。不少異也(真牧集)。

南康軍雲居高菴善悟禪師。泮州李氏子。嗣佛眼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秋毫者。莊子曰。秋獸生毛至微。孟子曰。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謂世人有眼力精明者。能見秋毫之微末。却不自見其眼上之睫。睫。眉毛也。又有壯力勇健者。能舉千鈞之重。而不能自舉其身。三十斤為一鈞。比二者猶之乎學者責人最明。恕己便昧。恰似與不見睫。不舉身者。無異也△不自見。不自舉。是人說不到的地位。試看明昧在誰。知此。可以與言矣。

此篇誨學者當具參學眼。識真正人品也。

高菴悟和尚曰。予初遊祖山。見佛鑑小參。謂貪欲瞋恚。過於冤賊。當以智敵之。智猶水也。不用則滯。滯則不流。不流則智不行矣。其如貪欲瞋恚何。予是時雖年少。心知其為善知識也。遂求挂搭。

謂予初行脚至祖山。見佛鑑和尚小參。曰。貪欲瞋恚。過于有冤之賊。其利害不小。當以智慧抵敵之。夫人之智猶如水也。不用則滯塞。滯則不流通。不流則智不行矣。爭奈得貪欲瞋恚何。予聞此開示。雖則年少。心中知其為真善知識也。遂求挂鉢搭衣而依止之△虎生三日。有食牛氣。纔出便具識人之眼。何其偉哉。

此篇教人存心正大。為入道之根基也。

高菴曰。學者所存中正。雖百折挫而浩然無憂。其或所向

偏邪。朝夕區區為利是計。予恐堂堂之軀。將無措於天地之間矣(真牧集)。

謂凡做學者。胸中所存的。必要中而不偏。正而不邪。設使一時遇諸難事。縱有百般折之挫之。要使浩然之志氣常存。絕無憂慮念頭。此方是衲僧體段。設或所向偏邪。朝夕之間。區區貪圖利養以為是計。區區。卑小之稱。猶碌碌也。我恐你者一表堂堂之身。將來無可安于天地之間矣△此是楊枝一滴水。甦人多矣。

此篇教人當除妄去蔽。以全道德仁義也。

高菴曰。道德仁義。不獨古人有之。今人亦有之。以其智識不明。學問不廣。根器不淨。志氣狹劣。行之不力。遂被聲色所移。使不自覺。蓋因妄想情念。積習濃厚不能頓

除。所以不到古人地位耳(與耿龍學書)。

謂道德仁義。乃人生秉彝之良。不獨古人有之。今人亦未嘗不有之也。既皆有之。焉有古今之差別耶。由今人之智識不明白。學問不廣博。根器濁而不淨。志氣狹而卑劣。加之行持無有猛力。主宰不定。遂被外境聲色所移去。致使不自覺知。然則病在於何。蓋因人之妄想多情念重。生平所積之習氣濃厚。不能頓然除去。所以不得到他古人地位耳△妙哉斯訓。可不一清心飲歎。

此篇言比丘以清儉為貴。宜取法于古人也。

高菴聞成枯木住金山。受用侈靡。歎息久之曰。比丘之法。所貴清儉。豈宜如此。徒與後生輩。習輕肥者。增無厭之求。得不愧古人乎。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何朔人。嗣芙蓉道楷禪師。青原下十二世。生平好坐枯木禪。故以枯木稱之。高菴和尚聞住金山日。所受用者奢侈靡費。因歎息久之曰。比丘受用之法。所貴在清廉而儉約。豈宜作此奢華受用。若為主人者。如此華美。徒然與後生一輩。翫習輕肥者。返增無有厭足之心而遍求之。得不愧草衣木食之古人乎○輕肥者。謂乘肥馬衣輕裘也。古云。肥馬衣輕裘。佯佯過閭里。雖得市廛憐。還為識者鄙△多見後生輩。只要美衣美食。不知作何消受。消受不去。害亦深矣。

此篇言住持為人模範。以法令為先也。

高菴曰。住持大體。以叢林為家。區別得宜。付授當器。舉措係安危之理。得失關教化之源。為人模範。安可容

易。

此節明住持有體。謂為住持之大體。不可存私。當以叢林為家業。凡所作事。分別要得其宜。付授須當美器。一舉一止之間。即關安危之理。于得于失之中。總成教化之源。作人模範。豈可容易而能為耶。時中必須如臨深履薄可也。

未見住持弛縱。而能使衲子服從。法度凌遲。而欲禁叢林暴慢。昔育王謹遣首座。仰山偉貶侍僧。載於典文。足為令範。

此節教師法須嚴。世未見有為師者。弛廢放縱。而能教衲子欽服而相從也。法度既已凋喪。豈能禁止叢林之橫暴侮慢乎○昔慶元府育王寺無示介謹禪師。溫州張氏子。得法

稱。事之佯怒黃某到隨有拙。賞泰氏。知責座。謹嗣使俱曰。俄自白師公。福州。面外集客語。人度明眾之泰眾老其福。鐵方鐘官閑朔法使然。集是服禪。有友擊侍僧何有誰偉在鐘道。此。毅。僧。謀。木。結。師。蒞。維。問。僧。之。果。擊。道。由。此。禪。剛。侍。擇。舊。禪。名。付。偉。他。搜。偉。座。授。由。祖。性。與。謙。守。與。偉。剛。名。一。人。可。莊。也。分。座。出。院。大。其。座。白。守。與。偉。剛。名。一。人。可。莊。也。分。座。出。院。大。世。去。知。座。迎。邱。山。為。十。一。回。色。知。首。受。潭。五。眾。去。不。州。為。十。一。回。色。知。首。受。潭。十。眾。去。不。州。為。十。一。回。色。知。首。受。潭。下。疾。知。令。座。袁。世。嘗。即。未。之。座。實。為。人。俱。即。嶽。告。抵。至。出。十。者。會。泰。座。首。可。二。首。南。座。逆。免。守。擯。下。違。茶。座。首。不。可。二。首。師。首。語。憐。郡。責。嶽。敢。及。曰。首。事。猶。乎。山。禪。請。座。求。日。重。南。莫。折。首。實。所。他。破。黃。卓。普。之。眾。一。至。師。事。曲。泰。失。眾。而。住。靈。因。詰。出。樂。至。師。事。曲。泰。失。眾。而。住。長。一。見。欲。佯。呼。龍。人。幹。丈。永。告。弱。昧。心。職。嗣。于。一。見。欲。佯。呼。龍。人。幹。丈。永。告。弱。昧。心。職。嗣。

子。得法于大滄秀禪師。南嶽下十三世。載于典文者。出僧寶傳。足可以為法門令範也。

今則各徇私欲。大隳百丈規繩。懈於夙興。多缺參會禮法。或縱貪饕而無忌憚。或緣利養而致喧爭。至於便僻醜惡。靡所不有。烏乎。望法門之興。宗教之盛。詎可得耶(龍昌集)。

此節明師法不成。且今之為住持者不然。各隨己欲。稱性任情。大隳百丈所立之規矩準繩。隳者。壞也。叢林本有早參晚參。乃恒規也。夙興即早起。廢早參也。又多缺于尋常省會之禮法。或縱貪饕而無忌憚。求之不足曰貪。嗜之不足曰饕。或因貪取利養。以致于喧鬧而爭競之。其餘一切便僻醜惡之事。無所不有。烏乎。如是之人。要望法門興。宗教盛。如何能得。斯真可歎也△與人作師法。當

于寒烟荒雨時。細看自家是何等模樣。是何等行徑。乃為得體。

此篇以父母師長期望之念。惕動學人心志。使之精進不已也。

高菴住雲居。每見衲子室中不契其機者。即把其袂正色責之曰。父母養汝身。師友成汝志。無饑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辦道業。他日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衲子聞其語。有泣涕而不已者。其號令整嚴如此。

高菴和尚住雲居日。每見禪者入室答語不能契合其機者。即把其衣袂正其顏色而斥責之曰。父母生養汝之身。師友成就汝之志。而且依止叢林。受檀信之施。不為饑寒之所迫。既出家了。仗佛法之力。不為征役之所勞。軍差曰

征。民差曰役。于此身安心閑之際。而不肯立堅確之志。起精進之心。成辦自家道業。他時異日。將何面目去見你父母師友乎。衲子聞其語。有泣涕而不止者。其號令整齊。教誡威嚴之如此也△聞語泣涕。正良心發現處。如此教之誨之。孰不踊躍前進乎。可見人材之成敗。半由于主持者之善為造就。可不慎哉。

此篇言古者以德育人。愛之至。憐之深也。

高菴住雲居。聞衲子病移延壽堂。咨嗟歎息。如出諸己。朝夕問候。以至躬自煎煑。不嘗不與食。或遇天氣稍寒。拊其背曰。衣不單乎。或值時暑。察其色曰。莫大熱乎。不幸不救。不問彼之有無。常住盡禮津送。知事或他辭。高菴叱之曰。昔百丈為老病者立常住。爾不病不死也。

此節惻隱存誠。師住雲居時。每聞衲子有病移延壽堂。堂名延壽者。乃安撫老病之所也。古來叢林。老者送安樂堂。病者送延壽堂。今又名涅槃堂是也。師乃咨嗟歎息。如出諸己。謂病者如己之所生也。早夜躬親問候。以至自煎藥煑食。每以食與病者。先自嘗之。若未嘗則不與之一食。或遇天氣稍寒。拊彼病者之背曰。衣不單乎。或值一時暑熱。即觀彼顏色曰。莫大熱麼。不幸彼之天數已盡。無復生之理。亦不問彼人衣鉢之有無。一皆出于常住。盡叢林之常禮。以津送之。知事者或以他故為辭。師即呵叱之曰。昔百丈原為老病者建立常住。難道爾不病不死也。

四方識者。高其為人。及退雲居過天台。衲子相從者。僅五十輩。間有不能往者。泣涕而別。蓋其德感人如此(山堂小叅)。

此節至德有在。四方有智識者。尊其為人之高妙。及至退雲居過天台。衲子相從去者。僅五十輩。間或有不能同去者。泣涕而別。蓋其師之盛德。感人留戀如此△邇來叢林。見病人不嫌不恨足矣。吾不審慈悲之心安在。

此篇見道人隨處可樂不擇居以自適也。

高菴退雲居。圓悟欲治佛印臥龍菴。為燕休之所。高菴曰。林下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予以從心之年。正如長庚曉月。光影能幾時。且西山廬阜。林泉相屬。皆予逸老之地。何必有諸己。然後可樂邪。未幾即拽杖過天台。後終於華頂峯(真牧集)。

高菴和尚既退雲居。圓悟禪師極優愛之。欲修治佛印禪師所創之臥龍菴。為燕閑休老之所。師曰。林下學道之人。

本以道德節義為樂。彼形骸可以擲于意外。何足惜哉。況
予今已是從心之年。光景不久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
欲不踰矩。謂凡事從心所欲。不過法度也。年至此時。正
如長庚曉月。光影能有幾時。東有啟明曰金星。西有長庚
曰水星。金星在西。日出則現。水星在東。日沒則現。又
先日出曰啟明。後日沒曰長庚。曉月。如二十七八之月。
纔發則天曉矣。謂光景不長若此。且西山之廬阜。山林泉
石。相屬相望之處。總皆可以為予休老之地。豈必要是自
家所治之處。然後乃可為樂耶。未幾即拽杖過天台。後示
寂於華頂峯△不獨萱艸忘憂。讀此自然樂矣。

此篇謂住持當殷勤誘掖。使學者得以成其美材也。

高菴曰。衲子無賢愚。惟在善知識。委曲以崇其德業。歷
試以發其器能。旌獎以重其言。優愛以全其操。歲月積

久。聲實竝豐。蓋人皆含靈。惟勤誘致。

此節明人才在知識曲成。凡為衲子。原無一定是智是愚。惟在師家委婉曲成。使他進德修業。時中令勤勞以磨之。將事務以試之。使之發其美器才能。更須旌表之。獎勸之。以崇重他所發之言。又要優待之。眷愛之。以曲全他所持之行。如此從年至歲。日積月累。久久之間。使其聲名行實。二者俱豐。豈不為善知識之方便作成之也。蓋人皆含具有靈知之性。此性乃種子也。其助發靈苗。要藉外緣。故須在殷勤誘致也。

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琢磨則珪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淤泥。疏濬則川澤。乃知像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勸獎之道。亦有所未至矣。

此節喻明要賢人勸獎。譬如美玉在璞石之中。若抵擲之則終成瓦石。抵擲。拋棄也。設若一遇良工琢磨之。則必成珪成璋矣。琢磨。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言其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珪。上圓下方。瑞玉所成。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半圭曰璋。又如水之發源。若壅塞之則成淤泥。使有人為之疏濬。則必成川成澤矣。闕。塞也。濬。深也。以此觀之。在像季之人。非獨遺其賢者而不用。其奈師家撫養恩育之情。勸發獎導之道。有所未到耳。

當叢林殷盛之時。皆是季代棄材。在季則愚。當興則智。故曰。人皆含靈。惟勤誘致。是知學者。才能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學者道德才能。消長之所由也(與李都運書)。

此節結成見勤誘之功。當其叢林殷盛雍肅之時。那一班人
都皆是季世之棄材。豈異人哉。所以在季無人撫養。却是
愚人。當興為人誘誨。即是智者。故曰。人皆含靈。惟勤
誘致。是知學者之才能。全在主人美好于學者。則四來俱
則升。不當其時棄之便降。故主人美好于學者。則四來俱
集。獎導于學者。則不約而崇。若使抑逼之。使人便衰。
斥逐之。令人自絕。此乃是學者之道德與才能。或消或長
之所由致也△好男兒。莫可惜。願為人師者。當懇懇于求
賢而作成之也。

此篇論為人模範。貴在自嚴。所以上令下行也。

高菴曰。教化之大。莫先道德禮義。住持人尊道德。則學
者尚恭敬。行禮義。則學者耻貪競。住持有失容之慢。則
學者有凌暴之弊。住持有動色之諍。則學者有攻鬪之禍。

此節明教化須存大體。謂凡要行教化所至大者。莫先於以
道德正其心。復以仁義修其身。住持人尊道德。則學者亦
尊道德。而所懷者恭敬。主人若行禮義。則學者亦有禮
義。而自能耻其貪競。主人若無雅量。而有失容之慢。則
學者即有凌辱橫暴之弊。主人若不莊重而有動色之諍。則
學者即有攻擊鬪爭之禍。

先聖知於未然。遂選明哲之士。主於叢林。使人具瞻。不
喻而化。故石頭馬祖。道化盛行之時。英傑之士出。威儀
柔嘉。雍雍肅肅。發言舉令。瞬目揚眉。皆可以為後世之
範模。宜其然矣(與死心書)。

此節見道成由於明哲。古人所以有先見之明。防于未然。
遂選明哲之士。主于叢林。使一切人。具得瞻仰。熏陶涵

濡之餘。不待聲色而頑愚自化矣。故南嶽石頭希遷禪師。有
瑞州高安陳氏子。嗣青原行思禪師。後于衡嶽寺之東。有
石狀如臺。師結菴居之。故稱石頭。諡號無際大師。及馬
祖道一禪師。道法盛行之時。自有一輩英雄豪傑之士出。
咸有威可畏。有儀可法。而且至性和柔。為人嘉美。動靜
之間。雍雍肅肅者。端嚴威儀也。或發一言。或舉一令。
乃至瞬其目揚其眉。瞬。動也。皆可以為後學之模範者。
宜乎其然也△形正影端。聲和響順。不遇真師。法道自寂
矣。

此篇教人行脚。當思古人備嘗之苦。自生胸中利益之境
也。

高菴曰。先師嘗言。行脚出關。所至小院。多有不如意
事。因思法眼參地藏。明教見神鼎時。便不見有煩惱也(記

聞)。

謂先師言。我自臨邛發足行脚出夔關。凡至小菴舊院。多
遇有文益禪師。我之意事。因念當子。嘗與悟空修地藏。○金陵清涼院法
眼湖外。值雨。忽溪流瀑漲。暫寓城西地藏。阻雪附爐次。眼
藏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眼豁然大悟。遂嗣其法。後創
為法眼宗。○明教嵩禪師見神鼎。鼎坐其堂上。嵩展具敬
禮。鼎指堂上兩小瓮曰。子來是筐取物投僧鉢中。嵩視上下
食。至明時食粥。見一淨人挾筐之下。嵩袖不煑粥。有檀齋日。次
有咀嚼於耆宿。宿剩其乾殘者。歸。納庫中。無齋之日。令碎
嵩問撥僧赴之。表同甘苦也。先師言。我思他古人行脚。如

法眼之成頓悟。明教之見德人。我胸中便不見有煩惱也△
行脚到處。遇境逢緣。俱是淘汰人的器具。學人若作逆順
境看過。便失參學名分也。

此篇見古人言行俱實。無愧自心也。

高菴表裏端勁。風格凜然。動靜不忘禮法。在眾日屢見侵
害。殊不介意。終身以簡約自奉。室中不妄許可。稍不相
契。必正色直辭以裁之。衲子皆信服。嘗曰。我學道無過
人者。但平生為事。無媿於心耳。

謂高菴和尚為人內外一致。表端莊。裏勁直。風範格式。
凜凜然不可犯。兼且一動一靜。不忘禮法。居學地在大眾
中。屢次見有侵欺而凌害之。殊。絕也。介。在也。絕不
留于胸臆之中。終身以簡約。持身自奉也。室中不妄自許

可印證于人。學者言論稍不相契。必正其顏色。直其言辭。以裁制之。要使人至于無過之地。而終成大德也。衲子皆信其言。服其教。嘗曰。我之道德學識。無有過人處。但只平生作事無有愧於自心耳△作事無愧于心。者一句。萬牛亦挽不動。

此篇教學人當涵養德性。毋攻人之過也。

高菴住雲居。見衲子有攻人隱惡者。即從容諭之曰。事不如此。林下人道為急務。和乃修身。豈可苟縱愛憎。壞人行止。其委曲如此。

師住雲居之日。每見衲子輩有攻訐他人之隱惡者。即從容諭曉之曰。做人行事不當如此。林下人唯學道最為急要。和合乃修身之本。豈可苟且放縱其心。隨自家之愛憎。壞

他人之行止。其委曲于人有如此者△一片返魂香。惜乎人用不得。

此篇見古人重德不重名。戒奔競以全節義也。

高菴初不赴雲居命。佛眼遣書勉云。雲居甲於江左。可以安眾行道。似不須固讓。師曰。自有叢林已來。學者被遮般名目。壞了節義者。不為不少。佛鑒聞之曰。高菴去就。衲子所不及(記聞)。

師初不肯赴雲居之請。佛眼和尚遣書以勸勉之。曰。雲居乃江左之首剎。極可以安眾行道。今既有請。似不須固意推讓。高菴却之曰。自從有此招提以來。學者都要想名望。却被遮般名字。與遮等題目。壞了自家節操。失了生平禮義者極多。佛鑒。聞之謂眾曰。高菴之當去當就的所

在。尋常衲子所不能及△者般名目。人欲求而不可得。師視之如棄涕。大似滄海以較溝渠。何其廣也。

此篇教住持愛憐老病。即遵佛勅也。

高菴勸安老病僧文曰。貧道嘗閱藏教。諦審佛意。不許比丘坐受無功之食。生懶惰心。起吾我見。每至晨朝。佛及弟子持鉢乞食。不擇貴賤。心無高下。使得福者一切均溥。

此節先舉佛制。貧道嘗看閱藏經諸教典籍。諦實審詳如來本意。却不許年少比丘。安然坐受無功之食。人若不去做些真實功夫。便生出幾多懶惰之心。人我之見。所以每至晨朝。佛及弟子。躬自持鉢。循方乞食。于檀越不擇貴賤。于自己心無高下。意欲使他得福者。不論貧富貴賤。

一切人平等溥濟。此是佛住世時之行持也。

後所稱常住者。本為老病比丘不能行乞者設。非少壯之徒可得而食。逮佛滅後。正法世中。亦復如是。像季以來。中國禪林。不廢乞食。但推能者為之。所得利養。聚為招提。以安廣眾。遂輟逐日行乞之規也。

此節乞食為眾。及至後來所稱為常住者。古人之意本為老病比丘不能出門行乞者所設。原非是少壯之徒。可得安坐而食。及佛滅後。正法流行之際。叢林之中。亦復行乞。後至像法之時。中國禪林猶然不廢古轍。依舊乞食。但推舉良能者為之。所得之財物利養。聚積于常住。以便廣納其眾。故此便止逐日行乞之恒規也。

今聞數刹住持。不識因果。不安老僧。背戾佛旨。削弱法

門。苟不住院。老將安歸。更不返思常住財物。本為誰置。當推何心以合佛心。當推何行以合佛行。

此節背亡佛旨。今聞有幾處為住持者。不識前因後果。不安老病僧人。違背佛之意旨。削弱古制法門。設若你不住院。老去何歸。更不返思常住所積之財物。本來原為誰人收置。你既如是做長老。將推何等心念。去合得佛之慈心。又推何等行力。來合得佛之密行。

昔佛在世日。或不赴請。留身精舍。徧巡僧房。看視老病。一一致問。一一辦置。仍勸請諸比丘。遞相恭敬。隨順方便。去其嗔嫌。此調御師統理大眾之楷模也。

此節重引佛行。你豈不聞佛在世日。或不赴外請。留存自己在精舍中。精舍者。乃達多長者所造之精置齊整房舍

也。遍處巡看。各各僧房。看視老者病者。一箇箇都去致問。一切事都去辦置。仍復勸請諸比丘等。遞相恭敬。隨順老者病者之意。復以種種方便。去其眾人嗔嫌老病者之心。此皆是調御師統攝理治大眾之法則也。

今之當代。恣用常住。資給口體。結托權貴。仍隔絕老者病者眾僧之物。掩為己有。佛心佛行。渾無一也。悲夫。悲夫。

此節近時流弊。今之當代主者。恣意而用常住。以資養自家口體。或將大眾財物。結托權貴之人。求情固位。仍隔絕老者病者。眾僧之物。掩覆之皆為己有。佛心佛行。渾然無一毫髮也。可不悲歎。可不悲歎。

古德云。老僧乃山門之標榜也。今之禪林。百僧之中無一

老者。老而不納。益知壽考之無補。反不如夭死。願今當代。各遵佛語。紹隆祖位。安撫老病。常住有無隨宜供給。無使愚昧專權滅裂。致招來世短促之報。切宜加察。

此節勸安老病。古德云。老僧決不可少。乃山門中之標格榜樣也。今之禪林。百僧之中無一老者。若僧家到老而叢林不收。老無所靠。即增益幾多壽考。何所補益。反不如早死為妙。願今當代。各遵佛語。既紹隆祖位。宜當安撫老病。常住之有無。隨其所宜而供給之。無使愚昧之人。專其權柄。而滅裂道法。致使來世招感短命促死之報。切宜加意而審察之△鷄窗夜雨。請拈來細讀看。而悲心自現維持斯道也。

此篇見古人捨己利物。急于行道也。

覺範和尚題靈源門榜曰。靈源初不願出世。隄岸甚牢。張
無盡奉使江西。屢致之不可。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
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頽跬可須也。於
是開法於淮上之太平。

靈源門榜其略曰。惟清名字住持。實同寄客。但以領眾弘
法。仰助教風為職事。若其常住財物。既非己有。理不
得專。悉委眾僧齋。隨身衣鉢。任緣而住。伏望四方君
惟清。來有屬官。則實舉止。無絲毫縫罅。靈源初不願出世。
情。則屬官。則實舉止。無絲毫縫罅。靈源初不願出世。
悦人情。則屬官。則實舉止。無絲毫縫罅。靈源初不願出世。
○此節出之。十。九。登第。後。留。心。祖。道。宋。哲。宗。元。祐。六。年。
甚。無。盡。居。士。十。九。登。第。後。留。心。祖。道。宋。哲。宗。元。祐。六。年。為

江西漕運使。參兜率悅禪師得悟。屢致者。頻頻請舉也。受
不可者。不許可也。見世衰道危。翻者反也。○翻然者。萬章問
請曰。久有言伊尹以割烹之道焉。湯使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斯道而
有莘之野。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斯道而
改堯舜之哉。故天生斯民而誰也。○師即翻然而我佛法。不爭半步于
見斯民。非予覺之而弘揚之。其道遠也。于是即開堂說法于
佛法濫矣。雖有弘撐之拄之。其道遠也。于是即開堂說法于
此時若不見也。跬半步。尺五寸遠也。于是即開堂說法于
之太平禪院。

予時東遊登其門。叢林之整齊。宗風之大振。疑百丈無恙

時不減也。後十五年見此榜於逢原之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骨。

此節見其門風。予東遊時曾登其門。見他叢林之整齊。宗風之大振。疑與百丈住世無恙時無二也。過後又十五年。見此榜文于逢原老師之室。讀之凜然令人敬畏。如親見其道貌丰骨無異也。

山谷為擘窠大書。其有激云。烏呼。使天下為法施者。皆遵靈源之語以住持。則尚何憂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靈源以之(石門集)。

此節居士激言。山谷居士。專為作八分楷書。書此榜文。擘。分也。窠者。字眼之方楷也。未有激勵于後人云。烏呼。使天下為法施者。皆遵靈源之言以為住持。則又何憂

佛祖之道不大振于將來也哉○魯論云。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彰此道。道不能大彰于人也。子張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能檢其心。道不能弘其人也。盡心弘道。在靈源和尚有之矣△古人持法。立極垂統。功深德茂。讀此榜知為萬世準則矣。

此篇言善當法惡當戒。宜知所去取也。

歸雲本和尚辯佞篇曰。本朝富鄭公弼。問道於投子顥禪師。書尺偈頌凡一十四紙。碑於台之鴻福兩廊壁間。灼見前輩主法之嚴。王公貴人信道之篤也。鄭國公社稷重臣。晚年知向之如此。而顥必有大過人者。自謂於顥有所警發。士夫中諦信此道。能忘齒屈勢。奮發猛利。期於徹證而後已。如楊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見廣慧璉石門聰。竝慈明諸大老。激揚酬唱。班班見諸禪書。楊無為之於白

雲端。張無盡之於兜率悦。皆扣關擊節。徹證源底。非苟
然者也。近世張無垢侍郎。李漢老參政。呂居仁學士。皆
見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謂之方外道友。愛憎逆順。雷揮
電掃。脫略世俗拘忌。觀者斂衽辟易。罔窺涯涘。然士君
子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濱。擬棲心禪寂。發揮本有而已。

此節見主賓皆妙○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本州台城人。南
嗣靈隱惠遠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丞相富弼字彥國。河南
府人。宋仁宗拜為鄭國公。諡文忠。定公。得法于投子修顥
禪師。致仕洛陽。以偈答蘇州圓照本禪師云。曾見顥師悟
入深。因緣傳得老僧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覩靈光演
音○舒州投子悟證修顥禪師。嗣慧林宗本禪師。青原下十
二世。鄭公與壁間。灼。昭然也。昭然也。昭然也。昭然也。昭
鴻福寺兩廊壁間。灼。昭然也。昭然也。昭然也。昭然也。昭
如此尊嚴。王公貴人信向此道。如此篤厚也。鄭公為國家

社稷重臣。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蓋國以
安民為本。社稷曰社。起亦為民而。君之尊。公至末于二者之存亡。此
又堅固。而顯有能。大勢徹諡。康定谷道。非漢慈。明為方外友。○汝州廣
自謂如士。徹諡。康定谷道。非漢慈。明為方外友。○汝州廣
其能于大。徹諡。康定谷道。非漢慈。明為方外友。○汝州廣
人。宗法徑夫。是後亦與。慈明為方外友。○汝州廣
宗法徑夫。是後亦與。慈明為方外友。○汝州廣
法于山事。鐵亦與。慈明為方外友。○汝州廣
徑夫。是後亦與。慈明為方外友。○汝州廣
夫。是後亦與。慈明為方外友。○汝州廣
是後亦與。慈明為方外友。○汝州廣
後亦與。慈明為方外友。○汝州廣
亦與。慈明為方外友。○汝州廣
與。慈明為方外友。○汝州廣
慈明為方外友。○汝州廣
明為方外友。○汝州廣
為方外友。○汝州廣
方外友。○汝州廣
外友。○汝州廣
友。○汝州廣
○汝州廣

子。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激。發也。揚。舉也。○又兜要機徹字參問決隅有掃
激濁揚清見。酬一參白雲贛州擊持徒然杭州妙喜堂奧室故纔有
之使易。揚。無從難擊根源。號字喜登。凡。逆。順。之。境。○
舉揚。如率處關。證子政道心之外。愛憎
揚。老受可隆扣謂快諱杲字問出塵中。雷
潔。大。事。實。即。皆。悅。禪。師。能。使。其。慶。喜。中。益。者。此。如
也。諸。有。悅。禪。師。能。使。其。慶。喜。中。益。者。此。如
自。此。皆。悅。禪。師。能。使。其。慶。喜。中。益。者。此。如
使。和。傳。見。真。不。通。機。無。得。翰。外。友。然
激。發。之。使。自。此。皆。悅。禪。師。能。使。其。慶。喜。中。益。者。此。如
九。世。發。之。使。自。此。皆。悅。禪。師。能。使。其。慶。喜。中。益。者。此。如
下。載。之。嗣。不。真。張。人。師。室。者。方。外。友。然
嶽。者。唱。列。無。子。處。顯。如。官。禪。師。室。者。方。外。友。然
南。濁。答。班。班。列。張。氏。阻。隔。○。近。官。禪。師。室。者。方。外。友。然
禪。師。謂。酬。班。班。列。張。氏。阻。隔。○。近。官。禪。師。室。者。方。外。友。然
念。義。酬。一。唱。白。雲。贛。州。擊。持。徒。然。杭。州。妙。喜。堂。奧。室。故。纔。有
首。之。酬。一。唱。白。雲。贛。州。擊。持。徒。然。杭。州。妙。喜。堂。奧。室。故。纔。有
嗣。清。見。一。酬。一。唱。白。雲。贛。州。擊。持。徒。然。杭。州。妙。喜。堂。奧。室。故。纔。有
子。濁。揚。清。見。一。酬。一。唱。白。雲。贛。州。擊。持。徒。然。杭。州。妙。喜。堂。奧。室。故。纔。有

不容湊泊。真果脫洒超略。不為世情俗氣之所拘執忌憚也。凡有見伊如是施為。孰不斂其衣衽。辟易惶悚。如見大海然。無有可窺見其邊涯際畔也。然彼有名有位之士君子。尚且要求禪林大老于空閑之地。寂寞之濱。水邊林下。擬度其必欲安棲此心于禪寂之中。待其發揮吾本來具之妙性而已。上一節要使人知善者當法。次下教人不善者當戒。

後世不見先德楷模專事諛媚。曲求進顯。凡以住持薦名為長老者。往往書刺以稱門僧。奉前人為恩府。取招提之物。苞苴獻佞。識者憫笑。而恬不知耻。

此節謂持法無人。上節歷舉前賢灑落境象。超悟自性。此節備陳佞人趨承情狀。敗壞法門各有所重也。謂後來世人不見先德之端楷模範。竟不以道自持。專以巧言令色諛媚

名公為事。以此委曲。無不過于求權勢之人。圖其進趨顯
達而已。凡叢林中以住持薦名為長者。薦名者。本不是
其人。而強為之也。書刺者。謂書寫姓名于簡牘曰刺。往
往寫書帖。自稱為門下僧。奉承面前貴姓為恩府大檀越。
取大眾共有之物。苞苴者。包裹珍奇以獻諂佞也。故為有
智者愍而失笑。究竟自家亦恬然而不知羞耻。恬。安也。

烏呼。吾沙門釋子。一瓶一鉢雲行鳥飛。非有凍餒之迫。
子女玉帛之戀。而欲折腰擁篲。酸寒跼蹐。自取辱賤之如
此耶。

此節歎其無耻。烏呼二字。是歎息彼等無知之甚。然吾沙
門也。釋迦之子也。理宜效佛。一瓶一鉢。如雲之出岫。
如鳥之高飛。所謂一鉢千家供。孤身萬里遊。且無饑寒為
我逼迫。又無子女玉帛為我留戀。本來是一個脫洒丈夫。

何故返要折腰擁簞。酸寒跼蹐。自取凌辱。自討卑賤。至
于如此耶。○折腰者。自號五柳至縣。向那先生。太公雖後公為之狀
亮事上官。豈能辭。共祖即高祖。如此法。於足。累八字。形容
賦歸鳳凰。漢公拜門亂金也。折腰下
條也。謂主擁何之跼不敢
形令主擁何之跼不敢
人主擁何之跼不敢
擁何之跼不敢
何之跼不敢
之跼不敢
跼不敢
不敢

稱恩府者。出一己之私。無所依據。一妄庸唱之於其前。百妄庸和之於其後。擬爭奉之。真卑小之耳。削弱風教。莫甚於佞人。實姦邪欺偽之漸。雖端人正士。巧為其所入。則陷身於不義。失德於不救。可不哀歎。

此節重出庸人。稱恩府者。出于佞人一己之私。原無憑據。一妄庸唱之於其前。則有百妄庸和之於其後。擬其爭相奉承。此真是卑鄙下賤之小人耳。削弱我祖風聖教。莫有甚于此等之佞人。更須知。此實是姦邪欺偽之所由來也。雖有端人正士為他巧弄。即入他羣隊。則使一班好人。皆陷身于不義之地。失德於無救之中。可不哀歎。

破法比丘。魔氣所鍾。誑誕自若。詐見知識身相。指禪林大老為之師承。媚當路貴人為之宗屬。申不請之敬。啟壞

法之端。白衣登床。膜拜其下。曲違聖制。大辱宗風。吾
道之衰。極至於此。烏呼。天誅鬼錄。萬死奚贖。非佞者
歟。

此節痛責佞者。者一等破壞我法道之比丘。皆是魔氣所
鍾。故一味虛誑妄誕恬然自若。全不知耻。欺詐于人。現
一箇知識的身相。指禪林有名望的大老。為己之師承。媚
悅當道貴人。為己之宗屬。申其不請之敬。全是瞞人。啟
其壞法之端。不知自悞。白衣人竟去登座。戒行僧返來禮
拜。此是曲違佛制。大辱宗風。吾道法之衰。豈期一旦至
于此耶。烏呼二字悲歎也。實痛恨之極也。歸雲和尚謂。
者一等業種。天來殺他。鬼來取他。致他萬死有不可贖之
罪。非佞者而誰歟。後人知此。痛宜戒之。

嵩禪師原教有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臣。預制書則曰

公曰師。鍾山僧遠。鸞輿及門而床坐不迎。虎谿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

此節明至人自重。更推進一步。使人知佛法如此尊重。但非至人不能行之存之耳。明教和尚有原教論云。古之高僧。見天子不行臣禮。天子慕高僧。凡預有詔命之書。必尊稱之曰公曰師。○鍾山僧遠禪師。齊高祖建元元年庚辰八月。有事駕臨鍾山。因幸沙門僧遠。帝訪之。遠床坐辭老病不迎。高祖將詣床下見之。左右曰。房榻窄狹。不能容輿蓋。遂駐輦殷勤致問而去。且遠居山五十餘年。初時飲食不繼。澗飲木食二十餘年。諸方仰其高風。壽終之日。以表奏帝。帝遂以為師。御塋鍾山焉。○廬山東林虎谿慧遠禪師。鴈門樓煩賈氏子。博通六經。尤邃周易。嘗與弟慧持。造道安法師席下。聞說般若經。喜歎曰。儒道九流特

南師道結蓮臨太以賢。大濟師。但。陽其
亂。尊其師。帝。九送客。八慧永。林法師。道。民。尊有
擾。尹。不仕。安。勅。凡。十八。寂。東。曷。之。道。能。復
中。桓。居。東。敬。○蓮。社。覺。明。道。周。野。不。人
關。守。隱。東。愈。不。出。○。西。林。明。道。周。野。不。人
及。太。才。隱。帝。影。於。世。○。舍。覺。明。道。周。野。不。人
任。中。奇。淨。帝。影。於。世。○。舍。覺。明。道。周。野。不。人
己。山。下。生。出。年。盛。持。法。馱。順。南。陽。天。子。有
為。廬。天。求。不。十。卷。門。慧。賓。師。秀。碩。南。陽。天。子。有
法。廬。天。求。不。十。卷。門。慧。賓。師。秀。碩。南。陽。天。子。有
大。結。微。人。疾。三。十。卷。門。慧。賓。師。秀。碩。南。陽。天。子。有
以。之。衰。餘。以。老。居。三。十。卷。門。慧。賓。師。秀。碩。南。陽。天。子。有
家。愛。晉。門。辭。師。集。三。十。卷。門。慧。賓。師。秀。碩。南。陽。天。子。有
出。山。時。沙。門。具。山。大。羅。師。豫。章。非。亦。不。能。感。動。乎。天。子。有
髮。匡。舍。儒。並。出。之。具。山。大。羅。師。豫。章。非。亦。不。能。感。動。乎。天。子。有
祝。見。舍。儒。並。出。之。具。山。大。羅。師。豫。章。非。亦。不。能。感。動。乎。天。子。有
遂。陽。精。賢。遠。資。限。辯。覺。馱。曇。道。敬。思。當。斯。僧。道。振。
耳。潯。為。會。詔。送。為。林。竺。佛。曇。道。敬。思。當。斯。僧。道。振。
粃。至。潯。陽。會。詔。送。為。林。竺。佛。曇。道。敬。思。當。斯。僧。道。振。
糠。遊。德。社。潯。陽。守。虎。社。師。道。曇。彭。宗。高。德。

不見有真慕之士者。存之何以益乎。本和尚舉至于此。曰
予思維至此。未嘗不痛心涕下。淳熙丁酉予始謝顯恩院
事。寓居於平田西山小塢。以近日偶有所見所聞之事。多
諸矯偽。古風凋落。吾言不足以為重輕。聊書之以自警耳
△古人盡情盡力。說到千萬不奈何處。只教後人知有所
重。烏呼。其孰能一俗清于言下也。

此篇要人遵教行道。毋負古人之意也。

圓極岑和尚跋云。佛世之遠。正宗淡薄。澆漓風行。無所
不至。前輩凋謝。後生無聞。藪林典刑。幾至掃地。縱有
扶救之者。返以為王蠻子也。今觀疎山本禪師辯佞。詞遠
而意廣深切著明。極能箴其病。第妄庸輩。智識暗短。醉
心於邪佞之域。必以醍醐為毒藥也。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撫州台城人。嗣雲居法如禪師。南嶽下十六世。前曰序。後曰跋。云佛去世至今愈遠。正法亦淡。然微薄矣。澆漓泛濫之風行。無所不至。前輩老成持重之人。俱已凋謝。後生晚學。無所見聞。叢林中所有之典型。幾至掃地而盡。孟子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掃地盡矣。典刑者。謂聖人正暴除亂。懲惡勸善之法度也。縱有一二扶持救攝之者。返以為王蠻子也。此是方語。謂法門中奴。今觀疎山本禪師辯佞篇。詞極遠而意甚廣。又深切諦理。明顯佛意。極能箴除人之毒病。箴與鍼同。又規誠也。但一種妄庸之輩。智識本暗而且短。醉。昏迷也。昏醉心迷于邪佞之地。必以最上醍醐返謂之為藥也△此跋正如錦上添花。只要人爭相珍玩也。

此篇見古人謹嚴自惜。不媿為叢林主也。

東山空和尚答余才茂借脚夫書云。向辱枉顧。荷愛之厚。別後又承惠書。益自感媿。某丈。只是前日空上座。常住不用常才。無住。不赴外請。不求外援。任緣而住。初不作明日計。茂既以道舊見稱。故當相忘於道。

此節先明自己行徑。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嗣渤潭善清禪師。南嶽下四世。別來又承惠書。轉加增。蒙枉媿。但某巖穴間人。與世事淡然。其實只是前日之慧空上座。矣。今日雖中一切錢財有無。總皆付不曾蓄。不敢侵用。常住。用簿籍。總不過眼。衣鉢之資。本不終日只好任緣而住。初不

作明日之計也。才茂既以平日道舊見稱于我。斯則爾我皆
為道中人也。即當相忘于道。出莊子大宗師篇曰。孔子
云。魚相忘於江湖。鳥相忘於虛空。人相忘于道術。註
云。水深游泳。魚得其樂。故相忘也。虛空無礙。鳥得其
樂。故相忘也。道濶無涯。物我俱泯。人得其樂。故相忘
也。

今書中就覓數脚夫。不知此脚夫出於常住邪。空上座耶。
若出於空。空亦何有。若出。常住。是私用常住。一涉私
則為盜。豈有善知識而盜用常住乎。公既入帝鄉求好事。
不宜於寺院營此等事。公閩人。所見所知。皆閩之長老一
住著院。則常住盡盜為己有。或用結好貴人。或用資給俗
家。或用接陪已知。殊不念其為十方常住招提僧物也。

此節出呈所欲之事。今書中就我覓數脚夫。但不知此脚

夫。還出之于常住耶。出之于空上座耶。若使出之于空。吾無所有也。若出于常住。我則私用常住。一涉私則為盜。豈有善知識而盜用常住乎。公既入帝都。原為欲求上達。最美之事。固不宜於寺院內三寶中求此等事。公本福建之人也。所知所見。皆閩之長老一住著院了。則常住之物盡盜為己有。或有用去結好貴人。或有用來資給俗家。或有用接陪知己。殊不念我所用者。原是十方常住招提僧物也。

今之披毛戴角償所負者。皆此等人。先佛明言。可不懼哉。比年以來。寺舍殘廢。僧徒寥落。皆此等咎。願公勿置我於此等輩中。公果見信。則他寺所許者。皆謝而莫取。則公之前程。未可量也。逆耳之言。不知以謂何如。時寒途中保愛(語錄)。

此節誠勉所不當。作。如。今。之。戴。角。披。毛。償。還。所。欠。者。多。是。近。取。盜。取。此。等。盜。用。常。住。之。人。先。佛。明。言。因。果。昭。彰。可。不。懼。哉。是。盜。取。年。已。來。各。處。寺。舍。如。是。殘。廢。僧。徒。亦。皆。寥。落。總。為。信。于。我。則。他。寺。所。許。有。脚。夫。者。皆。往。謝。之。而。莫。取。則。公。之。前。程。上。達。不。可。量。也。此。不。順。情。之。語。乃。逆。耳。之。言。也。不。知。尊。意。以。謂。何。如。時。當。寒。甚。途。中。善。自。保。惜。加。餐。是。禱。△。說。得。颺。颺。才。茂。來。書。適。承。慈。愛。容。座。下。領。教。自。違。法。位。高。遷。有。缺。奉。感。法。乳。之。恩。未。嘗。忘。也。近。聞。老。師。法。位。高。遷。有。缺。奉。賀。茲。因。京。都。科。場。一。事。暫。乏。車。從。之。給。因。此。[曰/月]。瀆。法。顏。庶。脚。力。人。夫。見。數。枚。倘。若。僥。倖。帝。都。還。返。面。謝。

此篇教人拳拳奉行知因識果也。

浙翁琰和尚云。此書真閻老子殿前一本赦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此書。則他日大有得力處。浙翁每以此舉似於人。

此節見知法者自重。金陵鍾山如琰禪師號浙翁。嗣佛照光禪師。南嶽下十八世。師謂東山答才茂書。真是閻羅王殿前一本釋放罪人之赦書也。今之諸方道眼。見此一書。不知胸中果如何也。若信服。受持依而行之。他日大有得力處在。浙翁每常舉此書以示人。冀人人遵而行之也。

璨隱山亦云。常住金穀除供眾之外。幾如鳩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纔霑著則通身潰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錢就庫下回生薑煎藥。蓋可見。

此節明因果須當戒。璨隱山即漳州淨眾寺佛真了璨禪師。

泉南羅氏子。嗣佛鑑。懃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亦云。常住
金穀除纜一。著。則通身骨肉潰散爛壞矣。住持人與主其出
入者甚詳。古人。即瑞州洞山嚴謹。嘗在五祖為庫司。戒因病
禪師。青原下九世。為人嚴謹。嘗在五祖為庫司。戒因病
令侍者取生薑煎藥。寶叱之。侍者白戒。戒令取錢回買。生
後筠州洞山缺住持。郡守托戒令舉德人主之。戒曰。賣生
薑漢住得。遂請住持。後移歸宗寺。一日出門。見喝道
者。師問為誰。對曰。縣尉令避路。寶側立道傍。馬忽
跪。寶曰。畜生亦識人耶。尉再拜而去。後又遷雲居。一
夜為山神肩輿遶寺而行。寶曰。擡你爺老子上方丈去。嘗
作達磨贊。譽揚叢林。今載正法眼藏中。

今之踞方丈者。非特刮眾人鉢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以
追陪自己非泛人情。又其甚則剝去搜買珍奇。廣作人情。

冀遷大剎。只恐他日鐵面閻老子與計算哉(拈崖漫錄)。

此節明無知者自喪。今之踞人座于方丈者。非特刮削眾人鉢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用來追陪自己。非理泛用。以作人情。又更甚者。則剗去搜尋求買珍奇廣作人情。望遷大剎。梵語剎瑟。此云竿。即旛柱也。凡沙門得道。建旛以告四方。出要覽。是則是。我只恐他日鐵面閻老子與你一計較打算將來。不知你作何處分△前篇清如秋水。此篇厲似嚴霜。捧讀數過。敢不敬之畏之哉。

此篇明選賢繼席之要。乃林下之盛事也。

雪堂行和尚住薦福。一日問暫到僧甚處來。僧云。福州來。雪堂曰。沿路見好長老麼。僧云。近過信州博山住持本和尚。雖不曾拜識。好長老也。雪堂曰。安得知其為

好。僧云。入寺路徑開闢。廊廡修整。殿堂香燈不絕。晨昏鐘鼓分明。二時粥飯清潔。僧行見人有禮。以此知其為好長老。雪堂笑曰。本固賢矣。然爾亦具眼也。

此節因問知其人品。衢州烏巨山。雪堂道行禪師。迅州葉氏子。嗣佛眼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住薦福時。一日問暫到僧你從甚麼處來。僧曰福州來。雪堂曰。沿流一路曾見有甚好長老麼。僧曰。近過信州博山住持悟本和尚。江州人。嗣大慧禪師。南嶽下十六世。雖不曾禮拜相見他。却是箇好長老也。雪堂曰。既不曾拜識。安得知其為好。僧曰。某以六事知之。入寺路徑開闢居處好。廊廡修整建立好。香燈不絕報恩好。鐘鼓分明法令好。粥飯精潔恩眾好。僧行有禮規矩好。以此故知其為好的長老也。雪堂笑曰。本固賢德之人也。且你亦是箇具眼的衲僧。

直以斯言達於郡守吳公傅朋。曰。遮僧持論。頗類范延齡
薦張希顏事。而閣下之賢。不減張忠定公。老僧年邁。乞
請本住持。庶幾為林下盛事。吳公大喜。本即日遷薦福(東
湖集范延齡事出皇朝類苑)。

此節轉祈薦易主人。正以斯言通達于饒州郡守吳公傅朋。
曰。者僧所持之議論。頗類者。略同也。略同范延齡薦張
希顏之事○宋太宗時。張希顏為萍鄉邑宰。范延齡為殿
直。押兵過金陵。陣前曰先鋒。軍後曰殿直。張詠上命知
金陵事。乃問曰。天使沿路見好官員麼。范曰。昨過萍鄉
邑宰張希顏好官員也。詠曰焉得知其為好。曰自入其境。
橋路完美。田園闢闢。野無惰農。市無賭博。夜聞更鼓分
明。必知有美政者。詠曰。希顏固賢矣。天使亦好官員。
即日同薦於朝。上讚曰。二人皆國之良使也。遂陞延齡為
閣下候。希顏為發運使。張詠字復之。封定國公。閣下。

乃三公美稱。高大貌。三公者。太師。天子所師。太傅。傅相天子。太保。保安天子。又語錄云。宰相。三公。郡守。俱稱閣下。雪堂和尚謂閣下之賢。不在張忠定公之下。老僧年邁。伏乞請本為薦福住持。可以為叢林盛美之事也。吳公遂大喜。本因此即日得遷薦福△號令嚴。禮法備。古風俱在也。兼之養深蓄厚。為人所慕仰者必矣。

此篇教學人堅志確修。自他兩利也。

雪堂曰。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壁之美。離於瑕玷。沉無上妙道。非特金隄白壁也。而貪慾瞋恚。非特蟻壤瑕玷也。要在志之端謹。行之精進。守之堅確。修之完美。然後可以自利而利他也(與王十朋書)。

隄。河岸也。金隄者。非以金作隄。取其堅固如鐵作也。

謂千里之堅隄。所壞只在一蟻穴。白璧之最美。所離只在一瑕玷。離者。謂人見其瑕玷。而離棄之也。且無上妙道之最尊貴最堅剛。又不比金隄之堅。白璧之美也。而世人之貪慾瞋恚。其利害。又不比蟻壤之潰。瑕玷之離也。必在學者立志要端謹。行之要精進。守持要堅確。修習要完美。如此始可以自利而復能利於人也△若不如是。金隄類白璧壞矣。自救不暇。烏能及人哉。

此篇見古人篤志深修。不為情境所遷也。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曷鐵面住太平。有言曷行脚。離鄉未久。聞受業一夕遺火。悉為煨燼。曷得書擲之於地。乃曰。徒亂人意耳(東湖集)。

謂予在龍門時。曷鐵面住太平。有人謂我言。曷當初行脚

時。離鄉未久。忽聞受業師處。一夕失火悉為煨燼。煨燼者。火之無餘也。曷得師來書未及開讀。即擲之于地。乃曰。徒然作此攪亂吾人之意耳△不是鐵石心肝。畢竟為情所絆。事無濟矣。

此篇謂聖賢事業。貴在中正。偏邪則與道遠矣。

雪堂謂晦菴光和尚曰。予弱冠之年。見獨居士言。中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語宜終身踐之。聖賢事業備矣。予佩其語。在家修身。出家學道。以至率身臨眾。如衡石之定重輕。規矩之成方圓。捨此則事事失準矣(廣錄)。

信州龜峯晦菴惠光禪師。建寧人。嗣雪堂行機禪師。男子二十方冠。謂之弱冠。獨居士。即雪堂之父。曰。人生作事。胸中不成主宰的意。決定不要立。外面不端正的事。

決定不要行。此語宜當終身行之。則聖賢之事業備矣。佩。大帶也。古人凡遇嘉言善行。即書于佩示不忘也。雪堂謂予佩書其語。在家以此而修身。出家以此而學道。及至出世之時。亦以此率身臨眾。猶如衡石之定重輕。規矩之成方圓。無不頭頭合轍。若捨此。則事事失準則矣△獨居士兩句語。傳之千古。只是說得真見得透。

此篇言學人當倣倣于先哲言行。始得志願不負也。

雪堂曰。高菴臨眾必曰。眾中須知有識者。予因問其故。高菴曰。不見瀉山道。舉措看他上流。莫謾隨於庸鄙。平生。在眾。不沈於下愚者。皆出此語。

此節謂眾中須知有高人。高菴和尚每臨眾必曰。稠人眾中。須知有好人。予因問其故。高菴曰。不見瀉山道。學

者舉止之間。須要看他上一流輩。謾與慢同。謂不可忽意隨于庸鄙。高菴曰。予平生在大眾中。不沉沒于下愚者。皆出此語。

稠人廣眾中。鄙者多。識者少。鄙者易習。識者難親。果能自奮志於其間。如一人與萬人敵。庸鄙之習力盡。真挺特沒量漢也。予終身踐其言。始得不負出家之志(廣錄)。

此節明倣倣要當有識者。蓋稠人廣眾中。鄙人最多。而識者甚少。況且庸人易習。有智識者甚是難親。要須是自有主宰。果能奮發大志于稠人之間。如一人與萬人相敵相似。久之使頑庸鄙陋之習氣消盡。乃真果是一員挺特沒有涯量之大丈夫也。雪堂曰。予終身履踐斯言。始得不負我此生出家之志△此章書得力在如一人與萬人敵一句。你看力氣如何用。能知此者。即可以教人出頭天外望矣。

此篇謂審言行務合中道。宜檢責其身心也。

雪堂謂且菴曰。執事須權重輕。發言要先思慮。務合中道。勿使偏頗。若倉卒暴用。鮮克有濟。就使得成。而終不能萬全。予在眾中。備見利病。惟有德者。以寬服人。常願後來有志力者。審而行之。方為美利。

此節謂作事應須有德。真州長蘆且菴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嗣雪堂行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謂主法者。用執事人。須權衡其重輕。若當重用者返輕。當輕用者返重。則其事難成矣。發言必先要思慮。倉卒橫暴而為之。少能有濟。其難事者。莫道不成。縱使得成。而終不能萬全其美。予在眾中。備悉見其利病。惟獨有德之者。以寬宏度量自能服人。常願後來有志力之主人。須當審察而細行之。方為甚

美之利益也。

靈源嘗曰。凡人平居內照。多能曉了。及涉事外馳。便乖混融。喪其法體。必欲思紹佛祖之任。啟迪後昆。不可不常自檢責也(廣錄)。

此節明涉世全在智照。靈源和尚嘗曰。凡人燕居獨處。攝心內照。一一明白。無不曉然。及乎經涉事緣。外馳應物。便乖違靜照混融之道。喪失法體。若有志力廣大者。必欲思紹佛祖之重任啟迪開導于後昆。不可不常常檢束其身。尅責其心也△內照外馳之不相應。病在於何。此中間不容髮。一有覬覦。即蒙情矣。

此篇見尊人以德。不為世相所累也。

應菴華和尚住明果。雪堂未嘗一日不過從。間有竊議者。雪堂曰。華姪為人不悅利近名。不先譽後毀。不阿容苟合。不佞色巧言。加以見道明白。去住翛然。衲子中難得。予固重之(且菴逸事)。

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蘄州汪氏子。嗣虎丘隆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住明果時。雪堂每常過于室以相從之。間或有私議失尊卑之禮者。雪堂曰。雖則班次有別。而我所重者德也。華姪為人極端正。不悅利不近名。與人交不先譽而後毀。不阿諛取容而苟且和合于人。不作佞人顏色。無巧弄人之言語。加以見徹悟理。極是明白。去住舉止之間。甚是脫灑翛然。衲子中間欲求一箇如華姪者。最為難得。予故此而尊重之也△始知古人一片至誠忘情至此。當力效之。

此篇論人氣志不可偏存。偏則無益也。

雪堂曰。學者氣勝志。則為小人。志勝氣。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此節教人氣志須均等○志。心志也。氣。血氣也。以理養心志不昏。以志帥氣氣不墮。論云。氣聽命于心者賢人也。心聽命于氣者小人也。夫氣者志之卒也。志者氣之帥也。苟心隨氣變。則氣反為志之帥也。氣為帥則吾心之志衰。斯乃心為氣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也○雪堂曰。凡學者若是氣勝而志劣者。終不能成其大事。一味用氣則小人也。若志強而氣弱者。即為端人正士。此猶是志到而氣不到尚有欠焉。若是志氣均齊者。此必定得無上道。為聖為賢矣。何也。人雖有成聖成賢之志。若氣不勝。行之不力。何以能

斷最深之惑。能除最重之昏。是所以須志氣均者。乃能斷惑證真也。

有人剛狠不受規諫。氣使然也。端正之士。雖強使為不善。寧死不二。志使然也(廣錄)。

此節明用氣志之不同。今叢林下有一種剛強狠戾。不受鑿錘教訓者。氣之所使也。端正之士。雖強教他為不善之業。即至于死地。亦不改其行。此志之所使也△志與氣吾本有也。觀率而行之者何如。偏勝則成敗立見。並致而不相悖。聖賢事業得矣。

此篇謂美器固自天成。而度量不容狹小也。

雪堂曰。高菴住雲居。普雲圓為首座。一材僧為書記。白

楊順為藏主。通烏頭為知客。賢真牧為維那。華姪為副寺。用姪為監寺。皆是有德業者。

此節通舉眾材。南康軍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嗣高
菴悟禪師。南嶽下十六世。首座。解見前○一材僧未詳。
或指水菴。書記。執掌文翰。凡山門榜疏書簡。祈禱詞
語。悉皆屬之○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嗣佛眼
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師示眾曰。染緣易就。道業難
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
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
時。為眾如為己身。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
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藏主。執掌經藏。
兼通義理。函帙目錄常加點對。缺者補完。斷者粘綴也○
通烏頭真州北山法通禪師。嗣長蘆真歇清了禪師。青原下
十四世。知客。知典賓客。緇白相遇。應對欵接。務令整

齊○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潼州陳氏子。嗣佛眼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維那。華梵兼舉也。綱維叢林。曲盡調攝。僧事內外。無不掌之○副寺。掌常住金穀錢帛米麥。出入隨時支籍也○用姪。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嗣高菴悟禪師。監寺。梵語摩監帝。此云寺主。此職早夜勤事香火。應接官員。歷事須廉能公直。內外無怨者充之。已上七位。皆是有德行道業者。

用姪尋常廉約。不點常住油。華姪因戲之曰。異時做長老。須是鼻孔端正始得。豈可以此為得耶。用姪不對。

此節獨論廉約。用姪尋常處己。最清廉最儉約。以一極小者論之。不點常住油。華姪因戲之曰。異時你去做長老。只要鼻孔端正。本事明白便是。豈可以此些微而為得耶。用姪不對。

用姪處己雖儉。與人甚豐。接納四來。略無倦色。高菴一日見之曰。監寺用心固難得。更須照營常住。勿令疎失。用姪曰。在某失為小過。在和尚尊賢待士。海納山容。不問細微。誠為大德。高菴笑而已。故藪林有用大盃之稱(逸事)。

此節方明大體。用姪處己雖是最儉。而與人卻又甚豐。接納四來之衲子。了無倦怠之色。高菴一日見之曰。監寺尋常用心。固然難得如汝者。更須要細心照管常住。勿令有所疎失。用姪曰。若在某甲分上。縱有疎失。猶為小過。在和尚必要尊重賢德。優待智士。其量如大海之納百川。如山谷之藏萬物。不是問諸瑣碎微末。此誠為住持之大德也。高菴笑而已。是故藪林有用大盃之名。言不虛也。言大盃者。能容受多物故也△羣英畢集。大德斯彰。乃雲龍

際會時也。可謂旦暮之遇。

此篇謂主賓契合。固非偶然。有風雲際會之勢也。

雪堂曰。學者不知道之所向。則尋師友以參扣之。善知識不可以道之獨化。故假學者贊佑之。是以主招提有道德之師。而成法社。必有賢智之衲子。是為虎嘯風冽。龍驤雲起。

此節用主賓貴在相孚。謂學人不知妙道之所趨向。必須尋明師訪良友參求之扣益之。善知識欲行此道。豈以一己而能獨化。故必要假學者贊助之扶佑之。是以主招提者。若是有道行德業之師。建立法社。自有賢能智識之衲子。來相佐助。所謂虎嘯必風冽。龍驤而雲起。嘯。吹氣之聲。冽。寒氣也。驤。騰躍遠舉之貌○易乾卦九五。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乎上。本乎地者親乎下。則各從其類也。

昔江西馬祖。因百丈南泉而顯其大機大用。南嶽石頭。得藥山天皇而著其大智大能。所以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然若鴻毛之遇風。沛乎似巨魚之縱壑。皆自然之勢也。遂致建叢林功勳。增佛祖光耀。

此節顯師勝而見子強。所以昔日江西馬祖。本為有道德之師。因得百丈與南泉輩。乃為賢智衲子。故顯其大機而發其大用。又如南嶽石頭。是有道之師。因得藥山與天皇之賢智衲子。故著其大智而成其大能○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得法于石頭希遷禪師。青原下二世。師將順世。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

先師住龍門。一夕謂予曰。我無德業。不能浩歸潮海衲子。終愧老東山也。言畢潛然。予嘗思之。今為人師法者。與古人相去倍萬矣(與竹庵書)。

此節明自謙以彰師德。先師住龍門。一夕謂余曰。我無德行。又少道業。不能浩浩然歸致湖海衲子。實自慚愧。安得如老東山之集眾也。言畢潛然淚下。雪堂曰。我嘗思之。今日之為人師法者。實與古人相去遠甚。一萬倍猶不止也△有聖師則賢弟子至。響順聲和。誠足以植萬古徽猷。豈偶然哉。須知其所以來賓于八表者。唯道德而已也。

此篇見道人知機識宜。終不為聲勢所屈也。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靈源住太平。有司以非意擾之。靈

源與先師書曰。直可以行道。殆不可為。枉可以住持。誠非我志。不如放意於千巖萬壑之間。日飽藟粟以遂餘生。復何惓惓乎。不旬浹間。有黃龍之命。乃乘興歸江西(聰首座記聞)。

謂予昔住舒州龍門時。靈源和尚住持太平寺。有司官以非意擾害之。非意者。謂無罪而致害也。靈源與先師佛眼和尚書曰。直心直行是行道之本。卻將行不去。殆將也。枉屈行事。實非道人本意。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事于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若必欲我屈意承事其藟粟。藟粟。艸子飯也。便是快活。遂我餘生之志也。何得憂憂悶悶作此去就。惓惓。憂悶也。十日為旬。十二日為浹。不旬浹間。便有黃龍之命。請師住持。乃乘其興竟歸江西△道人心如直弦。委曲非所宜也。凡為藟林主。

合當如此。

此篇言學者作事。當審思勿暴用也。

雪堂曰。靈源好比類衲子曰。古人有言。譬為土木偶人相似。為木偶人。耳鼻先欲大。口目先欲小。人或非之。耳鼻大可以小。口目小可以大。為土偶人。耳鼻先欲小。口目先欲大。人或非之。耳鼻小可以大。口目大可以小。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學者臨事取捨。不厭三思。可以為忠厚之人也(記聞)。

謂靈源和尚好比方物類于衲子者。曰。古人有言。譬如世間有以土作。或以木作。而相似于人者。偶。像也。作木像之人者。耳鼻必先欲大。口目先必欲小。人有非之者。曰。何故如是。須知耳鼻先大。修之削之。而後自小也。

口目孔竅先小者。開之鑿之而後自大也。又如以土做人者。耳鼻先欲小。口目先欲大。人或非之。要曉得耳鼻雖小培之捏之。而後可大也。口目雖大。衰之撮之。而後可小也。靈源曰。此言雖是不要緊之小事。其實可以喻人不細心而壞大事矣。學者大凡臨事于取捨之間。莫厭三思。然後方可以為忠厚之人也△語平而意妙。豈徒有激而然哉。戒人孟浪不思。可謂至訓矣。

此篇舉有德者。為今人法。以儆求名利人也。

雪堂曰。萬菴送高菴過天台。回謂予言。有德貫首座。隱景星巖三十季。影不出山。龍學耿公為郡。特以瑞巖迎之。貫辭以偈曰。三十年來獨掩關。使符那得到青山。休將瑣末人間事。換我一生林下閒。使命再至終不就。耿公歎曰。今日隱山之流也。

萬菴曰。彼有老宿。能記其語者。乃曰。不體道本。沒溺死生。觸境生心。隨情動念。狼心狐意。諂行誑人。附勢阿容。狗名苟利。乖真逐妄。背覺合塵。林下道人。終不為也。予曰。貫亦僧中間氣也(逸事)。

此節顯至人行真言切。萬菴曰。彼有一老宿能記師示眾之語。曰不體道本。沒溺死生。觸境生心。隨情動念。狼心狐意。狼多貪。狐多疑。皆害物者也。諂行誑人。謂以諂佞之行。欺誑于人也。附勢阿容。狗名苟利。乖真逐妄。背覺合塵。林下道人。終不為也。見此語便知貫之為人。雪堂聞此乃曰。貫亦僧中間氣也。不世而出曰間氣。如伊尹周公之類。又謂出格之人。與世無干也△有德者不在千人萬人圍遶為得也。建勳立事。別有良途。巖穴風規。令人攀仰莫及。

此篇見清廉自守。不事于物也。

雪堂生富貴之室。無驕倨之態。處躬節儉。雅不事物。住烏巨山。衲子有獻鐵鏡者。雪堂曰。溪流清泚。毛髮可鑑。蓄此何為。終卻之(行實)。

雪堂和尚生來本是富貴之家。而卻無驕奢倨傲之體態。于日用之間。都卻有撙節而又儉約。雖品格清雅。而不以奇好玩物關心。何以知之。師住烏巨山時。有僧獻一鏡。此奇物也。雪堂曰。我此溪流清而亦泚。泚。水清也。即毛髮俱可鑑炤。蓄此何為。終卻而不受。以此知其不事于物也如此○西蜀王名宗壽。掘地得鐵鏡一面。晦無所覩。一日忽光發。遠燭千里。偶一青衣小兒求鏡曰。鏡是吾之室宅。何得隱之。王取鏡出。小兒入鏡不見。因知為神物

也△富貴人習氣多愛翫物。有神鏡而不蓄。足知所蓄者。道至深而德至厚也。

此篇明學道要志堅無妄仁慈為用也。

雪堂仁慈忠恕。尊賢敬能。戲笑俚言。罕出于口。無峻阻不暴怒。至於去就之際。極為介潔。嘗曰。古人學道。於外物淡然。無所嗜好。以至忘勢位去聲色。似不勉而能。今之學者。做盡伎倆。終不奈何。其故何哉。志不堅事不一。把作匹似間耳(行實)。

師所賦之性。有仁愛而又慈忍。忠恕者。盡己謂忠。讓人謂恕。賢者尊之。能者敬之。凡一切戲謔嬉笑。鄙語俗言。少出于口。形色無孤峻險阻之狀。舉止無橫暴恚怒之氣。至于去住之際。亦不留戀。極為耿介清潔。嘗曰。古

人學道。于身外之物淡然無所嗜好。所以能忘勢位。能去
聲色。似非勉強。蓋自然如此也。今時學者。我見他做盡
了伎倆。伎倆者。能巧多藝也。終竟不奈勢位聲色何。不
能忘此。何故也。無別。只是立志不堅。持事不一。把作
匹似間耳。方語匹似間。謂不要緊也△至人言行。聞者一
皆作金石聲。豈是泛泛能比。雖是生成。亦藉造就此節見
知識用心。逆順皆真切。乃作成人品也。

雪堂曰。死心住雲巖。室中好怒罵。衲子皆望巖而退。

此節明鉗椎迥別。舉死心和尚住雲巖日。室中凡有相見
者。師好怒罵之。且怒罵豈是人好得的。此一好字。便有
意思也。衲子輩不會師意。俱不敢相近。所謂望似險崖無
能進步也。

方侍者曰。夫為善知識。行佛祖之道。號令人天。當視學者如赤子。今不能施慘怛之憂。垂撫循之恩。用中和之教。奈何如仇讐。見則詬罵。豈善知識用心乎。

此節出請問之由。方侍者。即吉州禾山超宗惠方禪師。嗣黃龍新禪師。南嶽下十四世。因而白曰。夫為善知識。本當行佛祖之道。以號令于人天者。宜當視學者如赤子。赤子者。謂初生之子。最為可憐。慘怛即悲痛。惻隱之心也。撫。安也。循。順也。乃屈尊就卑之意。如今和尚既不能施慈悲惻隱之憂念。又不肯垂撫育隨順之恩德。且不用中和之教訓。中和者。理無偏頗。事無緩急。又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返要如仇讐相似。讐者。懷冤相報之意。凡有來見者。便自怒罵如此。豈善知識用心乎。妙哉不因方公之申白。安見知識之妙用也。

死心拽拄杖趨之曰。爾見解如此。他日諂奉勢位。苟媚權豪。賤賣佛法。欺罔輿俗定矣。予不忍故以重言激之。安有他哉。欲其知耻改過。懷慕不忘。異日做好人耳(記聞)。

此節出怒罵之意。死心和尚聞方侍者語。即拽拄杖趨之曰。你作者般見解麼。將來你去為人。必然要諂媚以奉承勢位。苟且以獻佞權豪。裨販我如來大法。欺惑彼輿夫俗子定矣。予不忍此輩因循無知。不發勇猛。不明至道。故以重言激勵之耳。此乃吾真施慘怛之憂。真垂撫循之恩。其意不止。于痛哭流涕也。安有他哉。實欲望他知廉識耻。自新改過。聞我之厲言。使其懷慕不忘。異時令他做箇好衲僧去也△逆行順行。天機莫測。陶育之私。何其篤厚如此也此節說為主人者。失德悖禮。無以垂範于人也。

死心新和尚曰。秀圓通嘗言。自不能正而欲正他人者。謂之失德。自不能恭而欲恭他人者。謂之悖禮。夫為善知識。失德悖禮。將何以垂範後乎(與靈源書)。

汴梁法雲寺圓通法秀禪師。秦州隴城辛氏子。嗣天衣懷禪師。青原下十一世。秀師嘗言。為善知識者。自家身心不端正。而只要人端正。謂之失德。自家身心不恭謹。而只要人恭謹。謂之悖禮。夫為人天師表。既失德悖禮。不知將何為法則。以垂于後乎△讀之使人寒毛卓豎。不端不謹者。自然無容身地。

此篇誨學者心不可存物。恐害其正也。

死心謂陳瑩中曰。欲求大道。先正其心。少有忿懣則不得其正。少有嗜慾。亦不得其正。然自非聖賢應世。安得無

愛惡喜怒。直須不置之於前。以害其正。是為得矣(廣錄)。

謂人欲求無上大道。必先要正此心。勿存疑礙。稍存些些外境於其中。此心則不正矣。忿是怒之甚。懷是怒之滯。少有忿怒于胸中。此心則偏于忿怒矣。少有嗜慾于胸中。則此心偏于嗜慾矣。然則自非聖賢應現於世。安得無愛惡喜怒之心。設或有之。直須勿安之于胸中。以害吾所守之正。如是者可謂得之矣△此中妙在直須不置之于前一句。果爾如是。何患乎心之不正。而道之不辦者哉。

此篇謂學道以節儉為要。乃可造其所以也。

死心曰。節儉放下。最為入道捷徑。多見學者。心憤憤口悱悱。孰不欲繼踵古人。及觀其放下節儉。萬中無一。恰

似世俗之家子弟。不肯讀書。要做官人。雖三尺孺子。知其必不能為也(廣錄)。

節儉。即是放下。放不下即捨不得。安能稱為節儉。要知節儉輕。而放下二字最重。如佛語外道云。我教你放下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並者放下的亦須放下。外道從此悟入。是知放下最為入道之直捷路徑也。多見學者。心中憤憤然。欲通而未能通。口裏悻悻然。欲言而未能言。誰不欲相繼接踵于古人。及觀其他尋常行履中。要個放得下。有搏節儉約者。萬中難得其一。恰似世俗之家子弟。不肯讀書。只要想去做官人。不但智者為之可咲。雖三尺孺子。也曉得必無此事不能為也△放下二字中有百千解脫門。百千三昧門。證入者即亞聖矣。

此篇謂學者要有才識雅量。懷邪逐勢者無用也。

死心謂湛堂曰。學者有才識忠信節義者上也。其才雖不高。謹而有量者次也。其或懷邪觀望。隨勢改易。此真小人也。若置之於人前。必壞叢林。而汙瀆法門也(實錄)。

死心禪師謂湛堂曰。大凡學者之性情不一。有才學見識。有忠信。節義者。此為上也。又或才識不高。但能恭謹而有度量者。次之也。若是一種胸中所懷者私邪。傍觀窺望于人。隨其勝敗之勢。而更改其心者。此真小人也。若將此輩安置于眾人之前。必破壞叢林。而汙瀆法化之門庭。不可不慎。瀆。混也△舉此要人各知所守。始見習與智長。化與心成。然敗德其誰之過歟。

此篇謂住持以誠信為本。感人必深也。

死心謂艸堂曰。凡住持之職。發言行事。要在誠信。言誠而信。所感必深。言不誠信。所感必淺。不誠之言。不信之事。雖平居庶俗。猶不忍行。恐見欺於鄉黨。況為叢林之主。代佛祖敷宣法化。發言行事。苟無誠信。則湖海衲子孰相從焉(黃龍實錄)。

凡當住持之職。非尋常人物。于發言行事之間。要在誠信。言若誠實。而取信于人。則感發者必深。言不誠信。則感之于人必定是淺。至于不誠之言。不信之事。雖是尋常庶民俗子尚不忍行。何也。恐見欺于鄉黨。一萬二千家為鄉。五百家為黨。況為叢林主人。本為代佛祖宣揚法化者。發言行事。假若無有誠信。則湖海中之衲子。誰與之而相從焉△誠信存則正而不譎。孰不感之以義也。返是。遇物則落落不合矣。

此篇謂道與利不得兼行。此一定之理也。

死心曰。求利者不可與道。求道者不可與利。古人非不能兼之。蓋其勢不可也。使利與道兼行。則商賈屠沽閭閻負販之徒。皆能求之矣。何必古人。棄富貴忘功名。灰心泯智。於空山大澤之中。澗飲木食而終其身哉。必謂利與道行之不相違礙。譬如捧漏卮而灌焦釜。則莫能濟矣(與韓子蒼書)。

師謂求利者。乃世間心。只知欲利不可與言道也。求道者已知利為害道之機。焉得復與之言利乎。古人非不能兼此二者並行于世。蓋其事勢不能並也。若使利與道可以相兼而不悖。則世間一切人皆可行之。如行為商人。坐為賈客。與夫屠宰者。沽酒者。閭閻即里巷之門。肩荷背負賤買貴賣之販人。俱能求得此道。何必古人。要棄卻富貴。

忘了功名。灰世間之心。泯技巧之智。深入空山大澤之中。以澗而飲。以木為食。而終此一生以求道耶。設有人必竟說利與道。不妨共行而不相違礙。如是者好似甚麼。譬如有人手執漏壞之酒卮。欲要灌救焦紅之巨釜。豈能濟其事哉。漏卮。注酒之器。古云。江河不能滿漏卮○焦釜者。昔秦伐趙。趙取救于齊。齊不明。周子曰。今日亡趙。明日惠及齊。救趙之急務。宜若捧漏卮而沃焦釜△果可兼求。則釋迦翻為不智。奚為必欲捨王宮而入雪山耶。必欲兼求。非愚即狂。

此篇見有德者。人所感慕。有如此也。

死心曰。晦堂先師昔遊東吳。見圓照赴淨慈請。蘇杭道俗爭之不已。一曰此我師也。汝何奪之。一曰今我師也。汝何有焉(一本見林間錄)。

謂晦堂先師昔遊東吳姑蘇時。見東京慧林寺圓照宗本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嗣天衣懷禪師。青原下十一世○師因漕使李復圭。請開法瑞光。武林守陳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赴杭州淨慈請日。蘇杭兩處道俗共相爭之不止。蘇人曰此我師也。汝何奪之。杭人曰今已受吾等之請。乃我師也。汝何有焉。杭州郡守移文。諭蘇人曰。借師三年。為邦人植福。不敢久占道體。蘇人始從△看他是甚麼奇貨爭之不已。畢竟知可爭者。人獨無而師獨有也。

此篇見古人以道義處人。無所私也。

死心住翠巖。聞覺範竄逐海外。道過南昌。邀歸山中。迎待連日。厚禮津送。或謂死心喜怒不常。死心曰。覺範有

德衲子。鄉者極言。去其圭角。今罹橫逆。是其素分。予以平日叢林道義處之。識者謂死心無私於人故如此(西山記聞)。

死心住江西翠巖時。聞覺範被貶竄逐海外。路經南昌。遂使人邀迎入翠巖山中。欸待數日。臨別盡禮以津送之。或謂死心和尚喜怒不常。死心曰。覺範是有德之衲子。鄉與向同。向者我雖極力非之者。正所以愛惜之也。意欲使他勿露圭角于外。冀其以免禍難。今一旦遭此橫逆。乃是他素分。不可逃也。我今以平日叢林道義處置之。固無他也。識者聞之。謂死心和尚一片公正之心。無有私事于人。故所以如此△至人之情。真無二用。以愛憎擬之。是以常情度至人。不達其所以同也。學者當深體會。

此篇謂人有生成之性。不可強移使之為善為惡也。

死心謂艸堂曰。晦堂先師言。人之寬厚。得於天性。若強之以猛。必不悠久。猛而不久。則返為小人侮慢。然邪正善惡。亦得於天性。皆不可移。惟中人之性。易上易下。可從而化之(實錄)。

晦堂先師言。世人所賦之性。有寬宏厚重者。咸皆本乎天造。非勉強能之。若其性本柔。而強之以猛。原非本性。故不能悠久。若使一回猛然高舉。不久之間。則頹然息矣。返為小人輕慢。謂汝志力衰微。行之不恒耳。然不惟此者。即人之邪正善惡。亦皆得于天性。俱不可強移。惟有中人之性。隨其邪正善惡之氣以熏之。則易得而上易得而下。可以從其類應而變化之也△天賦之性。固是一定。抑性而行之過也。上智下愚。俱難移易。要知率性。亦非智人妙用。

此篇教人治心當于未萌。情生念起。難以處置也。

艸堂清和尚曰。燎原之火。生於熒熒。壞山之水。漏於涓涓。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與夫愛溺之水。瞋恚之火。曷常異乎。

此節舉事以驗其微。隆興府艸堂善清禪師。南雍州何氏子。嗣黃龍祖心禪師。南嶽下十三世。謂世人本有貪欲之水。瞋恚之火。極難調伏而處置之。故先舉喻以明。燎。燒也。熒。火星也。譬如燎燒原野之火。始發于一星。崩壞丘陵之水。初漏于一滴。夫水之未發。在細流之微滴。則一捧土可以塞絕之矣。及其盛大將來。漂流木石。沉沒丘陵而不可已。火之未然。在一星之微小。則一勺水可以沃

滅之矣。及其猛烈將來。焦燎都邑。燔爍山林而不已。天子所居曰都。周禮云。四縣曰都。四井為邑。然世人愛溺之水。瞋恚之火。又何常異乎此者也。

古人之治其心也。防其念之未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收功甚大。及其情性相亂。愛惡相攻。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殆乎危矣。不可救也。

此節教防情以正始。然古人治其心也。防其念之未生。絕其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其實收功甚大也。若使情與性相亂于其境。愛與惡交攻于其心。自則傷其吾生。他則傷其同人。殆乎其危必矣。豈復能救之哉△人固無情乎。所謂防之治之者。制其瞋愛之水火。不可使之逸也。逸則禍延無際。不可救矣。

此篇謂住持欲經大傳遠。當察人情知上下為要也。

艸堂曰。住持無他。要在審察人情。周知上下。夫人情審則中外和。上下通則百事理。此住持所以安也。人情不能審察。下情不能上通。上下乖戾。百事矛盾。此住持所以廢也。

此節以審察人情為用。住持人沒有別法。只要審實詳察其眾人之情。周遍深知通其上下之意。則事可濟矣。夫人情若能審知。則中外無不和合。上下若能周通。則百事自然調理。此住持所以安矣。若使人情不能審察。下情不與上通。使上下乖違背戾。而百事自然矛盾。此住持所以廢矣。

其或主者自恃聰明之資。好執偏見。不通物情。捨僉議而

重己權。廢公論而行私惠。致使進善之途漸隘。任眾之道益微。毀其未見未聞。安其所習所蔽。欲其住持經大傳遠。是猶却行而求前。終不可及(與山堂書)。

此節教去其私蔽為要。其或作主人者。自恃我有聰明之資。格。一味好執自己偏見不通人情。僉。眾也。捨眾人之公議。而重一己之私權。而且又廢公眾之正論。行私己之小惠。如此者。致使進善之路途。漸次隘塞矣。任眾之大道。益加微薄矣。便成箇孤陋寡聞漢。本來未見未聞之事。而返毀之以為非。自家所習所蔽之過。而返安之以為是。若如是。必欲住持之道經大傳遠。猶如轉背而行又欲求前到者。終不可及也○孔子在衛時。冉求言于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行而求前。豈可及乎△審人情知上下義無不合。何往而不達。失於義徒恃聰明。安其所蔽。則氣勢所至無不敗也。

此篇教學者處心端正。則不落異議也。

艸堂曰。學者立身。須要正當。勿使人竊議。一涉異論。則終身不可立矣。昔太陽平侍者。道學為叢林推重。以處心不正。識者非之。遂致終身坎坷。逮死無歸。然豈獨學者而已。為一方主人。尤宜祇畏(與一書記書)。

草堂和尚曰。學者欲成立一生人品。須要正當。勿使人私竊議論。一有落于異論。則終此一身便不可立矣。昔太陽平侍者。預明安之室有年。雖盡得其旨。惟以生滅為己任。擠陷同列。忌出其右。時瑯琊廣炤。公安圓鑑。居眾時。汾陽昭禪師令其探明安宗旨。明安曰。與洞山一宗。非遠即覺也。二師曰。有平侍者在。安以手指胸曰。此處不佳。又捏拇指叉中示曰。平向去當死於此耳。既明安遷

此篇教住持當親賢遠佞即得大體也。

艸堂謂如和尚曰。先師晦堂言。稠人廣眾中。賢不肖接踵。以化門廣大。不容親疎於其間也。惟在少加精選。苟才德合人望者。不可以己之所怒而疎之。苟見識庸常眾人所惡者。亦不可以己之所愛而親之。如此則賢者自進。不肖者自退。叢林安矣。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衢州徐氏子。嗣雲蓋守智禪師。南嶽下十三世○此節順理必得。謂先師晦堂言。稠人廣眾中。所謂龍蛇溷雜。賢與不肖者接踵而同居。接踵者。步履相隨也。以其此法化之門庭廣大。于中不容簡擇以親之疎之也。惟在主人略加精選。衲子果有才德。能合于眾人所仰望者。自當親之。不得以己所怒。而疎之也。若果見

識庸常。是眾人共所惡者。自當疎之。亦不得以己所愛。而親之也。如此使賢者自然進趨。而不肖者自然退去。則叢林即安樂矣。

若夫主者。好逞私心。專己喜怒。而進退於人。則賢者緘默。不肖者競進。紀綱紊亂。叢林廢矣。

此節背理自喪。若夫主者。好逞私心。專主自家喜怒而進退于人。則賢者緘默。緘。封也。默。不言也○時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見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天機不密。四時何行。地機不密。萬物何生。人機不密。萬事何成。此古慎言之人也。不肖者競爭而進。遂使紀綱紊亂。而叢林即廢也。

此二者。實住持之大體。誠能審而踐之。則近者悅而遠者

傳。則何慮道之不行。衲子之不來慕乎(疎山石刻)。

此節總明大體。親賢智。遠不肖。此二者實是住持之大體。誠能審察而行。親疎有道。則使近者歡悅。而遠者宣傳。如是者尚何憂乎道之不行。衲子之不來向慕乎△親疎得宜。是致身之要訣。拔萃之宏功也。

此篇說主者善于用人。必致道昌法盛也。

艸堂謂空首座曰。自有叢林已來。得人之盛。無如石頭馬祖雪峯雲門。近代唯黃龍五祖二老。誠能收拾四方英俊衲子。隨其器度深淺。才性能否。發而用之。譬如乘輕車駕駿駟。總其六轡。奮其鞭策。抑縱在其顧盼之間。則往而不達哉(廣錄)。

得石。善過禪師。禪真果人。馬轡服。即者。切。曰。莫鑑雪峯。二能而選。駿。各。轅。馬。縱。是。唯。誠。唯。切。嗣。者。山。宣。雪。峯。此。又。能。而。發。駕。馬。及。策。也。收。也。如。是。者。唯。切。之。盛。德。嗣。子。演。俊。開。曰。四。馬。策。也。收。也。唯。切。之。極。德。子。祖。曰。否。在。車。兩。鞭。策。即。視。得。和。之。嗣。子。五。人。能。否。在。車。兩。鞭。策。即。視。得。新。人。子。張。氏。五。千。之。能。否。在。車。兩。鞭。策。即。視。得。悟。得。氏。興。南。過。情。四。者。馬。外。以。抑。回。視。得。龍。魯。嘉。龍。智。性。駟。六。轡。駿。或。急。或。顧。一。毫。虛。偽。不。得。黃。來。安。魯。嘉。龍。智。性。駟。六。轡。駿。或。急。或。顧。一。毫。虛。偽。不。得。乃。已。南。師。有。黃。龍。智。性。駟。六。轡。駿。或。急。或。顧。一。毫。虛。偽。不。得。空。林。禪。偃。獨。衲。才。以。駿。駟。六。轡。駿。或。急。或。顧。一。毫。虛。偽。不。得。座。有。禪。文。近。代。英。淺。深。駕。駟。轡。以。為。之。間。假。一。毫。虛。偽。不。得。首。自。存。門。的。度。者。曰。兩。手。或。右。顧。△。收。不。得。空。義。雲。世。有。量。車。馬。內。手。或。右。顧。△。收。不。得。性。人。義。雲。世。有。量。車。馬。內。手。或。右。顧。△。收。不。得。謂。用。雪。峯。○。世。下。方。小。乘。一。以。分。置。也。吾。到。之。無。尚。善。○。五。原。四。大。如。一。以。分。置。也。吾。到。之。無。和。必。祖。下。青。原。四。大。如。一。以。分。置。也。吾。到。之。無。堂。者。馬。原。青。師。能。之。之。良。者。八。轡。擊。馬。皆。而。不。廣。草。人。頭。青。師。能。之。之。良。者。八。轡。擊。馬。皆。而。不。廣。

此篇教住持勿偏聽自專。審其可否行之即得矣。

艸堂曰。住持無他。要在戒謹其偏聽自專之弊。不主乎先入之言。則小人諂佞迎合之讒不可得而惑矣。蓋眾人之情不一。至公之論難見。須是察其利病。審其可否。然後行之可也(疎山實錄)。

謂做住持別無他故。只要戒其偏聽。謹其自專。此二者大弊病也。而更要不以先入耳之言為是。但以理度之。如此則小人之諂佞。迎合于人之讒言。不可得而惑亂汝矣。蓋眾人之性情不是一樣。所以至公之論甚是難見。須在主者。察其人之利病。審其人之可否。然後行之可保無過矣。△偏聽病于愚。自專病于傲。皆不起之症。能戒能謹。生意在矣。

此篇教人定是非以理。使姦佞不能惑也。

艸堂謂山堂曰。天下之事。是非未明。不得不慎。是非既明。以理決之。惟道所在。斷之勿疑。如此則姦佞不能惑。強辯不能移矣(清泉記聞)。

世間事俱有是者非者。若是非未得分明。不可不自慎也。使是非既已明了。更當要以正理決之。正理。即道之所在也。決之既以理。而斷之又要勿疑。如此主宰一定。使姦佞者不能惑汝之聰明。強辯者。不能移汝之定度也△道之所在。如衡石之定物。何有移于我哉。第不可偏。偏則是非生矣。

此篇言道人以適性為樂。名不能動也。

山堂震和尚。初却曹山之命。郡守移文勉之。山堂辭之曰。若使飯梁嚙肥。作貪名之衲子。不若艸衣木食為隱山之野人(清泉才菴主記聞)。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嗣泐潭善禪師。南嶽下十四世。因曹山有請。師不肯受。本郡太守移文勸勉其出世。山堂辭曰。若使去飯梁嚙肥。梁。美穀。嚙。噬也。肥。膩也。言所圖佳美之食。作一箇貪名之衲子。返不如以草為衣以木為食。作箇隱山之野人。豈不快哉△古人食不食祿而食薇。形不肥而名肥。千古之下。斯人猶卓卓然也。

此篇謂忘機即是至道。疑人而人自疑也。

山堂曰。蛇虎非鴟鳶之讐。鴟鳶從而號之。何也。以其有異心故。牛豕非鸚鵡之馭。鸚鵡集而乘之。何也。以其無異心故。昔趙州訪一菴主。值出生飯。州云。鴟子見人為甚飛去。主罔然。遂躡前語問州。州對曰。為我有殺心在。

此節辯存心異不異之故。謂蛇虎惡蟲獸也。鴟鳶亦惡鳥也。蛇虎與鴟鳶雖無讐怨。而各有異心。故見則相從而號叫矣。鸚鵡即八哥。牛豕雖非鸚鵡之駕馭。以其無異心。故得集而乘之矣。昔者趙州訪一菴主值出生飯。州云。鴟子見人為甚飛去。鴟與鴉同。菴主罔然莫測。遂仍躡前語以問州。州對曰。為我有殺心在。

是故疑於人者。人亦疑之。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古人與蛇虎為伍者。善達此理也。老龐曰。鐵牛不怕獅子吼。恰

似木人見花鳥。斯言盡之矣(與周居士書)。

此節明忘情是不是俱空。是故我不忘情而疑于人。人亦不能忘情而疑于我也。我既無心礙于物。物固無心礙于我矣。如大空和尚有二虎隨侍。嚴陽尊者蛇虎來手中就食。與之為伍者。五人相聚曰伍。又伴侶也。此皆善達于忘情之理也○襄州龐蘊字道玄居士。衡陽人。得法于馬祖。有偈曰。但自無心于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是。何慮菩提道不成。龐公斯言。可謂盡其忘情之理也△先佛有云。心生則種種法生。我方有疑于人之心。而人則先疑于我矣。我剛有忌于人之意。而人則先忌于我矣。此中響應。何其疾也。

此篇謂賞罰須當有道。過之則驕怨起矣。

山堂曰。御下之法。恩不可過。過則驕矣。威不可嚴。嚴則怨矣。欲恩而不驕。威而不怨。恩必施於有功。不可妄加於人。威必加於有罪。不可濫及無辜。故恩雖厚。而人無所驕。威雖嚴。而人無所怨。功或不足稱。而賞之以厚。罪或不足責。而罰之至重。遂使小人。故生驕怨矣。

御者。治也。使也。謂治人之法。恩威須加。之于有道。每嘗以恩與人。不可過于所賞。若過施之。返令其人生驕。奢矣。用威制人。亦不可過于所嚴。若迴治之。人必自然生怨恨矣。若要有恩而不合人驕。用威而不令人怨。必竟如之。何可得。亦有道也。但恩必施于有功。不可妄加于無任之人。用威必加于有罪。不可濫及于無辜之士。若使有功受恩安心。乘之。何驕之有。若無功受恩。勢必驕矣。若使有罪見威甘心受之。何敢生怨。濫及無辜。勢必怨矣。故

恩雖厚。而人無所驕。威雖嚴。而人無所怨。乃各有其道也。彼人之功小本不足稱。而賞之以厚。彼人之罪輕本不足責。而罰之至重。遂使小人。必生驕怨矣△善御者調適有方。險夷可以並駕。情不周。智不到。未有不見驕怨者也。

此篇言持身惟在節謹。而不吝改過也。

山堂曰。佛祖之道。不過得中。過中則偏邪。天下之事。不可極意。極意則禍亂。古今之人。不節不謹。殆至危亡者多矣。然則孰無過歟。惟賢達之士。改之勿吝。方稱為美也。

謂佛祖所傳持之道。不過得中而已。得中者。得中道之至理也。過中即出于理外。則返成偏邪。天下萬事所求。不

可盡意。盡意而求則越分也。即成禍亂。古今之人。不自知持正。不自知謹慎。殆至喪身失業者多矣。然則孰無過歟。雖則有過。宜乎知改。惟有賢才達理之士。知過即改。而不吝。如是方稱為美也△道人于理不可過中。求情不為越分。此真警世良言。不可不細心討究。

此篇見智人涉患難。皆有主宰也。

山堂同韓尚書子蒼。萬菴顏首座。賢真牧。避難於雲門菴。韓公因問萬菴。近聞被李成兵吏所執。何計得脫。萬菴曰。昨被執縛。饑凍連日。自度必死矣。偶大雪埋屋。其所繫屋壁。無故崩倒。是夜幸脫者百餘人。公曰。正被其所執時如何排遣。萬菴不對。公再詰之。萬菴曰。此何足道。吾輩學道。以義為質。有死而已。何所懼乎。公領之。因知前輩涉世禍害死生。皆有處斷矣。

難賊避人四牧。真賢及座。首顏菴萬。蒼。名。駒。李。成。自。號。近。昨。其。乃。時。對。以。仁。難。死。生。之。際。及。至。尚。書。各。襄。陽。自。此。所。執。連。日。崩。倒。無。百。何。事。已。而。知。處。斷。人。道。于。賊。遇。襄。漢。未。自。度。無。百。何。事。已。而。知。處。斷。四。道。各。襄。陽。自。此。所。執。連。日。崩。倒。無。百。何。事。已。而。知。處。斷。牧。問。道。于。襄。陽。自。此。所。執。連。日。崩。倒。無。百。何。事。已。而。知。處。斷。真。尚。書。劫。掠。金。兵。饑。凍。幸。不。萬。一。之。有。賢。至。浙。江。劫。掠。金。兵。饑。凍。幸。不。萬。一。之。有。及。至。聚。王。敗。走。被。伊。屋。也。道。詰。質。公。頷。皆。座。任。聚。王。敗。走。被。伊。屋。也。道。詰。質。公。頷。皆。首。蒼。亂。李。成。聞。被。所。生。機。師。公。再。為。事。之。際。顏。子。作。號。李。來。者。其。時。對。以。仁。難。死。生。之。際。菴。字。成。自。號。近。昨。其。乃。時。對。以。仁。難。死。生。之。際。萬。駒。李。成。自。號。近。昨。其。乃。時。對。以。仁。難。死。生。之。際。蒼。名。駒。李。成。自。號。近。昨。其。乃。時。對。以。仁。難。死。生。之。際。子。韓。元。十。餘。州。不。知。其。數。近。昨。其。乃。時。對。以。仁。難。死。生。之。際。書。韓。興。十。餘。州。不。知。其。數。近。昨。其。乃。時。對。以。仁。難。死。生。之。際。尚。時。紹。興。十。餘。州。不。知。其。數。近。昨。其。乃。時。對。以。仁。難。死。生。之。際。韓。菴。宗。紹。興。十。餘。州。不。知。其。數。近。昨。其。乃。時。對。以。仁。難。死。生。之。際。同。門。高。宗。紹。興。十。餘。州。不。知。其。數。近。昨。其。乃。時。對。以。仁。難。死。生。之。際。堂。雲。高。宗。紹。興。十。餘。州。不。知。其。數。近。昨。其。乃。時。對。以。仁。難。死。生。之。際。山。于。南。萬。敗。平。何。必。故。餘。排。何。所。上。古。人。涉。歷。世。間。凡。于。禍。害。死。生。之。際。

矣△未得了當。而惡死之心恒情所具也。不知他得的人。視死如歸。何懼之有。此箇主宰。非常人所得。

此篇見至人必不失其正。舉止皆有道也。

山堂退百丈。謂韓子蒼曰。古之進者。有德有命。故三請而行。一辭而退。今之進者。惟勢與力。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可謂賢達矣(記聞)。

師退百丈時。謂韓子蒼曰。古之進為住持者。先選其德。次待其命。故三請而後行。一辭即便退。古云三讓而進。一辭而退。言士之自重也。今之求進為住持者。惟持之以勢。使之以力。所以失其正也。欲求其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可謂賢達人矣△正人君子。不蘄於必進。唯進以德。復進以命。返此。非至人矣。

此篇言住持公正無私。邪無所入也。

山堂謂野菴曰。住持存心要公。行事不必出於己為是。以他為非。則愛惡異同。不生於心。暴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矣(幻菴集)。

隆興府石亭野菴祖璇禪師。嗣大慧杲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謂住持人所存之心要公要正。凡所行事。不必出於己者為是。以他人者為非。一味從乎正理。則愛惡異同之心不生。使外面暴慢邪僻之氣。自然無路而入矣△公正二字行乎天下。炳如日星。何處能隱其私。無私則道自行矣。

此篇舉古人器節俱妙。人所罕及也。

唯者。順從之至也。識者以此知其為法門大器。

湛堂嘗曰。杲侍者再來人也。山僧惜不及見。湛堂遷化。妙喜蠶足千里。訪無盡居士於渚宮求塔銘。湛堂末後一段光明。妙喜之力也(日涉記)。

此節顯道眼鑑物無遺。湛堂嘗曰。杲侍者再來人也。山僧年邁。惜乎不及見其為人也。既而湛堂遷化。妙喜請覺範狀其行實。又得龍安照然禪師書而為紹介。紹介者。因相佐助也。遂蠶足行千里。蠶足者。謂足傷起皮如重蠶也○昔楚欲伐宋。墨子自魯趨楚。十日十夜。足腫如重蠶。而不休息也○特往荊州謁無盡居士求塔銘。初見無盡問。祇恁麼著草鞋遠來。妙喜曰。某數百里特來見相公。公曰。年多少。喜曰二十四。又問水牯牛年多少。喜曰兩箇。公曰甚麼處學得箇虛頭來。喜曰今日親見相公。公笑曰且坐

示欲鉤得去。公曰喜出塔佛皆不知四清
尚皆宿禪。公曰喜正為相先禪。及來分明。梵行
和者。若參是。眼則謝也。從所來。一分若
堂。[曰/月]。一兜喜。金剛老夫。無趙州煙氣。到一體性。
湛。來。歸。否。公曰。如此。先師。養。肅。若。付。有。體。
曰。遠。今。却。公。曰。先。老。供。百。大。終。囑。豈。
前。無。地。足。壞。公。曰。老。壘。百。事。臨。舍。
趨。利。特。裹。不。公。曰。孔。壘。百。事。臨。舍。
師。舍。文。不。公。曰。孔。壘。百。事。臨。舍。
緣。得。學。貫。睛。麼。上。乃。起。閑。死。漢。來。
事。後。人。五。睛。甚。頭。喜。舍。慶。生。死。漢。來。
何。不。勵。為。錢。老。問。甚。頭。喜。舍。慶。生。死。漢。來。
有。珠。激。曾。與。準。老。問。甚。頭。喜。舍。慶。生。死。漢。來。
來。珠。不。激。曾。與。準。老。問。甚。頭。喜。舍。慶。生。死。漢。來。
遠。數。銘。不。即。聞。喜。相。去。略。收。近。世。本。省。本。
問。牙。作。在。不。公。曰。喜。相。去。略。收。近。世。本。省。本。
又。睛。筆。罪。道。問。公。曰。喜。相。去。略。收。近。世。本。省。本。
坐。眼。手。被。道。問。公。曰。喜。相。去。略。收。近。世。本。省。本。
纔。毗。大。銘。相。你。金。剛。唯。度。多。大。不。諸。
茶。公。公。塔。請。不。是。金。剛。唯。度。多。大。不。諸。
喫。寂。得。聽。即。喜。我。曰。光。銘。世。尊。舍。利。成。下。大。

潔。白業堅固。靈明廓徹。預知報謝。不驚不怖。則依正
二報。毫釐不失。若世間麤心。于本分事上。十二時中不
曾照管。微細流注。生大我慢。此是業空鬼來借宅。如此
而欲舍利數珠諸根不壞。豈可得乎。由是則湛堂和尚。末
後一段光明。乃得妙喜忠孝之力也△雅量殊特。大義昭
然。自天性中出。非汎汎輩。可得而擬。

禪林寶訓筆說卷中

【經文資訊】卍新續藏第 64 冊 No. 1266 禪林寶訓筆說

【版本記錄】CBETA 電子佛典 2014.04，完成日期：

2014/04/26

【編輯說明】本資料庫由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依
卍新續藏所編輯

【原始資料】CBETA 人工輸入

【其他事項】本資料庫可自由免費流通，詳細內容請參閱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資料庫版權宣告](#)】

禪林重刻寶訓筆說卷下

楚衡雲峯 智祥 述

此篇見古人雅尚賢德。恭儉如此也。

妙喜杲和尚曰。湛堂每獲前賢書帖。必焚香開讀。或刊之石曰。先聖盛德佳名。詎忍棄置。其雅尚如此。故其亡也。無十金之聚。惟唐宋諸賢墨蹟。僅兩竹籠。衲子競相誦唱。得錢八十餘千。助茶毗禮(可菴集)。

謂湛堂和尚。每得前賢書集筆帖。必欲焚香而後開展讀之。或將之刊於石。乃曰。此皆先聖之盛德佳名。豈忍棄

置於高閣。而不永垂於世耶。其雅愛尊尚前輩有如此。故
去世之日。撿點所存無十金之聚。唯所蓄唐宋諸賢墨蹟字
帖。僅兩竹籠。比時諸衲子輩。爭相誦唱。得錢八十餘
千。以資茶毗之禮。梵語茶毗。此云火化△尊前賢。存遺
德。正所以見胸襟磊落。誠敬難似也。錢穀奴。曷克臻
此。

此篇言上下名分當正。不可忽也。

妙喜曰。佛性住大瀉。行者與地客相毆。佛性欲治行者。
祖超然因言。若縱地客。摧辱行者。非惟有失上下名分。
切恐小人乘時侮慢。事不行矣。佛性不聽。未幾果有莊客
弑知事者(可菴集)。

潭州大瀉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嗣佛果勤禪師。南

嶽下十五世。住大滄日。行者與地客相打。地客。即佃民也。佛性欲以叢林規法處行者。祖超然不肯。因而言曰。若縱佃戶。摧辱行者。不獨有失上下名分。切恐小人乘機生事慢主輕僧。則常住之事不得而行矣。況行者佛子上也。地客佃民下也。各有名分所存。不宜失也。佛性不聽。必謂僧家豈有與人交拳相打。宜當處之。未久之間。果有佃戶弑知事者。以下殺上曰弑。此見超然之有識如此。△住持處斷必應得宜。權不可失。況小人不知法。情不可縱。失之縱之。羣機生矣。

此篇謂小人狡猾。當預知之也。

妙喜曰。祖超然住仰山。地客盜常住穀。超然素嫌地客。意欲遣之。令庫子行者為彼供狀。行者欲保全地客。察超然意。抑令供起離狀。仍返使叫喚。不肯供責。超然怒行

者擅權。二人皆決竹篔而已。蓋超然不知陰為行者所謀。烏乎。小人狡猾如此(可菴集)。

臨安府佛日超然文祖禪師。嗣天衣懷禪師。青原下十一世。住仰山時。地客盜常住穀。超然平素極嫌地客。意中必欲遣去。令庫下行者為彼以盜穀事特去呈狀。以便逐去。而不知行者亦小人類。不惟不呈狀。而返欲保全地客。察知超然有強令地客供起離狀之意。仍返使地客叫喚不服。不肯供呈其責。超然怒行者擅自行權。返與地客作主。如是二人只好俱決竹篔而止。竟不能遣也。蓋超然不知小人黨與暗地商謀已就。竟不能驅逐之也。烏乎。小人奸詐狡猾勢有如此。狡猾者。奸頑多詐也△古人舉此一章以為後人法令。須知小人肝膽極險極惡。不可不察也。

此篇言愛惡不可輕信。有妨大體也。

妙喜曰。愛惡異同。人之常情。惟賢達高明。不被其所轉。昔圓悟住雲居。高菴退東堂。愛圓悟者惡高菴。同高菴者異圓悟。由是叢林紛紛然。有圓悟高菴之黨。

此節謂聽言須當審察。謂愛與惡相返。異與同有別。此人人之恒情也。惟有賢達高明。不被其情之所轉。昔圓悟和尚住雲居。高菴禪師退東堂之時。有一等愛圓悟者。即惡高菴。又有同高菴者。便異圓悟。由是叢林中到處皆紛紛紜紜。有圓悟高菴之黨類。

竊觀二大士。播大名於海上。非常流可擬。惜乎昧於輕信小人諂言。惑亂聰明。遂為識者笑。是故宜其亮座主隱山之流。為高尚之士也。

大顧師遊。四禪師曰。踏龍山密行。六曰和尚。先住。海。主。覆。相。見。三。間。穿。鑿。出。世。乾。州。與。溪。來。曰。和尚。入。海。是。青。山。賓。曰。述。我。隱。山。猶。即。洞。山。循。何。處。來。曰。和尚。入。海。是。青。山。賓。曰。述。我。坐。隱。山。一。日。撥。黎。水。先。住。人。天。波。師。乃。來。坐。處。山。洞。山。一。日。撥。黎。水。先。住。人。天。波。師。乃。來。其。隱。山。一。日。撥。黎。水。先。住。人。天。波。師。乃。來。視。也。○。遂。閣。雲。山。不。從。我。見。兩。箇。中。賓。波。師。乃。來。石。不。遇。龍。山。無。路。不。從。我。見。兩。箇。中。賓。波。師。乃。來。登。不。隱。人。居。無。路。不。從。我。見。兩。箇。中。賓。波。師。乃。來。熊。而。後。道。人。曰。我。見。兩。箇。中。賓。波。師。乃。來。歇。雖。要。莫。有。此。師。曰。涉。不。知。師。曰。長。江。水。辭。退。莫。把。是。非。來。初。雖。要。莫。有。此。師。曰。涉。不。知。師。曰。長。江。水。辭。退。莫。把。是。非。來。雨。不。厚。發。明。心。便。問。而。入。不。知。師。曰。長。江。水。辭。退。莫。把。是。非。來。小。緣。不。發。明。心。便。問。而。入。不。知。師。曰。長。江。水。辭。退。莫。把。是。非。來。時。宿。祖。溪。在。和。尚。時。洞。曰。便。住。此。山。良。久。何。白。雲。萬。境。入。僧。息。亦。參。馬。見。師。和。尚。時。洞。曰。便。住。此。山。良。久。何。白。雲。萬。境。入。在。宿。祖。溪。在。和。尚。時。洞。曰。便。住。此。山。良。久。何。白。雲。萬。境。入。所。在。宿。祖。溪。在。和。尚。時。洞。曰。便。住。此。山。良。久。何。白。雲。萬。境。入。僧。息。亦。參。馬。見。師。和。尚。時。洞。曰。便。住。此。山。良。久。何。白。雲。萬。境。入。

避世。各有作用。未可槩論。以不出為高。但輕信二字。最要理會。

此篇謂住持能遷善改過。乃足為法則也。

妙喜曰。古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率德循行。思勉無咎。所患莫甚於不知其惡。所美莫善於好聞其過。然豈古人之才智不足。識見不明。而若是耶。誠欲使後世自廣而狹於人者為戒也。

此節舉古法為戒。古之人見人有善。我即遷改而從之。自家有過。即時革除而悔之。率。遵修也。遵修其德。依操其行。而每每常思勉其無過耳。人之所患者。莫甚於不知己之惡。所美者。莫善於好聞己之過。如是慎謹。豈古人之才智不足。識見不明。而如此耶。非也。誠欲使後世自

尊自大而卑小于人為戒也。

夫叢林之廣。四海之眾。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左右耳目
思慮。乃能盡其義理。善其人情。苟或尊居自重。謹細
務。忽大體。賢者不知。不肖者不察。事之非不改。事或
是不從。率意狂為。無所忌憚。此誠禍害之基。安得不
懼。或左右果無可咨詢者。猶宜取法於先聖。豈可如嚴城
堅兵無自而入耶。此殆非所謂納百川而成大海也(與寶和尚
書)。

此節明事當謹畏。夫叢林建置之廣。四海儕類之眾。固非
一人所能獨知。必竟要假左右之耳目。眾人之思慮。乃能
盡其經常之義理。善其海眾之人情。若使主人尊居自重。
細末之事毫不放過。大體段處忽略不經。賢者竟不能知。
不肖者自不能察。自己所行非處不知改。眾人所作是處不

肯從。縱意妄為。全不忌憚。如此誠為滋培禍害之基本。
如何不畏。若使左右之耳目。眾中之思慮。果無有可扣問
者。即當取法則于先聖之成言。豈可自封己見。如嚴禁之
城。堅勇之兵。竟無門無路而可入也耶。即此取法先聖亦
一路也。住持人若不能取法于先聖。又豈得所謂收納百川
而成大海之胸襟也△自滿自大。妙藥難醫。能革能遷。聖
域可躋。學者不可不知此。

此篇言舉人貴要端正。可以救今時之利弊也。

妙喜曰。諸方舉長老。須舉守道而恬退者。舉之則志節愈
堅。所至不破壞常住。成就叢林。亦主法者救今日之弊
也。且詐佞狡猾之徒。不知羞耻。自能諂奉勢位。結托於
權貴之門。又何須舉(與竹菴書)。

謂今諸方舉長老出世為一方主人者。必須要舉箇有道德節
義。及恬靜退守之人乃可當也。蓋此人一舉出。則其所守
之志。所存之節。轉加堅固。凡所至之處。自然不破壞常
住。事事俱能完美。成就叢林。此亦是今日主法者。具擇
賢之能。得賢人繼席。正所以救今日之弊病也。若是那一
等詐佞狡猾之徒。不知羞耻。若使居其位。必欲諂奉有勢
位之人。結托于權貴之門。如是者用亦何為。則不必舉也
△舉人者宜諦審諦思。稍一不法。其害非細。關係亦非小
可。

此篇謂叢林舉人若合公論。自無缺失也。

妙喜謂超然居士曰。天下惟公論不可廢。縱抑之不行。其
如公論何。所以叢林舉一有道之士。聞見必欣然稱賀。或
舉一不諦當者。眾人必憾然嗟嘆。其實無他。以公論行與

不行也。烏乎。用此可以卜叢林之盛衰矣(可菴集)。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嗣圓悟勤禪師
○謂公論乃天下古今之正議。不可廢也。縱使勉強抑止之
不行。又怎奈公論何。所以叢林中或舉一住持。或立一首
職。若是箇有道德節義之人。聞見必欣然稱賀者公論也。
若舉道行不諦實之人。眾人必憾然嗟歎之。憾。憂也。其
實無他。以至公之論有行與不行故也。烏乎。以公論推
之。則可以卜知叢林將來之盛衰矣△大抵一切是非真假不
可固執。有公論在。公論在。則天下之至正在矣。

此篇明修身入道。以節儉為要也。

妙喜曰。節儉放下。乃修身之基。入道之要。歷觀古人。
鮮有不節儉放下者。年來衲子遊荆楚買毛褥。過浙右求紡

絲。得不愧古人乎。

世人為貪毒所害。累劫縈纏。如今欲超凡入聖。第一要放得下。有節度能簡儉。所謂頓捨塵勞。便是修身之基。入道之要也。細看從上古人。誰不是能節儉能放下者。近年已來衲子。遊荊楚者。便去買幾件毛褥氈子。過浙右者。便去買他些紡絲紬物。如此行脚。豈得不有媿于古人乎△此說搜盡時人放不下的弊病。讀者當生慚愧。

此篇教住持當存大體合公論也。

妙喜曰。古德住持不親常住。一切悉付知事掌管。近代主者。自恃才力有餘。事無大小。皆歸方丈。而知事徒有其虛名耳。嗟乎。苟以一身之資。固欲把攬一院之事。使小人不蒙蔽。紀綱不紊亂。而合至公之論。不亦難乎(與山堂


書)。

謂古人立住持。原只為主持大法。提獎衲子。本不教親理常住事件。一切所有悉付與知事人掌管。此大體也。于今作主人者。自恃才力有餘。凡事不論大小。俱皆要歸于方丈掌管。而知事者。徒有其虛名而已。嗟乎。苟以一身之資力。固欲把持主張一院之事。而欲使小人不來蒙蔽。法令不致參差。又要合于至公之論。豈可得乎△凡事合公論至要也。一涉私足為小家氣象。

此篇教學道須要及時。光陰不可虛棄也。

妙喜曰。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盛衰相乘。乃天地自然之數。惟豐亨宜乎日中。故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

此節明陰陽迭變之理。謂世間循環。總不出陰陽之數。如純陽既盡。則一陰生于其下。純陰既極。則一陽生于其下。有盛有衰兩相乘除。乃天地一定自然之數也。惟豐亨

宜乎日中○上震為雷。下離為火。名雷火豐卦。豐者。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盛極將衰。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為徒憂無益。但守常不至過盛。故彖辭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人乎。況于鬼神乎。蓋言豐盛難常。以常為戒也。日中盛極。則當昃昧。月望盈極。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虧。尚隨時消息。況人生于天地之間。鬼神為天地之氣。豐盛之時。以此為戒。欲人守中不至於過盛也。處豐之道。豈容易哉。陰死為消。陽死為息。

所以古之人。當其血氣壯盛之時。慮光陰之易往。則朝念

夕思。戒謹彌懼。不恣情不逸慾。惟道是求。遂能全其令聞。若夫隳之以逸慾。敗之以恣情。殆於不可救。方頓足扼腕而追之晚矣。時乎難得而易失也(薊林書)。

此節見古人究心之切。所以古人當年少血氣壯盛之時。便自痛惜光陰之易去。歲月固難留。朝也念道。夕也思道。必謹必戒更加恐懼。不敢恣縱于七情。不敢放逸于五欲。時時惟以守道為心。遂能保全生平之美名也。若使放縱于五欲。其身則隳壞矣。恣蕩于七情。其心則滅裂矣。其危亡必至于不可救之地。然後纔頓足扼腕追之晚矣。足見時字最為緊要。時乎難得而易失也○李左軍謂韓信曰。夫功難成而易敗。時難得而易失。謂時乎時乎不再來△古云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若非從深定中融會過來。畢竟究不到這等細密處。慎勿輕易看過。

此篇教學者名節當立。而自思造入也。

妙喜曰。古人先擇道德。次推才學。而進當時。苟非良器。置身於人前者。見聞多薄之。由是衲子。自思砥礪。名節而立。

此節以道德才學為本。謂古人揀選學者。先擇道德。須是見地明白。德業正當。次則方取他才學。而進用須當其時。倘不是美器。將他置于眾人之前。見聞者多是輕之薄之也。由是衲子。自己思量必須琢磨。操守名節而成立焉。

比見叢林凋喪。學者不顧道德。少節義無廉耻。譏淳素為鄙朴。獎囂浮為俊敏。是故晚輩識見不明。涉獵抄寫。用資口舌之辯。日滋月浸。遂成澆漓之風。逮語於聖人之

道。譬若面牆。此殆不可救也(與韓子蒼書)。

此節返顯人要實學。比見叢林凋喪。學者道不實學。德不
真修。少節義無廉耻。返去譏誚性淳質素之人。為之鄙
朴。獎美囂頑浮薄者為之俊敏。是故晚輩識見不明。猶如
涉水捕魚。獵山取獸的相似。東抄西寫。謀聚些語言文字
以為實學。用助口舌之辯。今日滋培。明日浸長。久久之
間。遂成澆漓淺薄之風。及至問他聖人之至道。口似礫
盤。眼如瞽瞍。四面不通如覩牆壁然。如此等人。殆乎不
可救也○論語云。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曰。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猶面牆而立也歟。言其一物無所見。
一步不可行也△學者所謂究心也。得心而後可以合天下之
異以為同。融萬類之疎以為親。抄寫之學。徒喪光陰。復
何益也。

此篇警後人各知所守。以利人為急也。

妙喜曰。昔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曰。古之學者。居則巖穴。食則土木。衣則皮艸。不係心於聲利。不籍名於官府。自魏晉齊梁隋唐以來。始勅招提。聚四方學徒。擇賢者規不肖。俾智者導愚迷。由是賓主立。上下分矣。

此節言當正名分。謂昔日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曰。上古之學道者。居則高巖深穴。食則土菜木果。衣則樹皮草葉。不關心於聲利。不投名於官府。此真天地間閑人也。自曹操稱魏時。司馬懿稱晉時。蕭道成稱齊時。蕭衍稱梁時。楊堅稱隋時。李淵稱唐時。諸朝代已來。始創建招提。聚四海之廣眾。選有德者規正夫不肖。令智慧者引導乎愚迷。由是賓主立。上下分矣。

夫四海之眾。聚於一寺。當其任者。誠亦難能。要在總其
大捨其小。先其急後其緩。不為私計。專利於人。比汲汲
為一身之謀者。實霄壤矣。今黃龍以歷代住持。題其名於
石。使後之來者。見而目之曰。孰道德。孰仁義。孰公於
眾。孰利於身。烏乎。可不懼乎(石刻)。

此節謂當全道德。夫四海之多人。聚集于一院。擔荷此大
任者。誠非容易所能為。要在總其大綱。捨其小節。先其
當急。後其可緩。更不為私自作計。專以利人為要。較之
於切切為自己一身謀受用者。實如天地之隔矣。今黃龍以
歷代住持。題其名勒之于石。使後來繼住此者。見而目之
曰。誰是有道德者。誰是有仁義者。誰能公于眾。誰獨利
于身。烏乎。為住持者。可不懼乎△者箇名字怕殺人。難
當難當。若不慎思力行。未免不失身于世。津津為人唾棄
也。

此篇謂舉首領須是其人。否則無補於法門也。

張侍郎子韶謂妙喜曰。夫禪林首座之職。乃選賢之位。今諸方不問賢不肖。例以此為僥倖之津途。亦主法者失也。然則像季。固難得其人。若擇其履行稍優才德稍備。識廉耻節義者居之。與夫險進之徒。亦差勝矣(可菴集)。

曰夫叢林中首座之職。乃人天眼目。實是選賢才之位。今諸方竟不管賢不肖。一槩以此為僥倖之津路。藉此射名網利。破壞規模。亦皆是主法者之失于用人也。雖則末法中。本難得好人。也須要擇其操履行事稍勝于人。才力德業稍備于己。要識些廉耻。有些節義者居于此位。方纔稱職。比夫[曰/月]險競進之徒。差可以勝些些也△近今居此位者尤然可耻。法門大體不顧。人間利害不知。正猶蛇虎

睥睨其傍。螻雀不顧其後也。惜哉。

此篇舉有德人。為後學之法式也。

妙喜謂子韶曰。近代主法者。無如真如喆。善輔弼叢林。莫若楊岐。

此節雙標二美。謂近代之主持大法者。無有如真如喆禪師。善輔弼叢林者。莫有過于楊岐和尚。

議者謂慈明真率。作事忽略。殊無避忌。楊岐忘身事之。惟恐不周。惟慮不辦。雖衝寒[日/月]暑。未嘗急己惰容。始自南源。終於興化。僅三十載。總柄綱律。盡慈明之世而後已。

此節明輔弼之實行。有議論者。謂慈明為人真誠槩率。作
事忽略。無迴避。無忌諱。楊岐忘其身以奉其事。惟恐一
事不周全。惟慮一法不具辦。雖即衝嚴寒冒溽暑。未嘗有
急于愛惜自己。生懈惰之容。自慈明始受宜春太守黃守旦
南源之請。次受定林沙門本延道吾之請。後遷石霜。及福
嚴。終于興化諸剎。且三十載。總柄叢林紀綱法律。以至
盡慈明終世而後方止。由此知其補弼之實也。

如真如者。初自束包行脚。逮於應世領徒。為法忘軀。不
啻如饑渴者。造次顛沛。不遽色。無疾言。夏不排窗。冬
不附火。一室翛然。凝塵滿案。嘗曰。衲子內無高明遠
見。外乏嚴師良友。尠克有成器者。

此節明主法之清嚴。又如真如者。始自出家束包行脚做禪
和子時。至于出世領眾匡徒。弘法忘身。不止如饑渴者而

求飲食相似。造次者。急遽苟且之時。顛沛者。傾覆流離之際。當此之時。不見有勃然而變其色。疾然而出其語。夏不排窗取涼。冬不附爐求煖。一丈室翛然。無物自如。唯凝塵滿案而已。即此知其奉法之誠也。嘗曰。衲子家自己心內。無高明遠見。而外又乏嚴師良友。罕有能成器者。

故當時執拗。如孚鐵脚。倔強如秀圓通諸公。皆望風而偃。嗟乎。二老實千載衲子之龜鑑也(可菴記聞)。

此節總結楷模。故當時執拗如孚鐵脚。孚即長蘆應天永孚禪師。嗣泐潭懷澄禪師。青原下十四世。執拗者。謂剛硬孤高不近人情也。師行脚時。夜至一旅邸。有娼女為母逼惑。師跌坐達旦。女告母。母嘆曰。真佛子也。師性好遊歷。故叢林有平生孚鐵脚。道價喧宇宙之語。倔強如秀圓

通。偃。梗也。強。孤硬也。諸公者。指同時出世諸知識。見真如與楊岐二師。如此認真。皆望風而偃。偃者。仆也。倒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嗟乎。以此而知真如之與楊岐二大老。實為千載已下衲子之神龜寶鑑也○龜知未來之禍福。鑑照現在之妍媸△自古德風拂人。快有餘想。至千百年猶清涼不已。人何其不為也耶。

此篇言為法者不顧身。義有所在也。

子韶同妙喜萬菴三人。詣前堂本首座寮問疾。妙喜曰。林下人身安然後可以學道。萬菴直謂不然。必欲學道。不當更顧其身。妙喜曰。爾遮漢又顛耶。子韶雖重妙喜之言。而終愛萬菴之語為當(記聞)。

謂三人同往前禪堂本首座寮問安。本即博山悟本。妙喜
曰。林下人身安然後可以學道。萬菴直言不迴互也。以謂
不然。必欲造進此道。不當要更顧惜此身。忘身乃可以學
道也。妙喜曰。爾者漢又顛耶。即今爾我來此。原為安慰萬
病者之心。又作與麼說話。子韶雖重妙喜之言。而終愛萬
菴之語以為切當。當字去聲。謂發言之中節也△妙喜以情
通為言。萬菴唯據理而論。各有所見。慎勿泥矣。

此篇謂住持得衲子。使法道隆而已事盡也。

子韶問妙喜。方今住持何先。妙喜曰。安著禪和子。不過
錢穀而已。時萬菴在座。以謂不然。計常住所得。善能樽
節浮費。用之有道。錢穀不勝數矣。何足為慮。然當今住
持。惟得抱道衲子為先。假使住持有智謀。能儲十季之
糧。座下無抱道衲子。先聖所謂坐消信施仰愧龍天。何補

住持。子韶曰。首座所言極當。妙喜回顧萬菴曰。一箇箇都似你。萬菴休去(已上竝見可菴集)。

子韶問妙喜曰。于今叢林住持。以何務為先。妙喜答曰。安著禪和子。不過要銀錢米穀而已。時萬菴在座。以謂不能然。若論錢穀。有好執事。計較常住所有或多或少。善不能搏節。搏節者。量其所入度其所出。無使浪費。用之有道。則錢穀不勝其多矣。何足為慮。然當今住持。惟得抱守道德之衲子。最為先務。假使住持人有智能有謀略。能儲積十年之糧。座下若無得箇抱守道德之人。先聖謂之坐消信施。仰愧龍天。于住持者有何所補。子韶美之曰。首座所言甚為當理。誠不謬為人天眼目。妙喜回首顧視萬菴曰。人之智識深淺不同。一箇箇都像似你。萬菴休去。默然領之也△聖賢應世。原為了一大事因緣。必以得人為要。不得人。乃古人之隱憂也。

此篇謂主法者要自重。不可率然而語也。

萬菴顏和尚曰。妙喜先師初住徑山。因夜參持論諸方及曹洞宗旨不已。次日音首座謂先師曰。夫出世利生。素非細事。必欲扶振宗教。當隨時以救弊。不必取目前之快。和尚前日作禪和子。持論諸方。猶不可妄。況今登寶華王座。稱善知識耶。先師曰。夜來一時之說焉。首座曰。聖賢之學。本於天性。豈可率然。先師稽首謝之。首座猶說之不已。

江州東林萬菴道顏禪師。潼川鮮于氏子。嗣大慧禪師。曰。妙喜先師。初住徑山。因夜參。持論諸方法道有深淺不同。及論曹洞所立宗旨。說之不已。曹洞者。即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嗣洞山良价禪師。初離洞山。入曹溪禮祖

塔。回吉州之吉水。眾響師名。遂請開法。師擬曹溪。凡所居處。立曹為號。洞山之道至師大弘。諸方推尊故稱曹洞宗。次日音首座乃謂先師曰。夫出世本為利益眾生。原非細事。必要扶持法門。大振五宗之教化。正好隨時以揀末法之積弊可也。不必要趨目前一時快意苾性而談。和尚昔日已登寶華王座。弘宣大法。稱為善知識耶。先師曰。昨夜偶爾一時之說耳。首座曰。為聖賢之學。本出乎人之天性。豈可率然語耶。率然者。忽略也。先師稽首謝之。首座猶說之不止△首座有直言敢諫之誠。和尚有寬宏納諫之量。咸可以為人天法式。

此篇謂德人臨難猶為人慕戀不已也。

萬菴曰。先師竄衡陽。賢侍者錄貶詞。揭示僧堂前。衲子

如失父母。涕泗愁歎。居不遑處。音首座詣眾寮白之曰。人生禍患。不可苟免。使妙喜平生如婦人女子。陸沉下板。緘默不言。故無今日之事。況先聖所應為者。不止於是。爾等何苦自傷。

此節示其素分。昔先師因侍郎張九成未第時。談及楊文公。呂微仲諸儒。所造精妙。皆由學禪而至。於是慕禪學。聞寶印楚明禪師道風。敬往參請。明舉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一日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下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宋高宗紹興七年七月十一日。詔妙喜住徑山能仁寺。至紹興十一年。張九成與諸大夫輩往謁。評議格物話。妙喜曰。公祇知有格物。不知有物格。諸公茫然。妙喜大笑。公曰。師能開論乎。喜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安祿山叛者。其人先為閬州守。有畫像在焉。時唐明皇幸蜀。

忽妙皮為自。高音不可無。然。鄂。何。首。物。為。甚。檜。妙。縣。者。安。原。不。而。默。祖。等。西。格。時。直。秦。妙。陽。揭。示。不。難。志。其。口。二。爾。陝。詔。入。看。右。康。府。揭。處。患。之。封。難。耶。居。子。悟。來。用。為。衡。州。前。居。與。門。緘。罹。此。人。曰。其。拈。用。為。衡。堂。歎。有。者。尊。止。如。其。壁。重。僧。之。成。為。僧。愁。間。但。位。子。尊。止。如。時。軒。喜。老。弓。九。貶。示。泗。愁。間。但。位。子。尊。止。如。落。于。妙。臂。貶。內。揭。涕。泗。地。下。獅。又。首。偈。百。層。神。陽。月。內。詞。揭。涕。泗。地。下。獅。又。像。呈。五。千。方。衡。陽。五。月。內。詞。揭。涕。泗。地。下。獅。又。擊。旨。兩。透。過。竄。一。年。錄。父。母。人。生。女。子。居。于。劍。深。一。發。邊。佛。至。禪。之。曰。如。行。水。沉。于。以。臣。領。貫。國。民。至。慧。見。之。曰。如。行。水。沉。于。以。使。聞。識。一。軍。山。大。子。中。喜。平。或。日。之。為。令。公。欲。臂。是。時。五。徑。嗣。衲。寮。妙。又。今。當。怒。地。格。引。神。政。年。住。衲。寮。妙。又。今。當。見。然。喜。堂。襪。譏。紹。了。舉。首。苟。境。無。都。苦。

昔慈明。瑯琊。谷泉。大愚。結伴參汾陽。適當西北用兵。遂易衣混火隊中往。今經山衡陽相去不遠。道路絕間關。山川無險阻。要見妙喜復何難乎。由是一眾寂然。翌日相繼而去(廬山智林集)。

此節明欲見不難。昔慈明瑯琊。南嶽芭蕉葺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嗣汾陽昭禪師。南嶽下十世。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亦嗣汾陽。結伴參汾陽。即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大原俞氏子。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適當西北用兵。時澤州潞安一帶屯兵無敢往者。慈公六人。不顧危阻。渡滎澤河。登太行山。易衣混兵隊中。露眠艸宿。不辭勞苦。而往參汾陽。今徑山與衡陽相去不甚遠。道路中本絕間關。且無妨礙。山川又無險阻。一直可往。要復相見于妙喜。有何難乎。由是大眾寂然。明日相繼而去△莊

子曰。豚子之不飼于死母。非愛其形。愛其使形者。衲子之奔趨于衡陽。德所致也。

此篇謂評議人品。須異跡原心。不可以偶然貶抑論也。

萬菴曰。先師移梅陽。衲子間有竊議者。音首座曰。大凡評論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詎可於無過中求有過。夫不察其心。而疑其跡。誠何以慰叢林公論。

妙喜既貶衡陽。因集正法眼藏三帙。被人重譖。復貶廣東潮州府梅陽縣。未幾詔復形服。時四方虛席以邀不就。紹興二十年十一月。詔住明州阿育王寺。二十八年。詔再住徑山。孝宗隆興元年八月初一日示寂。宋時自秦檜專國士大夫名望者。悉屏之遠方。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正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言斥而去之。

不異奴隸也○此節言評人不可妄議。衲子間有竊議者。音
首座曰。大凡評論于人。當于有過失之中。求他一段無過
失之理。使人所有之過。亦可改革。豈可于無過失中。返
去求其有過。此非理也。夫不察妙喜集書之心。而但疑再
貶之跡。誠何以安慰叢林之公論。

且妙喜道德才器。出於天性。立身行事。惟義是從。其量
度固過於人。今造物抑之。必有道矣。安得不知其為法門
異時之福耶。聞者自此不復議論矣(智林集)。

此節明遇難必有道理。且妙喜道德才器。出于天性。立身
與行事。惟義是從。其豁達量度。本過于人。今天道故抑
遏之。似必別有道理也。安知此事。不為法門他日之福
耶。聞者自此之後。更不復議論矣△于有過中求人無過。
惟常不輕是其人。微是皆不可語于此者也。

此篇教主者當以公正接人。毋涉于私也。

音首座謂萬菴曰。夫稱善知識。當洗濯其心。以至公至正。接納四來。其間有抱道德仁義者。雖有讐隙。必須進之。其或姦邪險薄者。雖有私恩。必須遠之。使來者各知所守。一心同德。而叢林安矣(與妙喜書)。

謂稱善知識。弘宣大法。先當洗滌自己之心。勿使有一毫染污習氣存于胸中。然後以至公之法。至正之道。接納于四來之學者。其中若有抱守道德仁義者。雖與他有些讐隙。必須要推舉而進用之。其或所懷的是姦邪險薄者。雖與我有些私恩。必須要屏去而疎遠之。如是使四方來者。各知其己之所守。有德無德而後從焉。其間雖千人萬人。亦皆同一心而修德行。則叢林自然安泰矣△剖斗折衡。只

為自平。至公至正。復何言哉。

此篇教住持當正己利人存誠厚德也。

又曰。凡住持者。孰不欲建立叢林。而鮮能克振者。以其忘道德廢仁義。捨法度任私情而致然也。誠念法門凋喪。當正己以下人。選賢以佐佑。推獎宿德。疎遠小人。節儉修於身。德惠及於人。然後所用執侍之人。稍近老成者存之。便佞者疎之。貴無醜惡之謗。偏黨之亂也。如此。則馬祖百丈可侔。臨濟德山可逮(智林集)。

謂既作住持為主法之人。誰不欲建立叢林。光大門閭。然而竟少能有克振其家聲者。無別。以其人道未實悟。德不真修。加之廢失仁義。捨擲法度。又兼私情而不改。致使其家聲不振也。果實有念法道凋零。門庭冷落。自當先正

其心。以謙下于人。稠人眾中。選擇賢良端正之士。以為
輔弼而佐佑之。必須要推獎耆舊有德之者。疎遠小人無知之
輩。更加以節儉修吾身。以德惠施于人。然後身傍所用執
侍左右者。要稍近于老成者存之。便佞者疎之。何故。貴
在無醜惡之讒謗。而免使偏邪黨類為之攪亂也。若能如
此。即使馬祖與百丈之道望。可與之相齊。而臨濟德山之
家聲。亦可與之相及也○鎮州臨濟院義玄禪師。曹州南華
刑氏子。嗣黃檗希運禪師。南嶽下四世○鼎州德山宣鑑禪
師。簡州問氏子。嗣龍潭崇信禪師。青原下四世△理叢林
者。守道藏德。乃公天下之大宗大本也。又能選賢遠佞。
修身惠物。自然群英畢集。何患乎道之不行也。

此篇教人知憂勞是良藥。禍患不可逃也。

音首座曰。古之聖人。以無災為懼。乃曰。天豈棄不穀

乎。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內
憂。古今賢達。知其不能免。嘗謹其始。為之自防。是故
人生稍有憂勞。未必不為終身之福。蓋禍患謗辱。雖堯舜
不可逃。況其他乎(與妙喜書)。

古之至人。每每見無災無患即生恐懼。乃自愧曰。天道無
私。豈獨棄我之不穀乎。穀。善也。不穀者。不善人也。
又罪也。謂我有罪。天似棄而不憐我也。范文正公有言。
惟聖人能于內外俱無所患。自非聖人。外身雖安而內心必
憂。古今賢人達士。自知憂患不能免。故嘗嘗以戒忍二度
為牆籬。以禪定智慧為鎧杖。而自防也。故人生于世。稍
有憂勞有患難。未必不為終身之福。蓋人身之禍患。世之
謗辱。雖堯舜至聖。亦有不仁之多勞多苦。不孝之辱。尚不可
逃。況今人為凡品乎△要知多勞多苦。即是削除邪之
錮。誠不可得。勞苦中有限受用。宜深體究。

此篇謂住持要行解相應。勿苟名利也。

萬菴顏和尚曰。此見叢林。絕無老成之士。所至三百五百。一人為主。多人為伴。據法王位。拈槌豎拂。互相欺誑。縱有談說。不涉典章。宜其無老成人也。

此節返顯叢林。須仗老成之士。謂比來所見叢林之中。竟沒有幾多老練成實之人。所至之處。或三百或五百。共居一院。以一人為主。多人即其伴侶也。為主者。自無正見。登據法王座上。胡言亂語。上首白椎。長老豎拂。大家打哄互相欺誑。縱有些言談說話。都是杜撰。竟不涉于典章。此皆由其無老成人。隨情稱意而亂為之也。

夫出世利生。代佛揚化。非明心達本。行解相應。詎敢為

之。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烏乎。去聖逾遠。水潦鶴之屬又復縱橫。使先聖化門。日就淪溺。吾欲無言可乎。

此節正明持法。必欲行解相應。夫出世利濟眾生。本是代替如來宣揚法化的事。若非明了自心。洞徹根源。行與解其互相應者。豈敢妄自而為之耶。楞嚴云。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戮。況復出世的法王。如不見到佛祖地位。無真實道德。敢虛妄而竊取乎。嗚呼。去佛世愈遠矣。而一種水潦鶴之屬。到處稱揚稱鄭。縱橫於世○昔阿難至竹林中。聞有比丘誦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見水潦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阿難聞已慘然歎曰。世間眼滅。何期速乎。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違返聖教。自生妄滅。無有慧明。常處癡暗。永當流轉生死。便語比丘。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當知。二人謗佛。一雖多聞。

而生邪見。二解深義。顛倒妄說。有此二法。為自毀傷。
不能令人。離三惡道。汝今當聽我演佛偈。若人生百歲。
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知。爾時比丘即語其
師。師曰。阿難老朽。言多錯謬。不可信也。汝還如前
誦。阿難後聞比丘。復誦前偈。問其故。比丘具呈師言。
阿難思惟彼輕我言。或受餘教。即入三昧。推求勝德。不
見有能回挽彼意。作是念言。異哉異哉。不復正也。當墮
三途。文出阿育王傳○仗先聖教化之門庭。日愈下矣。沉
淪而沒溺也。我豈得不言可乎。

屬菴居無事。條陳傷風。敗教為害。甚者一二。流布叢
林。俾後生晚進。知前輩兢兢業業以荷負大法為心。如冰
凌上行。劍刃上走。非苟名利也。知我罪我。吾無辭焉(智
林集)。

此節囑令荷負大法。屬者。值遇也。正值菴居無事。條陳者。謂布列條章。陳設法度。以救末法之弊。故我條陳者。近今叢林中。有許多傷風化敗教門。為害至甚者。略陳數件以流布于叢林。使後生晚進得知前輩主持者。兢兢然如履薄冰而懼陷。業業然如蹈劍刃而恐傷。惟以荷負大法為心。非苟且圖其虛名。貪其財利也。知我者以吾言為是。罪我者以語言為非。是非之責。吾豈敢辭焉○知我罪我者。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其大要皆天子之事。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則憾矣△要知古人一片血心。總只教人做出世丈夫。莫自陷其身。豈有他哉。

此篇言法久成弊。慎勿以生滅為心也。

萬菴曰。古人上堂。先提大法綱要。審問大眾。學者出來請益。遂形問答。

此節明理所當然。謂古人所以上堂者。原為要與學人。抽釘拔楔。先舉大法綱領要旨。審問大眾。看眾中有會其意者否。學者因不會其意。故出眾請求利益。遂形之而有問答。此自然之理也。

今人杜撰四句落韻詩。喚作釣話。一人突出眾前。高吟古詩一聯。喚作罵陣。俗惡俗惡。可悲可痛。前輩念生死事大。對眾決疑。既以發明。未起生滅心也。

此節明非理妄作。今人不然。長老先自杜撰四句落韻譜的詩。喚作釣他學者。杜撰者。杜塞也。撰造也。述也。言

不通古法而自造也。如杜光庭道士。假竊佛經而作道經也。忽有一人突然而出眾人之前。高聲吟他古詩兩句。喚作相罵的陣勢。以為法戰。有是理乎。俗惡之極。可悲可痛者。總歎法道凋零也。竟不知前輩自己痛念生死不明。乃最大之事。凡所到處放下腰包。便來扣請師家。或上堂小參。他即對大眾前決擇深疑。既得發明己躬大事。何曾有一毫生滅之心。人我之見耶△此章說出古今為法者。如明鏡在架。令人無處逃遁。學者可不慎歟。

此篇教主法者須知賓主之儀不可忽也。

萬菴曰。夫名行尊宿至院。主人陞座。當謙恭敘謝。屈尊就卑。增重之語。下座同首座大眾。請陞於座。庶聞法要。

此節先教如理。謂凡有德行名望的尊宿知識至院。主人先須為他陞座說法。謂之引座。必要謙和恭順。敘謝他降重之意。或班序大小。當屈尊就卑。說話益加用厚重之語。說法訖。下座同首座與大眾請尊宿知識陞座。庶者。冀也。有望聞于法要。此正理也。

多見近時相尚。舉古人公案。令對眾批判。喚作驗他。切莫萌此心。先聖為法忘情。同建法化。互相訓唱。令法久住。肯容心生滅。興此惡念耶。禮以謙為主。宜深思之。

此節明不如理。每見近時沿習相尚者。舉則古人公案。令他尊宿來對眾批評判斷。勘驗他識見何如。有此禮耶。後之為主人者。切忌莫萌此勝負之心。有傷風化。先聖為法念切。彼此忘情。本要同建法幢。興隆教化。而必要互相訓唱。令佛法久住世間。豈肯容心起生滅。而興此惡念

耶。況賓主之禮。原以謙下為主。此一節事當深思之△知識本欲與人解黏去縛。而返以法作弊。吾不知其是何心行也。

此篇教接納外護須存大體。勿節外生枝也。

萬菴曰。比見士大夫監司郡守入山有處。次日令侍者取覆長老。今日特為某官陞座。此一節猶宜三思。

此節明待外護之大體。謂比來見士君子。與諸大夫。及地方所監司之官。或是本郡太守。因其事或有處分來入山中。知事頭首次日報侍者。取覆長老。取覆者。反白也。謂取士名通報長老也。今日特為某官長陞座。此一節事。不可亂做。猶宜三思而行也。

如何是黃庭堅。史起身拱立。印曰我不問者黃庭堅。史曰豈有兩箇。印曰瞎。云云。如上諸公皆是自已為道訪求而來。是家裏人說家裏話。便是樣子也。豈是無知輩。特地為。無故也。又不請你又不問你。無故要上堂。虛妄作仰。惟恐不至。俾萬菴聞之。又不知作何說也。

此篇教主者勿以法抑人。須存古規也。

萬菴曰。古人入室。先令挂牌。各人為生死事大。踊躍來求決擇。多見近時無問老病。盡令來納降款。有麝自然香。安用公界驅之。因此妄生節目。賓主不安。主法者。當思之。

謂古來主法者。煅煉學人。要人入室。先令侍者挂牌曉諭

大眾。學人各以生死事大。他自然踊躍歡喜來求知識決擇
疑滯。此正理也。多見近時叢林不管老者病者。都要他來
納箇降歎。降疑者輸誠盡敬之貌。設有不到者。便謂不依
規矩。輕視方丈。此何故也。你果是個通天徹地的知識。
所謂有麝自然香。何必耍公然立其界限以制之。強驅其來
也。因此謂之妄生枝節。妄假條目。以致賓主不安矣。主
法之人。宜深思之△敬生于誠。誠仰其德。我果備德。鬼
神將來室。何況人乎。

此篇謂道源以法古尊先。無所分別也。

萬菴曰。少林初祖。衣法雙傳。六世衣止不傳。取行解相
應。世其家業。祖道愈光。子孫益繁。大鑑之後。石頭馬
祖皆嫡孫。應般若多羅懸識。要假兒孫脚下行是也。二大
士玄言妙語。流布寰區。潛符密證者。比比有之。

此節明法源有自。謂自。有佛。祖。已。來。傳。宣。此。道。至。我。震。旦。中。以。少。林。達。摩。大。師。不。復。始。傳。矣。但。傳。衣。取。也。授。法。與。解。是。祖。道。應。行。說。其。光。祖。者。世。子。孫。益。見。其。繁。茂。稟。符。識。云。天。慎。勿。後。住。逢。大。祖。道。一。般。若。法。未。可。遠。往。直。器。數。之。曰。當。師。得。法。大。士。者。善。聽。明。以。謂。其。禪。多。後。可。藥。為。不。善。聽。法。少。衣。其。孫。禪。羅。遠。往。法。器。數。之。曰。源。林。乃。家。益。師。懸。問。直。器。數。之。曰。有。達。爭。業。見。皆。遠。接。否。吾。汝。路。自。摩。端。世。繁。面。若。且。上。千。滅。至。行。謂。師。不。者。茂。稟。符。識。云。天。慎。勿。後。住。逢。自。為。復。代。大。鑒。于。謂。當。待。遠。有。六。逢。佛。祖。矣。代。代。相。承。于。謂。當。待。遠。有。六。逢。祖。但。承。祖。原。假。往。吾。行。留。十。彼。羊。已。傳。但。承。祖。原。假。往。吾。行。留。十。彼。羊。來。衣。取。也。後。南。兒。何。滅。衰。否。載。唯。路。傳。法。與。解。是。祖。道。應。行。說。其。光。祖。者。世。子。孫。益。見。其。繁。茂。稟。符。識。云。天。慎。勿。後。住。逢。宣。二。相。應。道。希。祖。是。事。又。問。所。化。水。不。遇。此。者。應。道。希。祖。是。事。又。問。所。化。水。不。遇。道。者。應。道。希。祖。是。事。又。問。所。化。水。不。遇。至。雙。行。愈。遷。之。也。○。祖。當。問。之。難。德。謂。我。行。見。禪。嫡。孫。達。○。祖。當。問。之。難。德。謂。震。行。說。其。師。孫。達。○。祖。當。問。之。難。德。謂。震。旦。俱。光。馬。正。大。雖。旦。有。菩。文。佛。武。

名。蘆。梁。百。是。湖。龍。忽。滅。旦。也。漢。爾。大。者。
。復。逢。羊。者。魏。武。帝。是。羗。人。獨。自。淒。淒。暗。渡。江。謂。摘。
。事。日。下。可。憐。雙。象。馬。日。下。即。洛。陽。可。憐。雙。象。馬。謂。一。
。武。十。年。有。小。難。聽。吾。偈。昌。昌。即。臨。濟。曹。洞。外。頭。凶。中。子。鼠。周。傷。曰。即。石。方。故。二。
。周。字。僧。房。是。武。子。年。却。謂。粟。川。什。頭。語。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外。房。是。武。子。年。却。謂。粟。川。什。頭。語。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僧。帝。鼠。又。別。路。銜。祖。多。言。契。于。無。言。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明。帝。鼠。又。別。路。銜。祖。多。言。契。于。無。言。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小。鼠。又。別。路。銜。祖。多。言。契。于。無。言。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隋。無。雞。謂。般。奧。暗。合。默。契。于。無。言。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潤。金。雞。謂。般。奧。暗。合。默。契。于。無。言。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金。雞。謂。般。奧。暗。合。默。契。于。無。言。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僧。謂。般。奧。暗。合。默。契。于。無。言。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謂。般。奧。暗。合。默。契。于。無。言。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般。奧。暗。合。默。契。于。無。言。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奧。暗。合。默。契。于。無。言。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暗。合。默。契。于。無。言。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合。默。契。于。無。言。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默。契。于。無。言。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契。于。無。言。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于。無。言。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無。言。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言。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之。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表。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者。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也。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流。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通。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密。證。者。明。教。曰。密。非。
。證。者。明。教。曰。密。非。
。者。明。教。曰。密。非。
。明。教。曰。密。非。
。教。曰。密。非。
。曰。密。非。
。密。非。

不言而暗證也。真密也。謂外傳信衣。內授密證。乃吾佛祖真實秋密之法也。每每有之者。言符證之人恒有也。

師法既眾。學無專門。曹溪源流。派別為五。方圓任器。水體是同。各擅佳聲。力行己任。等閒垂一言。出一令。網羅學者。叢林鼎沸。非苟然也。由是互相訓唱。顯微闡幽。或抑或揚。佐佑法化。語言無味。如煑木札羹。炊鐵釘飯。與後輩齧嚼。目為拈古。其頌始自汾陽暨雪竇。宏其音顯其旨。汪洋乎不可涯。

此節明派別分流。師家之法既眾。使學者所習無一定之法門。故令曹溪源流一派。而分之為五矣。宗雖分為五家。法則不異也。如器有方圓。水體無二。然而五家各各專敷教化之門。而各有佳聲。又各各致力。以行己任。等閒之間。或出一言。或行一令。網羅者。收拾籠絡之意。網羅

四方學者。叢林興盛如鼎之沸然。豈徒然哉。由是五家互相訓唱。顯其微妙。闡其幽深。或抑而奪之。或揚而縱之。無非是彼此佐佑以助成其法門教化而已。凡所發之言。皆是無義味語。如煑木札為羹。如炊鐵釘作飯。與後人齧嚼。名之為拈古。以拈提古人之公案也。其所謂頌古者。始自汾陽善昭禪師。及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州李氏子。嗣智門光祚禪師。青原下九世。自此二老大弘其音。著顯其旨。而所以發揮其意者。汪洋浩瀚如大海之不可涯際。亦皆出乎二老之宏才博學也。

後之作者。馳騁雪竇而為之。不顧道德之奚若。務以文彩煥爛。相鮮為美。使後生晚進。不克見古人渾淳大全之旨。

此節明變故失宗。後來欲倣效其法強為頌古者。馳騁雪竇

而作之。馳騁者。如二馬之並驅也。竟不顧自己見解為何如。專以華美之言。新鮮之句為奇特。而不知聖人之本旨失矣。致使後生晚進。不克見古人渾融淳厚大全之意旨。

烏呼。予遊叢林。及見前輩。非古人語錄不看。非百丈號令不行。豈特好古。蓋今之人不足法也。望通人達士。知我於言外可矣。

此節教以古為法。烏呼。予曾行脚遊歷各處叢林。及見他前輩尊宿。非古人語錄必不肯看。非百丈號令必不肯行。豈是特為好古。蓋近時人不足以為法則也。如我作此說話。惟望通人達士。知我之意于言語之外。斯可矣也△道味本是醍醐。三變即成水矣。昧本求華。渾淳大全之旨。夫復何得。

此篇教學者要豁達通情。莫以偏見自蔽也。

萬菴曰。比見衲子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迴。愛人佞己。順之則美。逆之則疎。縱有一知半解。返被此等惡習所蔽。至白首而無成者多矣(已上並見智林集)。

謂比來每見衲子。好固執一己之偏見。竟不通曉眾人之情。纔有一言入耳。不察其是非。便自輕信。一信決定難以挽迴。加之又喜人奉承于己。順則歡悅而美近之。逆則惱恨而疎遠之。這般學者。縱有一知半解。返被此等惡見習氣所蔽。到老不得成器者多矣△良醫用藥。不在海方。隨拈一味。可以醒狂迷矣。受用得者一篇。百事可成。

此篇摧邪顯正。要人持誠存信也。

萬菴曰。叢林所至。邪說熾然。乃云。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習。道德不必修。嗜慾不必去。又引維摩圓覺為證。不贊貪瞋癡殺盜淫為梵行。烏呼。斯言豈特起叢林今日之害。真法門萬世之害也。

此節謂邪說無知為害不細。謂如今叢林中。正法無人舉揚。而凡所到處。多種邪謬之說。如火之熾然而不息也。乃曰。戒律極為繁雜。拘束其身。不必持也。定慧是小果禪。止息其心。不必習也。道德乃本有之故物。何必修。嗜慾乃人之常情。何必要除。恐人不信以為魔言。又引維摩經居士說大乘菩薩。入諸婬舍。示欲之過。雖有妻孥。常修梵行等語。又圓覺了義說。一切障礙即究竟覺。乃至諸戒定慧。及婬怒癡。俱為梵行。假此等說話。以為證據。竟不知彼大權聖人。示迹利生。為同事攝。經意何等明白。而外道邪人。返以此誑人。濫膺恭敬。烏乎者。

般說話。豈獨引發叢林今日目前之害。實實為法門千萬世之害也。

且博地凡夫。貪瞋愛慾。人我無明。念念攀緣。如一鼎之沸。何由清冷。先聖必思大有於此者。遂設戒定慧三學以制之。庶可迴也。今後生晚進。戒律不持。定慧不習。道德不修。專以博學強辯。搖動流俗。牽之莫返。予固所謂斯言。乃萬世之害也。

此節言凡夫惑重。須假法化。博地。即大地也。貪者。引取無厭。又愛欲也。由愛心計著而發。瞋者。忿怒之盛。又剛烈也。由心氣相作而發。然心屬火。氣屬金。心火轉熾。氣金轉剛故也。癡者。迷惑無知。又愚昧也。由輕慢恃已而發。且世人之貪瞋愛慾。人我無明。念念不息。猶如一鼎沸湯相似。何由而得清冷。先聖思念眾生三毒利

害。最難制伏。必須用箇大有制伏之方。然後可除。故特為凡夫興大慈悲。作大利益。遂設戒定慧三學以制之。防非止惡曰戒。止息諸緣曰定。破惑證真曰慧。此三者乃入道之門也。有此三法。則三毒庶幾可挽迴矣。今後生晚進戒律不持。定慧不習。道德不修。專以博學強辯惑弄無智之人。搖動流俗之輩。一往捏怪牽去不自返。我固所謂斯言。乃萬世之害也。

惟正因行脚高士。當以生死一著辯明。持誠存信。不為此輩牽引。乃曰。此言不可信。猶鳩毒之糞。虵飲之水。聞見猶不可。況食之乎。其殺人無疑也。識者自然遠之矣(與草堂書)。

此節明智者知非。自然遠之。惟有因心端正之人。本分行脚具高舉遠見之志。單單以生死一著子必欲辯明。持其誠

心。守其正信。自能不為此輩業人牽引。乃曰。此等妄
談。最不可信。猶鳩毒鳥之糞。如惡蛇飲之水。聞見尚乎
不可。況欲食之乎。若使一滴沾著。其殺人無疑矣。惟有
智識之君子。自能遠之△真風既墜。大偽斯彰。誰不疾首
痛心焉。萬菴和尚。如此激濁揚清。乃萬世之箴規也。

此篇見主人嚴潔有禮所以上行下效也。

萬菴曰。艸堂弟子。唯山堂有古人之風。住黃龍日。知事
公幹必具威儀。詣方丈受曲折。然後備茶湯禮。始終不
易。有智恩上座。為母修冥福。透下金二錢。兩日不尋。
聖僧才侍者。因掃地而得之。挂拾遺牌。一眾方知。蓋主
法者清淨。所以上行下效也。

謂草堂弟子。惟獨山堂有古人之風化。何以見知。住黃龍

日。凡知事者或常住有公幹。必先具威儀往方丈受分付。然後始備茶湯之禮。以酬復之。始終不易。眾中有智恩上座。為母修冥福以追悼慈恩。移下金二錢。兩日竟不知尋。有聖僧才侍者因掃地得之。將金挂于拾遺牌上。大眾見而皆知法令有在也。此蓋知主法者清淨。所以上既行而下必效也△鋤金不顧。拾金不取非難也。而所難者在不欺騙人耳。

此篇見古人提持有道。使人各知所守也。

萬菴節儉以小參普說當供。衲子間有竊議者。萬菴聞之曰。胡饗膏粱。暮厭麤糲。人之常情。汝等既念生死事大。而相求於寂寞之濱。當思道業未辦。去聖時遙。詎可朝夕事貪饗耶(真牧集)。

若一日聽師談論為得也(記聞)。

萬菴和尚所稟之天性有仁慈又忠厚。處己最為廉約。尋常出言開示于人。言辭雖簡。而義理至精。學最廣記猶強。善能窮究詳詰其中旨趣。于理于事。決不苟且而止息。又不虛妄而隨人言說。凡與人評論古今事理。說得最清白。猶如自己親到其間。使聽者了然如目所見。衲子嘗曰。我輩終歲參學。不如一日聽師談論深有所得也△自家既到七通八達之地。凡所發言自然如天繒妙綵。見之必定甜目。

此篇教人直心直行。勿趨勢利也。

萬菴謂辯首座曰。圓悟師翁有言。今時禪和子少節義勿廉耻。士大夫多薄之。爾異時儻不免做遮般蟲豸。常常在繩墨上行。勿趨勢利。佞人顏色。生死禍患。一切任之。即

是不出魔界而入佛界也(法語)。

辯首座即成都府昭覺寺大辯禪師。嗣大溈法泰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謂我圓悟師翁有言。今時禪和子既少節義。又勿廉耻。所以士大夫多有輕薄之者。自所致也。汝輩他年後日儻或不免也要去做遮般手脚。有足曰蟲。無足曰豸。要須常常在規矩正路上行。甚不可趨求勢利作媚人之顏色。至于生死禍患之際。一切任之而無所却。若能如是。即是不出魔界而入佛界也△有如是主宰。也須是其人始得。不然依舊隨他去也。

此篇見道人不貴裝點。惟在自適也。

辯首座出世住廬山棲賢。常攜一筇穿雙屨過九江。東林混融老見之呵曰。師者人之模範也。舉止如此。得不自輕。

主禮甚減裂。辯笑曰。人生以適意為樂。吾何咎焉。援毫書偈而去。偈曰。勿謂棲賢窮。身窮道不窮。艸鞵獐似虎。拄杖活如龍。渴飲曹溪水。饑吞栗棘蓬。銅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混融覽之有媿(月窟集)。

辯首座出世住廬山棲賢之時。凡出山但攜竹杖著艸鞋過九江。轉至東林。混融長老即普融知藏。福州人。得法于五祖演禪師。南嶽下十四世。在五祖典藏主。凡人至。則以閩語誦俚言。人謂之混融。一日見辯即呵之曰。師者人之模範也。一舉一止皆宜與人取法。你者等行徑。豈不自輕。況且為主人之禮。大煞無體裁之甚。辯笑曰。人生以稱適其性即為樂也。吾但率吾性而動止也。何過咎焉。乃援筆書偈而歸。偈曰。勿謂棲賢窮。者箇窮境界。誰能及得。身窮道不窮。取之不竭。用之不盡。草鞋獐似虎。踏殺天下人。拄杖活如龍。極能興波作浪。渴飲曹溪水。一

口吸盡。饑吞栗棘蓬。碎嚼無餘○楊岐示眾云。透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便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歷代祖師同一鼻孔。其或未然。參須真參。悟須實悟。銅頭鍊額漢。車載斗量。盡在我山中。游泳自在。混融老一見此偈。甚有媿焉△威鳳俊鶻。終非籬邊野雀所能企及。

此篇教衲子宜修實行。勿恃浮華也。

辯公謂混融曰。像龍不足致雨。畫餅安可充饑。衲子內無實德。外恃華巧。猶如敗漏之船盛塗丹艸。使偶人駕之。安於陸地。則信然可觀矣。一旦涉江湖犯風濤。得不危乎(月窟集)。

謂如世人所作相似之龍。像者。似也。豈能興雲布雨。又如所畫之餅。豈可飽腹充腸。此由其不真也。師以之喻禪

者家。論其道德。內實無有。而外面徒然恃著些華言巧語。以哄弄于人。此等人大似朽敗之船。甚塗五彩裝點得極齊整。又使箇土木做的偶人駕之。安于陸地之上。人見之誰不信以為美觀。若使一旦泛之于江湖。一觸著于風濤。只好隨之而沒。安得不危乎△者等錦心繡口。一似楊花柳絮。輕輕一點。使人痛入骨髓。不真不實者。未審作何去就。

此篇謂主者作事。當盡其誠。勿擇利害也。

辯公曰。所謂長老者。代佛揚化。要在潔己臨眾。行事當盡其誠。豈可擇利害。自分其心。在我為之。固當如是。若其成與不成。雖先聖不能必。吾何苟乎(月窟集)。

謂做長老者。本是替佛祖宣揚法化。貴乎潔己身心。臨于

大眾。凡所有之事。當質直無偽。盡己之至誠。不可揀擇其利害。以分其心。此事在我以至誠之心行之。理應如此。若論事之成與不成。一有定數。雖在古聖先賢。尚不能必使之而成。吾何能苟且而強成乎△一尺水一丈波。令人下脚不得。若說是容易話。却行不去。真箇措置人于不可奈何之地。

此篇要人尚清廉。而勿為虛飾也。

辯公曰。佛智住西禪。衲子務要整齊。惟水菴賦性冲澹。奉身至薄。昂昂然在稠人中。曾不屑慮。佛智因見之呵曰。奈何[若/(若*若)]苴如此。水菴對曰。某非不好受用。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若使有錢。亦欲做一兩件皮毛。同入社火。既貧固無如之何。佛智笑之。意其不可強。遂休去(月窟集)。

慶元府育王寺佛智裕禪師。吳楚王之裔也。嗣圓悟勤禪師
○臨安府淨慈水菴端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嗣佛智裕禪
師。南嶽下十六世。謂佛智和尚住西禪時。相隨衲子俱要
威儀端肅。衣帽整齊。惟獨水菴一人。所賦之性。本冲虛
而澹泊。奉身至薄。其志氣昂昂然。在稠人眾中。不自輕
屑。亦無憂慮。昂昂者。高舉自如之貌。佛智見而呵之
曰。奈何[若/(若*若)]苴如此。[若/(若*若)]苴者。中州人謂
蜀人不遵軌轍也。水菴對曰。端一非不好受用。直云總是
箇貧字。無可以為之得具齊也。此一貧字大有主宰。若使
我有錢。也好去做一兩件皮毛。同入社火。也好隨羣逐
隊。既貧固無可奈之何也。佛智聞而笑之。意知此人不
在外貌上著脚。不強使為之也。遂乃休去△衲僧家宜其
在道。如救頭然。豈有閑工夫。去裝點者速朽之具。

此篇言制妄想。須覺照之力也。

佛智裕和尚曰。駿馬之奔逸。而不敢肆足者。銜轡之禦也。小人之強橫。不敢縱情者。刑法之制也。意識之流浪。不敢攀緣者。覺照之力也。烏乎。學者無覺照。猶駿馬無銜轡。小人無刑法。將何以絕貪慾治妄想乎(與鄭居士法語)。

先用喻明。謂駿馬之性追風可及。而不敢肆足奔逸者。由有銜勒韁轡以禦之也。小人最剛強橫暴。而不敢恣縱情欲者。由國法典刑以制之也。人之意識如暴流猛浪。而竟不敢攀引妄緣者。由覺照之力也。烏乎。學者時中若無覺照。實如駿馬無銜轡。如小人無刑法。復將何以絕諸貪慾而治諸妄想乎△事理雙彰。無不入妙。但時中有幾人能覺照者。欲得不負古人。完全自己。何異星中揀月。

此篇言住持之本末。惟道德仁義。推而廣之。以完佛祖之道也。

佛智謂水菴曰。住持之體有四焉。一道德。二言行。三仁義。四禮法。道德言行。乃教之本也。仁義禮法。乃教之末也。無本不能立。無末不能成。

此節先舉四法為要。謂作住持之大體有四法焉。一道德。二言行。三仁義。四禮法。道德與言行。乃教化之根本也。仁義禮法。乃教化之枝末也。無根本何以立乎身。無枝末烏能成其事。

先聖見學者不能自治。故建叢林以安之。立住持以統之。然則叢林之尊。非為住持。四事豐美。非為學者。皆以佛

祖之道故。

此節正明建立之故。先聖見學者無識力不能自治。故建立叢林使身有所歸。又立一有道德節義者為住持。而統理之。使學者性有所徇。然則叢林眾中之所尊。非尊為住持之人。要飲食衣服臥具醫藥四事俱豐美者。非獨為學者作受用也。總皆為欲人行持佛祖之道。故尊之備之也。

是以善為住持者。必先尊道德守言行。能為學者。必先存仁義遵禮法。故住持非學者不立。學者非住持不成。住持與學者。猶身之與臂。頭之與足。大小適稱而不悖。乃相須而行也。故曰。學者保於叢林。叢林保於道德。住持人無道德。則叢林將見其廢矣(實錄)。

此節方乃勸修道德。是以善能為住持者。必先要尊崇道

德。謹守言行。善能為學者的。必首先要懷存仁義。遵依禮法。故住持人若無學者佐佑。如孤掌難鳴。豈獨能豎立耶。學者若非住持教化。如根苗不雨。豈自能成就耶。住持之與學者。相須而不離。須者。資用也。如人身之有臂。頭之有足。大小相適相稱而不逆。乃相資用而行也。故曰。學者所保守者叢林。而叢林所保守者道德。住持人若不敬存道德。謹守言行。叢林將來必見其廢矣△如嫻如縷綿綿不絕。只要持循道德。秉權據令者。寧不惕然于衷乎。

此篇言生死乃人之大患。當預為處置可也。

水菴一和尚曰。易言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是故古之人思生死大患。防之以道。遂能經大傳遠。

此節言古人念念思道。謂易經水火既濟卦云。成德君子心中時時慮患。而預先防之。是故古之人思念生死乃吾人之大患。故將聖人指迷之大道。念念于心為之隄防。故所經濟必大。所傳持必遠。

今之人謂求道迂濶。不若求利之切當。由是競習浮華。計較毫末。希目前之事。懷苟且之計。所以莫肯為周歲之規者。況生死之慮乎。所以學者日鄙。叢林日廢。紀綱日墜。以至陵夷顛沛。殆不可救。嗟乎。不可鑑哉。

此節言今人時時競利。今之人則不然。謂求道甚迂遠極曠濶。難以應目前衣食之急。到不如求其財利尤為切當。由是奔競成習。侈其浮費。用之奢華。計較于毫釐細末。只圖眼前之事。而不存大計。第懷苟求利養之心。得一日便過一日。欲求箇終歲之恒規尚未有也。況有究生念死之慮

乎。所以學者見識日愈鄙陋。叢林禮法日益凋殘。紀綱號令日至隳墜。陵夷者。夷。平也。言法道之將頹。如丘陵之漸平也。顛沛流離。殆不可救。嗟乎。有志之士。可不一鑑照之哉△古云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況生死之至重至切者也。人不重其所當重。而返重其所不當重者。迷中之倍人也。

此篇謂學道心要極正。勿涉于偏邪也。

水菴曰。昔遊雲居。見高菴夜參。謂至道徑挺。不近人情。要須誠心正意。勿事矯飾偏邪。矯飾則近詐佞。偏邪則不中正。與至道皆不合矣。竊思其言近理。乃刻意踐之。逮見佛智先師。始浩然大徹。方得不負平生行脚之志(與月堂書)。

言吾昔行脚到雲居時。見高菴和尚夜參云。至道徑直而挺。特。勢不近于人情。學者要誠心正意以學此道。勿事矯妄。粉飾偏僻私邪。矯飾與詐佞相近。偏邪乃不中正。此皆是人情與至道相返則不合矣。我聞此言。竊思之。甚是有理。乃銘刻于意而履踐之。及至後來見佛智先師。始得于一言之下浩然大徹。皆本于此也。由是方得不負平生行脚之志△要知刻意踐之。正是得大徹大悟的根本。多少人聞。過去便置在無事甲裏。如何得徹透。

此篇戒人勿事貪求。恐滋咎累也。

水菴曰。月堂住持。所至以行道為己任。不發化主。不事登謁。每歲食指。隨常住所得用之。衲子有志充化導者多却之。或曰。佛戒比丘。持鉢以資身命。師何拒之弗容。月堂曰。我佛在日則可。恐今日為之。必有好利者。而至

於自鬻矣。因思月堂防微杜漸。深切著明。稱實之言。今猶在耳。以今日觀之。又豈止自鬻而已矣(法語)。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禪師。潮州寶谿吳氏子。嗣妙湛慧禪師。青原下十四世。謂月堂和尚。其性梗介。為住持日。凡所到之處。只以行持道法為自己重任。不遣發化主。不登謁貴人。指與旨同。言每歲所需飲食之甘旨。一皆隨常有住恒產恒規之所得。或多或少隨其豐儉而用之也。衲子有見常住艱難欲為化主者。多却之不許。或曰。佛戒諸比丘。每常晨朝托鉢乞食以資身命。師何故拒絕之而不好利耶。月堂曰。我佛在日則可。到今日作此等事。必招將來苦報。豈不是使人自賣其身。非是益人。而返為害己。我故不許為緣事也。水菴謂因思月堂防之細微。杜絕漸進之弊。此深而切著而明。唐丘志曰。安居慮危。防微杜漸。此古人

憂之深慮之遠。而防之於未然也。吾聞此稱真實之言。至今猶然在耳。若以今時叢林之住持與夫化募者。百計搜尋。又豈止自賣而已哉△禪和子是誰敢賣。只好自賣。但不知賣了的物事。將為何用。返思之自有驚心萬斛。

此篇見古人忘身為法。不憚勞苦也。

水菴謂侍郎尤延之曰。昔大愚慈明谷泉瑯琊。結伴參汾陽。河東苦寒。眾人憚之。惟慈明志在於道。曉夕不怠。夜坐欲睡。引錐自刺。歎曰。古人為生死事大。不食不寢。我何人哉。而縱荒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一旦辭歸。汾陽歎曰。楚圓今去。吾道東矣(西湖記聞)。

侍郎姓尤名裒字延之。號遂初居士。問道于水菴端一禪

師。水菴和尚引古人為道真切。與尤延之說。昔日大愚
芝。慈明圓。谷泉道。瑯琊覺。結伴參汾陽昭禪師。河東
即太原汾州所屬地。值冬嚴寒。眾人多畏憚之。惟有慈明
志力深廣。念念在道。曉夜不敢自縱。生怠惰想。每常夜
坐力究此道。設欲昏睡。即引錐自刺其股。復歎曰。古人
為生死事大。日切於斯則忘其食。夜切于斯則忘其寢。我
是何等人才。遠不逮古人。而返縱其荒怠。生放逸之心。
致使在生之日。自無所益。故無所益于時。至死之後。自
無道行。故無以聞于後。實自慚之甚也。及至異時功成業
就。一旦辭師歸去。汾陽歎曰。楚圓今既歸去。吾道法亦
隨之而東矣○昔山東丁寬。學易於田何。一日辭歸。何
曰。吾道東矣△乘萬里雲。衝大海水。可謂孤風絕侶矣。
然千載之下。猶凜然道骨。

此篇教真率為人。不可苟簡自恣也。

水菴曰。古德住持。率已行道。未嘗苟簡自恣。昔汾陽每
歎像季澆漓。學者難化。慈明曰甚易。所患主法者。不能
善導耳。汾陽曰。古人淳誠。尚且三二十年。方得成辦。
慈明曰。此非聖哲之論。善造道者千日之功。或謂慈明妄
誕不聽。

此節言道無難易而在人。言古為住持者。先尊率已躬。力
行此道。凡所當為者。未嘗澆漓。善為二十三年工夫。若
陽每歎像季之主法且耶。慈明深造此道者。只消千日
難。所憂者淳素容易。善能狂妄虛誕之言。不足以聽。
人。賦性豈容參。或謂
件大事。究真矣。或謂
勇猛力達矣。或謂
通八達矣。或謂

而汾地多冷。因罷夜參。有異比丘謂汾陽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不三季果有六人成道者。汾陽嘗有頌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西湖記聞及僧寶傳)。

此節證其靈應而不妄。且汾地近北多冷。有夜立而足破血流者。因罷止夜參。忽有一異比丘乃聖僧也。謂汾陽曰。今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止參而不說法。言訖即自隱去。過後不尚三年。果有六人成道者。即慈明。大愚。瑯琊。谷泉。法華舉。天勝泰。汾陽嘗有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獅是獅行。象是象步。安有跛脚驢。能蹈波涉海。跨倒神州耶。

此篇因弟子而顯師家之高尚也。

投子清和尚畫水菴像。求贊曰。嗣清禪人。孤硬無敵。晨昏一齋。脇不至席。深入禪定。離出入息。名達九重。談禪選德。龍顏大悅。賜以金帛。力辭者三。上乃嘉歎。真道人也。艸木騰煥。傳予陋質。炷香請贊。是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見畫像)。

舒州投子山義清禪師。嗣水菴一禪師。南嶽下十七世。畫水菴和尚頓子。仍請求贊。水菴贊曰。清禪人吾嗣也。其人之孤硬。世無能與敵者。每日只是一齋。無餘食也。脇不至席。惟兀坐也。深入禪定。離出入息。見定之深也。於禪定中有出入息。則不名深定。名聞達於九重。謂天子之居。有九重也。談禪選德。謂召入選德殿中問道也。龍顏大悅。賜以金帛。若有錫即受不為高也。力辭者三。上乃嘉歎。凡屬人君。皆稱曰上。此指宋孝宗也。嘉歎投子

為真道人。天子一言。不惟法門有幸。致使草木皆騰煥而發光矣。傳予陋質。復炷香而請予贊。吾無所置啄焉。如子者是所謂青出於藍。而青返過于藍者也○荀子勸學篇。青色乃由藍而染。其色返深於藍。弟子學不輟而勝于師。乃後賢勝前賢也△會說話者。所謂入室操戈不資餘力。者般手筆。是最不易得的。

此篇謂利生全在得人。非獨力能化也。

水菴曰。佛智先師言。東山演祖嘗謂耿龍學曰。山僧有圓悟。如魚之有水。鳥之有翼。故丞相紫巖居士贊曰。師資相可。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間之。紫巖居士可謂知言矣。

此節明師資道合。佛智先師言。東山演祖嘗謂耿龍學曰。

山僧有圓悟。如魚之有水。鳥之有翼。此見其得人之相孚也。有水乳針芥之相合。如魚有水者。乃劉玄德得武侯時。雲長翼德皆不悅。玄德云。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君請無復言。重孔明以曉二人也。丞相張浚字德遠。號紫巖居士。紹興初拜封為和國公。問道于圓悟勤禪師。嘗為贊曰。凡師資之相可得授受相應。可謂千載之奇逢。而不多遇。如雲龍風虎之一時也。始終相契有一定之素分。是誰得而間隔之哉。紫巖居士可謂知人之言也。師資者。師乃人之模範。為人之長。訓物之規。資者。助也。助發己身之行業。又師以道傳于弟子。弟子資學於師。非即謂師徒也。

比見諸方尊宿。懷心術以御衲子。衲子挾勢利以事尊宿。主賓交利。上下欺侮。安得法門之興。叢林之盛乎(與梅山潤書)。

此節明上下相欺。比。及也。及見諸方尊宿巧用心術以御衲子。御。使用也。而衲子所挾者唯勢與利以事尊宿。致使主賓所交者皆利也。上下所懷者皆欺也。如此又安能得法門之興。叢林之盛乎△師資相契處。有刀斧劈不開之勢。苟上下欺侮。求其不喪心背理足矣。安得有投契若是乎。

此篇引昔人以教子。尊道濟世為急務也。

水菴曰。動人以言。惟要真切。言不真切。所感必淺。人誰肯懷。昔白雲師祖送師翁住四面。叮嚀曰。祖道凌遲。危如累卵。毋恣荒逸。虛喪光陰。復敗至德。當寬容量度。利物存眾。提持此事。報佛祖恩。當時聞者。孰不感慟。

此節明言切而能動人。謂為主者其感動乎人之言。貴要真
實要切當。昔言若不自雲。實切當。縱能感人必時。誰人肯
相懷慕也。道凌遲。凌遲者。凋敗也。其危殆真如累卵也。○晉
靈公。又加九年。不成。有臣荀息曰。危哉。其危甚矣。公聞之遂止。
臺。三年莫也。謂己至緊。時時所囑。當。荒其道之量。容納于眾。利人
母。必敗實也。老。切莫至緊。時時所囑。當。荒其道之量。容納于眾。利人
陰。實也。老。切莫至緊。時時所囑。當。荒其道之量。容納于眾。利人
存人。實也。老。切莫至緊。時時所囑。當。荒其道之量。容納于眾。利人
吾願也。老。切莫至緊。時時所囑。當。荒其道之量。容納于眾。利人

爾昨來召對宸庭。誠為法門之幸。切宜下身尊道。以利濟
為心。不可矜己自伐。從上先哲。謙柔敬畏。保身全德。

不以勢位為榮。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予慮光景不長。無復面會。故此切囑(見投子書)。

此節明德全而能利物。以下乃水菴和尚語投子曰。汝昨來聖天子召對宸庭。宸庭乃天子北辰之宮也。誠為法門之幸事。切宜屈己尊行此道。要以利人濟物為心。不可矜誇自己。以恃聲勢也。你試看從上先德。誰不是謙柔敬畏。保其身全其德者。先哲雖有勢位。而自不以為榮顯。所以得清聲振揚於當世。美名流播于萬代。豈不為成始成終之大丈夫耶。吾老矣。如晨星曉月。慮光景不久。恐將去無復面會之期。故爾切切囑公也△至人一片舌。是轉凡成聖的妙藥。說到極真極實處。不覺令人心如水洗。

此篇出陳古人天資奇異。以行道建立為心也。

水菴少侻。有大志。尚氣節。不事浮靡。不循細檢。胸
次岸谷。狗身以義。雖禍害交前。不見有殞穫之色。住持
八院。經歷四郡。所至兢兢業業。以行道建立為心。淳熙
五年。退西湖淨慈。有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礫翻成
釋梵宮。今日宮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士庶遮留不
止。小舟至秀之天寧。未幾示疾。別眾告終(行實)。

侻者。卓異也。謂雅致慷慨。瀟灑無羈也。言水菴和尚
年齒少稚之時。便能侻自若。生來有遠大之志。而又能
高其氣節。不事習浮華。不檢校毫末。胸襟濶大。如高岸
如深谷。不可涯量也。徇從也。唯以身從義。雖有極大
的禍害交攻于前。不見有殞穫之色○儒行篇云。不殞穫於
貧賤。註云。如籜殞而飄零。似禾穫而枯槁也。又殞者。
如有所墜。穫者。如有所割刈也。乃困迫失志之貌。住持
八處叢林。經歷四郡教化。凡所到之處。無不自存兢兢業

業之心。以行道教化。建立叢林為己任。淳熙五年。退西湖淨慈。上堂說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礫翻成釋梵宮。今日宮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士庶強欲遮攔稽留而不止。乃以小舟至嘉興秀水縣之天寧寺。未久示疾別眾告終△哲人君子骨頭節節皆香。立在人前使人慕羨不已。涎唾咽盡。

此篇教學者當遵先聖禮法。不可隨情越矩也。

月堂昌和尚曰。昔大智禪師。慮末世比丘驕惰。特製規矩以防之。隨其器能。各設攸司。主居丈室。眾居通堂。列十局頭首之嚴。肅如官府。居上者提其大綱。在下者理其眾目。使上下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是以前輩遵承翼戴。拳拳奉行者。以先聖之遺風未泯故也。

日滋月浸。漸入澆漓。始則偷安一時。及翫習既久。謂其
理之當然。不謂之非義。不謂之非理。在上者惴惴然畏其
下。在下者睽睽然伺其上。平居則甘言屈體。以相媚
悅。得間則狠心詭計。以相屠戮。成者為賢。敗者為
愚。不復問尊卑之序。是非之理。彼既為之。此則倣之。
下既言之。上則從之。前既行之。後則襲之。烏乎。非彥
聖之師乘願力。積百年之功。其弊固。則莫能革矣(與舜和
尚書)。

此節舉時弊縱情違理。比來所見叢林。道衰法替參。學者
只以通些才學為貴重。以守節義為卑賤。所尊尚者是虛浮
華飾。所輕薄者是真實朴素。由此日滋月浸。漸漸不覺便
入澆漓。澆者。沃也。漓。水入地也。始則不過上下偷安
於一時之際。及狎翫慣習已久。反以謂理該如是。人之才
識必要通。節義不必守可也。竟不知如此所行非義也。非

理也。惴惴者。憂也。在上者既是苟利偷安。常懷憂悶以
畏其在下者之檢點。睽睽者。斜視貌。在下者亦苟利違
心。常行窺探以候其在上者之過隙。閒暇無事之際。則甘
言美語。卑顏屈體以相諂媚而取豫悅。少間背後。則狼心
詭計以相屠戮。宰殺曰屠。殺戮曰狷。皆謀害之意。或于
事有能成立者。即謂之賢。若于事少有事。有乖違者。便謂之
愚。竟不問于人有尊卑智愚之次序。于事有是非善惡之道
理。先一人既如此行。後來者必去做倣。在下者既已狂言
亂語。在上者竟相從而不敢違。前者到者般時事。若不賢
之。總不察道理之何如也。烏呼。要積百年之化功。方能轉攝
聖之師。乘宿生大願。更堅固而不能革除矣△遺風凋喪。敗弊
入道。不然。其弊惡堅固而相處。何能還復先聖之製也。
紛然。上一皆以虛文飾貌相處。何能還復先聖之製也。

此篇見授受不苟。慎重其道也。

月堂住淨慈最久。或謂和尚行道經年。門下未聞有弟子。聞而
得不辜人種瓜。何也。其愛甚者。盛夏之日方中之。月堂曰。子不
淤也。諸方為人。宿提逮非。挈審其道德。則淫汗。然觀其道業。察其
欲速公正。予深恐識者笑。故不為也(北山記聞)。

謂月堂和尚住淨慈多年。未有嗣續法道者。或問曰。和尚
行道已多載。福州雪峯下十三年。未有付受。慧禪師對。他日再
負妙善本。子不聞昔有人種瓜。愛之至甚。欲其速成之。盛
堂曰。子不聞昔有人種瓜。愛之至甚。欲其速成之。盛

夏者。謂于六七月極猛熱之時。當日正中而澆灌之。其瓜不唯不速長而能茂。未及退步。瓜則淤敗枯瘁矣。此何故也。其愛之非不殷勤。由灌之不及時。適所以返成敗壞矣。如今之諸方老宿。作養提挈諸衲子輩。亦然。竟不觀他道德福慧充足否。又不顧他才智器度遠大否。止要速令他出來做人。及至出頭之際。審他的道德。則淫泆穢污而不可堪。察他的言行。則乖違背戾而不當。說他有公正。其實私邪便佞而無耻。事事總皆虛浮如此。得非愛之過其分乎。此正似日中之灌瓜者無異也。予深恐為識者所笑。故不作此虛妄付授之事也△金鑄之不可也。錦繡之不可也。然則何物方可。只要四字足以克選。道德言行。

此篇見古人敬師重道。至誠之甚也。

月堂曰。黃龍居積翠。因病三月不出。真淨宵夜懇禱。以

至然頂煉臂。仰祈陰相。黃龍聞之責曰。生死固吾分也。爾參禪不達理若是。真淨從容對曰。叢林可無克文。不可無和尚。識者謂真淨敬師重法。其誠至此。他日必成大器(北山記聞)。

謂黃龍和尚居積翠時。因病三月不愈。未出方丈。真淨至午夜誠懇禱祝于三寶前。以至頂上然香。臂間灼燈。以作供養。仰祈神力陰相致助。使師病愈則法有所賴也。黃龍聞而責之曰。生死固吾定分苟可免乎。爾為參禪衲子。不通曉道理亦至於此。真淨從容對曰。叢林可以無我克文。必不可無和尚。禱祝之意。法源所係也。識者謂真淨。敬師重法。其誠切至此。則他日之成大器不待言也△此事非他人使能為之。一皆出于誠信。今時之敬師重法之心。總皆如波頹瀾倒矣。痛哉。

此篇言以至誠待人。而道自行也。

月堂曰。黃太史魯直嘗言。黃龍南禪師。器量深厚。不為事物所遷。平生無矯飾。門弟子有終身不見其喜怒者。雖走使致力之輩。一以誠待之。故能不動聲氣。而起慈明之道。非苟然也(一本見黃龍石刻)。

山谷居士嘗言。黃龍和尚。器深不可測。量廣而有容。不為一切事物之所遷變。一生來作事。無矯詐無修飾。在門下久居弟子。有終身不見師有喜怒之色者。雖于走使致力之輩。一皆以誠心待之。無二意也。所以他全不動聲氣。而自然振起慈明之道法。豈苟且徒然而致哉△黃太史述黃龍和尚生平行實太似一座須彌山。撼搖不動。所以從古迨今。猶令人感愧交集也。

此篇見古人臨難不苟。視死如歸也。

月堂曰。建炎己酉上巳日。鍾相叛於澧陽。文殊導禪師厄於難。賊勢既盛。其徒逸去。師曰。禍可避乎。即毅然處於丈室。竟為賊所害。

此節明師遇難不可避。建炎宋高宗年號。己酉上巳日。上巳即三月三。鍾相乃賊名。紹興五年。洞庭湖鍾相作亂。自稱天皇大王。傷殘人民。得張俊官兵敗死。澧陽。即湖廣常德府澧陽州。文殊導禪師困于難。師于建炎三年春示眾。舉臨濟將滅囑三聖因緣。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此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果至明年三月。鍾相兵至。其徒欲與師南奔。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得避之。毅者。剛也。果決也。師即毅然處於丈室。俄而賊至。師曰。速當見殺。快汝心志。賊舉槊刺

之。血皆白乳。賊大驚引蓆覆之而去。

無垢居士跋其法語曰。夫愛生惡死。人之常情。惟至人悟其本不生。雖生而無所愛。達其未嘗滅。雖死而無所畏。故能臨死生禍患之際。而不移其所守。師其人乎。以師道德節義。足以教化叢林。垂範後世。師名正導。眉州丹稜人。佛鑑之嗣也(一本見廬山岳府惠大師記聞)。

此節判師節操必當法。無垢居士跋其法語曰。夫愛生惡死。乃世人之常情。惟至理之人悟知本來不生。雖生而實無所愛。達其本來不滅。雖死而實無所畏。故能臨死生患禍之際。雖白刃加身。而終不移其所守之道。即導禪師是其人也。以師生平所存之道德節義。足可以教化于叢林。垂範于後世。又何況此末後一段神迹也。師名正導。眉州丹稜徐氏子。佛鑑之嗣也△有曰。禍當趨避。君子之風範

也。有曰禍不可避。丈夫之作略也。如導師曰。速當見殺。快汝心志。則視身固如浮雲。視死亦等兒戲。足見學道之有驗如此。

此篇言本色師家。極能針人之病。使之得至道也。

心聞賁和尚曰。衲子因禪致病者多。有病在耳目者。以瞠眉努目側耳點頭為禪。有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喝亂喝為禪。有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為禪。有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為禪。據實而論。無非是病。

台州萬年寺心聞曇賁禪師。永嘉人。嗣育玉介謚禪師。南嶽下十六世。四明太守以雪竇請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鬧藍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峯千丈雪。重來

換我一雙眸○此節言造道不真。師一日示眾曰。如今衲子因學禪而返致病者極多。有一種人病在耳目者。以瞠眉努目。側耳點頭。將者些瞎弄便喚作六根門頭放光動地。以為是禪。有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喝亂喝。哄弄愚夫。說者箇是剿絕葛藤。最為直指以為是禪。有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便謂之不涉咽喉唇吻。格外之家風以為是禪。有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便去閉却眼睛。只顧向鬼窟裏作想。謂之離相離名以為是禪。若據真實是佛祖所指示的第一義諦而論。此等總皆謂之病也。

惟本色宗師。明察幾微。目擊而知其會不會。入門而辯其到不到。然後用一錐一筍。脫其廉纖。攻其搭滯。驗其真假。定其虛實。而不守一方便。昧乎變通。俾終蹈於安樂無事之境而後已矣(實錄)。

此節明師真不妄。惟有本色宗師明眼道者。自能明察於極微極細之地。纔一相見。便曉得他是會的。他是不會的。纔一到門。即辯知此為到家者。此為未到家者。然後于未會未到的。與他痛處下一錐。深處用一筍。使纏綿不斷之廉纖。一時脫去。凝結不開之搭滯盡情攻發。更要驗其所得之真假。定其所行之虛實。如其不然。須別用方便。不是死守一法。昧其利人之變通。必竟要使學者蹈于安樂無事之境。大休大歇之場。而後已。方纔是本色師家濟人之作略也。△拘方用藥。殺人無疑。須看何等人。受何等病。以何等方。下何等藥。始是良醫。然而病雖無盡。藥亦無窮。一味用香蘇散。決非醫家妙手。

此篇教人勤學聚德。去虛取實為根本也。

心聞曰。古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傑。衲子有智
行聞於叢林者。豈非近英傑之士邪。但能勤而參究。去虛
取實。各得其用。則院無大小。眾無多寡。皆從其化矣。

此節言取人須識其誠。古云積千人之秀氣于一己。方謂之
英。積萬人之英才于一身。方謂之傑。凡衲子有智慧德行
之名。聞之于叢林者。豈非是近于英傑之人耶。但只自能
去其虛假。存乎真實。各有智行隨得而用之。如是則院不
在大小。眾不在多少。皆可以從其化矣。

昔風穴之白丁。藥山之牛欄。常公之大梅。慈明之荆楚。
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若以位貌相求。必見而詒之。一旦
據師席登華座。萬指圍繞。發明佛祖叔世之光明。叢林孰
不望風而靡。矧前輩皆負瓌偉之材。英傑之氣。尚能區區
於未遇之際。含耻忍垢。混世同波而若是。況降茲者歟。

歟。

烏乎。古猶今也。此猶彼也。若必待藥山風穴而師之。千載一遇也。若必待大梅慈明而友之。百世一出也。蓋事有從微而至著。功有積小而成大。未見不學而有成。不修而先達者。若悟此理。師可求友可擇。道可學德可修。則天下之事何施而不可。古云。知人誠難。聖人所病。況其他乎(與竹菴書)。

此節謂品操總在力學。烏乎。古之人猶今之人也。此之世猶彼之世也。若必欲待如藥山風穴乃可以為師。千載始得一遇也。若必欲待如大梅慈明可以為友。百世方能一出也。此亦不必若是也。蓋事先本從于隱微而至於顯著。功有以些小而至廣大。亦皆積累而成。未見世有不學而能成。不修而先達者。若悟此必學必修之理。則師不待高而

可求。友不待奇而可擇。道不待時而可學。德不待人而可修。則天下之事。頭頭法法。何施而不可為也。由此而知。在人不在法。古云。知人誠難。聖人所患。又況其他乎△佛非生成。聖是人作。若欲分聖凡。論今古。又隔却了自己。孰非堯舜。但患其力弗銳耳。

此篇謂至道不繁變之即成弊也。

心聞曰。教外別傳之道。至簡至要。初無他說。前輩行之不疑。守之不易。

此節明道本不易。謂教外別傳者。言此道人人本來自具。三藏聖教。詮註不到。別有拈花一機。是謂別傳心要也。此事至簡而不繁。至要而切當。初祖傳至震旦。但曰行解相應。初有何說。前輩尊承此道。行之無所疑。守之無所

變。

天禧間。雪竇以辯博之才。美意變弄。求新琢巧。繼汾陽為頌古。籠絡當世學者。宗風由此一變矣。

此節明宗風初變。天禧。是宋三帝真宗年號。雪竇具有宏辯博學之才。美其意思更變欺弄。向古人意中求其新鮮琢磨奇巧。繼續汾陽為頌古。籠絡當世學者。籠絡者。如鳥之在籠。馬之羈絡不得自由。祖師風化由此一變矣。

逮宣政間。圓悟又出己意。離之為碧巖集。彼時邁古淳全之士。如寧道者死心靈源佛鑑諸老。皆莫能迴其說。於是新進後生。珍重其語朝誦暮習。謂之至學。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學者之心術壞矣。

此節謂流入義學。宣政。乃宋八帝徽宗年號。圓悟禪師又名
出自己之意。將雪竇顯公之頌古。評釋之提唱之。分之名
為碧巖集。碧巖山名。圓悟和尚居此作評唱。故置此名。
比時尚有諸方大老。能超今越古者。皆道德淳全之士。如
寧道者。即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歙溪汪氏子。嗣五祖演禪
師。南嶽下十四世。又如死心。靈源。佛鑒輩。皆莫能挽
迴他評唱之說。于是新進法門後生晚學。見此評論。有義
路可求。皆珍惜以尊重其說朝誦暮習。謂之至學。莫有箇
學人悟此以為非者。痛哉。學者之心體道術。皆為義學所
害。不可救也。

紹興初。佛日入閩。見學者牽之不返。日馳月驚。浸漬成
弊。即碎其板。闢其說。以至祛迷援溺。剔繁撥劇。摧邪
顯正。特然而振之。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復慕。然非佛
日高明遠見。乘悲願力。救末法之弊。則叢林大有可畏者

矣(與張子韶書下出廣錄)。

此節方明救正。紹興。是宋十帝高宗年號。佛日寺名。是大慧和尚之道場。閩。即福建。見學者被一本碧巖集牽引。習學而不能止。馳驚。皆奔走義。日馳一日。月奔一月。愈行愈遠。浸漬。如水之潤物。已成弊病。所以大慧和尚。親往福建。即碎燬其板。復出示語以闢其說。故能祛遣學者之迷執。拯援學者之沉溺。剔削其繁。撥置其劇。劇者增也甚也。摧邪顯正。使別傳之道。特然而振起之。由是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復羨慕此書也。然則非妙喜之高。明遠見。乘大悲普濟之願。救末法義學之弊。則叢林大有可畏者。其混亂。可知矣△古人之意。非不善也。但恨學者習之不以時。棄本逐末。故致罪于師。佛日乃待法不待人。正為圓悟老人顯發光明之無際也。

此篇見美器固自生成。非心思可擬也。

拙菴佛照光和尚。初參雪堂於薦福。有相者一見而器之。
謂雪堂曰。眾中光上座頭顱方正。廣額豐頤。七處平滿。
他日必為帝王師。孝宗皇帝淳熙初。召對稱旨。留內觀堂
七宿。待遇優異。度越前來。賜佛照之名。聞於天下(記
聞)。

慶元府育王山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嗣大慧杲禪
師。南嶽下十六世。初參雪堂和尚於薦福寺。有相士一見
而歎曰此美器也。即謂雪堂曰。眾中有光上座生成人也。
試觀他頭顱頂骨方而且正。額。即額。頤。即頤也。額廣
而頤豐。又加兩手兩足兩肩及頂七處俱皆平滿。此人他日
必為帝王之師。孝宗皇帝淳熙初。召師見對。果稱帝心。
留于內觀堂七宿。其款待相遇。甚為優勝而特異之。度

越。即超過也。超過從前已來。帝王禮師尊法之誠。賜佛照之名聞於天下△我見一等人。生出幾多奇異心想。要望去作國師。而不知五鳳樓猶高在。

此篇謂道不可以智愚論。惟得其人而成之也。

拙菴謂虞允文丞相曰。大道洞然。本無愚智。譬如伊呂起於耕漁。為帝王師。詎可以智愚階級而能擬哉。雖然非大丈夫。其孰能與焉。

允文姓虞名尹字彬甫。十歲時善賦詩詞。有驚人語。後孝宗時拜為相。置翹村館舍。以筵四方賢士。拙菴謂丞相曰。凡選賢之道在人之德。而不在名位上論。且大道之體。空洞無私。品質于人。原無愚智。譬如伊尹傷中國無賢君。歎斯道不行。隱耕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有

莘。古城名。在開封東五十里。湯三往聘之拜為相。自
曰。世無成湯之君。則終于有莘之野。必不枉道而求從也
○又如呂望東海人。姓姜名尚字子牙。釣魚于寶雞縣之磻
溪。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者非熊。非羆。非彪。乃
非虎。霸王之輔。既出獲姜尚至人適周。子莫是乎。尚曰
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曾詩云。岸艸青青渭水流。子
侯。後佐武王伐紂。胡曾詩云。幾向斜陽歎白頭。此二人
此獨垂鈎。當時未入非熊兆。幾向斜陽歎白頭。豈可以智愚
者。可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若非伊呂得道者。反
能比擬之哉。雖則大道本不可智愚論。其得者無幾矣。
其孰能及焉△大道本不可智愚論。其得者無幾矣。

此篇言至人自重。起居不二也。

拙菴曰。璇野菴常言。黃龍南禪師。寬厚忠信。恭而慈愛。量度凝遠。博學洽聞。常同雲峯悅遊湖湘。避雨樹下。悅箕踞相對。南獨危坐。悅瞋目視之曰。佛祖妙道。不是三家村古廟裏土地作死模樣。南稽首謝之。危坐愈甚。故黃太史魯直稱之曰。南公動靜。不忘恭敬真叢林主也(幻菴集)。

野菴祖璇禪師。嗣大滄果禪師。南嶽下十八世。常言黃龍南禪師所賦之性。寬厚忠信。其身至恭至肅。而慈愛于人。兼且量度凝遠。博學多聞。常同雲峯悅和尚遊湖西湘陰時。避雨于樹下。悅箕踞相對。箕踞。即長伸兩足以兩手按膝上。其形似箕。南和尚獨危然而坐。悅即瞋其目而視之曰。佛祖微妙之道。原不是那三家村古廟裏的土地。你作者死模樣做麼。南公稽首謝之。然後仍更危坐而復愈。

甚。故黃太史魯直稱之曰。南公動靜不忘恭敬。真果是叢林主人也△即此真見寬厚其性。凝遠其量。無些毫執相。悅公如是琢磨。真良友也。

此篇謂學道以智覺為先。失之則亂矣。

拙菴曰。率身臨眾要以智。遣妄除情須先覺。背覺合塵。則心蒙蔽矣。智愚不分。則事紊亂矣(晝監寺書)。

凡衲僧家率身臨于大眾之中。要以智慧為先導。至于遣妄想除情識。又須以覺照為根本。若使背了覺照合於塵境。此心即蒙蔽矣。若于大眾之中智愚不能分別。則于事必紊亂矣△只此數語。大似三百斤擔子。無人挑得起。有力者試挑看。

此篇見古人智量深妙。主賓皆有道也。

拙菴曰。佛鑑住太平。高菴充維那。高菴齒少氣豪。下視諸方。少有可其意者。一日齋時鳴槌。見行者別器置食於佛鑑前。高菴出堂厲聲曰。五百僧善知識。作遮般去就。何以範模後學。佛鑑如不聞見。逮下堂詢之。乃水齏菜。蓋佛鑑素有脾疾。不食油故。高菴有愧。詣方丈告退。佛鑑曰。維那所言甚當。緣惠懃病乃爾。嘗聞。聖人言。以理通諸礙。所食既不優。於眾遂不疑也。維那志氣明遠。他日當柱石宗門。幸勿以此芥蒂。逮佛鑑遷智海。高菴過龍門。後為佛眼之嗣。

昔佛鑑住太平時。高菴當維那。高菴年雖少而志氣甚豪。下視諸方尊宿。似無有人可當其意者。一日鳴槌將受齋時。忽見行者別以一器置食于佛鑑前。高菴未審其為何

拙菴曰。太凡與官員論道酬酢。須是剗去知解。勿令他坐在窠窟裏。直要單明向上一著子。妙喜先師嘗言。士大夫相見。有問即對。無問即不可。又須是箇中人始得。此語有補於時。不傷住持之體。切宜思之(與興化普菴書)。

住持人大凡與護法宰官。評論至道。于一酬一酢之間。莫涉連纖。須是剗削他心知意解。毋令坐在葛藤窠裏。直要單提直指與他發明向上一著子。乃是衲僧體段。妙喜先師嘗言。凡與士大夫相見。有問必要如法相對。無問則不必強與之言。至于談論之時。又須知是道法中人始得與他說箇中話。不然。說無益也。先師此語。實有補益于今時。庶不傷住持之體。凡為主法者。于此一節。切宜思之△多見近時接待士大夫。不管他信不信。只顧和盤子遞將去。爭奈渠棄如涕唾。可咲可咲。

此篇誨主人當善養士。使法門光大也。

拙菴曰。地之美者。善養物。主之仁者善養士。今稱住持者。多不以眾人為心。急己所欲。惡聞善言。好蔽過惡。恣行邪行。縱快一時之意。返被小人就其好惡取之。則住持之道。安得不危乎(與洪老書)。

譬如世間土地之膏腴者。必能生長良苗。為住持者之有仁慈。必能保養智士。此一定之理也。今時之稱為住持者。多不以仁愛保持大眾為心。每以己之所好以為急務。凡有善言厭惡不肯聽受。自己過惡都將掩飾。一切不正之事任意而行。縱快目前一時之意。由是被一輩小人乘其機罅。迎就己之好惡而取得之也。如此者。則住持之道。安得不致危險乎△以仁愛養士。天下之至當也。竊權私用。喪心背理。幸毋蹈其故轍。喪不旋踵也。

此篇謂鋒鋠不可太露。恐招傷闕也。

拙菴謂野菴曰。丞相紫巖居士言。妙喜先師平生以道德節義勇敢為先。可親不可疎。可近不可迫。可殺不可辱。居處不淫。飲食不滯。臨生死禍患。視之如無。正所謂干將鏌鋣。難與爭鋒。但虞傷闕耳。後如紫巖之言(幻菴記聞)。

昔丞相紫巖居士言。妙喜和尚平生修身治心。惟道與德。故此身既正而有節。則此心亦正而合義。凡時有所作為。亦皆以勇銳果敢為先。所以其為人也。如孔子儒行篇言。士但可親而不可疎。只可近而不可迫。寧可殺而不可辱。禮記云居家不淫。飲食不滯。淫。流蕩也。恣縱貪味曰滯。即使臨于生死禍患之間。視之如無。操持如此。正所

吾。吾為子報讐。赤曰幸甚。遂將劍自刎其頭與客。客將劍隱于身。持頭進王。王大喜。客曰勇士之首。恐有後患。當以油烹之。王甚喜。遂設油鑊烹之三晝夜不爛。口目開合如生。客請王視。乃出劍揮王頭落于鑊中。于是二頭相嚙。客恐赤頭不勝。遂自刎頭助之。三頭相嚙俄頃俱爛。羣臣不可識別。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在汝南府宜春縣△吹毛利刃。須待巧力磨之。造化若不砥礪。則鈍滯矣。

此篇教住持要賢德者佐之。則道乃大也。

拙菴曰。野菴住持。通人情之始終。明叢林之大體。嘗謂予言。為一方主者。須擇有志行衲子。相與毗贊。猶髮之有梳。面之有鑑。則利病好醜。不可得而隱矣。如慈明得楊岐。馬祖得百丈。以水投水。莫之逆也(幻菴集)。

言野菴和尚為住持。極善通人情。保始慎終。又能明知叢
林大體。嘗謂予言。為一方主者。必須要選擇有志力廣
大。道行精進之衲子。相與輔揚而贊助之。毗。輔也。若
得好人輔佐。則為住持者如髮之有梳。面之有鑿。凡所有
一切利病好醜皆不可得而隱之矣。如慈明得楊岐。無事不
周。馬祖得百丈。無法不圓。此皆心心相應。猶若以水投
水。豈復更有違逆哉△賢智者置其前。若目辯蒼黃。手數
奇偶。何弊迹之可隱。則使住持之道。恢弘無際矣。

此篇教學道須盡底蘊。乃可鑒深知遠也。

拙菴曰。末學膚受。徒貴耳賤目。終莫能究其奧妙。故
曰。山不厭高。中有重巖積翠。海不厭深。內有四溟九
淵。欲究大道。要在窮其高深。然後可以照燭幽微。應變

不窮矣(與覲老書)。

謂末法時人。不肯深究本源。所學者皆皮面上工夫耳。○東
京賦云。末學膚受。貴耳賤目。膚。皮膚也。皮膚之受。
言無深學也。外受淺薄。內實無有。貴耳者。喜于聽聞。
賤目者。懶于看讀。謂纔聽得別人幾句澹話。便自以為
得。雖有前人教誡之言。竟不過目。如此者。必不能窮究
到至深至妙之地。故云。山不厭高。惟其高所容亦廣。其
中有重巖積翠之幽奇也。海不厭深。惟其深所納亦厚。其
間有四溟九淵之浩瀚也。四溟。即東西南北之四海也。水
黑色。謂之溟。○九淵。列子云。鯤旋之潘為淵。止水不潘
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汎
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
淵。是為九淵。淵者。深也。止水也。水盤旋處為淵。學
者欲究明大道。必竟要窮其極高極深。然後自能炤燭幽

微。應用權變無窮之妙。自然得矣△貴耳賤目。時人通病。其能究深知遠。陶鑄堯舜者。乃天生之間氣也。

此篇言聖賢之學貴在持久。乃無過失也。

拙菴謂尤侍郎曰。聖賢之意。含緩而理明。優游而事顯。所用之事。不期以速成。而許以持久。不許以必進。而許以庶幾。用是推聖賢之意。故能亘萬世而持之無過失者乃爾(幻菴集)。

謂聖賢所立之本意。貴在含緩而使道理開明。又貴在優游自如而令事務彰顯。凡所用之事。不要倉卒期以速成。惟許人以持久為要。不許以必然競進。而許人以庶幾近之也。如能用是功夫。推詳聖賢之意。得其鄭重持久之法。故能通亘萬世而持守之。乃保其無有過失。故能如是也△

聖賢之意。多生造就。豈是躁進得的。果欲達聖賢之意。須辦一片劫石心肝做去。自有萬古不磨之功也。

此篇以古語誡人。冀其遵信而奉行也。

侍郎尤公曰。祖師已前。無住持事。其後應世行道。迫不得已。然居則蓬葦。取蔽風雨。食則麤糲。取充饑餒。辛苦憔悴。有不堪其憂。而王公大人。至有願見而不可得者。故其所建立。皆磊磊落落。驚天動地。

此節明至人以道自樂。尤公述妙喜之言教誡時人曰。祖師已前。原沒有立住持之事。待後出來應化世間行持此道。皆是人尊其有道逼迫不得已而始出世。然所居只是蓬葦。織荊為門○儒行云。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葦門圭竇。蓬戶甕牖。取其遮蔽風雨而已。食則粗糲。取其充足

饑餒而已○每每自樵自種。辛苦其身。憔悴其心。外面似有不堪之憂。然形貌雖勞。而道德實充。王侯公卿有願欲求一相見而不可得者。故此前輩凡有所建立。皆磊磊落落如眾石之崩落而無阻也。此皆喻大人之相。無物滯於胸中。如干戈叢裏。橫身直過。荊棘林中。擺手便行。脚跟下無五色線。舌頭上無十字關。鼻端無泥痕。眼中無金屑。生平作用。乃能驚天動地也。

後世不然。高堂廣廈。美衣豐食。頤指如意。於是波旬之徒。始洋洋然動其心。趨趨權門。搖尾乞憐。甚者巧取豪奪。如正晝攫金。不復知世間有因果事。

此節謂愚夫競習浮華。後代人則不然矣。高堂廣廈。美衣豐食。頤。頤也。但動其頤揮其指。顧盼舉止之間。無不如意者。由是有一輩波旬魔者之徒。貪求無厭。洋洋然

動其心。洋洋者。流蕩之貌。趲趲權門。趲趲者。欲行而
不行也。搖尾乞憐。更其甚者。百般巧取恃勢豪奪。猶如
正晝攫金。不顧有傍觀者。攫。爪取也。○列子云。昔齊人
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所。竊金而去。金主捕
之曰。人皆在焉。爾何攫人之金。答曰。正取金時。不見
有人。以此言世人但貪其利而忘其耻。見其利而忘其害
也。只知妄求。竟不復知世間有善惡因果之事也。

妙喜此書。豈特為博山設。其拈盡諸方自來習氣。不遺毫
髮。如飲倉公上池之水。洞見肝腑。若能信受奉行。安用
別求佛法(靈隱石刻)。

此節尤公因之以勸勉。妙喜和尚此書。豈獨為博山所
設。其實拈盡了諸方長老。自來所懷之習氣。一絲一髮皆
不遺失。如人得飲倉公上池之水。洞然能見肝膈與諸肺

腑。若人能信受妙喜此語。不必更別求諸佛法也○滄公上池之水。古史云。蘆越之東。有扁鵲姓秦名緩。渤海郡人。故稱滄公。少時為舍長。客張桑君。見扁鵲獨奇。常勤遇之。出入十餘年。一日與。鵲私坐間語之曰。予有藥方。今年老。欲傳與公。公勿洩漏。鵲敬諾。君遂出懷中藥與之。示以上池之水服之。上池。即竹木上露水。三七日。當自見物。盡取藥方授之。忽不見。始悟其為仙人也。鵲如其言服之。三七日能視垣外一方人物。後視病洞見五臟癥結。故特以胗脉。遂得名耳△感古傷今。字字皆從大悲心裏流出。幾人能加額信受也。

此篇謂為主者要謙恭持法使後輩有所取則也。

侍郎尤公謂拙菴曰。昔妙喜中興臨濟之道。於凋零之秋。而性尚謙虛。未嘗馳騁見理。平生不趨權勢。不苟利養。

嘗曰。萬事不可佚豫為。不可奢態持。蓋有利於時而便於物者。有其過而無其功者。若縱其奢佚則不濟矣。不肖佩服斯言。遂為終身之戒。

此節舉昔言為戒。中興者。謂廢而復興也。如光武中興漢業。昔日妙喜和尚。中興臨濟之道。于落末凋零之秋。而所稟之性。其崇尚者唯謙唯虛。雖是見道幽深。而未嘗馳騁自負。生平以來不肯趨承權勢之人。不苟且貪求利養。嘗言。世間萬事不可縱情悅意而為。須用勤勞而作之也。又不可以奢華驕態而持。須是節儉而用之也。世事散漫。原非一種。蓋有一般事業能利于時。而與物相便者。又有悅而為。則于事必不濟矣。不肖佩服斯言。遂以為終身之戒。

老師昨者遭遇主上留宿觀堂。實為佛法之幸。切冀不倦悲願。使進善之途開明。任眾之道益大。庶幾後生晚輩。不謀近習。各懷遠圖。豈不為叢林之利濟乎(然侍者記聞)。

此節勸力行其道。老師昨者。遭遇聖上殊恩。留宿于內觀堂。誠為佛法中之大幸事也。切冀莫倦悲心。勿忘慈願。使人間進善之路益見其開明。令衲僧任眾之道愈加其廣大。庶幾後生晚輩。各知趨向。自然不謀小近之習。各懷遠大之求。豈不為叢林之利益。而遍濟羣生耶△述妙喜和尚胸襟豁達為自己大戒。轉以勸行悲濟。為後人法式。真庖丁妙手也。

此篇教人當知所習宜崇乎禮也。

密菴傑和尚曰。叢林興衰。在於禮法。學者美惡。在乎俗

習。使古之人巢居穴處澗飲木食。行之於今時。則不可也。使今之人豐衣文采飯粱嚙肥。行之於古時。亦不可也。安有他哉。習不習故。夫人朝夕見者為常。必謂天下事正宜如此。一旦驅之。就彼去此。非獨生疑而不信。將恐亦不從矣。用是觀之。人情安於所習。駭其未見。是其常情。又何足怪(與施司諫書)。

慶元府天童密菴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嗣應菴華禪師。南嶽下十七世。曰。大凡叢林之興衰。果何所致也。無他。在于禮法之有無而已。若使主人端正。法令肅齊。上下一之情通。而叢林自見其興。苟若返此。必然衰矣。學者之美惡亦非別法。在于風俗之所習。若平時習之于善則為美。習之于不良則為惡。彼古之人以巢為居。依穴而處。澗而飲。木而食。皆一時所習各以為安。若使今人行之。則斷斷乎不能為也。以今人之豐衣文采。飯粱嚙肥。必欲

使古人亦如是作。更不可也。此豈別有一道。使古今之人
大相逕庭之如是耶。非也。總只在人之習與不習之故耳。
夫人從朝至暮所見所聞。以為常事。便謂天下之事。本當
要如是作為。乃是箇當然之事。設若一旦有人驅遣他。却
此豐衣文采。就彼之草衣木食。非獨生疑而不信。將恐必
不從其所遣也。用是觀之。人情安于平時所習。驚駭其未
見未聞者蓋常情耳。又何足為之怪△學者于靜深午夜中。
清心返照看我之所習是何等光境。得何等受用。久之。自
然寒生骨肋也。

此篇教人守中晦迹。勿惑於聲利也。

密菴謂悟首座曰。叢林中惟浙人輕懦少立。子之才器宏
大。量度淵容。志向端確。加以見地穩密。他日未易言。
但自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持以中道。勿為勢利少

枉。即是不出塵勞而作佛事也(與笑菴書)。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茗溪吳興人。密菴和尚語之曰。叢林
中惟獨有浙中。人輕忽懦弱。少有能卓立者。子雖浙人。且
才力與夫器質皆宏大矣。加以量度淵深。容納一切。志氣發
高尚。端嚴確實。兼之見道更要。韜光晦跡。不要露其圭角。
揚未可容。易言也。但自己更。要。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
須是毀。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寬。裕。有。如。此。者。註。云。如。陶。
倦。慕。賢。而。初。則。圓。剖。而。為。四。其。形。則。方。是。為。毀。其。圓。而。為。
瓦者。其。初。而。為。圓。蓋。于。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也。此。所。若。
方。合。其。方。而。為。圓。但。持。之。中。道。又。要。不。為。勢。利。所。屈。無。不。裕。
以教人勿偏。于是。不出塵勞。而能作諸佛事。隨寓而安。無不枉。則
能如此。△才器宏。見地穩。已超凡品。若能涵容不枉。則
聖矣。

此篇謂賢不肖當擇。宜自慎也。

密菴曰。應菴先師嘗言。賢不肖相反。不得不擇。賢者持道德仁義以立身。不肖者專勢利詐佞以用事。賢者得志。必行其所學。不肖者處位。多擅私心。妒賢嫉能。嗜慾苟財。靡所不至。是故得賢則叢林興。用不肖則廢。有一於斯。必不能安靜(見岳和尚書)。

曰。應菴先師嘗言。賢不肖二者相反。為主人者當須擇識。若是賢者。他自能持道德守仁義以立身。不肖者本無廉耻。專以勢利詐佞用事。賢人一得其志。必要行他所學之道德仁義。不肖者一處其位。多專一己之私心。而且嫉賢妒能。嗜慾苟利。無所不為。是故得賢者。則叢林必興。用不肖者。使法度便廢。此等小人若有一箇于眾中。

攪亂擾害于叢林。使內外俱不能安靜矣△古人出言立義。元為要人持正道識大體。賢不肖非一定不易者。在人之所習也。若甘心為世所棄。其誰之過歟。

此篇教主人于三事。不可不知也。

密菴曰。住持有三莫。事繁莫懼。無事莫尋。是非莫辯。住持人達此三事。則不被外物所惑矣(慧侍者記聞)。

作住持有此三莫。須當識取。凡叢林中百事叢積。少不得一一調攝將去。切莫要畏懼。懼則事不了也。或時無事。內外閑靜。恬然自得。切莫要尋。尋則返多累也。凡是非于我。種種順逆一切任之。切莫要辯。辯則羣機生也。住持達此三者。自然不被外物迷惑矣△三箇莫字處置多少妙理。只是難于受用。受用得。外物何能惑我哉。

此篇謂人之隱惡甚於傾邪。不可不深加檢察也。

密菴曰。衲子履行傾邪。素有不善之迹者。叢林互知。此不足疾。惟眾人謂之賢。而內實不肖者。誠可疾也(與普慈書)。

衲子尋常所履踐行持之事不甚端正。平素以來有不善之形迹者。一切人互相知之。此不足以為惡。何也。本非器也。惟獨有一種眾人皆謂之賢。而此人內實不肖。此誠可疾可惡之甚也△人賢我而我自不肖必死之症。縱扁鵲臨門無下手處。真可惜也。

此篇言人存性須要渾厚。不可妄陳管見也。

密菴謂水菴曰。人有毀辱。當順受之。詎可輕聽聲言。妄
陳管見。大率便佞有類。邪巧多方。懷險詖者。好逞私
心。起猜忌者。偏廢公議。蓋此輩趨向狹促。所見暗短。
固以自異為不羣。以沮議為出眾。然既知我所用終是。而
毀謗固自在彼。久而自明。不須別白。亦不必主我之是。
而訐觸於人。則庶可以為林下人也。

師謂水菴曰。人有毀謗耻辱于我者。當順其來意而忍受
之。不可輕易纔聽得他所有言語。便自妄陳幾多意想。此
小見也。管見者。于管中窺天。見之不廣也。此言人之知
識暗短。無高明遠見。恐傷法體。大槩便佞之人。原有黨
類。邪巧之輩。心術多端。懷險詖者。詖不平之言。又佞
也。謂有險佞之人。必有諂佞之語。故好逞私心。起猜疑
忌憎。謂忘人大恩。記人小過。是己非人。故偏廢公論。
蓋此等之人。趨向最狹促。所見極暗短。以執迷已見遠異

于人。便謂是超羣。以沮壞眾人之議。不與眾人同情。便謂之出眾。是所以異于君子也。然既知我之所運用者是道是理。而所毀謗適為他自謗自毀也。久而自明。不須更要與之分別明白。亦不必主我之是。以攻訐觸忤于人。如是則庶幾可以為林下之有道人也△人情易發而難制。惟怒為甚。能順受其辱。先聖皆以為賢。則彼小人轉致自謗自毀也。

此篇言人能至誠向道。雖愚即是其器亦可用也。

自得輝和尚曰。大凡衲子誠而向正。雖愚亦可用。佞而懷邪。雖智終為害。大率林下人操心不正。雖有才能。而終不可立矣(見簡堂書)。

杭州淨慈自得慧輝禪師。會稽張氏子。嗣天童正覺禪師。

青原下十六世。曰。大凡衲子胸中至誠。而所趨向者皆為道德。雖是愚鈍者。亦可舉用。何故。有所本也。誠若口多諂佞。而心裏懷邪者。雖有智識。終必為害。斷不可用也。大抵叢林中人。操守其心若不端正。雖有才學有能力。終有大害。苟立為一方之主。必致壞於叢林矣△九穴之珠雖小。猶為人珍惜。若是碲碲任其耀目。無所用也。

此篇言道人須體本正末。嚴持大法也。

自得曰。大智禪師特剏清規。扶救末法比丘不正之弊。由是前賢遵承拳拳奉行。有教化。有條理。有始終。紹興之末。叢林尚有老成者。能守典刑。不敢斯須而去左右。

此節明前賢奉教。曰。大智禪師。特特要剏建規矩者何故。原為扶正末法比丘不正之積弊也。因此先哲遵依承

戴。拳拳奉行。于是法門中有教化。上行下效有條理。
條。整也。理。治也。始條理。終條理。出孟子。紹興之
末。乃宋高宗晚年。叢林尚有老成之人。能持先聖典刑。
不敢頃刻而捨離于左右也。

近年以來。失其宗緒。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綱紀。安得而
正諸。故曰。舉一綱則眾目張。弛一機則萬事隳。殆乎綱
紀不振。叢林不興。

此節顯今人失宗。近年以來漸漸消落。失其綱宗壞其紀
緒。主法者綱不成綱。眾理之紀不成紀。雖則綱紀仍存。
安得有如百丈者再起而正諸乎。所以在主者。舉一綱則眾
目自然恢張。若主人弛一機。弛。廢也。則萬機俱成隳
壞。危乎綱紀不能振起。禮法隨亦喪亡。叢林安得而興
也。

惟古人體本以正末。但憂法度之不嚴。不憂學者之失所。其所正在於公。今諸方主者。以私混公。以末正本。上者苟利不以道。下者賊利不以義。上下謬亂。賓主混淆。安得衲子向正而叢林之興乎(與尤侍郎書)。

此節明古今差別。惟聖人體究其根本而正其枝末。但憂主人法制禁令不自嚴密。而不必憂學者不得其所守。然其所以正之者。果何在。在于公平正直而已。然今日諸方主法者。全是以私心混公正。假公事濟私情。本末俱成顛倒。在上者。苟求利養而不以道德為心。在下者。賊竊利欲而不知仁義為本。上下俱成謬亂。賓主總是混淆。如是住持安得衲子向正。而致叢林之興盛耶△言愈平意愈厲。如波瀾浩瀚勢不可遏。得力處只在秉公持正。弘道濟世而已。

此篇言舉賢任能。在主人之智識也

自得曰。良玉未剖。瓦石無異。名驥未馳。駑駘相雜。逮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則玉石駑驥分矣。

此節先以喻曉。曰。彼世之良玉當其抱璞而未剖也。與瓦石何別。名驥在羣而未馳也。與駑駘何分。逮其剖石而出玉。則見其光瑩潔潤也。馳騁而試之。便知其追風千里也。則玉之與石。駑之與驥。判然而分矣。

夫衲子之賢德而未用也。混於稠人之中。竟何辯別。要在高明之士。與公論舉之。任以職事。驗以才能。責以成務。則與庸流迥然不同矣。

此節方顯其人。與夫衲子之有賢才德行未經引用。混於稠

人之中。有何辯別。要在主人。具擇人眼目。真高明有識之士。以至公之論舉而出之。任他以其職事。驗他所有才能。責他以其成務。使伊才德俱展。然後始知與諸庸流迥然不同矣△千珠萬珠裏摘得一珠。自然價倍尋常。其實在賈者之精心妙手也。

此篇見隱迹自重。不為名譽所動也。

或菴體和尚。初參此菴元布袋於天台護國。因上堂舉龐馬選佛頌。至此是選佛場之句。此菴喝之。或菴大悟。有投機頌曰。商量極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遮回不作探花郎。自此匿迹天台。丞相錢公慕其為人。乃以天封招提。勉令應世。或菴聞之曰。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即宵遁去。

禪師。元景。菴。此。嗣。子。氏。羅。台。師。禪。體。師。菴。山。或。菴。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嗣。此。菴。景。元。禪。師。南。嶽。下。十。菴。六。世。謂。或。菴。初。參。此。菴。元。布。袋。于。天。台。護。國。寺。侶。居。選。路。之。者。是。甚。大。悟。心。空。豁。然。入。試。場。匿。迹。于。天。台。山。乃。以。天。封。懸。羊。頭。賣。狗。肉。也。試。看。他。遁。去。是。何。意思。若。是。今。時。人。惟。恐。其。晚。也。

此篇乃因語識人。覓之舉其出世也。

乾道初。瞎堂住國清。因見或菴讚圓通像曰。不依本分。
惱亂眾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
男兒摸壁行。瞎堂驚喜曰。不謂此菴有此兒耶。遍索之。
遂得於江心。固於稠人中。請充第一座。

乾道。是宋孝宗年號。臨安府靈隱寺瞎堂慧遠禪師。眉山
彭氏子。嗣圓悟勤禪師。南嶽下十五世。因見或菴贊圓通
像曰。不依本分。惱亂眾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
風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摸壁行。瞎堂一見此贊且驚且喜
曰。不謂此菴有此拔萃超羣之兒耶。即徧求之。後得于江
心焦山寺。就于稠人眾中。請充第一座為人天眼目△名因
實顯。實至而名自彰。何在力求。學者勉之。

此篇見至人識囑不爽。時至而符合也。

或菴乾道初翩然訪瞎堂於虎丘。姑蘇道俗聞其高風。即詣郡舉請住城中覺報。或菴聞之曰。此菴先師囑我。他日逢老壽止。今若合符契矣。遂欣然應命。蓋覺報舊名老壽菴也(虎丘記聞)。

翩者。如鳥疾飛之貌。又自如也。訪瞎堂和尚于虎丘寺。姑蘇諸僧俗聞或菴有高尚之風。即到郡守處舉請住城中覺報寺。或菴聞之曰。此菴先師。囑我他日逢老壽即止。若昔者之分符而今得合符契矣。遂欣然應命。蓋覺報。舊名老壽菴也△雖則事有一定不移之理。何故便曰逢老壽止。須知慧眼精明。見透無遺也。

此篇明至言感人。誰不敬愛也。

或菴入院後。施主請小參曰。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而必變。昔江西南嶽諸祖。若稽古為訓。考其當否。持以中道。務合人心。以悟為則。所以素風凌然。逮今未泯。若約衲僧門下。言前薦得。屈我宗風。句下分明。沈埋佛祖。雖然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由是緇素。喜所未聞。歸者如市(語錄異此)。

或菴入覺報院後施主請法。陞座曰。佛祖之道。通亘古今。本不變易。世間之事。從名入利。自然有變。昔者如江西馬祖。南嶽石頭諸祖。若有所作。皆稽考前賢之法。以為訓誡。考究其不可以定綱宗。持以中道。專力以合人心。必教以悟為則。所以淳素之風凜然猶在。至今未泯。若約衲僧門下一著子。縱饒你向言前薦得。早已是屈我宗風。若更向句下分明。轉見沉埋了佛祖。雖然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便下座。由此一番說法。緇素聽者喜其

聞所未聞。自是歸敬者。如塵市之來往不絕也△黃金有價。白玉有光。總不是從人得的。

此篇言知人以道如水投水也。

或菴既領住持。士庶翕然來歸。衲子傳至虎丘。瞎堂曰。遮箇山蠻杜拗子。放拍盲禪。治你那一隊野狐精。或菴聞之。以偈答曰。山蠻杜拗得能憎。領眾匡徒似不曾。越格倒拈茗帚柄。拍盲禪治野狐僧。瞎堂笑而已(記聞)。

或菴和尚既領覺報住持之後。士庶翕然如鳥之羣聚。于于然而來歸向。有諸衲子傳言至虎丘者。瞎堂聞而喜。戲而語曰。遮箇山蠻杜拗子。杜。乃不依軌轍。拗。是不順人情。也來者裏放出些拍盲禪。拍。拊也。盲者。自不能行。拍拊人肩而行。謂其不脫洒也。只好治你們者一夥野狐

精。此言似謔。其實著力。稱贊欽羨之極。或菴聞之以偈
答曰。山蠻杜拗得能僧。是賊識賊。領眾匡徒似不曾。切
莫躲跟。越格倒拈茗帚柄。大煞顯露。拍盲禪治野狐僧。
箇中能有幾人知。瞎堂笑而已。怕殺人△語出偶然。而心
情畢露。真果是傾蓋之遇也。不知語脉者。豈識二師妙
處。

此篇謂學道要持其平。輕重俱不宜也。

或菴謂侍郎曾公逮曰。學道之要。如衡石之定物。持其平
而已。偏重可乎。推前近後。其偏一也。明此。可學道矣
(見曾公書)。

謂曾公曰。學道之至要。猶如秤物者但以平為是。偏也不
得。重亦不可。推前則謂之重。近後即謂之偏。俱過而不

平矣。昔佛語比丘云。學道如調絃之法。緊則令弦易斷。緩則使聲不和。緩急得宜可也。明此可以學至道矣。△朝勤夕怠通病也。願以此為準則。但持平一句。極所難能。倘非切于至道者。終不得平。

此篇謂主法者。當知叢林根本。不可棄厥衲子也。

或菴曰。道德乃叢林之本。衲子乃道德之本。住持人棄厥衲子。是忘道德也。道德既忘。將何以修教化整叢林誘來學。古人體本以正末。憂道德之不行。不憂叢林之失所。故曰。叢林保於衲子。衲子保於道德。住持無道德。則叢林廢矣(見簡堂書)。

曰。人能守道存德。實為叢林之大根大本。英人哲士乃能成其所學。則衲子又為道德之根本也。住持人不獎誘衲

子。是棄厭道德。道德既忘。住持又將何法修行教化。整理叢林。誘引來學耶。古之人乃體本以正末。其所憂者憂吾道德之不行。竟不憂叢林之得所不得所也。故曰。叢林原為衲子所設。故其所保者是衲子。衲子乃行道德之人。而其所保者又在道德。住持不保護衲子。衲子若無道德。是二俱喪亡。則叢林必見其廢也△是篇詞旨娓娓。纍若貫珠。總只教人認得根本。

此篇言主者要在知賢。得賢者而法有所繼也。

或菴曰。夫為善知識。要在知賢。不在自賢。故傷賢者愚。蔽賢者暗。嫉賢者短。得一身之榮。不如得一世之名。得一世之名。不如得一賢衲子。使後學有師。叢林有主也(與圓極書)。

夫為善知識。要具知人之明。識得眾中誰是賢德之者。此
真為賢德主人也。原不在以自賢為賢。以得賢為真賢。若
使傷毀賢人誰為贊助。難免愚癡之失。蔽覆賢人誰為告
語。難免暗昧之弊。嫉妬賢人誰為相長。難免短淺之譏。
縱使得一身之榮顯不如得一世之美名。得一世之美名。又有
不如得一賢德之衲子更為美也。此何故也。使後之學者有
真正之師。叢林有道行之主也△得人授任。實為盛舉。果
得一真正道者。立綱陳紀。卓冠一世。能繼千載之嘉聲。
豈不快哉。

此篇見古人去來自在。無所繫戀也。

或菴遷焦山之三載。寔淳熙六年八月四日也。先示微恙。
即手書竝硯一隻。別郡守侍郎曾公。逮至中夜化去。公以
偈悼之曰。翩翩隻履逐西風。一物渾無布袋中。留下陶泓

將底用。老夫無筆判虛空。

或菴再住焦山之第三載。是日實淳熙六年八月朔四。將入滅先示微疾。手作一書並硯一隻。預別郡守侍郎曾公逮。至即日半夜化去。及明晨曾公至。師已逝矣。乃作偈而傷悼之曰。翩翩隻履逐西風。此句。言師如初祖之歸西也。一物渾無布袋中。此句。又言如憨布袋是物納于袋中。而師之布袋竟無一物。顯其來去自由也。留下陶泓將底用。陶泓。是硯名。有寶泓。石泓。涵星泓之類。此句。言師臨終以硯見寄也。將底用者。謂師之硯我無能用。所以云。老夫無筆判虛空。此句。乃侍郎自謙之辭。亦是極贊之語。謂師之道大如太虛空。我亦無此一筆能判此虛空也。△主賓故是妙手。然此中有箇生死不相關處。人能知否。知之。可以與語矣。

此篇言人器能自有分定。不可強教也。

瞎堂遠和尚謂或菴曰。人之才器。自有大小。誠不可教。故楮小者不可懷大。綆短者不可汲深。鷓鴣夜撮蚤察秋毫。晝則瞋目之不見丘山。蓋分定也。

此節明人生本有分定。曰。人生之才力與夫器量。本有大小。賦性已定。豈可教之為大小耶。譬如楮之小者。決不可以包藏大物。楮。乃木之皮。蔡倫將此造紙。綆。取水之繩。繩之短者。豈能汲及其深。出莊子至樂篇。鷓鴣。怪鳥也。鳴之則雨。晝目無所見。夜則能察秋毫。亦出莊子秋水篇。今引以為譬。謂此鳥亦毛羽之屬。何故夜間極黑處。能撮蚤察秋毫。及白日之下。大張其目。即丘山在前亦不能見。此何故也。蓋生成之分定耳。

昔靜南堂傳東山之道。穎悟幽奧。深切著明。逮應世住
持。所至不振。圓悟先師歸蜀。同範和尚。訪之大隨。見
靜率略。凡百弛廢。先師終不問。回至中路。範曰。靜與
公為同參道友。無一言啟迪之何也。先師曰。應世臨眾。
要在法令為先。法令之行。在其智能。能與不能。以其素
分。豈可教也。範頷之(虎丘記聞)。

此節言既定難以強為。前舉事物作譬。此以人曉之。昔者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閬州玉山大儒趙約仲之子。嗣五
祖演禪師。傳東山之道法。可稱穎悟。其幽深奧妙之旨。
深切而著明。東山曾印之曰。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
及至出世住持。凡所到處不能振起東山之道。圓悟先師歸
蜀。同覺範和尚訪之大隨。見靜公凡事大率忽略而叢林
大體。百般規條。盡皆弛廢。先師知其才器如此。一皆不
問。回至中途。範問曰。靜與公為同參道友。昨見他百凡

不整。竟無一言啟發開導之何也。先師曰。大凡應世行道。臨眾領徒。全要在以法令為先。其法令之必行。在乎人之智識能力耳。其能與不能。乃人平素之分定。他非不知。乃不能行也。彼既不能行。我豈能教之哉。範圍而領之。領者。意有所領也△高視濶步。大家氣象。而威嚴濟濟。人孰不知。其奈做不出。真果差一絲毫不得。學者宜自悚慄也。

此篇言學道要先正心。心正而萬物從化也。

瞎堂曰。學道之士。要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己正物。其心既正。則萬物定矣。未聞心治而身亂者。佛祖之教。由內及外。自近至遠。聲色惑於外。四肢之疾也。妄情發於內。心腹之疾也。未見心正而不能治物。身正而不能化人。

此節教先正其心。謂凡欲發出世心學無上道者。先要將此一片心立教端正。洗滌得潔淨。然後才能正自己之身心。亦能正他人之身心也。其心既是端正。則萬物皆隨而正之矣。未聞有人心既治。而此身猶亂者也。佛祖之教法。總皆由內而至于外。自近而至于遠。聲色之迷人。四肢之患外疾也。妄想之情欲。心腹之患內疾也。未見有自心安靜而不能治物。自身端正。而不能化人者。

蓋一心為根本。萬物為枝葉。根本壯實。枝葉榮茂。根本枯悴。枝葉夭折。善學道者。先治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故導物要在清心。正人固先正己。心正己立。而萬物不從化者未之有也(與顏侍郎書)。

此節明心為根本。蓋一心為根本。萬物為枝葉。若根本壯

大而充實。則枝葉自然榮秀而茂盛。若是根本枯悴。則枝葉必定夭折。所以善學道者。先要治其內。內治自能敵諸外境。不要貪逐外。塵而返害自心。彼欲引迷導物。要先自清淨其心。欲去正治乎人。必先要正乎自己。心既正己既立。而萬物不從其教化者。未有是理也△正心誠意。便是出世根基。根基匪立。萬事俱弛廢矣。

此篇見道行有時。滋養至而味自全也。

簡堂機和尚住番陽筦山。僅二十年。羹藜飯黍。若絕意於榮達。嘗下山聞路旁哀泣聲。簡堂惻然。逮詢之。一家寒疾。僅亡兩口。貧無斂具。特就市貸棺葬之。鄉人感歎不已。

此節明迹雖晦而仁心自顯。簡堂和尚住饒州鄱陽縣筦山僅

二十載。菜用藜藿。飯即黍粟。胸中絕無一念求榮華顯達
之想。每嘗下山聞路傍人家有哀泣之聲。簡堂為之惻然。
及詢問之答曰。時因寒病竟亡兩人。以家貧無斂葬之具。
所以哀也。師就市中貸其棺以埋葬之。鄉人感歎不已。

侍郎李公謂士大夫曰。吾鄉機老有道衲子也。加以慈惠及
物。筓山安能久處乎。會樞密汪宣撫諸路。達於九江郡守
林公。虛圓通法席迎之。簡堂聞命乃曰。吾道之行矣。即
欣然曳杖而來。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
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緇素驚異。
法席因茲大振(懶菴集)。

此節明時既至而道化自彰。侍郎李公名浩字德遠號椿年。
幼閱楞嚴如遊舊國。參應菴和尚有省。謂士大夫曰。吾鄉
機老真有道德衲子。加之仁慈恩惠于人。筓山小院安能為

師之久居乎。即會樞密汪明遠。樞密。即今稱都察院。宣撫。即今巡按也。諸路。宋云路。今稱為府。以書致于九江郡守林公叔達。廬山圓通法席迎之。簡堂聞命乃曰。吾道其行矣。即欣然曳杖而來。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此因僧問曹山曰。世間何物[宋-木+取]貴。山曰。死貓頭。丹霞頌曰。腥臊紅爛不堪聞。動處輕輕血汗身。何事杳無人著價。為伊不是世間珍。喻向上事也。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緇素聞之一皆驚異。法席因茲大振△古人三二十年冷山角裏。無一點熱氣。忽然被人推出來。便見熏天炙地。詎可與今時旋蒸熱賣者。同日而語。

此篇教學者當存大體。勿拘小節也。

簡堂曰。古者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

人共其功。道成功著。則與人共其名。所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

此節言古人純公而無私。謂古人修其身治其心。身正心通之後。不私受其道。則與一切人共明此道。或興一事立一業。事成業就之後。不私立其功。則與一切人共顯其功。道既成功既顯。不私得其名。則與一切人共彰其名。所以語其道。則道無不明。論其功。則功無不成。著其名。則名無不榮。所以亘千百世而不泯也。宜矣。

今人則不然。專己之道。惟恐人之勝於己。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不欲他人有之。又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專己之名。不與他人共之。又不能謙光導物。以自達也。是故道不免於蔽。功不免於損。名不免於辱。此古今學者之大分也。

此節謂今人專私而無公。今人則不然。專行一己之道。惟恐人之道勝于己又不肯虛心從善。務合其義。惟以自為廣也。設使立功專欲掩人之功。不與他人共之。又不能任彼賢能之士以扶助之。惟以自為大也。設使名成務以為自顯。不欲與他人共之。又不能謙恭蓄德。和光同塵。引接于人。惟以自為達也。如此一片私心。雖有道。不免為私心所蔽。雖有功。不免為私心所損。雖有名。不免為私心所辱。此兩般學者。乃古今一定之大分別也△公私一判。品類天淵。所以名播寰區。而道揚今昔者公也。彼私心自恃者。所謂根疎者不固。基薄者易危。故道有蔽。功有損有辱。必然之理也。

此篇言學道宜苦志深修。蓄養厚大。方可發而用之也。

簡堂曰。學道猶如種樹。方榮而伐之。可以給樵薪。將盛而伐之。可以作榱桷。稍壯而伐之。可以充楹枋。老大而伐之。可以為梁棟。得非取功遠而其利大乎。

此節先以物情況顯。謂學道工夫。猶如世人種樹相似。纔榮長便欲伐之。雖無大用。可以供給樵薪。及稍長盛茂而即伐之。可以作榱桷。周曰榱。齊曰桷。即椽也。稍壯堅固而欲伐之。可以充楹枋。楹。柱也。枋。枅枋也。老大而後伐之。可以為梁棟。脊木曰棟。負棟曰梁。此豈非取功遠。而其利大乎。

所以古之人。惟其道固大而不狹。其志遠奧而不近。其言崇高而不卑。雖適時齟齬。窮於饑寒。殆亡丘壑。以其遺風餘烈。亘百千年。後人猶以為法而傳之。鄉使狹道苟容。邇志求合。卑言事勢。其利止榮於一身。安有餘澤溥

及於後世哉(與李侍郎二書)。

此節正明道必真修。所以古之學道者。惟知其此道固是廣大而無際。非狹小之量可學。故所立之志高遠深奧而不淺近。所發之言尊崇曠濶而不卑小。雖遭時勢之齟齬。齟齬者。謂人齒相值一前一却。比坎坷之意。或窮于饑寒。以至危亡于丘壑。人雖往矣。其所遺留之道風。餘剩之功烈。亘百千年而不泯。後人猶以為法則。世世相與傳之而不休也。嚮使他視此道為狹小。操守之際。苟且取容于己。以淺近之志。阿諛求合于人。以卑小之言。事奉權勢之家。縱得些利益。只好榮顯于一身。又安有餘澤恩惠普及於千百世之後哉△喻得曉然。說得通暢。只是無人効行。為可惜也。

此篇見道義相投。不異如水乳相合也。

簡堂淳熙五季四月。自天台景星巖。再赴隱靜。給事吳公
佚老於休休堂。和淵明詩十三篇送行。其一曰。我自歸林
下。已與世相疎。賴有善知識。時能過我廬。伴我說道
話。愛我讀佛書。既為此巖上去。我亦為膏車。便欲展我
鉢。隨師同飯蔬。脫此塵俗累。長與巖石居。此巖固高
矣。卓出山海圖。若比吾師高。此巖還不如。

簡堂和尚。淳熙五年四月。自天台景星巖。再赴隱靜寺之
請。吏科給事吳公芾。乃宋之明儒。逸老于休休堂。和陶
淵明先生韻歸林下。已與世間久疎遠矣。幸賴有師乃真善知
仕以來休時能過我草廬。為我說出世妙道與師同去。既到巖
識。先佛經書。師歸食于我。我亦幸然同師飯蔬。脫卸塵勞一

切惡俗之累也。但願長長與師同居此巖。然則此巖固是極高峻矣。卓然迥出于山海圖畫之表。山海經中有圖。寫盡天下名山勝境。巖雖高妙。若將比對吾師道德之高。而此巖又則不如矣。

我生山窟裏。四面是孱顏。有巖號景星。欲到知幾年。今始信奇絕。一覽小眾山。更得師為主。二妙未易言。

其二曰。我休餘生于山窟裏。四面皆是孱顏之狀。孱顏者。山高貌。殊可愛也。別有一巖。名曰景星。意每欲到而未能往。懷之亦幾年矣。今日既到始才信知果然奇絕。何以見奇。試一觀覽之。眾山轟轟。萬水溶溶俱小之也。豈非奇絕乎。不惟巖之奇妙。更得吾師為巖之主。以此二妙。未可容易言也。

我家湖山上。觸目是林丘。若比茲山秀。培塿固難儔。雲山千里見。泉石四時流。我今纔一到。已勝五湖遊。

其三曰。我家構居于湖山之上。目之所觸。無非是綠水青山。幽林丘阜可謂得其所矣。若比此巖之高絕秀麗。則吾之居處若培塿然。豈能儔類之哉。培塿。小阜也。其所以不能儔匹者何。試看此處一放目間。則雲山千里可見。又所喜者。泉石四時常流。我今日剛纔一到。幽趣瀟然。便已勝過昔日之五湖遊矣。

我年七十五。木末掛殘陽。縱使身未逝。亦能豈久長。尚冀林間住。與師共末光。孤雲俄暫出。遠近駭蒼黃。

其四曰。我今年已七十五矣。其光景猶如木梢之上。挂得一片殘陽相似。縱使此身雖存未往。又豈能久長耶。所謂

來日無多。雖則老去。而意中尚望住此林間。與師共攝其
末光也。師今雖有別去。亦如孤雲之暫出。遠近總皆驚駭
蒼黃。蒼黃。急遽貌。昔湯時七年不雨。忽孤雲暫出。犬
吠狂走。皆蒼黃失措也。

愛山端有素。拘俗亦可憐。昨守當塗郡。不識隱靜山。羨
師來又去。媿我復何言。尚期無久住。歸送我殘年。

其五曰。喜愛山林。端的是素來性分也。拘執俗情。誠為
可憐。如我向來出守於當塗時孜孜宦海。竟不知有箇隱靜
在彼為奇為妙。此皆為俗事之所拘也。獨羨吾師曾從隱靜
來。今向隱靜去。而真得隱靜之樂。我媿不知。復何言
哉。去雖復去。惟期切莫久住。願歸來送我了此一段殘年
也。

師心如死灰。形亦如槁木。胡為衲子歸。似響答空谷。顧我塵垢身。正待醍醐浴。更願張佛燈。為我代明燭。

其六曰。吾師之心萬慮俱忘已如死灰然。心既靜形亦槁矣。莊子云。子游問南郭子綦曰。何居乎心固可使如死灰。形固可使如槁木乎。然則心形俱寂。何故又為四方衲子之所歸從。此亦似響答于空谷應物無心也。顧我塵勞垢穢之身。正欲待師以醍醐而浴我也。更祈吾師張顯佛祖心燈。以代光明而燭于我也。

扶疎巖上樹。入夏總成陰。幾年荊棘地。一旦成叢林。我方與衲子。共聽海潮音。人生多聚散。離別忽驚心。

其七曰。巖上之樹。一一扶疎掩映。一入夏來。茂盛成陰。蔭覆巖中。可謂清涼之極也。昔時乃荊棘叢生之地。

幾年之間。不覺一旦竟成梵剎。我方才與四來衲子。聽吾師說法。如海上潮汐之音。不失時也。幸然相聚而又要別去。大抵人生世間。苦多聚散。而今日又云離別。不由人不忽地而驚心也。

我與師來往。歲月雖未長。相看成二老。風流亦異常。師宴坐巖上。我方為聚糧。倘師能早歸。此樂猶未央。

其八曰。我與師相與往來歲月雖未久長。而彼此相看竟成二老人也。夫既老矣。其彼此風流較之。異于常輩。昔日師來寂然宴默敷坐巖上。我則聚糧作供養主。倘若吾師早得歸來。此等之樂亦未盡矣。

紛紛學禪者。腰包競奔走。纔能說葛藤。癡意便自負。求其道德尊。如師蓋希有。願傳上乘人。永光臨濟後。

其九曰。紛紛紜紜不知幾許學參禪者。而腰包頂笠。競逐馳驅。奔南走北。竟無一箇真實參學的衲子。三年兩載口裏學得幾句扯葛藤語。一片愚癡之心便自負以為得手。求其道隆德勝如師者。實所希有。我更願師相傳此道。必須要大乘根器之人。使將來永遠光大繼起臨濟之後可也。

吾邑多緇徒。浩浩若雲海。大機久已亡。賴有小機在。仍更與一岑。純全兩無悔。堂堂二老禪。海內共期待。

其十曰。吾此鄉邑之中。染衣剃落者極多。浩浩然如雲興海湧不可勝數。大機。即杭州天寧寺重機明真禪師。台州人。嗣玄沙師備禪師。久已遷化矣。幸喜而有小機在也。小機。即簡堂行機禪師。仍復更有一岑。即圓極岑和尚。今此二老。乃道純德全之真善知識。彼此無過無悔。二師

之道風。堂堂大盛。海內禪流。總其相期相待也。

古無住持事。但只傳法旨。有能悟色空。便可超生死。庸僧昧本來。豈識西歸履。買帖坐禪牀。佛法將何恃。

其十一曰。古來原無住持之事。但只各自所證以心印心。為傳法之宗旨也。凡學者果有能真實悟到諸色皆空之處。便可以超越生死。庸僧者。戚戚于衣食。念念于名利。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尋常粥飯之流也。竟爾昧失天真本來之性。自己尚且不知。又豈知西來大意乎。來意既不得知。至于西歸之履轉更不知矣○達磨大師御葬熊耳山。魏武帝使宋雲往西域。回至[蔥-十+夕]嶺遇師手攜隻履。雲乃問何往。師曰西天去。雲歸告帝。帝令起壙。唯空龕隻履在焉。且今時衰道喪。竟有廣送珍奇。買著貴人長者之書帖。舉薦來坐禪席。虛妄如此。佛法將何可恃而能振

也。

僧中有高僧。士亦有高士。我雖不為高。心麤能知止。師是箇中人。特患不為爾。何幸我與師。俱是鄰家子。

其十二曰。出家為僧者。實有道充德備之高僧。吾儒士中。亦有超羣拔萃之高士。我雖不能為高人。而此心粗能知止足也。粗。略也。師本是高僧中一箇挺特丈夫。為欲隱其形迹。特不肯居其高尚。如是之人。誠難儔侶。不審我有何緣。幸然得與吾師生同鄰。隱同山。道同樂也。

師本窮和尚。我亦窮秀才。忍窮心已徹。老肯不歸來。今師雖暫別。泉石莫相猜。應緣聊復我。師豈有心哉。

其十三曰。師之志能固守斯窮。是箇窮得的和尚。我亦固

守斯窮。是箇窮得的秀才。忍窮之心。彼此俱已得透徹矣。可謂無礙解脫人也。然彼此既能證得此窮字受用。今且老矣。豈肯不歸心于此樂耶。如今師雖暫別。我故告諸泉石中人。幸勿猜疑。師今為應彼之緣。聊以我復之也。豈真是有心而欲往哉△理學名儒深窮道窟。不感而感也。解脫宗師應化無方。不應而應也。二公良遇。豈非千載之幸乎。

此篇見遁迹自持。果熟香飄。無心道大也。

給事吳公謂簡堂曰。古人灰心泯智於千巖萬壑之間。澗飲木食。若絕意於功名。而一旦奉紫泥之詔。韜光匿迹於負春賤役之下。初無念於榮達。而卒當傳燈之列。故得之於無心。則其道大。其德宏。計之於有求。則其名卑。其志狹。

此節明古無心而道自顯。吳公謂簡堂和尚曰。古之學
者。死灰其心。泯滅其智。深藏于千巖萬壑之間。從溪澗
而飲。以草木為食。何嘗有意于功名利養。及至道成德
備。聲名遠播。一旦奉天子紫泥之詔。○紫泥者。天子六
璽。皆以武都紫泥以封函匣。使鬼神不敢視也。武都。即
今階州。其山水皆赤。故將以為印色。猶然韜光匿迹。或
在負春賤役之下。本無心於榮達。而後竟當傳燈之列。非
有冀望。非是希求。要皆得之于無心。故其道益大。其德
愈宏。若使作計以求。則其所得之名返卑。所存之旨轉狹
矣。

惟師度量凝遠。繼踵古人。乃能棲遲於笕山。一十七年。
遂成叢林良器。今之衲子。內無所守。外逐紛華。少遠
謀。無大體。故不能扶助宗教。所以不逮師遠矣。

此節證簡師深蓄而德自彰。惟師之度量凝遠。乃可繼續慧命。接踵古人。也。遲止息于笈山一十七年。甘守名分。遂成法門之良器。邇來衲子觀其內無實德。而外逐紛華。競爭名利。少有法門遠計。全無教化大體。所以不能扶助宗教。以此輩較之。誠不及師遠矣△替古人爭豪強。為今人添憎習。誠有忿然不平之感。此正舉其名而指其實。使人知世有所尊所褻也。

此篇教人行事要存正理。勿縱私心也。

簡堂曰。夫人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愛。信既偏。則聽言不考其實。遂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遂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愛其事。則存其可棄之

人。斯皆苟縱私懷。不稽道理。遂忘佛祖之道。失叢林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賢之所重。古德云。謀遠者先驗其近。務大者必謹於微。將在博采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與吳給事書)。

世人之常情。觸境隨情。少有不被其所惑者。大抵被惑有四種。一則凡聞人語不審察是非。是為輕信所蔽也。二則或遇事欲為不為。是阻于所疑也。三則或于他人心存褻慢。是忽于所輕也。四則或于物我極意營求。是溺于所愛也。信既有偏。則所聽之言定不考其虛實。遂有過情不及情之言。其惑一也。我既有疑于彼。則彼之言雖是當不理亦不肯聽。遂有事失實之聽。其惑二也。我苟輕忽彼人。則彼情不實有可尊之問彼。實是苟且以縱其私情。而我若深愛其人。其惑三也。我存其真正道而不稽考。遂有過情不及情之言。則彼情不實有可尊之問彼。實是苟且以縱其私情。而我若深愛其人。其惑四也。此四者皆

理。遂致忘佛祖之道。違背大眾之心。凡尋常人情之所輕忽者。實為聖賢之至重者也。古德云。欲謀遠大之事。必先以近小者驗之。欲為廣大之作。必先于微細處謹之。凡事將在博采廣覽。而審用于其中。詩云。勞心博采用。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縱情背理。慕高好異。由不學之所至也。勞心博采用聖人言也。思之思之。

此篇見古人以道自適。外境不能移也。

簡堂清明坦夷。慈惠及物。衲子稍有詿誤。蔽護保惜。以成其德。嘗言。人誰無過。在改之為美。

此節出其言行。謂簡堂和尚生平為人清明坦夷。清乃廉而不滯。明乃善知賢否。坦蕩而平夷。加以慈恩惠及於人。詿誤。即過差也。衲子中稍或有些差錯過失。便與他蔽護

保惜。暗使悔改以成人之德行。嘗言。人誰無過。在改之為美也。

住鄱陽筦山日。適值隆冬雨雪連作。餽粥不繼。師如不聞見。故有頌曰。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衲被蒙頭燒榾柮。不知身在寂寥中。平生以道自適。不急於榮名。赴廬山圓通請日。拄杖艸屨而已。見者色莊意解。九江郡守林公叔達目之曰。此佛法中津梁也。由是名重四方。其去就真得前輩體格。歿之日。雖走使致力。為之涕下。

此節明其實事。住鄱陽筦山日。正遇季冬月雨雪連日不止。餽。厚粥也。餽粥不繼者。似絕餐也。師宴如也。如不聞見。故有頌曰。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衲被蒙頭燒榾柮。不知身在寂寥中。榾柮。乃樹無枝葉短

木也。即此知其清廉之至也。平生以道自得為樂。不急於求名。赴廬山圓通請之日。惟拄杖草屨而已。有見師形儀。使人之顏色敬而莊。鄙意消而解也。九江郡守林公一見。乃曰此佛法中之津筏橋梁也。由是名重四方。其師之行止去就。真得古人之體格。入寂之日。雖尋常走使用力之人。無不痛哭流涕。蓋其德感人如此△凡學者看書。要看一篇之中。那裏是關係處。如此中謂雨雪連作。如不聞見。者是勉強做得的麼。觀此則眾德備宜矣。

此篇教人當知時識機。任緣而住也。

侍郎張公孝祥致書。謂楓橋演長老曰。從上諸祖。無住持事。開門受徒。迫不得已。像法衰替。乃至有實封投狀。買院之說。如鄉來楓橋。紛紛皆是物也。

此節明常人無智。侍郎張孝祥致書與蘇州。楓橋。橋在寒山寺前。演長老。即常州華藏遯菴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得法于大慧禪師。南嶽下十六世。孝祥問道于師。謂曰。從上諸祖。無有立住持之事。或有開剎山門。受納徒眾。皆不得已為人逼迫而為之也。像季之時佛法衰替。乃至有一種求名之輩。結托當道有力宰官。轉本以求實封賜額。賜號者。更有求利者。投托士夫商賈。申投情狀。偽賣偽買。以網錢帛者。這些說話一向已來。楓橋寺裏紛紛紜紜說長道短。角觜不止。皆是此等人物也。

公之出處。人具知之。啐啄同時。元不著力。有緣即住。緣盡便行。若稗販之輩。欲要此地造地獄業。不若兩手分付為佳耳(寒山寺石刻)。

此節明演公出處。如公之或出或處。領眾行道。人皆知

之。啐啄者。如鷄抱卵。子將欲出以嘴吮曰啐。母知欲出以嘴嚙曰啄。謂人之機緣相投亦如之也。若使啐啄同時。元不要人著力。有緣即任緣而住。無緣則拽杖便行。若使稗販之輩。欲要貪戀此地巧用心機。乃造地獄業也。公不若以兩手分付與他。返為佳耳○稗販者。稗是草。似稻而非稻。俗謂。良田中[廿/狠]稗。松林中荊棘也。或作裨販。裨音悲。附也。謂裨附我法中。以佛法貪販利養也。故楞嚴云。裨販如來。造種種業△此一篇語勝轉一大藏摩訶般若。自能令汝消災獲福。

此篇美有實德者。不隨世改易也。

慈受深和尚謂徑山訥和尚曰。二三十年來禪門蕭索。殆不堪看。諸方長老奔南走北。不知其數。分煙散眾。滿目皆是。惟師兄神情不動。坐享安逸。豈可與碌碌者。同日而

語也。欽歎欽歎。此段因緣。自非道充德實。行解相應。豈多得也。更冀勉力。誘引後昆。使曹源涸而復漲。覺樹凋而再春。實區區下懷之望也(筆帖)。

東京慧林寺慈受懷深禪師。壽春夏氏子。嗣長蘆崇信禪師。青原下三世○臨安府徑山妙空智訥禪師。亦嗣長蘆信禪師。慈受和尚贊美徑山曰。近二三十年來。禪門下漸蕭索寂寥也。殆不堪看。諸方作長老為著名利二字。不漸是奔南便是走北。如此者不知其數。又一種沒意志的。不慘。惟獨老師兄神與情皆凝然不動。自能坐享安逸。此等受用。豈可與碌碌庸常輩。同時而語也。欽歎欽歎。乃敬服之極也。此段因緣。自非道德充實行解相應。豈可得也。泯解而修曰行。心明朗徹曰解。更所冀望者。惟敏勉道力誘引來學。且曹溪之淵源今將涸竭矣。惟兄之法澤能

使之復漲。菩提之覺樹今將凋落矣。惟兄之道風能使之再春。此實區區下懷之所望也。區區。小貌。自謙之辭△。

此篇不重在贊德人之德。而重在勉力于後昆也。所謂源將涸而復漲。樹將凋而再春。其企望不淺。

此篇教人忍讒息謗勿事爭競也。

靈芝照和尚曰。讒與謗同耶異耶。曰讒必假謗而成。蓋有謗而不讒者。未見讒而不謗者也。夫讒之生也。其始因於憎嫉。而終成於輕信。為之者。諂佞小人也。古之人有輸忠以輔君者。盡孝以事親者。抱義以結友者。雖君臣之相得。父子之相愛。朋友之相親。一日為人所讒。則反目攘臂。擯逐離間。至於相視如寇讐。雖在古聖賢。所不能免也。然有初不能辯。久而後明者。有生而不能辯。死而後

明者。有至死不能辯。終古不能明者。不可勝數矣。

此節戒人切毋輕信。杭州靈芝圓照湛然律師。餘杭唐氏
子。禮慧才法師受戒時。感觀音像放光。師自設問曰。讒
譖與誹謗是深切。但言人之惡也。答曰。大抵讒害于人有
謗者。必先假誹謗而成。蓋世人但有誹謗而不加讒害者有
之。未見有讒害于人而不先加誹謗者也。夫讒之所以生。
其始皆因憎惡嫉忌于人。而終成于輕聽傍人之說。作此等
說話者。原是諂媚便佞之人不可聽也。此事不但今日如
此。如古之為人臣者。有捐軀赴死輸忠以奉君。為人子
者。有委曲承順盡孝以事親。為結友者。有輔仁抱義盡心以
相契。然此情和理順之際。君臣之相得。父子之相愛。朋
友之相親。可謂至矣。忽然一旦為小人讒謗。致使父子生
瞋而反目。兄弟鬩諍而攘臂。君臣疎斥而擯逐。一相接見

視之如寇讐。孟子曰。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此等情狀。雖上古聖賢所不能免。皆由小人之讒謗也。然有初時不知為小人愚弄成此離間。久而後知者有之。又有盡此一生竟不能辯。直至死而後知者亦有之。更有至死之後亦不能辯。即遲之終古不能明知者。不可勝數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所以戒人遠讒也。烏乎。讒與謗不可不察也。且經史載之不為不明。學者覽之莫不知其非。往往身自陷於讒口。噎鬱至死。不能自明者。是必怒受讒者之不察。為讒者之諂佞也。至有羣小至其前。復讒於他人。則又聽之以為然。是謂聰明乎。蓋善為讒者。巧便鬪搆。迎合蒙蔽。使其瞽然如為鬼所魅。至有終身不能察者。

害子為傷。故不明德。結受吾其多。之字頻則。謗偃若重。不讒也。與一敗鬱。時立既者。謗名。若重。不讒也。與一敗鬱。時立既者。讒名。若重。不讒也。與一敗鬱。時立既者。言言也。爵導。乘返。讒之一。是怒。小自。讒。來。姓可。其去。矣。小親。乎。不。謗。于。是。有。然。為。善。而。子。去。則。辱。矣。求。烏。為。讒。哽。別。以。蓋。友。弟。則。輕。斯。煩。是。烏。為。讒。哽。別。以。蓋。信。子。則。輕。斯。煩。是。烏。為。讒。哽。別。以。蓋。君。孔。行。謗。君。者。報。讒。註。知。噎。白。諂。篤。信。乎。忠。游。不。讒。事。聽。仇。遠。之。不。中。明。之。愈。聰。上。子。之。間。謂。則。而。人。載。之。莫。中。明。之。愈。聰。承。諫。乘。是。賣。憤。戒。史。口。自。讒。輕。謂。又。證。苟。小。也。勸。則。所。一。覽。之。人。能。受。又。可。此。為。君。小。也。勸。則。所。一。覽。之。人。能。受。又。可。非。之。事。煩。辱。為。大。此。一。之。于。而。竟。吾。是。其。人。也。厭。而。若。怒。矣。宜。讀。落。死。實。則。人。明。引。頻。聽。求。也。而。斯。審。察。身。結。不。他。于。人。乃。頻。聽。求。也。而。斯。審。察。身。結。不。他。于。人。教。小。數。則。是。可。然。數。加。凡。人。此。言。讒。信。節。不。游。瀆。其。身。則。小。曰。可。說。往。往。于。讒。前。讒。此。不。游。瀆。其。身。則。小。曰。可。說。往。往。于。讒。前。讒。

般作權弄巧。多種方法便利。鬪搆兩頭。逢迎取合于人。將他蒙昧著覆蔽著。使人昏瞶猶如鬼魅所著。以至終身而不能察識為讒人所迷惑于我心也。傷哉。

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其言浸潤之來。不使人預覺。雖曾參至孝。母必疑其殺人。市非林藪。人必疑其有虎。間有不行焉者。則謂之明遠君子矣。

此節教人預覺其言。此又承上孝親而來。言讒謗之害人不小。能令至孝之子。亦見疑于賢母。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周靈王庚戌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生於魯國兗州鄒邑平鄉晉昌里。父叔梁紇。母顏氏。至唐七帝玄宗諡號文宣。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註曰。浸潤者。如水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者。毀人之行。言毀人之行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

令讒謗不得行焉。此可謂高明遠達之君子也。

予以愚拙疎懶。不喜諂附妄悅於人。遂多為人所讒謗。予聞之竊自省曰。彼言果是歟。吾當改過。彼則我師也。彼言果非歟。彼亦徒為耳。焉能浼我哉。於是耳雖聞之而口未嘗辯。士君子察不察。在彼才識明不明耳。吾孰能申其枉直。求知於人哉。然且不知久而後明耶。後世而後明耶。終古不明耶。文中子曰。何以息謗。曰無辯。吾當事斯語矣(芝圖集)。

此節方出自己之言。此乃靈芝和尚自敘忍讒之由。引文公息謗以自消弭也。謂我賦性愚拙。為人疎散而懶墮。生平不喜諂媚阿附虛妄取悅于人。遂多為小人讒謗。予聞人讒謗之語私自省察曰。彼言果是。吾當自知改過。彼人即是我之師也。彼言若非。彼自作自受徒然妄為耳。浼。染污

懶菴樞和尚曰。學道人當以悟為期。求真善知識決擇之。絲頭情見不盡。即是生死根本。情見盡處。須究其盡之所以。如人常在家。愁什麼家中事不辦。

此節期以頓悟。臨安府靈隱寺懶菴道樞禪師。嗣道場居惠禪師。南嶽下十八世。謂若要做出世丈夫。必當以徹悟為期。更須要真正明眼之師。為我剖決其疑滯。揀擇其邪正。所謂悟後正要見人。若有一絲頭情識念頭未盡。即是生死根本。及到情見盡處。更須要究竟他極盡之所以。古云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譬如人常常在自己家中。愁什麼家中大小事務不辦。

為山云。今時人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盡。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是別有行

門。令渠趨向。為山古佛故能發此語。如或不然。眼光落地時。未免手脚忙亂。依舊如落湯螃蟹也。

此節引證真修。為山祐祖道。今時道流雖則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尚有無始劫來三業十惡之習氣未能頓然除盡。須教他二六時中。但自己淨盡除去現前業識。流浪中之微細生滅即是修也。不是此外別有箇甚的法門。令渠趨向。為山古佛。乃能發此語。如或孟浪承當。待到眼光落地之時。未免手忙脚亂。依舊猶如箇落沸湯的螃蟹相似。可歎也△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又何須千言萬語。只要受持得淨除現業流識一語。可以成等正覺。

此篇見招提中物不可輕用。因果歷然也。

懶菴曰。律中云僧物有四種。一者常住常住。二者十方常

住。三者現前常住。四者十方現前常住。且常住之物。不可絲毫有犯。其罪非輕。先聖後聖。非不丁寧。

此節言僧物不可涉私。律中云。僧物有四種。一者常住常處。謂眾僧舍宅什物樹木田園僕畜米麥等物。以體局當處。不通餘界。但得受用。不許分賣。故重云常住也。二者十方常住。謂寺中供僧成熟之飲食等物。體具十方非局。善現律云。不打鐘食。犯偷盜罪。今諸寺同居同食。食既成熟。乃打鐘鼓。蓋明十方僧俱有分故也。三者現前常住。此有二種。謂一物現前。二僧眾現前。但此物惟施此處現前僧眾故也。四者十方現前。謂亡僧之盜。施輕體同十方。唯本處現在得分。故毗婆沙論云。盜亡僧物。則于誰處得。若未作羯磨者。普于一切善說諸法眾得。今詳分常住。十方來僧在羯磨數前即得。羯磨後來不得也。且常住

之物不可絲毫有犯。設一犯著。其罪苦非輕。先聖。如諸佛。後聖。如諸祖。誰不以此常住之物。切切戒之也。

往往聞者未必能信。信者未必能行。山僧或出或處。未嘗不以此切切介意。猶恐有所未至。因述偈以自警云。十方僧物重如山。萬劫千生豈易還。金口共譚曾未信。他年爭免鐵城關。人身難得好思量。頭角生時歲月長。堪笑貪他一粒米。等閒失却半年糧。

此節教戒謹須當諦信。往往或住持。或執事。聞此叮嚀教戒之言。未必能信。縱信知謂地獄罪苦不輕。而未必能行。山僧或行脚時或住院時。出處之間。未嘗不以此眾僧之物切切存之于心也。不可輕犯。猶恐時中有所未到。因述偈以自警云。十方僧物重如山。萬劫千生豈易還。金口共譚曾未信。他年爭免鐵城關。金口。即大覺金仙之口。

乃佛說也。人身難得好思量。頭角生時歲月長。堪笑貪他
一粒米。等閑失却半年糧△此如午夜鐘聲。不覺令人大夢
驚起。更有沉于醉鄉者。雖聞亦不醒也。為之奈何。

此篇申明禪教不是二法。元一理也。

懶菴曰。涅槃經云。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句一字。不作字
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
者。名無相相。達磨大師航海而來。不立文字者。蓋明無
相之旨。非達磨自出新意。別立門戶。

此節總明佛旨無差。佛言。若有人聞我所說大涅槃。梵語
涅槃。此云滅度。謂滅除煩惱度生死海也。又涅槃即不生。
涅槃即不滅。不生不滅之理名大涅槃。或聞一句。或聞一
字。于其中間不作字相者。知文字性空。不作句相者。達

言語性空。不作聞相者。能聞之性本空。不作佛相者。能說之人亦空。不作說相者。所說之法亦空。如是義者。指上五種空相。此為無相之相也。菩提達磨。乃香至國王之次子。在西天為二十八祖。東土為初祖。謂大師泛舟渡海而來。面壁嵩山。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蓋本涅槃經說。乃明此無相之旨。非初祖新出己意。別開一無相法門也。然則如來如此而說。祖師以此教人。豈有兩般。

近世學者不悟斯旨。意謂禪宗別是一種法門。以禪為宗者非其教。以教為宗者非其禪。遂成兩家之說。互相詆訾。饒饒不能自己。噫所聞淺陋。一至於此。非愚即狂。甚可歎息也(心地法門)。

此節言無識妄生分別。近世粗心學者。不悟知佛祖一理。謂禪宗別是一種法門。以禪為宗者。單主于禪。即非習教

者之人。以教為宗者。單主于教。又非習禪者之士。遂成
兩家之說。不惟分疆立界。而返致互相毀謗。饒饒。喧爭
也。喧爭而不止。噫者。歎息此輩。不通大道者。所聞卑
淺而兼鄙陋。相爭相謗以至如此。要知此等人。不是愚人
即是狂徒。甚可歎息也△于三百篇之後。出此一篇。收盡
從前許多說話。總歸于無相旨中而已。若人知得經意祖
意。了了無疑。則三百篇皆為剩語。旨哉言乎。

禪林寶訓筆說卷下(終)

No. 1266-B 左都御史張照得天居士 心賦(并序)

(臣)幼誦詩書。惟通章句。長緬窺素。徒亂狂華。既理障
之沉深。亦欲根之堅固。周旋樂趣。彌益苦荈。意蕊紛

開。頭燃良痛。側聞宗說。能使心地清涼。乃閱教文。涉
獵龍宮寶藏。初知山河大地。本是妄生。地水火風。原從
幻結。一身非有。此外何言。然而明暗色空。塵塵和合。
身親民物。了了當前。欲遣去則皆非。豈混同而猶是。捨
一取一。罔息於馳求。前三後三。彌增其較計。得少謂
足。中止化城。慕聖厭凡。兩頭壁壘。惟身惟口惟意。步
步交加。曰貪曰嗔曰癡。層層涉入。滅此生彼。終無已
時。誤後悔前。豈能自在。幸十世福田之廣種。遇

一人首出之垂慈。欽惟
皇上參贊三無。經綸萬有。用周孔之典則。致唐虞之協
和。尊居九重。而如遊山澤。恩覃八極。而視等浮雲。同
太虛之穆清。若杲日之明照。現
帝王身而為說法。發如來藏於一微塵。夙契一貫之心源。
宏闡別傳之妙旨。未嘗言說。已震雷音。普示提撕。常垂
甘露。憐(臣)迷頭認影。為(臣)解結開巾。遂使蛙出井心。

翹首而瞻天際。蜂穿紙隙。翾飛以近日輝。始知本性如
然。此門不二。大學之道。固御世之權衡。直指之傳。乃
明德之統要。非敘倫庸禮脩政明刑。何以妙此心之法相。
非破妄泯真圓通普覺。何以濬萬化之靈源。空有相倚而
成。盡其有纔圓空性。幻實異名而一。履其實始了幻因名
相空華。涅槃實際。如猶未到寸絲不挂之實際。將何以采
萬善具足之空華。世出世間。不取一法。空投空際。甯捨
萬緣。歷劫難報斯

恩。大千的歸一旨。今者奉

勅恭撰心賦一篇。進呈

御覽。爰述此序。自志本末。夫心也者。譬喻莫施。敷陳
奚盡。嬰兒開口。已了根源。佛祖相商。莫能下語。即金
針在手。何由捉霞彩以裁縫。縱綵筆凌雲。豈可取太清以
繪畫。然一絲孔宛然華藏。千須彌不異毫毛。物物圓成。
頭頭顯露。豈(臣)斯賦。獨乃非心。心亦非心。賦甯是

賦。蓋即鸚鵡剪舌而學語。蚯蚓鼓脰而鳴歡。黃花對日而舒顏。翠竹因風而吟籟云爾。賦曰。

無生無滅。無在無遷。慈氏以後。威音以前。卓爾獨存而離彼離此。湛然常住而匪中匪邊。惟圓斯覺。惟覺斯圓。圓不見圓圓。周他自。覺無所覺。覺徧人天。拈起十方虛空。不足以絜其大。數盡恒沙萬有。不足以語其全。芥子孔中。容納四大海水。屈伸臂頃。直過萬八千年。攘為己有。則曰正法眼藏。權當人情。則曰直指別傳。何凡何俗。何聖何賢。何迷何悟。何法何禪。六趣三塗。全該真體。十身四智。靡隔妄緣。起而無生。諸佛入涅槃於眾生識海。寂而常動。眾生墮生死於諸佛心源。無一塵而不入。如大圓鏡。無一剎而非真。是金剛圈。若大火之聚空。濯手難近。若水銀之墮地。轉瞬渺然。法法依之影現。如摩尼珠體非一色。物物仗此光騰。如寶絲網層映相

連。擴為六合。而。又。包。六。合。之。外。故。莫。量。其。外。之。際。碎。為。
微塵。而。又。居。微。塵。之。中。故。莫。測。其。中。之。堅。色。色。全。彰。頭。
頭。顯。露。廓。然。無。相。而。眾。相。交。橫。寂。爾。無。音。而。羣。音。並。吐。欲。
要。其。終。智。勝。之。所。不。能。窮。欲。原。其。始。然。燈。之。所。不。能。遯。
欲。走。以。避。則。九。天。九。地。總。相。逢。欲。捉。以。觀。則。千。劫。千。生。不。
能。遇。茫。無。朕。跡。何。地。可。以。染。污。周。遍。大。千。何。所。容。其。保。亦。
護。大。小。同。量。高。卑。同。度。有。無。同。體。生。滅。同。住。亦。是。亦。
非。亦。起。亦。仆。亦。遠。亦。近。亦。緇。亦。素。了。之。則。一。道。齊。平。牽。
執。之。則。千。途。各。立。依。回。於。地。水。火。風。眩。轉。於。受。想。行。識。牽。
纏。於。見。聞。覺。知。泥。滯。於。去。來。今。昔。迷。誤。於。狐。唾。狸。涎。尋。探。
於。破。書。殘。籍。茫。昧。於。沉。寥。杳。冥。計。較。於。寸。分。丈。尺。拈。弄。於。
有。覺。精。魂。斷。滅。於。無。知。木。石。厭。棄。於。人。我。眾。生。埋。沒。於。暗。
明。空。色。安。排。於。佛。刹。道。場。起。倒。於。世。諦。徽。纒。習。慣。於。捏。目。
生。花。癡。著。於。遺。金。拾。礫。淆。亂。於。欣。就。厭。離。紛。紜。於。得。失。損。
益。烏。非。黑。鶴。非。白。無。始。劫。來。名。相。迹。道。黑。道。白。鶴。正。

白。烏正黑。六結當心不調直。疑白疑黑。是以著處便
粘。交加不釋。以膠投漆而漆亦為膠。以客迎賓而賓全是
客。春蠶成繭而繭還縛身。夏蟲依冰而冰先喪魄。熱毒海
漫漫沉沉。鐵圍山巍巍岌岌。四種相怪怪奇奇。一個我綿
綿脉脉。枕中槐國。指揮烏虎龍蛇。石裏火光。分別卵胎
化濕。人間之滴水難消。地獄之程途孔亟。火厚二百肘。
何處蓮華。風吹三千年。幾時安宅。病既千端。丹斯萬
品。西天四七。受藥師之親傳。東土二三。共醫王之正
稟。或拈大地作伊蒲之饌。充彼飢虛。或緝浮雲成金縷之
衣。蘇其滌[病-丙+辛]。或然香燈寶炬照彼昏酣。或驅法
電智雷。醒其寢寢。或喻空花。或方二月。滌除有漏根
窠。或指四大。或標六塵。卷却無明衾枕。或現檀那之
力。佛鉢可滿以少華。或建精進之幢。金剛不雜於凡餌。
或戒香薰習。出白淨於泥塗。或定水淵澄。返真常以漸
寢。或禁嗔蛇之妄動。免燒功德之林。或喻太末之難緣。

拈出菩提之錦。或收狂象以擐拴。或禁亡猿以圈檻。或揮
智慧乾城大海上。無邊龍蜃樓臺。或譚淨土。寶池中之黠黠。或
說銀菡萏。裂開一味圓覺。止啼宜築浪之花。禪衲子角。一些影泡。調
不漸空幻空。五非無口海即塗。超荏浮影。五非無口海即塗。超荏浮影。
花荏浮影。五非無口海即塗。超荏浮影。五非無口海即塗。超荏浮影。
空幻空。五非無口海即塗。超荏浮影。五非無口海即塗。超荏浮影。
非滿非無口海即塗。超荏浮影。五非無口海即塗。超荏浮影。
無木之樹。化此一般。非滿非無口海即塗。超荏浮影。五非無口海即塗。超荏浮影。
口喝樹頭。化此一般。非滿非無口海即塗。超荏浮影。五非無口海即塗。超荏浮影。
海此是實。化此一般。非滿非無口海即塗。超荏浮影。五非無口海即塗。超荏浮影。
即此是實。化此一般。非滿非無口海即塗。超荏浮影。五非無口海即塗。超荏浮影。
塗此是實。化此一般。非滿非無口海即塗。超荏浮影。五非無口海即塗。超荏浮影。

聞。涉解會而皆為自棄。非無非有。滯方隅而即起塵勞。
等量均齊。若動一念即資其顛倒。本來具足。若向他求。
轉益其紛囂。必也如杲日之皎皎。必也如太虛之寥寥。必
也事。寶鏡光千千不隱。切忌眼觀。師子弦喞喞。厥聲。直須
目視。如水成冰。是冰非水而全水。是佛。六度萬行圓滿。方成
非金而全金皆器。開眼作夢中之魔。十聖六凡齊遣。始知兩頭皆
是。事即理。理即事。二障全消。迷即悟。悟即迷。雙因
並置。隔時能隔所隔。是名為愚。了却無了可了。乃稱曰
智。似騰蛇之遊霧。住霧非空。若番象之渡河。履河皆
地。不執緣以修證。不住相以布施。玉水自然澄澈。一任
波濤。金山不畏泥封。何為嗔恚。德瓶撲而不破。只因包
舉三千。道岸登而捨航。始信泥洹不二。夫惟者個。不落
圈[袖-由+貴]。無一法自中出。無一法自外至。昭昭太古

之先。歷歷窮未來際。大光明藏。覲體無依。清淨本然。
獨尊至貴。生人生物生佛。絕妄絕真絕對。即別而同。四
不離一。即同而別。一不離四。一本無一。四甯有四。能
所兩亡。色空雙寄。體離凡聖。路絕彼己。靡間一絲。云
何可秘。本無所悟。強名曰會。蓋見以心明而絕。明以見
絕而澄。見絕故真俗垢淨。不礙眼光。何大千之可辨。心
明則菩提煩惱一路涅槃。何七處之可徵。一珠入一切珠。
一切珠入一珠。無分無合。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攝。頓圓頓成。窮三際而直立。亘十方而大橫。百千萬
劫如是。南北東西等平。斯為華嚴會之方廣。是以無量壽
而
圓明。

和碩雍親王圓明居士

No. 1266-C 上諭

朕意禪宗莫盛於今日。亦莫衰於今日。直省剝寺基布。開
堂秉拂者。不可勝計。固莫盛於今日也。然天下宗徒。不
特透得向上。一關者。罕有其人。即能破本參。具正知見
者。亦不多得。宗風如此。實莫衰於今日也。夫達磨西
來。九年面壁。方得二祖慧可傳衣。以佛祖之慧力接引人
天。尚俟九年之久。始得一人。今溥天之下。萬剝萬僧。
萬僧萬拂。師以盲傳。弟以盲受。人人提唱宗乘。箇箇不
了自心。豈不使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垂絕如綫。雖曰豈
能必如達磨之傳二祖。然亦必真參實悟。自具正知正見。
而得正知正見之人而授之。豈有盲傳盲受。毫無著落。若
以此為振興佛教。續佛慧命。與毀佛滅法何殊。甚至名利
熏心。造大妄語。動稱悟道。喝佛罵祖。不重戒律。彼此

人藏士世而士佛魔上生互交謂量語
之法計。榜枉媚將來揀向神者作所限逐
諦如。席標令以則所單將者便正以定旨
世實。法相有文。若此。離多問。相逢。異生
命。之護。互。未。作。若。設。說。徒。舌。中。何。利。文
慧師。為。預。持。詩。異。宗。言。饒。路。邪。何。齊
之。天。顛。護。吟。何。網。立。今。人。解。道。何。識
祖。人。力。其。信。務。在。家。別。於。學。於。外。重。業
佛。無。勢。受。善。惟。在。詮。意。於。學。於。外。重。業
將。並。托。者。大。臣。與。言。有。也。忽。然。負。鼓
井。名。者。王。坐。心。不。何。門。人。唾。跟。若。自。鼓
市。之。夫。國。不。居。意。人。各。立。拾。成。意。坑。境
於。孫。大。士。囑。不。是。的。接。邊。翻。密。火。坑。境
同。兒。士。居。付。制。如。的。接。邊。翻。密。火。坑。境
衣。結。作。佛。不。末。來。目。域。字。者。我。牽。入。真
賣。佛。以。負。以。乃。逐。夫。西。面。畛。文。喝。者。我。牽。入。真
拂。有。惟。喜。雖。況。本。夫。換。分。言。者。謂。是。相。向
賣。竊。輩。中。日。也。捨。矣。雖。橫。語。棒。乳。引。眾。分
相。欺。弘。忍。大。尊。從。大。法。辦。之。死。相。融。一。心。

迷宗。而省著霞。當師一或魔求了苦原。生
毒。盛。直。烟。敗。賜。想。其。見。勤。期。何。門。了。生
熱。愈。目。朕。獨。老。頹。衰。倖。網。正。香。必。果。法。要。
地。徒。見。有。宗。朕。生。微。法。坐。學。惡。此。留。事。
布。宗。林。來。或。念。朕。生。投。得。結。力。而。遭。留。事。
棘。雖。叢。願。中。宜。超。利。心。即。只。得。眾。加。因。而。留。事。
荆。示。如。中。人。見。超。利。心。即。只。得。眾。加。因。而。留。事。
奈。久。曉。如。中。人。見。超。利。心。即。只。得。眾。加。因。而。留。事。
參。月。論。上。谷。之。人。見。超。利。心。即。只。得。眾。加。因。而。留。事。
力。日。積。論。上。谷。之。人。見。超。利。心。即。只。得。眾。加。因。而。留。事。
心。願。已。深。知。三。關。設。若。出。稱。當。篋。成。當。念。
勤。業。特。頌。已。深。知。三。關。設。若。出。稱。當。篋。成。當。念。
欲。生。疑。其。正。蹋。乳。伊。蘆。此。棄。大。付。生。死。
雖。心。歎。無。之。自。是。祖。出。依。聞。板。人。未。以。了。
者。依。愍。無。之。自。是。祖。出。依。聞。板。人。未。以。了。
學。從。良。可。自。信。接。佛。恩。果。諸。出。依。聞。板。人。未。以。了。
後。無。良。可。自。信。接。佛。恩。果。諸。出。依。聞。板。人。未。以。了。
令。足。矣。若。以。師。佛。續。水。信。皆。或。再。其。生。死。
宗。措。泯。頭。朕。自。盲。報。令。前。自。信。皆。或。再。其。生。死。
分。空。旨。剎。堂。京。不。肯。而。仰。號。至。本。見。本。證。如。此。為。眾。

死。須明心地。勿守一知半解。得少為足。勿墮學識依通
未證謂證。勿但圖妄囑。出頭悞人。勿苟合世法。求名損
己。所謂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上則孤負佛祖眉毛拖地之
深思。下則孤負自己本來具足之面目。長受沉淪。永依苦
趣。誠為可憫。豈不惕然。是宜真心切念。求了求當。惟
有大悟大徹。方免醉生夢死。其或未能。且堅守佛制。嚴
淨梵行。莫犯貪嗔癡。常修戒定慧。不可妄為知證。貽悞
後學。存此佛種。以待機緣。若惟以邪知邪見密傳口授。
欺己欺人。貪名逐利。世諦流布。毀戒犯律。則俗子之不
如。豈法門所宜有。亟須自省。知往修來。毋負朕諄切護
法訓誨之至意。著該部傳諭。直省督撫。曉示天下宗門禪
林。

【經文資訊】卍新續藏第 64 冊 No. 1266 禪林寶訓筆說
【版本記錄】CBETA 電子佛典 2014.04，完成日期：

2014/04/26

【編輯說明】本資料庫由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依
卍新續藏所編輯

【原始資料】CBETA 人工輸入

【其他事項】本資料庫可自由免費流通，詳細內容請參閱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資料庫版權宣告](#)】

[CBETA 贊助資訊 \(http://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http://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CBETA 帳務由「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承辦，並成立「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專戶，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用，歡迎各界捐款贊助。

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

[前往捐款](#)

信用卡 (單次 / 定期定額) 捐款

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

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請傳真至 02-2383-0649，並請來電 02-2383-2182 確認。

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收。

請在此下載 [授權書](#) (MS Word 格式)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1 9 5 3 8 8 1 1

戶名：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請特別註明，我們會專款專用。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CBETA 引用其服務，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據外，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any donation (ex-cheques, remittance, etc.,) please entitle to "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